武俠世界



第36年

49

$18.00

編者話

今刊馬騰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怒髮衝冠」。項挺三公子仗劍江湖，逍遙自在。雙魔尋仇，項家一門三十九口慘死，三公子痛不欲生，誓找雙魔報却滅門深仇，豈料兇手另有其人。追查元兇期間，事故迭生，竟然被逼洞房花燭；當年一念之仁，種下禍根，三公子行走江湖遇上的兩個女子均為他帶來了……馬騰先生撰著的故事恩怨交纏，情仇糾結，江湖中人報復之手段令人咋舌，欲知錯綜複雜的故事詳情，請閱本故事。

* * *

溫瑞安先生撰寫的中篇「黑火」刊在今期，溫瑞安先生所著之奇譚新奇刺激，筆法別具一格，令人有耳目一新之觀感，請欣賞。

本期選刊麥穗先生撰著的一期完短篇「小魔怪」，警世故事意在導人向善，相信讀友閱讀之得益匪淺。

* * *

下期將刊「極樂江湖」「三絕招」「半截鬼魂」，篇篇琳琅滿目，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電話：3811897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49期
（總號185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怒髮衝冠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文：馬可　圖：騰飛

滿門慘死　怒尋雙魔

西風烈，長空雁過，馬蹄疾，正黃昏日落。

飛騎過處，風捲塵烟漫漫，驀地雁鳴哀切，飛騎人立，發出一串嘶鳴聲，滴溜溜打了個轉，一雙前蹄才落回地上，鞍上騎者發出一聲震四野的喝叱：「何人飛騎自後追趕某家？」

來路處，塵烟漫空，根本看不到十數丈外的路上景物，鞍上騎者莫非練成了「天眼」神通，能夠透視蔽目的塵烟，看到後面有人追趕上來？

鞍上騎者並不是練成「天眼」神通，而是他的一雙耳朵較常人敏銳。

呼喝聲未落，他已凝神傾耳細聽，自來路隱隱傳來一陣悶雷般的急驟聲响。此人在胯下坐騎飛奔，蹄聲如雷動的情形下，居然仍能聽到遠處隱隱傳來的奔馬蹄聲，此人之耳力，確實比常人靈敏。

「悶雷」聲迅即變成奔雷聲，仍未完全消散的塵烟中一騎奔馬如飛馳來，其勢之快，有若迅雷，比那一騎人馬還要快。

「三公子，屬下秦懷烈。請三公子快將坐騎勒停，在下有緊急大事相告！」

如雷的蹄聲中，馬上騎者居然聽到後面老遠的地方傳來的隱約呼叫聲。

胯下坐騎前蹄才落地，騎者便看到來路處烟塵捲揚，蹄聲隱隨着那飛快地往前移動的烟塵，一騎人馬迅速地出現在騎者的目光之內。

「懷烈麼？」三公子問。

「三公子，正是屬下秦懷烈。」

飛馳趕上來的馬上騎者傳來清楚的回應。原來就這呼應之間，趕來的飛騎馳近了二三十丈，互相清楚看到對方的樣貌。

看着快要飛馳趕上來的人馬，三公子一雙劍眉蹙了起來，心裏暗忖：懷烈飛騎追趕上來，不知所爲何事，不要家裏發生了什麼事才好。心裏那麼想，却不由惴惴不安起來，因他還聽到秦懷烈最後那句話：有緊急大事相告。既是緊急大事，當然不會是無關痛癢的事。

「秦懷烈，何事如此緊急，飛騎追趕？」三公子忍不住開口問。

懷烈邊勒停奔馬，邊急急道：「三公子，屬下乃是奉了老夫人之命，務必追上三公子，請三公子速速趕回去應付厲剛、厲猛這對魔頭的尋仇。」秦懷烈胯下坐騎被勒停下來，不停噴氣，還口吐白沫，於此可見，奔馳得如何劇烈迅疾。

「邙山雙魔什麼時候找上門來尋仇？」三公子劍眉陡剔，疾聲問。

三公子是一個年輕人，看年紀不到二十五歲，一表人材，眉宇間自有一股英氣。

秦懷烈也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濃眉直鼻，神態間亦有一股豪邁之氣。

「回三公子，邙山雙魔於昨天黃昏時分派人下帖，言明於後天，也就是明天登門尋仇，一雪七年前被大公子重傷之耻，老夫人閱帖後，立命屬下飛騎追趕三公子回去，以應付明日邙山雙魔之尋仇。」

三公子聽罷秦懷烈的話，馬上一抖韁繩，策馬回奔。

「懷烈，我先回去。」

秦懷烈顧不了胯下坐騎能否支持下去，急忙勒轉仍在噴氣的馬匹，叱喝一聲，催騎緊追着三公子之後。

午前，三公子與秦懷烈終於趕到位於城南的家。由於兩匹健馬於奔馳到城外時不支倒地，兩人只好棄騎趕奔入城。

平日，家門前總有個家丁守着。三公子一時看到大門前毫無人影，禁不住心頭劇跳一下，頓生不祥之兆：莫非邙山雙魔大清早便來尋仇？家裏人已遭毒手？陡然加快奔掠之勢，恨不得一下子「飛」入家內。

緊隨其後的秦懷烈亦因看不到大門前站着守衛而心頭一緊，衝口而出道：「三公子，情勢不大對勁……」



三公子已經衝入大門內，跟着發出一聲怒嘯，身形窒停了一下，隨即像離弦箭一樣往裏面掠去。

秦懷烈一衝入大門內，不由自主發出一聲驚叫，一顆心直往下沉，窒停下來，看着地上四具慘不忍睹的屍首，身子禁不住地顫抖起來。

地上四具屍首死狀慘怖——不是腦袋開花便是開膛破腹，令人怵目驚心，但還不致於令到秦懷烈驚悸得渾身顫抖。他是因地上慘死的四具屍首而聯想到宅內其他人可能亦已遭毒手，因而禁不住遍體生寒，顫抖起來。

往內宅奔走的路上，盡是慘遭殘殺的屍首，眞可謂一步一驚心。奔到內眷所住的內院，情形更爲慘烈，簡直可用人間屠場來形容，內院各處盡是給殘殺的肢體屍首，有男有女，少說也有二、三十人。

「娘親！」三公子衝入內院，四下搜視一遍，不見母親屍首。狂叫一聲，往母親寢居的房間衝去。

隨後奔入內院的秦懷烈一眼看到內院那慘絕人寰的景況，忍受不了，嘔吐起來。

奔到老夫人寢間的三公子發現了母親的屍體，刹那恍似遭到雷殛般，劇震了一下，跟着發出一聲悽

悲的哀叫聲：「娘親！孩兒該死，趕不及趕回來……」撲前去抱起倒在地上的母親屍體，淚流滿面，痛哭失聲。

老夫人乃是自刎而死的，手上緊握着的染血利劍仍然擱在頸上，致命傷就在喉頭那道傷口。

三公子抱着母親屍體，一步步走入裏間，極之小心，他將母親屍體放在床上，抹去臉上的淚水，紅着眼，咬着牙道：「娘，這筆血債孩兒誓必向邙山雙魔討回！」話落，快步往外走，一步踏出房間門外，幾乎與一頭走入房內的秦懷烈撞個正着。

「懷烈，我大嫂與侄兒呢？」三公子快步走出房外，正要找尋大嫂與姪兒，故爾向走進來的秦懷烈劈頭便問。

秦懷烈悲聲道：「少夫人已然遇害，小少爺……找不到他的屍首。」一頓，懷着希冀的心情問：「三公子，老夫人呢？」

三公子聽秦懷烈提起母親，禁不住又落下淚來，道：「……自刎身亡……」

秦懷烈雙眼暴睜，全身劇抖一下。「……老夫人也……身亡……嗚……」陡地放聲悲哭起來。

男兒有淚不輕流，只因未到傷心時，室內的慘絕人寰情狀，恐怕鐵石心腸之人目睹之，亦禁不住會流下悲傷之淚。

強抑着的傷心之痛的三公子，亦因秦懷烈的悲嚎而引發，三公子隨之失聲痛哭。

「一定是邙山雙魔所爲，屬下去找他們兩人拚命！替老夫人、少夫人及死去的人報仇！」秦懷烈嘶吼聲中，驀地往外衝出去。

三公子雖則椎心般悲痛，但却仍能控制自己，沒有失去理性，忙一個縱掠，堵住秦懷烈的去路。

「懷烈，事有緩急輕重，如今首要之事，乃是先料理宅中慘死者的後事，及找尋聰兒的生死下落。報仇之事大可暫緩，只要邙山雙魔一天不死，便不難找他兩人討這筆血債。無論天涯海角！」

秦懷烈聽三公子說得有道理，加上不敢不聽從少主人的話，當下強抑着心中那股悲憤之氣，點頭道：「三公子，屬下找尋遍了，亦找不到小少爺的……但願小少爺逃出生天……」

「懷烈，我跟你再分頭到室內各處瞧瞧，可有僥倖生還之人。」

三公子說完，往後院走去。

秦懷烈則往偏院走去。

兩人找遍了室內各處，除了死人之外，找不到一個活人。但也令兩人心存一絲僥倖——找不到小少爺——也就是三公子的姪兒的屍骨。換言之，小少爺很有可能逃出生天。但也有可能落在邙山雙魔的手上，若是如此生存的希望更大，因爲邙山雙魔不會擄走一個死去的小孩屍體。室內到處都是屍體，若要帶走屍體，怎不帶走老夫人的屍體，怎麼說老夫人的屍體總比一個小孩子的屍體還有價值。

點算之下，室內上自老夫人及少夫人，下至長工下人，一共三十九人慘死，連打理後院那個老園丁亦未能倖免。

秦懷烈發覺，除了小少爺失了踪之外，還有一個護院失了踪，他馬上告訴三公子。「三公子，屬下逐一查，看遍地慘死的人中，少了一個護院……」

「那一個？」三公子疾聲問。

「阮昌。」秦懷烈道：「他不在死者之中，可能逃出生天，說不定他跟小少爺在一起。」

三公子吁口氣，「但願如此。」跟着又道：「懷烈，立刻到城裏僱人來收殮屍體。」

秦懷烈答應一聲，馬上往外走了。

三公子則將他大嫂的屍體抱起來，放在大嫂寢居的房間床上。

三公子的兄長——大哥已於大半年前病故，遺下妻子與年僅六歲的兒子。

想起亡兄在臨終之前執着他的手，要他代爲管教姪兒，如今姪兒却生死下落不明，三公子禁不住心裏一陣揪痛，自覺有負亡兄所托，伸手輕輕將亡嫂睜着的雙眼撫闔上，捏着拳頭起誓道：「大哥、大嫂，縱使上刀山、下火海，無論晋兒是生是死，我一定會替你倆找回晋兒。」

＊　＊　＊

由於項家在當地乃是有名望的大戶，加上項老夫人生前樂善好施，再加上項家兄弟急公好義，因此甚得地方上百姓的愛戴敬重，當驚悉項家幾乎滿門慘遭屠殺，不論男女老幼，紛紛到項家吊唁拜祭，有不少熱心人自覺幫忙項三公子料理喪事，內外打點。

對於地方上那些坊衆的熱心幫忙，項三公子裏好不感激。

除了亡兄之外，項三公子還有一個姐姐，四年前遠嫁江南，派人送信去報喪，少說也要十天半月，他等不及通知姐姐趕來奔喪，已將母親大嫂等人殮葬。一心只想盡快辦妥喪事，好替慘死的母親大嫂等三十九人報仇，因此，他沒有馬上派人趕去江南姐姐夫家報訊。

項三公子雖則心懸姪兒之生死下落，由於忙着辦理喪事，分身乏術，唯有待辦理完家中上下三十九條人命的喪事後，才着手找尋姪兒的下落了。

在辦理喪事期間，項三公子吩

咐秦懷烈抽空到附近打聽邙山雙魔的行踪下落。打探結果：邙山雙魔不知所踪。

忙了數日，終於辦妥喪事，項三公子與秦懷烈身心俱疲，不得不歇息了兩日，等恢復精神，才着手籌劃找尋邙山雙魔報仇。

項三公子的原意是獨自一人上路找尋邙山雙魔，留下秦懷烈看守家宅，並打聽姪兒的下落。

這兩日，他與秦懷烈思前想後，推斷姪兒生還的機會很大，而且有可能與失了踪的護院阮昌在一起，並沒有落在邙山雙魔的手上，否則，邙山雙魔不會離開此地，不以姪兒來要脅他。

秦懷烈不放心三公子一人去找邙山雙魔，憑他雙拳難敵四手，提議三公子暫不要急忙找邙山雙魔報仇，待找到小少爺——項晋的下落，以免分神惦掛。

項三公子想想，深覺秦懷烈所言有理；俗語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眼下姪兒的生死下落至爲緊要，小晋不但是亡兄嫂的骨肉，亦是項家的血脈，無論如何，也要先找到姪兒，確知其生死，那時，他便可以全心全意去找邙山雙魔報仇。

他一面派秦懷烈四出打聽找尋姪兒小晋的下落，一面僱人飛馬送信到幾個武林好友那裏，代爲打探邙山雙魔的下落，這可免却他四處奔波追查，省時省力。

一連兩天，都打聽不到姪兒的消息，項三公子開始焦急不安了，擔心姪兒經已遭遇不測，否則，經已有七日，怎會音訊全無。

秦懷烈比項三公子更焦急擔心，忍不住道：「三公子，小少爺至今音訊全無，令人擔心……屬下無能，至今仍找尋不到小少爺的下落，但願老夫人與少夫人顯靈顯靈報夢，好教屬下盡快找到小少爺的下落。」

項三公子吁口氣，按捺下焦急的心情。「懷烈，俗語有云：生死由命。小晋若是命不該絕，一定會找到他的，心焦也沒用。無論如何，是生是死，也要找到小晋！一天找不到，絕不罷休！」

主僕兩人正在談說間，大門外突然有人大聲呼叫：「三公子在嗎？」

「誰找我家三公子？」秦懷烈聞聲轉身高聲詢問，往外急走去。

項三公子亦站起來，朝廳外張望。

「小的張寬，有急事相告。」門外人答。

「張寬，什麼事？快進來說話。」

項三公子亦移步往廳外走。

秦懷烈還未走到大門前，便與一個年約三十上下的漢子遇上，忙問：「張寬，是何事？」

張寬忙停下脚步，「秦管家，阮護院……」

秦懷烈聽聞「阮護院」三個字，登時面色一凝，疾聲道：「可是護院阮昌？」

張寬點頭道：「正是……」

「他怎樣了？在那裏？」秦懷烈好不心急。

「阮護院的屍體被人發現在土地廟後面的一棵樹下，小的聞訊後趕去瞧瞧，果眞是阮護院，馬上趕來報訊。」張寬臉上露出驚怕之色。

秦懷烈呆了呆，陡地轉身便跑，幾乎與快步走到來的項三公子撞個滿懷。「三公子，阮昌……」

項三公子沉聲地道：「我聽到了。」跟着對張寬道：「張寬，謝謝你趕來舍下報訊。」

張寬連聲道：「小的應該，三公子毋須客氣啊。」

「三公子，屬下馬上趕去土地廟……」

項三公子道：「一起去。」

張寬自告奮勇：「三公子，小的帶路。」

項三公子點頭道：「有勞了。」

張寬馬上轉身往外走，帶着項、秦兩人往土地廟走去。

土地廟後約半箭之遠的地方，一羣人圍在一棵樹下，議論紛紛，看到項、秦兩人跟着張寬快步走來，自動自覺閃讓開去。

項、秦兩人從圍觀人羣那驚恐異樣的神色，猜度死去的阮昌可能頗恐怖，當兩人走到樹下時，看到倒在地上的阮昌，証實自己的猜測沒錯。

樹下地上的阮昌那死相確實給人一種怪異恐怖的感覺，只見他身子伏在地上，但頭臉却朝上！換言之，阮昌的腦袋怪異地反轉過來，那張臉怒眉突眼，形容悽厲，確實令人觸目驚心。

秦懷烈看着阮昌的屍體，顯得很激動。「三公子，阮昌的腦袋是給人活生生扭轉過來而致死的，下手之人本領很厲害，而且很殘忍，一定是邙山雙魔所爲！」

項三公子看着阮昌的屍體，欲言又止，半晌，抬頭對秦懷烈道：「快去找人將屍骨抬回去，我到附近看看。」

秦懷烈應一聲「是」，張寬不等秦懷烈去找人，熱心地道：「秦總管，小的幫忙抬阮護院回項府。」

接着，又有兩個漢子自告奮勇，幫忙將阮昌屍體抬回去。

對於張寬等人的熱心幫忙，秦懷烈連聲道謝。張寬馬上找來一張床板，秦懷烈與一個漢子將阮昌的屍體擺放在床板上，四人分別抓着

床板一角，抬往項家大宅走去。

圍觀的人散去大半，剩下一小半人抱着瞧熱鬧的心情在後跟隨。

項三公子在阮昌伏屍的地方附近細心地搜尋了一遍，毫無所獲——找不到一絲打鬥的痕跡，由是推斷阮昌可能是在別的地方遇害，將屍體移放至此。

由於他一直認爲姪兒項晉很可能跟阮昌一起逃過那一場屠殺，如今阮昌遇害，因而他很擔心項晉已落在殺害阮昌的兇手手上。

雖然秦懷烈認爲殺害阮昌的兇手定是邙山雙魔，項三公子却不敢確定，因單從阮昌的死狀，他無法加以斷定。不過，他也認爲這個可能性很大。

除了邙山雙魔，他想不到項家有那一個仇人要將項家趕盡殺絕。

他還特地到土地廟去詢問那個老廟祝，亦無頭緒，只好趕返家中，料理阮昌的身後事。

一脚才跨入大門內，便見到秦懷烈神色緊張地飛步自內奔出來，項三公子心頭跳動一下，莫非又發生了什麼事不成？忙疾聲道：「懷烈……」

秦懷烈一眼看到項三公子，馬上張口道：「三公子，有發現……」

「有什麼發現？」項三公子雙眼陡睜，加快脚步迎上去。

秦懷烈奔到項三公子身前，旣興奮又緊張地道：「三公子，屬下在阮昌的懷中發現一張紙條，是殺害阮昌的兇手所留……」

項三公子心頭跳動，截道：「快拿給我看看。」

秦懷烈飛快地自懷中拿出一個摺疊起來的紙條，遞給項三公子。

項三公子接過，急急打開紙摺，只見上面潦草地寫着幾行字：項挺，若不想項家斷子絕孫，三更天野猪林前朝相。沒有署名。

秦懷烈看着三公子兩道目光離開那張字條，馬上道：「三公子，邙山雙魔好卑鄙惡毒，殺了阮昌，擄走小少爺，要三公子您到野猪林，分明別有居心——拿小少爺要脅您，千萬不要赴約。」

項三公子——項挺用力揑着拳頭，決然道：「爲了小晉兒，縱使千刀萬剮，我也要去。」

秦懷烈好不着急：「三公子，千萬不要！別讓邙山雙魔的毒計得逞，縱使您願意以一命換回小少爺，他們最後仍會向小少爺下手……」

項挺似乎心意已決，擺手道：「懷烈，我會妥爲安排，小晉兒不會受到傷害，項家絕不會斷子絕孫，不用擔心。」

「三公子……」秦懷烈仍然不放心。

項挺不讓秦懷烈說下去，截道：「來，到廳上去，坐下來從長計議。」

來到廳上，項挺再三要秦懷烈坐下，他才不得不坐下來。

項挺先詢問秦懷烈是否已辦妥阮昌的殮葬事宜。

秦懷烈回道：「屬下已請張寬到長生店去買辦應用之物，棺木已送了來，並已將阮昌的屍首入殮，設靈小偏廳上，明天出殯安葬。」

項挺待秦懷烈說完，讚道：「懷烈，果然能幹，若不是有你幫忙打點料理，我那裡能夠料理得如此俐落！」

秦懷烈忙道：「屬下兩代受項家大恩，理當盡忠以報，爲三公子竭誠辦事。」

項挺想起秦懷烈之父乃是昔年江湖上一個响噹噹的人物，爲了報恩，堅要在項家爲奴爲僕，其父無奈之下，不得已委屈他爲總管總理全家事務。

項三公子自己一身武功，有一半是秦懷烈之父所授，與秦懷烈又是從小玩到大。老父一再要家人不可將秦氏父子當作下人看待，無奈秦父執意以下人自稱，其父屢勸不改，只好不再勉强，但待秦氏父子却有如自己人一樣。

如今家中只剩他和秦懷烈，還有生死未卜的姪兒項晉，今晚赴約不知能否生還，說不定項家唯一的血脈要秦懷烈照應撫養。自己本與秦懷烈情同手足，如今何不結拜爲兄弟，主意旣定，當下說道：「懷烈，我跟你自小一起長大，一起跟秦叔練武，情如手足。如今我孑然一身，晚上之約，不知生死，若能救回小晉，養育照應之責便要落在你身上。我一向都視你如兄弟一樣，我想在赴約之前了却心願，與你結拜爲兄弟，望你不要再堅執那迂腐之見。」

秦懷烈誠惶誠恐道：「屬下得三公子抬舉厚愛，感激不盡，可是，屬下身份……」

項挺截道：「懷烈，我不想再聽你那些老生常談，迂腐之言。一句話，你若不答允，我馬上將你辭退，從今後，你與我項家再無瓜葛。」語調斬釘截鐵。

秦懷烈看出項挺是認眞的，心裏好不爲難，囁嚅道：「三公子，先父之言……屬下不敢有違。」

項挺裝出生氣的樣子：「你旣不敢有違秦叔生前之言，那我只好忍痛將你辭退！」

秦懷烈慌忙跪下，道：「三公子，屬下生爲項家之僕……」

項挺噗一聲跪倒下去，一把執住秦懷烈雙手向下一齊叩首，口裏說道：「皇天在上，今有項挺與秦懷烈當天叩拜，義結兄弟，有福同享，有禍同當，謹此明誓，天日爲

證。」三叩首之後，跟着又拉着秦懷烈雙手對拜。

秦懷烈雙手腕脈被扣，無力掙扎，唯有被項挺「擺佈」，照叩如儀。

拜罷，項挺鬆手道：「四弟，我倆已叩拜天地，義結金蘭，從今後，便以兄弟相稱，我排第三，你小於我，你稱我三哥，我呼你四弟，知道嗎？」

秦懷烈惶恐道：「這……」

項挺笑着拍拍秦懷烈肩頭。「四弟，天日爲証，可賴不得啊！別這個那個了，爽快點，否則，不配作我兄弟。」

秦懷烈激動得全身微微顫動，眼含熱淚，嘴唇發抖，好一會也說不出話來。

項挺看着，心裏亦一陣激動，執住秦懷烈一隻手，含笑道：「好兄弟，還不叫我一聲三哥。」

秦懷烈胸膛起伏，一把執住項挺的手，激動地張口呼叫一聲：「三哥，屬下……」

項挺搖頭截道：「以後要改口稱兄弟，不要再自稱屬下。」

秦懷烈激動得流下淚來：「三哥……小弟……粉身碎骨，難報……三哥厚愛……」

項挺截道：「四弟，你我已是兄弟，從今後不准說那些感恩圖報之言，記着啊！」

頓一下，跟着道：「來，一起到秦叔靈前及我家祖宗靈前叩拜稟告你我已結爲兄弟之事。」執着秦懷烈的手，往內堂走去。

* * *

野豬林。

月黑風急。

寒風在林間吹過，樹搖葉動，發出教人心寒的怪異聲响，本已黑壓壓的野豬林顯得更加恐怖。

三更快到，兩條人影如一陣急風般掠到野豬林前，對於發出怪異之呼嘯聲，那兩條人影却不爲所動，四道目光一直射向黑黝黝的林中。

那兩條人影不是別人，正是依約前來的項挺和秦懷烈。

本來，項挺欲一人前來赴約，但秦懷烈却以一句「有禍同當」堵住項挺的嘴巴，令到他無話可說，不得不讓秦懷烈跟他一道來赴約。

項挺暗中揑揑秦懷烈的手，悄聲道：「記住，待會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要依照我倆商議好的去做，否則，不是我的好兄弟！」

秦懷烈微微點一下頭。

看看三更已屆，項挺吸口氣，張口呼道：「項某已應約而來，閣下無須再掩掩藏藏了，出來朝個相！」

呼叫聲驚起林中宿鳥，發出一陣慌亂的鳥鳴聲及噗噗的驚飛聲。

至於人麼，久久未見現身。

秦懷烈忍不住低聲道：「三哥，不大對勁啊！」

話未說完，左間林邊驀地發出一下異响聲，一團比拳頭略小物事驀地射來，一聲悶喝隨即傳來：「接着！」

項挺毫不猶豫，右手疾攫，一把接下那個物事。

秦懷烈急忙提醒一句：「小心有詐！」已遲了。

項挺入手便知那物事是個紙團包着一顆石子，由於夜色漆黑，雖則目力有異於常人，亦不可能看清楚紙上寫些什麼，忙向秦懷烈道：「四弟，快晃亮火摺子！」

秦懷烈可不放心，邊掏出火摺子，邊道：「三哥，是何物事？」

「一個紙團！」項挺邊說邊將紙團展開來，在火光照映之下，秦懷烈已晃亮了火摺子，清楚地看到展開的紙上寫着幾行字：速到西南面約七里外的破莊院，若再帶同任何人等前去，見到的會是令姪的一條手臂！

項挺看完紙上那幾行字後，將之遞給秦懷烈。待他看完後，馬上說道：「四弟，回去吧！」

秦懷烈可不放心，道：「三哥，小弟怎放心你一個人去犯險……」

項挺指指秦懷烈手上那張皺皺的紙箋。「四弟，紙箋上寫些什麼，你已看清楚，爲了小晉兒，你回去吧，我自會小心謹愼，隨機應變。」

秦懷烈只好道：「三哥，小弟……等着你和小……晉兒回來。」

「我一定會帶小晉兒回來。」項挺向秦懷烈點點頭，身形一晃，往西南面掠去。

秦懷烈看着項挺的身形掠出老遠，隱沒於漆黑的夜色中，才慢慢轉身，往來路奔回。

* * *

那座破舊的莊院在漆黑的夜色中顯得有點恐怖，項挺便有那種感覺，因此，他暗暗加了小心，距那破莊院頗遠便放慢了奔掠之勢，兩眼烱烱注視着那座越來越近的破莊院。

在破莊院約十丈外的地方停下來，項挺微吸一口氣，緩緩打量了那座破莊院一眼，才張口呼叫：「項某趕來了，別再故弄玄虛，現身朝相吧！」

破莊院中陡地響起一聲叫人毛骨聳然的尖笑聲，一條人影自莊院內閃現出來，一身闊袍大袖，被急勁的夜風吹得衣袂翻飛，獵獵作響。

項挺兩道烱烱目光立刻盯在那條人影身上，登時倒抽一口寒

氣——那條人影竟然沒有腦袋！他看到的只是那件寬大的衣袍罩住的身軀。

相信任何人在如此情形下看到那沒頭腦的人影，亦會心頭發毛，驚恐不已。

項挺很快便鎮定下來，沉聲叱喝道：「別藏頭露尾玩花樣了！唬不倒項某的！」

那沒頭人影在急勁的夜風中蹦跳一下，發出怪異尖悶的話聲：「項三公子，你終於來了，還不納命來！」

項挺沒有理會沒頭人影的說話。「邙山雙魔，別裝鬼作怪了，項某已應約前來，你也該守諾交還舍姪！」

沒頭人影聳動一下，發出一串尖悶的笑聲。「天下間那有如此便宜的事！項三公子，你也是個老江湖，該知道要怎樣才能換回你姪兒一命。」

項挺微吸一口氣，「說吧，要怎樣你才會放過舍姪！」

沒頭人影又發出連串尖悶的怪笑聲。「我不會要你的命，只要你乖乖讓我點了你身上三處大穴，便放了你姪兒！如何？」

項挺道：「先讓項某見見舍姪，否則，項某怎知舍姪是否無恙，在你手上？」

沒頭人影沒有作聲，倏地閃沒於莊院門內。

項挺投鼠忌器，強捺着心裏那股衝動，耐着性子站着等待。

沒頭人影轉眼間自破莊院內閃掠出來，雙手抱着一個小孩。「如今該放心了吧？」話聲依舊又悶又怪。

項挺雖然目力過人，由於相距頗遠——約十丈，加上夜色黑暗，雙眼瞧看之下，仍然看不清楚沒頭人手上所抱的小孩是否姪兒項晉。「項某看不清楚，可否走前一點？」

沒頭人影悶哼一聲，有恃無恐地走前三四丈，將抱着的小孩臉朝外。「看清楚了吧？」

項挺凝目細看，這一次勉強看清楚那小孩的模樣，心頭一震，脫口失聲道：「晉兒！」

沒頭人影呷呷笑了兩聲，「既已認出了，乖乖就範吧！」

項挺沉着地道：「晉兒不言不動，項某焉知舍姪是生是死！」

沒頭人影顯得不耐煩，「諸多說話！令姪被點了黑甜穴，故此熟睡如死罷了。」

「先解開舍姪穴道，放他走，項某自動就範。」項挺可不是個笨人。

「好！」沒頭人影居然飛快地一口答應。「諒你也不敢使詐。」話落，一手拍開小孩被點封的黑甜穴。

那小孩立刻張開雙眼，哭喊着掙扎起來，「放開我……我要回家！嗚……」

項挺一聽，認出是姪兒項晉的聲音，心頭頓時一鬆，疾聲道：「晉兒，不要驚慌，三叔在這裏。」

那小孩哭喊聲頓止，一雙眼睜得大大的，看着數丈外的項挺，突然驚喜無限地大聲喊叫：「三叔，快救我！我要娘親，我要奶奶。」

項挺想到老夫人與大嫂已身亡，不由鼻子發酸，忙吸口氣沉聲道：「晉兒，乖啊，三叔來救你回去，不要哭喊，記着三叔的話，做個男子漢大丈夫，待會你先回家，不要害怕，往那面一直走回家，三叔還有點事要留下來，聽到沒有？」

「晉兒要與三叔一道回去！」項晉哭叫道。「放開我！放開我呀！」用力欲掙脫沒頭人影的摟抱，那裏掙得脫。

「項三公子，甘願俯手就範了吧？」沒頭人影將項晉放落地上，緊緊抓住他雙手。

「放他走，項某任憑處置。」項挺話聲不帶一絲激動。

「好！」沒頭人影驀地將抓着的項晉一把提起來往上疾拋，「接住了。」

就在他快要接住姪兒的刹那，三點寒星分別從那沒頭人影寬大衣袖中激射出來，分別射向項挺雙膝及丹田要穴。

那刹那，項挺要麼閃避激射過來的三點暗器，要麼不顧一切接住姪兒，除此別無選擇。電光石火之間，不容他稍有猶豫——他選擇接住姪兒。

卜卜卜三下沉響，三點寒星分別射在項挺的左右膝頭及丹田穴上，而他亦一把接住急墮下來的姪兒，由於三穴被射中，令到他雙腿發軟，全身氣勁陡散，驚叫一聲，幾乎無力接住姪兒，一跤跌在地上。

沒頭人影身法好快，「颼」一聲已然閃掠到項挺身前，出手如風，一連點了項挺身上左右肩井穴及左右乳突穴，令到項挺變爲廢人。

被他接住的項晉從他手上跌落大腿上。

那沒頭人一把拉開項晉，項晉驚魂之下也忘了哭。被點了穴道的項挺恐防對方向姪兒下毒手，慌忙道：「要殺要剮悉隨尊便，只求你不要傷害舍姪，否則，項某絕不放過你。」

沒頭人陰陽怪氣地道：「放心吧，我不是個反覆小人，既然你已落在我手上，我絕不會對那小傢伙怎樣。」

此時，項挺已看出沒頭人故意

作——自頂至踵罩在那件寬大的衣袍內，予人看上去一種沒了腦袋的錯覺，特別是在如此漆黑的夜色中，更加容易騙人，項挺起先便被騙倒，後來才識穿對方的伎倆。

「脫下你那件外袍吧！別再藏頭露尾了，項某膽敢跟你打賭，閣下並不是邙山雙魔之一。」

沒頭人發出一聲清脆的嬌笑，道：「項三公子果然是個聰明剔透之人，我早已知道騙不了你。如今你既知我不是邙山雙魔，當知道我不會對你姪兒下毒手了吧！」

「你到底是誰？」項挺聽沒頭人發出女聲，確實不是邙山雙魔之一，頓時放下心頭大石。「請問芳駕是誰？項某自問從來沒有跟婦人女子結怨，芳駕爲何如此作弄項某？」

「住口！」沒頭人嬌叱一聲。「虧你膽敢誇口說沒有得罪婦人女子！你這個薄倖郎，睜開你那雙眼看清楚我是誰！」呼一聲雙手一揚，罩在她頭上那件寬大的衣袍飛了起來，露出一個身段嬌健婀娜，容顏艷麗的女子。

項挺兩眼倏地一睜，看清楚那女子的容貌後，禁不住失聲叫起來：「是妳……」

「哼哼，你這個薄倖郎還記得妾身！」那女子驟然出手點了項挺的啞穴，令到他說不出下面的話。

項挺瞪目看着那女子，一副不可思議的神態，苦於啞穴被點，令到他無法子將滿肚子的疑問說出來。

「項郎，你雖薄情負義，妾身却此情不泯。妾身要與你再續情緣！」那女子話聲剛落，一把抄起項挺，挾在脅下，縱身飛掠，沒入莊院左面的破牆後。

「三叔！」一直呆站着的項晉，直到那女子挾着項挺的身形消失於漆黑的夜色中，才從驚呆中猛醒過來，驚怕地放聲狂叫：「三叔，我要三叔，別帶走我三叔啊！」跌跌撞撞地追着那女子掠去的身形。

漆黑的夜空中傳來那女子的聲音：「項晉，乖乖站在那裏，不用多說，便會有人來接你回家。」

項晉聽不入耳，一直哭喊着追下去，追到那牆面前，陡地給絆了一下，重重地跌在地上，敞開喉嚨拚命哭喊。

「小晉兒！」一條人影忽然縱落在項晉的身旁，一把將地上的項晉抱起來，道：「我是懷烈叔啊，不要驚怕，你三叔呢？」

來人原來是秦懷烈。

原來秦懷烈並沒有眞的返回項家，走出不遠，便改變方向，朝西南方追下去，又恐給項挺發覺，因而不敢追得太急，加上恐怕追錯方向，不時停下來辨別方向，故而落後頗遠，要不是聽到項晉那在黑夜中份外凄厲的嚎哭嘶叫聲，他還不會這麼快便找到來。

項晉認出抱着自己的人是秦懷烈，頓時像遇溺的人突然抱着一根救命的稻草那樣，緊緊摟住秦懷烈，抽泣着道：「懷烈……叔，三叔給……一個女子抓走……」

「晉兒，擄走你的不是邙山雙魔？」秦懷烈急聲問。

項晉搖搖頭，道：「是個女子……她殺了阮昌，將我帶走了……」

聽說眞的不是邙山雙魔，秦懷烈寬心大放，項挺落在一個女子手上，恐怕不會有生命危險。

「晉兒，認識或是見過那女子嗎？」

項晉搖搖頭道：「那女子年紀輕輕，三叔認識她。」

秦懷烈却想不出項挺跟那一個女子結怨，搔破了頭也想不出來。既然那女子認識項挺，雖則將他「擄」走，但却放了項晉，沒傷他一根汗毛，從這一點推斷，秦懷烈相信項挺不會有生命之憂，因此，他對項挺的安危不大擔心。

若追尋下去，莫說帶着項晉多少有點不便，縱使他獨自一人，恐怕也徒勞無功，萬一在路上遇到什麼意外，項晉有什麼閃失，他如何向死去的老夫人和少夫人交代。思量了一遍，他決定先帶項晉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安頓好後，才想法子找尋項挺的下落。

他認爲項家不是安全的地方，說不定邙山雙魔突然闖到，因此，他帶着項晉到他認爲安全的地方去。

＊　＊　＊

房內紅燭高燒，大紅緞子的被面上繡着戲水鴛鴦，坐在紫檀圓桌旁的項挺這時已換上一件禮服，簪花掛紅，一副新郎裝扮，但却不言不動，臉上滿是氣急之色，不知是氣急攻心還是紅燭映照的緣故，一張臉紅彤彤的。

身上的裝扮，都是那個艷麗女子替他穿戴上的，由於身上四處大穴及啞穴被點，項挺動彈不得，口不能言，像個木頭人一樣任由那艷麗女子擺佈。

艷麗女子亦裝扮成新娘子，喜氣洋洋，艷光四射。

窗前桌案上不但紅燭高燒，還擺放了香爐，上插三支香，窗外天色微明，天上還留着一勾殘月，似在向窗內窺視。

艷麗女子笑盈盈地站在項挺面前，嬌柔地道：「項郎，你我今日成親，雖則一切從簡，無奈事出倉促，還望你體諒則個。妾身對你一往情深，今生今世非君不嫁。皇天有眼，助妾身與你重聚，了却妾身

與郎君的終身大事。妾身與郎君這就拜堂成親，免得擔誤了花月良宵。古云春宵一刻值千金。項郎，你雖則口不能言，妾身知道你一定滿心歡喜。來吧，妾身扶郎君拜堂行禮。」話完，玉手在項挺雙膝上輕拂一下，接着扶起項挺，往窗前桌案走去。

艷麗女子剛才那一拂，已經解開了項挺雙膝被點的穴道。

項挺一張臉變得像火燒一樣，兩眼滿是氣急欲絕之色，苦於口不能言，身不能動，不得不聽從艷麗女子的擺佈。

艷麗女子扶着項挺來到桌案前，雙雙跪倒下去，口裏嬌聲道：「一拜天地。」一手按着項挺的肩背，跟她一道叩拜。「二拜……父母……列祖列宗。」又將項挺按下去跟她一起叩拜。「夫妻對拜。」這次她與項挺面對面跪着，按着項挺叩拜下去，完成了夫妻對拜。「禮成。」扶起項挺，走回桌前，按他坐下來，嬌媚地看了項挺一眼，嘴角含春，拿起桌上酒壺，斟了兩杯酒，拿了一杯放在項挺面前，忽然間嬌羞無限地道：「項郎，喝過三杯合巹酒，妾身……與你……洞房花燭……」

項挺突地雙眼怒瞪，眼裏像要噴出火來。艷麗女子裝作看不到，雙手各拿起一杯酒。「郎君，妾身與你交杯合巹，舉案齊眉，白頭偕老。」張開櫻口，一口喝光杯中酒，跟着放下酒杯，捏開項挺嘴巴，將另一杯酒倒入項挺口裏，再合上他嘴巴。

項挺不想喝那杯酒也不成，如是者一連喝了三杯。

喝罷合巹酒，艷麗女子臉泛桃紅，眉眼含春，扶起項挺，羞答答地道：「郎君，妾身扶你上床……同床合體……」

就這樣，項挺給脫去外衣，躺到床上去了。

艷麗女子吹熄紅燭，摸黑走到床前，摸摸索索脫去衣裙，放下羅帳鑽上床上，在項挺身旁躺下。

項挺雖然口不能言，手不能動，但在艷麗女子偎靠過來時，一碰觸到她的身體，擋不住心頭一震，急忙收攝心神，緩緩長吸一口氣。

碰到的身體，滑膩溫軟，分明是一具裸體。

看來，艷麗女子在上床前，已將身上衣裙脫光，赤條條躺到床上。

「郎君，你我已結爲夫婦，妾身已是你的人，該行周公之禮啊！」艷麗女子一翻，側身摟抱項挺，呵氣如蘭，櫻嘴在項挺臉上親吻。

項挺陡地感覺到左右肩井穴給拍開，雙手能動，但他仍然一動不動，任由那艷麗女子在他身上撫摸，臉上親吻，極力清除雜念，以抗拒欲念侵襲。

不知怎地，艷麗女子已解開項挺的內衣，一隻柔柔的玉手輕撫着他寬厚的胸膛。

項挺用力壓抑，毫無反應，像個木頭人一樣。但他却感覺到艷麗女子的櫻唇越來越熾熱，貼着他身子挨擦蠕動的嬌軀火燙，氣息漸促，而且發出教人銷魂的低吟聲。

毫無疑問，艷麗女子已欲火焚身。

項挺可不是金剛不壞之身，更不是石頭人，而是個血氣旺盛的壯男，那刹那，不由得心頭一蕩，但馬上收攝心神，壓下那絲欲念。腦袋裏想着的是母親自刎，大嫂及全家三十九口慘死在邙山雙魔毒手下的慘狀。母嫂屍骨未寒，大仇未報，他怎能與她做出苟且之事，不能，決不能！

可是，艷麗女子那火熱的嬌軀以及燙熱的嘴唇却像火引那樣，要將他燃點；最重要的是那像蛇信一樣舔在他臉上的丁香，慢慢地使他壓抑在心底的那點欲火給引燃起來，只覺丹田漸熱，逐漸欲火上升，雙手不聽使喚，先是搭在那滑膩溫軟的嬌軀上，繼之撫摸起來，本是清醒的神智開始蒙蔽。

倏地他全身一震，心裏大叫：不好，酒中下了藥！正欲將那具惹火的嬌軀推開，陡地那點丁香在他唇上一吻，這可要了他的命，那股欲火熊熊地燃燒了他全身，神智頓迷，不由自主張口貪婪地啜住那點丁香，艷麗女子適時發出一聲銷魂蝕骨的輕「嗯」聲，一隻玉手滑落他的小腹上，這一下恍如火上加油，項挺喉間發出一聲怪喘，一個翻身，將艷麗女子壓在身上，不一會，床上被翻紅浪，羅帳晃動……

* * *

牆外一聲狗吠，驚醒了床上的項挺，張開眼只見一室光亮，隨之而來的感覺是像虛脫了般，全身疲乏，刹那間腦中頓泛起夜來之顛鸞倒鳳。心裏大叫一聲：荒唐，該死！眼珠一轉，落在偎在他懷中，嬌軀赤裸，桃紅泛臉，嘴角噙着一絲滿足笑意的艷麗女子臉上，登時如見毒蛇般，猛地跳起身來，才發覺自己亦是赤身露體，慌忙縱落床下，一手攫起丟在床前地上那件外衣往身上披。

在縱下床的刹那，項挺感覺到全身被點封的穴道已然解開，否則，他不可能跳得那麼輕巧。

項挺跳起來的時候，艷麗女子馬上驚醒過來，口裏發出一聲「依唔」，睫毛輕顫，張開媚眼，發覺嬌軀半露，羞急地抓起繡被往身上

蓋，口裏嬌柔地道：「郎君，時候還早，你……怎麼起來了？睡多一會啊！」

艷麗女子蓋被的姿態及那從喉間發出的「嗯」聲很具誘惑挑逗，若是換了任何男人，也會情不自禁躺回床上，事實上項挺也心頭蕩一下，但馬上被一腔怒氣壓下去。「妳……妳怎能……幹出這種事？」他氣怒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不管三七二十一，急急忙忙將外衣穿上。

艷麗女子嬌羞一笑，「郎君，妾身與你拜了堂成親，已是夫婦，夜來之事，郎君好不……你我夫婦……洞房……有何不可？」

「妳……一廂情願，逼我成親，非我所願！」項挺想到自己尚在熱喪之中，被其所迷，幹出有損孝道之事，怒火中燒，全身抖顫，恨不得一掌將「妻子」劈死。

艷麗女子見項挺怒氣勃發的樣子，嬌軀縮瑟了一下，隨即媚眼半開，一臉委屈的樣子，嬌嘆道：「郎君好沒良心啊！妾身已是你的人，你却說妾身一廂情願，怎不想想夜來你在……床上那……巔狂……妾身宛轉承歡……」

「住口！」項挺怒喝一聲。「不知羞恥！說出這種淫褻之言！」

一頓，戟指道：「若非妳點了我身上穴道，動彈不得，我怎會被妳擺佈，跟妳拜堂成親！若非妳在酒中下了……藥，我怎會跟妳……妳太過份了，需知終身大事，要妳情我願，怎能霸王硬上弓！」

「你說夠了沒有？」艷麗女子陡地坐起來，也不管繡被從白嫩誘人的嬌軀上滑了下去，媚眼怒睜，一臉羞怒。「以前你一直與妾身有婚約之盟，難道不是兩廂情願？當日你逃婚之辱，妾身不跟你計較，吞下那口氣，只想跟你履行婚約，你却說我霸王硬上弓？你要了妾身的身子，却責妾身不知羞恥，你這個薄情負義之人，枉妾身對你一片痴情……」說着，哭泣起來，哭得好不傷心。

項挺可不是鐵石心腸之人，眼見她哭得梨花帶雨，凄凄切切，想到已跟她不但有夫婦之名，且有夫婦之實，說到底，也是她吃了虧，不由怒氣漸消，一顆心軟下來。

「倩玉……是我……對不起妳……有負妳……情意……我剛才……語氣重了……我不對，妳不要哭好嗎？」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

「你這樣說……還算有點良心。」艷麗女子——倩玉哭得沒有那樣凄切，仍然抽抽泣泣，「你既然知錯，妾與你又已結爲夫婦，妾身既往不究，但你以後要一心一意對妾身啊！」

項挺一聽，急急道：「倩玉，終身大事，豈可兒戲，昨晚之事……」

「你反悔？」倩玉淚眼一睜，瞪着項挺。

項挺猶豫了一下，說道：「倩玉，我剛才沒有答應妳什麼啊，說不上反悔。」

「說來說去，你都不想跟妾身成親，有意悔婚！」倩玉陡地怒容滿面。

「妾身眞是瞎了眼！當日成親之時，你一聲不响溜走，害妾身在一衆親朋賓客之前受辱，你可知道當時妾身的感受？妾身恨不得一頭鑽到地下去，免得再聽到那些椎心的話，看到那些令我無地自容的目光，當時我只想死，但我又不想在那些幸災樂禍的人面前死去，於是在新房中懸樑自盡，那知被及時救下，死不了，之後我刎頸、撞牆，都給及時制止救活，最後我投井自盡，給人救起來後，都以爲妾身死了，當時妾身確是氣息全無，衆人爲妾身辦喪事，翌日出殯的那天晚上，妾身悠悠醒轉，看到靈堂上的擺設，恍似隔世爲人，妾身本來還想尋死，想到世上的人都以爲妾身死了，一死了之算了。

「轉念一想，既已死了一次，如今醒過來，等於再世爲人，若再求死，豈不辜負了上天對我的恩賜？於是妾身決定活下去，那時，妾身心裏只有恨。恨你這個令我當衆羞辱的負心薄情人，妾身不甘心，發下毒誓，你不要妾身，妾身說什麼也要你！妾身要你身敗名裂，嚐嚐遭人白眼，受人嘲笑唾罵的滋味！格格……妾身做到了！

「妾身早知道你家滿門幾乎慘遭屠殺之事，這是好機會，要是妾身令到你在服喪帶孝期間成親，格格……那是俗例所不容，犯了不孝之道，爲世俗所不恥……」倩玉越說越激動，臉上混雜着痛快解恨與怨毒的神色。

項挺越聽越心驚，若此事傳揚開去，那他不但身敗名裂，還會爲武林同道所不恥，還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

「倩玉，逃婚之後，我越想越後悔，我怕妳抵受不了羞辱而做出傻事，我責罵自己不該幹出那種輕率孟浪的行爲。既然不想那麼早便受到羈絆，便不該答應親事，既然答應了，便不該反悔。思前想後，我跑回妳家，打算向妳認錯，求妳原諒。

「可是，待我趕返妳家，驚聞妳已投井自盡身亡，我呆了，我恨自己害了妳，我本想到妳靈前上香懺悔，又恐妳家人在哀痛悲怒之下，殺我洩憤，因而不敢到妳家裏去，懷着悔恨的心情偷偷離去！

「倩玉，是我對不起妳，我該

死。但妳不該在這個時候，使用這種……對付我！這事若是傳了出去，教我有何顏面站在人前？」

杜倩玉姓杜，乃是嶺南武林世家杜自重的掌珠，年前於湘中邂逅項挺，一見鍾情，借故結識了項挺。

項挺一向自詡風流倜儻，結識麗人，喜不自勝。在湘中同遊十數日，情感增進，正是妾意郎情，形影不離。

杜倩玉邀他到嶺南一遊，他不假思索答應，到了嶺南，自不免到杜家作客數天，那知道杜自重於一天夜後，親自開口向他提親，當着杜家衆人面前，看到杜倩玉那羞不可仰的神態，那情意殷切的眼眸，再加上杜自重殷盼的神態，他意亂情迷了，一口答應，還糊裡糊塗地交換了訂親信物，一項親事就那樣定下了。

返回房中躺在床上，他頓時驚出一身冷汗。終身大事，怎能不經父母之命、媒酌之言，私自在外訂親，怎樣向娘親交代？認眞想想，雖然喜歡杜倩玉，但仍未到非卿不娶之境地，又不想這麼快便受家室之羈絆，不由有了悔意，當他正要托詞回家稟告慈親訂親之事而向杜自重辭別時，杜自重不等他開口便告訴他，已擇了吉日替他和女兒拜堂成親。並說當地俗例如此，訂親一月之內，便要成親，若男方是外地人，可在女方家裏舉行婚禮。

項挺吃驚之下，慌忙推說婚姻大事怎可不向父母稟告，說什麼也不可有違家規孝道。

杜自重却說，此事由他一力承擔，成親之後，他親自陪同小夫妻倆返回項家，當面向親家解說，相信親家必會原諒他不告自娶的過錯。

項挺還想爭辯，杜自重却不讓他再說，對他說就此決定，五日後便是吉日良辰，要他安心做新郎。

他想去找倩玉，婢女告訴他，打從這日開始，倩玉不能跟他見面，俗例如此，要到成親那一天，兩人才能在一起。

他本想找倩玉，求她勸父親暫擱婚事，好讓他返家稟告母親，再定成親日子。那想到當地俗例規定，一雙新人於擇了吉日那天起，直到拜堂成親那一日，期間不得相見。這一來，他可說「求告無門」，急得他如熱鍋上的螞蟻，在心亂如麻之下，沒有多作考慮，便在成親那天，趁杜家上下忙亂，偷偷溜走，鑄成大錯，種下禍根。

自杜家溜出去，起先他有一種打破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的輕鬆暢快感。從今後又可龍遊四海，自由自在，妙不可言。

可是，興奮過後，細想之下，越想越覺不安，他這一走了之，對杜家與倩玉的傷害何等之重，杜家必視之爲奇恥大辱，絕不會放過他。萬一倩玉承受不了那巨大的傷害與羞辱……他不敢想下去，他開始後悔了。他想補救，可惜已遲了，他只知道杜倩玉已不堪羞辱投井自盡了，却不知道她活了過來。

對於那次過錯，他一直耿耿於懷，因此他幾番辜負了母親的好意，推却了幾次提親，至今仍未成家立室。

對於杜倩玉的死而復生，他起先大爲震驚，繼之對她的報復手法大感憤怒，隨後聽她哭訴轉而大感內疚。

「你只想到自己，當初你逃婚時，可有想到妾身的處境？」倩玉恨恨道：「你不但是寡情薄義之人，兼且自私！」

項挺汗顏道：「當日逃婚，我錯了。我不敢求妳原諒，可是……」下面話欲言又止。

「可是什麼？說啊！」倩玉仍然滿懷怨恨。

猶豫了一下，項挺終於鼓起勇氣說出來。「妳不該在這個時候用這個……向我報復……」

「爲什麼不可以？」

「我不但帶孝在身，兼且大仇未報，如今……教我有何顏面面對死去的亡母亡嫂及列祖列宗之靈位，有何顏面立於人前。我知道萬分對不起妳，妳要我死，我甘願一死以償當日的錯，若妳在我報却大仇之後提出，我絕不猶豫。」

「你我成親洞房之事，只有你我知道，你殺了我，便不怕傳揚開去。」杜倩玉冷冷道：「那便不會阻礙你的報仇大計！」

項挺長嘆一聲道：「一錯豈可再錯！倩玉，我知妳對我怨恨甚深，發生了這件事，我亦無顏活下去，只求妳代爲轉告吾義弟秦懷烈，要他帶着舍姪遠走高飛，爲項家保存那一點血脈。項家的血海深仇，不報也罷！」話聲未落，陡地抬手反翻，自擊天靈蓋。

杜倩玉看着，這一驚非同小可，顧不了嬌軀赤裸，驚叫聲中自床上飛撲向項挺，生死一髮間，搶截已來不及，只好施展出嶺南杜家的隔空截脈手法，點截了項挺的右手腕脈及湧泉等幾處大穴，項挺頓時像木頭人一樣站着，動彈不得。

「妳所做的一切，不外要我身敗名裂，最終一死。如今我一死謝罪，妳爲何阻止？」項挺好生氣急，瞪視着赤裸嬌軀的杜倩玉。

此時此際，項挺面對杜倩玉那具動人的嬌軀却是無動於衷。

杜倩玉赤裸裸地站在項挺面前，亦忘記了羞赧，眼中透出愛恨交織的目光。

「冤孽……你想死，我偏不要

你死，是不是自忖無法報仇，故此借機求死？想不到你是個如此沒出息的人！妾身瞎了眼，當初怎會喜歡你！」說完，一把抱起項挺，放落床上，接將衣衫穿起，然後留下一句話：「一個時辰後被封的穴道自解，躺在床上好好思想一下，別教妾身失望。」越窗而去。

項挺眼睜睜看着杜倩玉離去後，果眞好好地考慮起來。

* * *

秦懷烈安頓好項晋後，馬上趕返項家大宅，看看項挺可曾脫險歸來。

趕回大宅，找到新近才僱來料理宅中雜活的胡安，詢問之下，知道項挺還未回來，頓時大爲着急，但又不知往那裡尋找，可是，總不能束手等待，猛地想起項挺是在那座破莊院前被制住帶走的，無處可尋之下，只好到那裏去找找看。

趕到那座破莊院前，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於是進入莊院內搜尋。

那座莊院破敗塵封，也不知丟棄了多久，秦懷烈只找到幾個大小脚印，至於大的脚印，分明是女子留下，於此推斷，擄走項晋的女子曾匿在院內等待項挺前來，結果，項挺受制於那女子，項晋則獲救。

既然在莊院內無所獲，秦懷烈決定往西南方追尋下去。昨晚項晋告訴他，那女子挾着項挺往那個方向掠去的。

剛走出莊院倒塌了一半的大門，一個人赫然擋在秦懷烈身前，一手疾抓着他的左肩。

秦懷烈在項家的身份雖是總管，一身武功却不俗——得自家父傳授，那刹那他反應好快，坐馬沉腰卸肩，避過那一抓的刹那，左掌疾出，擊向襲擊者的右腰部位。

豈料襲擊者那一抓只是虛招，左手那一拳才是殺着，閃電般擊向秦懷烈右肩。

要是給那人一拳擊中，只怕秦懷烈非死即傷。

秦懷烈大吃一驚，間髮之間上身向後仰倒，乘機飛起一脚踢向那襲擊者。

饒是他應變不慢，肩上仍給對方左拳擦過，火炙般疼痛，張口悶叫一聲，仰倒身形倒飛出去。

秦懷烈可不是自己倒躍出去的，他飛脚踢向襲擊者的刹那，對方亦飛脚向他踢去，踢中他的脚跟，令到他倒飛出去。

挨了對方一脚，脚跟劇痛，倒飛出丈許外，秦懷烈幾乎站不住，那襲擊者颼然掠到他身前，探臂出掌，擊向他面門。

直到這時，秦懷烈仍然未看清楚對方的面目。

秦懷烈眼見無法躲過對方那一掌，遂生出拚命之心，暴喝一聲，雙掌齊出，硬接對方那一掌。

「啪」一聲沉响，三掌擊實，饒是秦懷烈雙掌運起九成勁力，仍然抵受不住對方單掌一擊，蹬蹬蹬連退數步，胸口氣血翻湧，咬着牙硬是不讓湧上口的一口血噴出來。

對方自始至終，沒有吭一聲，身形欺閃，雙掌翻飛攻向秦懷烈。

秦懷烈這時終於看清楚那人的面目，不，應該說看清楚那人臉上的面具。

那人面上原來戴了一個四大金剛之——韋陀面具，掩去了本來面目。

秦懷烈陡地張口，向那面具人噴出一口血。

面具人料不到秦懷烈來此一招，恐怕汚了雙掌及衣衫，陡地縱身躍起，避過秦懷烈這口血，身形翻折，雙掌下擊。

秦懷烈一口血噴出，料到對方必然閃避，身形立刻向前疾衝，剛好避過面具人下擊的雙掌，頭也不回，往前急掠。

他不是怕死才逃掠，他自知不是面具人的對手，若拚下去，遲早栽在對方手上，無論死在對方掌下或是落在對方手上，皆非他所願，因他還要照顧項晋，找尋項挺，可謂責任重大，因此，他必須脫身。

面具人當然不會放過秦懷烈，雙掌擊空，身形落地的刹那，左袖疾揚，飛射出三枚暗器，射向秦懷烈。

三枚暗器去勢既急且勁，秦懷烈驟覺身後異响傳來，猜到必是暗器，急忙往前一傾，身形藉着脚下一蹬之力，幾乎貼地平飛出去。

「颯」一聲，秦懷烈平飛出去的身形陡地一窒，接着整個人跌下去，悶叫聲中，身形翻轉挺起，手上寒光乍閃，往脚跟前斬下來。

原來他在脚踝上，被一根比嬰孩尾指還要細的索子套住，令到他掠勢頓住，而他手上執着的，乃是一把匕首，鋒利異常，乃是他秦家傳防身利器。

豈料匕首斬下去，却斬不斷那根細小的索子，反被那面具人一抖手上的索子，將他抽得凌空飛起來，接揮動幼索，秦懷烈有如一個飛鉈般在面具人的上空飛快地繞圈打轉。

秦懷烈給轉得頭暈目眩，但却無法脫出那根幼索的纏繞，自知不能逃脫，只好閉上眼睛任由擺佈，聽天由命。

事實上，就這交手數招，已顯出面具人的身手比秦懷烈高明，而且頗多花樣。

「蓬」一聲，面具人執着幼索的手陡地一扯一甩，在空中繞圈打轉的秦懷烈頓時往外飛出去，撞在一

棵樹幹上，登時昏死過去，墮摔下去。

面具人馬上縱到摔落地上的秦懷烈身前，不管三七二十一，下手連點了他身上三處大穴，才解開套索住秦懷烈足踝的幼索，收回右手衣袖內，然後一把抓起秦懷烈，扛在肩上，向莊院後飛掠而去。

* * *

項挺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返回大宅，幸好一路上沒人用不屑的目光瞧他，總算令心裏稍安。

家門前亦沒有驟集坊衆在指點議論，更令他寬心大放，不用閃縮返家，可是，當他返回家中，聽下人胡安說，秦懷烈於早上回來，知道他仍未回來，馬上出去找尋，至今未歸，而姪兒項晋亦沒有回來。

項挺可急了，二話不說，轉身奔出大門，盲目蒼蠅般亂奔了一會，才猛地停下來在心裏對自己道：「這樣亂奔亂找，那裏找得到！我眞是急昏了頭。」吸口氣，鎭定心神，思想了一會，決定到破莊院那裏看看，昨晚項晋一個人孤零零留在那裏，說不定不曉得返回家，還在那附近躲着，想到這裏，他立刻趕去破莊院。

在那裏找不到侄兒項晋，却找到秦懷烈遺下的匕首，拿着那柄匕首，項挺呆了一會，不知如何是好。

他知道秦懷烈已經遭遇意外，但願秦懷烈並不是遭人毒手，憑着拾到的匕首，根本無從搜尋他的下落，思想了一會，認爲秦懷烈必是落在邙山雙魔的手上，除了邙山雙魔，他想不出誰會對秦懷烈下手。

若秦懷烈並沒有遇害，而是落在邙山雙魔手上，倒不用盲目蒼蠅一樣到處亂找，邙山雙魔志在他和侄兒項晋——斬草除根，那麼，邙山雙魔一定會找他，於是，他決定返回家裏等消息。

* * *

秦懷烈是被面具人扔落一條溪中，給溪水「浸」醒過來的。

那條小溪的水很淺——只有膝蓋深，因此，秦懷烈雖則被面具人點了身上三處大穴，無法運起眞氣內功，却絕不會淹死。

他醒過來後，本能地挺起上身，讓浸在水中的腦袋離開水面，企圖站起來，脚下給水流一絆，身子歪轉半匝，一屁股跌坐水中，肩頭以上露出水面，被濺起的水花打在臉，嗆了鼻，急急抬手抹臉，連咳數聲。

「秦懷烈，要生還是要死？」

站在溪上的面具人終開腔了，一雙銳利的目光透過面具上兩個眼洞射向溪中的秦懷烈。

秦懷烈聞聲抬頭望向溪上的面具人，這時候，他才醒起發生了甚麼事，兩眼眨了眨，怒聲道：「閣下何許人？不敢以眞面目示人，甘墮鼠輩之列。」

面具人似乎沒有爲秦懷烈那兩句話而動氣。「姓秦的，要活，說出項挺叔姪的下落！否則，你要死！」

秦懷烈一副不怕死的樣子，冷冷道：「你下手吧！」

「嘿嘿，倒要看看你是否一條不怕死的硬漢！」面具人縱身跳落溪中，伸手一把按住秦懷烈的腦袋，用力往水中壓下去。

秦懷烈沒有掙扎，抱着寧死不屈之心，起先還能夠閉氣忍耐，不到半刻鐘，忍耐不下去，張開口任由溪水灌入口中。

面具人當然不會讓秦懷烈死得那麼容易，眼看再不將秦懷烈從水中拉起來，便會淹死，於是抓住他的頭髮將他從水中扯起來扔到岸上。

秦懷烈已昏死過去，肚子鼓起。

面具人口出一句粗話，刷拉拉從溪中縱起，帶起一片水花。

「呼」一聲，一顆比腦袋還大的石塊從岸上一棵小樹後飛起，擲向縱起的面具人。

面具人料不到有人匿在附近出手向他襲擊，急切間暴喝一聲，揮袖捲向射來的石塊。焉料衣袖才沾上石塊，數點寒光激射而至，同時間那塊石頭陡然間粉碎，粉屑散漫，遮蔽了面具人的目光，面具人大吃一驚，左掌疾劈的同時，身形疾沉。

對於那塊石頭在衣袖捲觸上的利那突然散碎，面具人自問一身功力仍未臻揮袖碎石之境界，推斷擲石之人於擲出石頭的利那，以內勁摧化，是以他的衣袖才捲及石頭，登時碎散開來，以此觀之，擲石偷襲之人功力不俗。

快要沉墮水中的利那，面具人瞥到一條人影飛快地抄起地上的秦懷烈，疾掠而去。

雖則看不到那救走秦懷烈之人的面貌，從那人的苗條身段及衣着——一身紫緞羅裙，面具人斷定那人是個婦人或女子。

既然是個女子，便不是項挺。

面具人似乎大爲氣怒，一脚踏落水中，立刻躍起，同時發出一聲厲嘯飛身掠上溪岸，但救走秦懷烈的女子已經消失無踪，一腔怒氣無處發洩，揮掌劈斷那棵小樹。

鍥而不捨　窮追猛打

救走秦懷烈的人確是個女子，而且是與項挺有一段恩怨情仇的杜倩玉。

將秦懷烈放在距離項家約一箭之遙的一棵大樹下，杜倩玉動手將秦懷烈肚中的水壓出來，眼看秦懷烈快要醒過來，馬上急掠離去。

秦懷烈悠悠醒轉，發覺已一身水濕，地上有一灘水，却不見那個面具人，先是怔愕了一下，繼之四下張望，發覺見不到那個面具人，心神略定，想起自己給淹得昏死過去前的情形，推斷不可能被那面具人釋放，極有可能給人救到此地。

可是，若有人救他到此，爲何不將他救回項家，將他留在這裏，令他大惑不解。不過，無論怎樣，他已脫出面具人的魔掌，這一點至爲重要。當他看清楚身處之地就在項家附近，馬上跳起身，急急奔回項家，企盼返回項家後，見到項挺。

他寧願自己死，也不要項挺遭到意外。

這一次，他沒有大失所望，才奔返項家，便見到項挺。

原來項挺也是剛剛返抵家中。

看天色，日落天黑。

項挺不知找尋了多少地方，都找尋不到秦懷烈與姪兒的下落，眼見天色將暮，再找下去恐亦徒勞無功，才懷着沉重的心情，懷着一份希冀，返回家中。

看到秦懷烈返來，項挺滿懷焦灼不安的心情一掃而空，驚喜地大叫一聲：「四弟！」撲上去緊緊抓住秦懷烈的雙臂，驚恐他會在眼前消失。

「三哥！」秦懷烈亦異常激動，執住項挺手臂。

「看到你，心頭那塊大石頓時放下。」項挺喜不自勝，突然失聲道：「三弟，怎麼全身水濕？遭遇了什麼事？」

秦懷烈吁口氣，將他的遭遇說出來。

「面具人？」項挺聽完秦懷烈的敍述後，臉色凝重。「怎麼又殺出一個不敢以眞面目示人的神秘人！四弟，看不出那人是何許人？」

秦懷烈搖搖頭。「看不出，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人不但擅發暗器，亦擅使一根幼索，而且志在三哥與姪兒。」

項挺疑惑地道：「若是邙山雙魔，何需以面具掩去眞面目？再說，雙魔使的是屠刀，未聞他兩人擅發暗器，擅使一根幼索。」

「三哥，小弟懷疑那人並不是邙山雙魔之一。」秦懷烈道。「邙山雙魔擺明了要對付咱們，無需藏頭露尾，故作神秘啊。」

「我也認爲不是邙山雙魔之一。」項挺道。「那人到底是何方神聖？除了邙山雙魔，我想不出還有什麼人要對付我家。」

陡地肩稍聳動一下，脫口道：「莫非是她？」跟着搖頭。「不可能，無需多此一着。」

他想到的「她」，乃是杜倩玉。

「三哥，想到誰？」秦懷烈急問。

項挺微吁一口氣，支吾道：「四弟，我不過……胡猜亂想，不說也罷。」

接着說道：「猜不到的，別白費氣力去猜了，只要那人再出現，總會揭開他的面具，識破他是何許人物。」

忽然間省起姪兒至今下落不明，急急道：「四弟，晋兒他……」

秦懷烈馬上道：「三哥放心，昨晚小弟已找到晋兒，將他安頓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項挺頓時放下心頭大石。「晋兒沒事就好了。只要他安然無恙，我就安心了。」

頓了一下，跟着道：「四弟你想得週到，將晋兒安置在別處。如今除了邙山雙魔之外，又冒出一個神秘人來，若晋兒在家，恐怕不大安穩。」

「小弟正是想到這一點，才沒帶他返回這裏。」秦懷烈道：「小弟還恐他知道老夫人……慘死，承受不了，不敢告訴他。」

項挺讚許地點點頭。「剛才我還擔心你將……噩耗告訴晋兒，三弟你眞想得週到。」

一頓，關心地道：「四弟，快去將身上的濕衣換下來，天氣頗涼，別着了涼啊。」

給項挺一說，秦懷烈頓覺渾身不舒服，點點頭往裏面走去。項挺正想喚胡安來，吩咐他晚飯時準備一壺酒，讓秦懷烈驅驅寒氣，却見到胡安匆匆走來，老遠便道：「三公子，門外有一騎人馬，說是奉他家主人賀北辰之命，有緊要書函面交三公子您。」

項挺一聽賀北辰三字，忙對胡安道：「快請進來。」

原來賀北辰乃是他所托幾個好友代爲追查邙山雙魔下落其中一人，想必已查探到邙山雙魔的下落，因而着人飛馳送來消息。

來人見過項挺，自稱林茂，跟着將飛騎帶來的書函交給項挺。

項挺吩咐胡安招呼林茂到客房休歇，才打開書函看看寫些什麼。

書函上寫着，項兄台鑒：弟幸不辱命，查悉邙山雙魔於亳州現踪。特着林茂飛騎急告。下款弟賀北辰敬達。

項挺將書函看了三遍，才緊緊地將之握成一團，仰天道：「終於有雙魔的消息了！娘親、大哥大嫂，縱使拚命一死，也要手刃仇人，報此血仇！」跟着急急往內走去。

* * *

策馬飛馳，日夜兼程，項挺與

秦懷烈終於在兩日後，趕到亳州城。

兩人在進城那條大街上找了一家客棧，要了兩個房間，連臉也顧不得抹一把，馬上外出打聽邙山雙魔的行踪下落。

在城裏走了半天，兩人終於在城內一家客棧內打聽到邙山雙魔的行踪。

原來邙山雙魔已於昨天午後結算房錢離去，一個店伙計說看到雙魔往通往西門那條大街走去。

秦懷烈對項挺道：「三哥，雙魔已走了半天一夜，咱們馬上回客棧取回馬匹追下去。」

項挺看看天色，已然傍黑，日夜兼程趕了兩天路，可說人疲馬乏，若再不顧一切追趕下去，恐怕待到追上雙魔時，人馬已疲累得支持不住，遑論動手手刃雙魔。

「四弟，你我可不是鐵打鋼鑄的，若不好好歇一晚，恢復元氣，即使追上雙魔，恐怕也無能動手刃雙魔，反被其所殺，含恨身亡。雙魔既已離開亳州一夜半天，只要咱們鍥而不捨，遲早追上雙魔。四弟，語云：君子報仇十年未晚。毋需急於一時啊！記着！欲速則不達。」

「三哥，小弟是怕被雙魔走脫。」秦懷烈一臉擔心之色。

「放心吧，即使雙魔遁地飛天，休想走得了！」項挺安慰秦懷烈。

兩人返回客棧，沐浴更衣，飽餐一頓，略爲傾談一會，便各自回房睡覺。四更天便起床裝束停當，結賬離棧，從西門出城，沿着驛道飛馳下去。

天色放亮，兩人已馳出數十里，來到一個小鎮上。

由於鎮上的店舖仍未開門，項挺又想在鎮上查探雙魔行踪，兩人只好在鎮口一個茶棚前下馬等待。

兩人約等了一盞茶時分，陡地來路處馬蹄聲驟，兩人不由好奇地往來路那頭張望。

只見一騎馬如飛奔來，馬上騎者伏在馬背上，半邊身染滿血，另一隻沒染血的手兀自不停以手上的匕首刺落馬臀上，那匹馬雖已口吐白沫，但在刀刺之下，仍然負痛拚命奔馳。

那騎馬的後面，緊追着五騎，越追越近，眼看快要追上，前面那騎情急之下，騎者脫手擲出用來刺馬的匕首，企圖阻嚇後面追上來的五騎。

後面五騎爲首一騎叱喝一聲，手上長鞭啪地甩了一下，奇準無比地將射來的匕首甩飛，胯下坐騎絲毫沒有稍慢分毫。

看着一前五後追逐奔來的六騎，項挺不由想起滿門上下三十九人慘死的景狀，禁不住激起一股悲憤不平之氣，恰在這時，秦懷烈轉頭說道：「三哥，要不要出手……」

驀地，奔逃那匹馬哀嘶一聲，前蹄驟蹶，力竭仆倒，馬上騎者冷不防之下自馬背上飛了出去。

爲首追騎上的騎者立刻長鞭揮擊，企圖將白馬鞍上飛了出去的逃者擊下去。

「四弟，豈能見死不救！」項挺陡地吆喝一聲，飛身救了那個逃者。

那個逃者大概因爲受傷的關係，無能應付如電般揮擊向他身上的長鞭，眼看那條長鞭將揮擊在他身上，項挺人未到，長刀已到，將鞭頭挑飛起來。

秦懷烈的身形也不慢，就在那逃者飛跌落地上的刹那，一手將他抄住，掠落地上。

「住手！」項挺挑飛長鞭，人亦撲落爲首追騎前的地上，長刀一橫，阻截追騎。

爲首追騎長鞭被挑，怒氣勃發，眼見橫裏殺出來的人——項挺橫刀馬前，急忙勒停坐騎，若不勒停坐騎便會撞上項挺的長刀上，其余四騎左右抄前，團團將項、秦兩人——還有那逃者圍在當中。

追騎上五個騎者皆是形態慓悍的漢子，爲首騎者更是形貌兇霸，一雙眼像餓狼般透出兇殘之光，給人一種暴戾的感覺。

看清楚，爲首之人那根長鞭原來嵌滿了尖銳的稜刺，任何人挨他一鞭，相信不皮開肉綻才怪。

再看那個給秦懷烈接住的逃者，年屆四十上下，頷下留着數寸長的美髯，修眉白臉，看模樣像個書生多於江湖人，半邊染血的衣衫上，原來自肩側至背有一道約尺長的血溝，皮開肉綻，該是那個有一雙兇惡般眼目的漢子手上長鞭所賜，看下去，原來腿上亦挨了一刀，而五個慓悍漢子仍然對他窮追不捨，不用說，非殺他而後快。

「呔！你奶奶的那裏竄出來的狗巴翹！瞎了你的狗眼，膽敢伸手架樑！活得不耐煩麼？快給老子滾開去，饒你一次！」狠眼爲首漢子兇巴巴地朝項挺吼叫，另外四個漢子一齊吆喝助威。

要是普通人，準會給五個漢子的兇暴聲勢嚇破膽，幸好項挺有顆豹子膽，不爲所懾。

「呸！窮吼甚麼？本公子若是窮咋唬也給嚇倒，怎會出頭管這回事！」項挺毫不示弱，還以顏色。「看你五個不是甚麼好東西，要不，怎會以衆凌寡，窮咬不放！不怕給人恥笑！」

「混你奶奶的王八蛋！」狠眼漢子粗野地喝罵：「睜大你的狗眼瞧清楚，老子們是何來頭。」

秦懷烈正在替受傷中年人止血包紮，忍不住衝口回敬一句：「管你是那裏鑽出來的野種，咱們才不放在眼內！」

「好哇！」爲首狠眼漢子哇哇大叫：「敢將咱猛龍堂不放在眼內！氣煞老子！弟兄們，殺！」長鞭在空中啪地甩了個響鞭，接如靈蛇閃擊，疾擊向項挺。

另外四騎吶喊一聲，分兩撥，一撥攻擊秦懷烈，另一撥出手助爲首狠眼漢子攻擊項挺。

項挺長刀一招舉火燎天，便架開那爲首狠眼漢子電擊而至的長鞭，接身斜縱，避過一個騎者刺來的一矛，同時旋身揮刀，「噹」一聲激響，火花迸濺，擋開另一個騎者的流星鎚。

「呼」一聲，爲首狠眼漢子的長鞭如靈蛇矯舞，捲抽向項挺上身。同時間，一旁刺空的那個騎者長矛急迴，掃向項挺。

項挺覷準了，身形驟矮的刹那左手一抄，不但避過狠眼漢子的長鞭，並攫住那個騎者掃來的長矛，口裏喝一聲：「去！」奮力一扯一甩，將那個騎者扯離馬鞍，飛撞向狠眼漢子。

狠眼漢子似乎在長鞭上下了一番苦功，只見他長鞭一圈，將飛撞過來的漢子捲纏住，借力使力往後帶一抖，那漢子便輕輕落在馬後地上，無傷無損。

「噹」一聲，秦懷烈那刹那以奪來的長矛桿點開另一個騎者擊來的流星鎚，縱身掠起，撲向秦懷烈那邊。

原來秦懷烈爲了護着那個受傷的中年人，受制於另外兩個騎者的刁鑽攻擊，有兩次險象環生，幾乎讓那兩個漢子得手擊殺那中年人，項挺瞥及之下，急忙縱過去加以援手。

俗語謂救人雖救切，若是功虧一簣，豈不是白花氣力枉出頭。

以秦懷烈的武功，要應付那兩個騎者，應該綽有裕如，但要護着那傷重的中年人，不免影响了他的身手，如今得到項挺援手，不用分心，馬上將一個使雙斧的漢子逼退，接一刀逼開對方一斧，乘隙飛起一脚，將對方踢翻開去。

另一個漢子那裏是項挺的對手，給項挺颯颯一連四五刀急揮，手上的鋼鞭給磕飛，嚇得他怪叫一聲，慌忙狼狽地斜跌地上，急滾開去，險險避過項挺一刀斷臂之厄，驚出一身冷汗。

其實，那是項挺手下留情，不想與對方結下不可化解的仇怨，手下留情，否則，那使鋼鞭的漢子焉能全身而退。

項挺可不想跟那五個猛龍堂的漢子糾纏下去，他可沒有忘了有急事要追趕邙山雙魔在身，乘這空隙急向秦懷烈道：「四弟，快抱起那位兄台上馬！」話聲未落，身形陡矮，掠向最近的一匹馬，長刀過處，那匹馬慘嘶聲中，倒跌下去。

原來項挺已將那匹馬的一條馬腿斬斷。

項挺身形有如一股疾風，一連斬斷三匹馬腿，狠眼漢子與另一騎慌忙撥馬走避。却給項挺將手上奪來的長矛擲射在狠眼漢子的馬身上，那匹健馬受傷負痛，嘶叫着狂奔亂竄，饒是狠眼漢子騎功了得，亦控勒不停坐騎，眨眼間狂奔出老遠。

剩下最後一騎眼見項挺作勢欲擲出手中的長刀，嚇得踢馬馳避，那知道項挺不過嚇唬他吧了，見他踢馬馳避，咧嘴一笑，縱身斜掠向經已抄起中年人縱上茶棚前坐騎的秦懷烈，凌空掠落自己那匹坐騎上，跟着催騎往前急馳。

三個坐騎被傷的漢子欲加堵截，慢了一步，只好看着項、秦兩騎絕塵而去，乾瞪眼徒呼荷荷。

待到狠眼漢子棄騎掠回，唯一沒傷的一騎亦馳回來，項、秦兩騎經已飛馳無踪，狠眼漢子氣得豎眉突目，切齒道：「他奶奶的王八狗子！可恨可殺！走，到鎮上去找四匹馬追下去！凡與咱猛龍堂作對之人，絕不放過！」話落，當先向鎮上奔去。

＊　＊　＊

項挺與秦懷烈並沒有一路飛馳下去，馳出十數里，便即撥馬馳出左面路外，繞個圈子折返那小鎮附近，找到一戶人家，請那戶人家行個方便，讓他們歇個脚，料理那中年人的傷勢。

那戶人家挺熱心的，一口答應，還燒了一鍋沸水給三人喝，拿出一套乾淨衣服讓那中年人換上。

受傷中年人那身衣衫不但半邊染滿血漬，亦破了幾處根本不能穿。項、秦兩人動手幫忙脫下破血衣，再用清水擦去他身上的血漬，敷上金創藥，重新包紮好，替他穿上那套乾淨衣服，再餵他喝了幾口水，躺了一會，中年人元氣稍復，馬上向項、秦兩人致謝。「兩位仗義相救，在下沒齒難忘。」

項挺忙道：「路見不平，自該拔刀相助。閣下毋須感恩戴德。」

中年人道：「兩位救命之恩，區區怎能不記在心中，以圖後報，還未請教兩位少俠大名。」

項挺報上姓名。「他是項某結義兄弟秦懷烈。」伸手一指身旁的秦懷烈。

中年人睜眼看着項挺。「少俠可是河南項家之人？」

項挺點點頭，「閣下認識寒家？」

中年人點頭道：「約十年前，區區與項家一位後人有數面之緣，頗爲投機，那位項家後人名叫項飛。」

「那是家兄。」項挺想不到無意中救了亡兄一位故友，念及亡兄，不覺神色一黯。「家兄已於半年前病故。」

中年人臉上泛起一片哀傷。「可惜，可惜，令兄當年英姿勃發，急功好義，與區區一見如故，想不到……天妒英才，令人嘆息！」

項挺道：「想不到打抱不平，得識閣下，請問閣下高姓大名？」

中年人忙道：「區區失禮了，區區姓許，單名一個謙字。」

「原來是許大俠。」項挺向許謙中年人抱拳一禮：「在下失敬了。」一頓，接好奇地詢問：「敢問許大俠因何被猛龍堂中人追殺？」

許謙微吸一口氣，似乎壓抑心裏那股怒氣。「不瞞項少俠，區區只因打抱不平，出手救了一位因開罪而遭猛龍堂圍攻的同道，猛龍堂遷怒於區區，昨晚半夜時分潛入區區下榻之處襲擊區區，放火燒了那家客棧，恐怕有數人葬身火海，不幸的是，區區所救的同道終遭毒手，區區悲憤交加，力戰之下寡不敵衆，負傷奪騎奔逃，幸遇兩位拔刀相救，否則，恐已遭毒手。」

「那猛龍堂……是那個地方的幫派？」項挺問。

「猛龍堂乃是亳州附近一個幫會，仗着堂中勢力，橫行作惡，乃是當地一股惡勢力，地方上百姓聞之色變。該堂堂主綽號獨角龍，姓洪名天剛，據聞乃是陝北一名劇盜，手下有四大金剛，其下堂衆百十，那個使長鞭的便是四大金剛之一餓龍林秀。」

項挺聽許謙那樣說，不禁激起俠義之心。「聽許大俠這麼說，猛龍堂所作所爲太可惡了！」

陡地省起自己大仇在身，頓時語氣一轉：「可惜在下有要事在身，否則誓與猛龍堂周旋，即使不自量力，也要捋龍鬚。」

秦懷烈一直惦記着追尋邛山雙魔之事，在項挺跟許謙說話時按捺着不好打岔，如今聽到項挺提及，終於捺不住開口道：「三哥……咱們已躭擱了不少時光……」

項挺何嘗不想馬上追尋雙魔，但又放心不下受傷頗重的許謙。一時間大感爲難，道：「四弟，許大俠傷重……難行，怎放心……」

許謙是老江湖，焉會聽不出項、秦兩人有「難言之隱」，忙道：「兩位若有急事趕辦，只管去辦，區區在此待一兩日便……」

項挺道：「許大俠，就算有天大的事，在下也不能丟下許大俠而去。」

秦懷烈情急地道：「三哥，追尋雙魔之事不能擔擱啊！還有什麼比……」

項挺忙截道：「四弟，救人須救徹底，若你我就此丟下許大俠，萬一猛龍堂的人找到這裏，豈不有違你我當初出手救援之意。」

許謙好奇地道：「剛才秦少俠所說的雙魔，可是邛山雙魔？」

項挺點頭道：「正是。」陡地心中一動。「許大俠莫非碰到邛山雙魔？」

秦懷烈聽項挺那樣問，頓時緊張地看着許謙，聽他怎說。

許謙說了幾句話，似乎有點氣喘，接連喘了幾口氣，急得秦懷烈幾乎忍不住催他快說。「區區於昨天午前，於亳州城外……西門外遇到邛山雙魔……」

「當眞？」秦懷烈既興奮又緊張，緊握着拳頭。

許謙微微點頭，「邛山雙魔厲氏兄弟，區區曾於數年前路經河套一鎮時，碰上他兩人，雙魔那副尊容，任是誰看到後，恐怕一輩子也忘不了，區區絕對沒有認錯。」

「許大俠，雙魔可是往那條路走下去？」項挺也按捺不住了。

許謙搖搖頭，「區區於西門外約三里許的地方碰到雙魔，後來區區看到雙魔往前走出半里左右，轉入右面一條岔路。至於後來雙魔有否折返驛道往前走，區區不得而知了。」

項挺想了想，以拳擊掌道：「雙魔既然轉入那條岔路，我猜九成九往那面走去，不大可能折回驛道再往前走。許大俠，虧你告知在下雙魔行踪，否則，在下兄弟便會沿着驛道一直追下去。」

「三哥，咱們馬上折回……」秦懷烈急不及待。

項挺擺手道：「急也不在一時，總要先安置好許大俠，咱們才安心離去。」

許謙哼了一聲，硬挺着道：「項少兄，不用顧慮區區，區區還可以照顧自己。」頓了一下，好奇地道：「請問兩位急着找尋邛山雙魔，所爲何事？」

秦懷烈頓時眼中噴火，衝口道：「與雙魔有不共戴天之仇！」

項挺激動得語聲微顫：「邛山雙魔於數日前，殺了寒家上下三十九口，這筆血海深仇，非報不可！」

聽聞項挺與邛山雙魔有那麼一段血仇，許謙大爲激憤，引致血氣翻騰。張口剛要說話，卻噴出一口血來，嚇得項、秦兩人大爲着慌，以爲許謙傷勢惡化，雙雙搶到床前，急切地道：「許大俠，可是傷勢……有所變化？快別說話，待在下替你把脉看看。」項挺邊說邊拿起桌上那碗水，喂許謙喝兩口，秦懷烈則替他抹去嘴上的血漬。

許謙喝了兩口水，休息了一會，待心中的氣息平靜下來，馬上感激地道：「謝謝兩位的關切。區區剛才因聽了項少兄之言，大感憤激，以至氣血上湧。如今不碍事了，兩位不用替區區擔心。」

一頓，吸口氣道：「雙魔殘殺府上三十九口，人神共憤！可惡可殺！稍有良心的人，都不憤雙魔所爲！」

項挺道：「許大俠在附近可有親朋可供療傷暫住？」

許謙道：「項少兄，報仇要緊，區區……之事，不用擔心。」

一頓，好奇地道：「項少兄什麼時候惹上雙魔，結下仇怨？」

項挺咬着牙道：「在下與雙魔素未謀面。說起來，乃因先兄於數年前於山西太原府與雙魔結下樑子，種下禍根！於數日前遞函寒家，聲言要找先兄算賬。大概因先兄已故，無法將一口惡氣宣洩，遷怒於寒家一衆無辜，在下接四弟急告，飛騎趕回舍下……盡是死人，慘不忍睹！」說到後來，項挺悲憤塡膺，幾乎語不成聲。

「邛山雙魔作下如此滔天惡行，人神共憤！」許謙大爲激憤，動了眞氣，牽動傷勢，痛得他無法再說下去。

那戶人家的當家忽然走進來，對項挺三人道：「三位大俠，剛才俺在門外聽到你們的話，俺那個柴房中有一個地窖，用來收藏乾糧等物，很隱蔽。三位若信得過俺，可將受傷這位大俠藏在地窖內養傷，俺敢擔保，絕不會出事，不知三位可信得過俺？」

那個當家的年紀比許謙還要大——約四十許五十不到，像老實人。這種人若信不過，恐怕天下間沒什麼人可信了。

既然找到地方安頓許謙，項挺與秦懷烈放心離去，循許謙所言追尋邛山雙魔下落。

* * *

沿路打聽所得，証實許謙所言屬實，邛山雙魔確實往那條路走去。

這日，項、秦兩人來到一個叫福田的地方，剛想找個地方打尖歇歇，順便打聽一下邛山雙魔的行踪，驀地聽到街裏傳來驚呼聲，項、秦兩人好奇地扭頭張望，只見街裏一家食肆內不少人爭相奔跑出來。「殺人哪！死了人呀！」

「媽呀！」有人跌倒，張口驚叫。

那家食肆的門前，一羣人狠奔豕突，好不混亂。眼前的情形，不用說，那家食肆內出了人命。

秦懷烈忍不住對項挺道：「三哥，去看看好嗎？」

項挺正想說話，那刹那從店內先後衝出數人，當先衝出店外的四人陡地回身反撲隨後衝出來的兩人，口裏發出叱喝：「雙魔，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項、秦兩人聽聞「雙魔」兩字，心頭劇跳一下：「終於找到了邛山雙魔！」項挺衝口而出，仇人見面，分外眼紅，身形一動，像箭一樣往那家食肆掠去。

秦懷烈也不慢，緊隨其後。

仇人在望，項挺熱血直衝腦門，緊咬着牙，恨不得將邛山雙魔千刀萬剮！無暇顧及憑他與秦懷烈之力，是否有本領手刃邛山雙魔。

快要掠到那家食肆前的時候，與雙魔拚命的四人陡地抽身急掠，邛山雙魔喝一聲，「那裏跑，納命來！緊追不捨。」

項、秦兩人咬着牙，追着雙魔掠去，相距不到十丈。

前面那四人頭也不回，一直往前奔，邛山雙魔緊追在三四丈後，始終無法追上那四人。

同樣，項、秦兩人亦無法追上雙魔。

不知不覺間，追逐出鎮外，邛山雙魔之一厲聲喝道：「陰山五狠，有種的別跑，今日若不將你五狠斬盡殺絕，咱兄弟枉稱邛山雙雄！」

前面四人毫不理會，依舊一個勁往前奔。

「陰山五狠，縱使上天入地，咱兄弟也要活劈了你四個畜牲！」雙魔一人厲喝。

陰山五狠的名頭，項挺早已聽聞。五狠在江湖上的名頭不弱，以心狠手辣名噪江湖，不知爲何惹上了邛山雙魔，給厲氏兄弟窮追，以五狠的身手，加上人數比雙魔多一倍，絕不至於落荒而逃。

項、秦兩人悶聲不响，緊緊追着雙魔。

陰山五狠共有五人，如今只得「四狠」，莫非在那家食肆內被殺的人，乃是五狠之一？

在前拚命奔掠的四狠一頭掠入一個疏樹林子內。

邛山雙魔毫不遲疑，跟着進入林內。

項、秦兩人當然照樣追入。

就在兩人追掠到林前，正要追入林中時，斜刺裏陡地蹄聲雷動，五騎人馬驟奔來，爲首一騎張口呼喝：「姓項的，山水有相逢，終於給咱們找到了！」

項、秦兩人急忙刹住身形，扭頭望去，果眞寃家路窄，疾馳而來的五騎原來是猛龍堂追殺許謙那五騎！爲首一騎正是猛龍堂四大金剛

之一——餓狼林秀。

在這個時候與猛龍堂的人狹路相逢，只怕一時間脫不了身，項挺咬咬牙，低聲對秦懷烈道：「四弟，待會動手時，下狠勁！」

秦懷烈點點頭。

就這眨眼間，林秀五騎已馳到林前，將馬勒停。「姓項的，許謙在那裏？快將他交出來，既往不究！否則自尋死路！」

秦懷烈惱恨林秀五人在這個時候殺出來阻截，只想快快打發他們，也不答話——說也是白說，叱喝一聲，縱身掠起，長刀如虹光電閃，撲斬馬上的林秀。

項挺亦不慢，縱向其餘四騎。

林秀暴喝一聲：「殺！」從馬鞍上縱起，長鞭急揮，迎向凌空撲過來的秦懷烈。

刀鞭交擊，秦、林兩人在空中交手一招，各自落在地上，瞬即激烈地拚鬥起來。

另外四騎眼見項挺撲來，各自吆喝一聲，從馬鞍上縱起，揮起兵器，撲攻項挺。

項挺一招「八方風雨」，招架了四個慓悍漢子的一招，身形疾旋向一個招風耳漢子，長刀急撩，在對方還未來得及應變之前，颯一聲在對方的右肩膀側劃了一刀。

招風耳漢子痛得怪叫一聲，肩膀側血流如泉，手上的鋼鞭痛得握不住，跌落地上，顧不了難看，斜撲落地，以防項挺接着向他出招。

其餘三個漢子亦來不及應變——截擊項挺向那招風耳漢子攻擊，待到那招風耳漢子中招，才各自怒叱一聲，如狠似虎撲擊項挺，阻止他再向招風耳漢子攻擊。

事實上，項挺剛才那一着確是快疾無倫，教那四個漢子無法來得及應變。

秦懷烈與餓龍林秀刀來鞭往，鬥得好不激烈，戰個平手，暫時誰也奈何不了誰。

項挺不想擔誤時間，與那三個漢子鬥了兩招，便一連施展出「電擊雷鳴」，「石破天崩」，「海嘯浪打」三招殺着，刀光電掣中，三個漢子中有兩個慘叫一聲，翻跌落地，血染衣衫！

原來那兩個翻跌落地的漢子各自挨了項挺一刀，一在左腿，一在腰側，看來傷得頗重，掙扎不起來。

剩下那個漢子眼見三個同伴不到五招皆中刀受傷，嚇得膽落魂飛，那還敢攖項挺鋒銳，白着一張臉急忙向正與秦懷烈激鬥的林秀縱去。

項挺怎容那傢伙全身而「退」，沉喝一聲：「狗東西，納命來。」人刀如虹芒般飛斬那漢子。

那漢子三魂皆冒，自知快不過項挺，唯有硬着頭皮咬牙回身揮鎚迎擊項挺那一刀！

與其不戰而走，倒不如拚命，或許能夠死裏逃生。

「鏗」一聲，鎚刀交擊，迸濺起點點星火，項挺口裏疾喝一聲：「去！」那漢子應聲飛跌開去。

項挺於刀鎚交擊的刹那，左掌驟出，擊在那漢子的右胸上，那漢子應掌飛跌開去，口中噴血，跌落地上起不了身。

林秀雖與秦懷烈拚命，一雙眼怎會看不到四個手下先後栽在項挺手下的情形。眨眼間四個手下被項挺擊倒，心裏既驚又怒，一個秦懷烈經已對付不了，再加上項挺，恐怕很難脫身，慌忙施展出連環絕招，欲逼開秦懷烈，抽身開溜。

秦懷烈恨林秀橫生枝節，阻誤了他和項挺追蹤邙山雙魔，咬着牙拚盡所能接下林秀那數招絕活，陡地一招「開天劈地」，斬向林秀。

林秀眼見秦懷烈一刀如焦雷當頭擊下，心頭震動，他手上的長鞭乃是軟兵器，無法硬接秦懷烈那一刀，但又脫不了身，只好咬咬牙，身形往側一歪，手上長鞭如毒蛇噬人般，抽擊秦懷烈腰身。

那一招的結果，只會兩敗俱傷。

秦懷烈無動於衷，那一刀照劈下去。

殺了林秀以及四個手下，猛龍堂便不會再像陰魂那樣纏着他兩人不放，只要項挺能夠追上雙魔，報卻血海深仇，他縱使身亡亦甘願。

林秀似乎亦豁了出去，見眼前的情形恐怕脫不了身，暴喝一聲：「俺跟你拚了！」

眼看着刀、鞭互擊在林、秦兩人身上，驀地「叮錚」激响聲中，林秀那條嵌滿了尖椎的長鞭給一把如虹飛電的長刀擋撥開去，與此同時，秦懷烈的長刀劈在他身上。

林秀發出一聲慘厲的嚎叫，一條左臂連肩帶膀給卸了下來，斷口處鮮血噴湧。

擋撥開林秀長鞭的長刀乃是項挺，那霎間他剛好掠至，及時出刀替秦懷烈擋開長鞭。

林秀本應給秦懷烈劈開兩爿的，生死一髮間，他驚覺無法與秦懷烈同歸於盡，急切間硬是歪閃了一下，撿回一命，卻掉了一條臂膀。

四個受傷倒地的慓悍漢子看到頭兒給卸下一條臂膀，莫不變色心驚，生恐項、秦兩人不會放過他們。

林秀一臂卸去，身子失了平衡，猛地歪跌地上，一張臉煞白，全身顫抖，五官扭曲得直吸氣，居然還挺得住，沒有昏死過去。「姓項的……好狠……本堂絕不會放過……你兩人！」



項挺依約到達樹下，果見樹上吊着……

項挺冷冷道：「哼哼，爾等五人站也站不起來，還發狠！不自量力，充什麼硬漢，放心吧，咱們不會像你們那樣心狠手辣，動不動便殺人，滾吧！別再像寃魂那樣纏繞不息，否則，不會再放過你們。」

話落，不再理會林秀及其他四個手下，與秦懷烈急急掠入林中。

兩人一路急追，來到一處坡地時，終於追上了邙山雙魔。

他倆是聽到坡地的另一面傳來打鬥聲，忙往那面掠去，看到雙魔與陰山五狼的四狼鬥得好不激烈。

兩人匿在一棵樹下看着，秦懷烈忍不住道：「三哥，要不要動手？」

項挺搖搖頭，道：「他們雙方都不好惹，讓他們互相廝殺吧，無論那一方不敵被殺，無異替江湖武林除害。當然，若是雙魔戰敗，咱們當然要出手，否則不能手刃仇人，眼下的情形，雙魔絕不會敗，咱們不用出手，免得擔上救助黑道惡人的罪名。」

情形確如項挺所言，邙山雙魔則以寡敵衆，仍然佔了上風，雖則有損傷，但陰山五狼中的損傷更大，而且已是不支之勢。

雙魔使的是喪門劍，劍身寬厚，少說也有三十斤重，使起來却輕如無物，但却劍風呼呼，好不凌厲，氣勢懾人。

反觀陰山五狼——該說四狼，已如強弩之末，雖則咬牙死撐，却險象環生，左支右絀，令到在樹後看着的項、林兩人替他們捏一把汗。

驀地，陰山四狼中的一人招架不了雙魔之一厲猛那招「野渡橫舟」，手上的三尖兩刃刀給喪門劍擊飛，颯一聲，喪門劍在其腰間掃過，頓時慘叫一聲，倒跌開去。

其餘三狼眼見兄弟受傷，莫不心驚，自知拚下去，遲早與那「頭狼」一樣，老二灰狼羅旺暴喝一聲：「弟兄們，拚啊！」鼓其餘勇，揮動手上的鋼叉，急攻另一魔厲剛。

另外兩「頭狼」同時吆喝一聲，各仗兵器不要命般攻撲厲猛，倒也聲勢驚人。

雙魔確被三頭狼的拚命聲勢所窒，於應付三頭狼的攻擊時，不期然退讓了半步。

豈料三狼乃是虛張聲勢，眼見雙魔退讓，立刻撤招抽身急退，其中兩狼一把扯起受傷倒地的那「頭狼」，急急溜逃。

表面上看來陰山四狼像是心意相通，其實不然，三狼之所以行動一致，全因灰狼那一句「拚啊」的暴喝聲，原來那是他們的一句暗語，而且意思相反。口說「拚啊」，實則暗示扯乎，狼性兇殘狡猾，陰山五狼亦以此見稱，否則怎會被江湖中人稱為五狼。

「那裏走！留下命來！」雙魔之一的厲剛厲喝一聲，縱身追出。

「邛山雙魔！別跑！」一聲怒喝驀地响起，兩條人影自數丈外一棵樹後撲出來。

不用說，那兩條人影就是項挺與秦懷烈。

雙魔做夢也想不到附近有「黃雀」匿着，心頭暗懍，剛動的身形急忙刹住，扭頭往撲出來的項、秦兩人瞧着。

突然殺出來的不速之客，到底是何方神聖？

雙魔跟常人一樣，都有好奇心。

仇人相見，份外眼紅。項、秦兩人在雙魔身前丈外刹住身形，兩眼像要噴出火來，怒視雙魔。

雙魔的尊容確實叫人一見難忘，兩人長得一般高矮，相貌相似，同樣有一張橘皮般的臉，三角殘眉，削鼻尖嘴，雙目如豺。如此尊容，世間少有。

項、秦兩人從未見過邛山雙魔，這一次面對面，看清楚了雙魔的眞面目。

雙魔年已四十許，由於兩人相貌頗相像，要分辨兩人，唯有看兩人的頭髮了。

原來老大厲剛的頭髮有幾絡已花白，老二厲猛則一頭黑髮，那是兄弟兩人的唯一分別。

邛山雙魔亦在打量項、秦兩人。

「你倆是什麼東西？」老大厲剛一副不將項、秦兩人放在眼內的神態。「膽敢管咱兄弟的事？」

看來，雙魔認不出項、秦兩人乃是項家的人。

「還不快滾？找死麼？」老二厲猛兇巴巴的喝叱項、秦兩人。

項挺極力壓抑着心中的怒火，咬牙道：「惡賊！終於給項某找到，今日若不將你兩個惡賊手刃，項某枉爲項家之人！」

厲剛兩眼瞳孔暴縮。「嘿嘿，原來是項家的人！咱兄弟還未找上門，你倒找上咱兄弟！嘿嘿……老二，咱們先拿他倆祭劍，再……」

「惡賊！納命來！」秦懷烈怒不可遏，怒喝一聲，揮刀撲向厲猛。

項挺恐秦懷烈有失，急忙跟着撲上去，撲向老大厲剛。

「不知死活的東西，咱兄弟成全你倆！」厲剛手上的喪門劍「忽」地疾揮一下，接劍勢展條，捲起一片劍風，迎擊撲來的項挺。

厲猛不比乃兄慢，亦撲向秦懷烈。

「鏗鏗」兩聲，項、秦兩人的長刀與雙魔的喪門劍交擊，各自叱喝一聲，展開招式身法，捉對兒惡鬥起來。

邛山雙魔可不是浪得虛名，施展出成名江湖的喪魂奪魄劍法，但聽劍風呼嘯，劍光閃掣，聲勢奪人。

項、秦兩人亦施展家傳龍虎風雲刀法，刀勢有如虎撲龍騰，隱隱有虎嘯龍吟之聲，刀勢也自不弱。

原來項、秦兩人所使的龍虎刀法，乃是兩人之父揉合兩家之飛龍刀法與伏虎刀法共創出來的。威力比兩家單獨的刀法何止十倍，被武林列爲五大刀法之一。當年項挺之父施展開來，頓致風雲變色，令人膽寒心驚。

可惜項、秦兩人功力未算深厚，只能發揮「龍虎風雲刀法」之威力十之五六，否則，恐怕厲氏雙魔的喪魂落魄劍法招架不了。

雙魔曾領教過項挺亡兄項飛的龍虎風雲刀法，威力比項、秦兩人强多了。因而深知龍虎風雲刀法的厲害，不敢掉以輕心，全力應付。

四人鬥得好不燦爛，二十招過去，仍是膠着之局。

論功力，項挺比秦懷烈深，因而刀勢亦較秦懷烈凌厲剛勁，但仍然無法佔到上風。

厲氏雙魔不是無名之輩，所使的喪魂落魄劍法名動江湖武林，不知多少江湖武林人物敗在其兄弟劍下，如今全力施爲之下，居然漸佔上風。

秦懷烈由於功最弱，因此，在三十招過後，漸落下風，若非仗着四套龍虎風雲刀法精奧强勁，早已支撐不住，敗在二魔厲猛劍下。

項挺仍能與大魔厲剛戰個平手，猛烈劇戰。

項挺一心一意要手刃雙魔，替一門三十九個慘死的家人報却血仇，憑着這股怒憤之氣，激發起他全身功勁，將刀法發揮殆盡，幾乎佔了上風。

對於秦懷烈力有不逮的情形，他焉會看不到，擔心秦懷烈會敗在厲猛劍下，覷個空隙抽身斜縱，撲向秦懷烈那面，冀望能合二人之力，一舉擊倒二魔厲猛，再轉而對付大魔厲剛。

秦懷烈恰好硬接了厲猛一招「法場斬首」，震得倒退一步，若非項挺及時斜撲而至，替他接下厲猛緊接攻出的一招「天地無光」，他恐怕應付不了。

得項挺替他接下厲猛那一招「天地無光」，秦懷烈並沒有乘機喘息，身形疾點暴竄，長刀急遞，以一招猛虎撲食，長刀搠向厲猛肚腹要害！

厲猛剛被項挺接下一劍，復被項挺急攻一刀，不得不變招應付，自然無暇兼顧秦懷烈搠來的長刀，急切間，唯有閃錯開去，以避過秦懷烈那柄長刀。

「呃」地痛叫一聲，二魔厲猛應

付了項挺一招，同時避開給秦懷烈長刀搠中肚腹之厄，但却未能完全避開，腰側上給鋒利的刀鋒掠過，割開一道血口，痛得他失聲叫起來，幾乎跌倒。

「好傢伙，膽敢傷我兄弟！」大魔厲剛暴喝如雷，喪門劍捲起一股罡烈的劍風，揮斬項挺。

項挺不得不回身揮刀招架厲剛那一劍，因而錯失了斬殺厲猛的機會。

「鏗」然一聲激响，項挺給震開一步，氣血翻湧，幾乎壓抑不住噴出一口血來。

原來厲剛那一招用上了八成功力，以項挺的功力，當然無法匹敵。

「殺！」厲剛得勢不饒人，石破天驚般大吼一聲，一招「鬼哭神嚎」，喪門劍有如怒雷駭電般，挾着一陣懾人心魄的怪嘯聲，斜劈向項挺。

項挺自知功力不逮，不敢招架，急忙縱躍開去。

那知道厲剛倏地劍勢一窒，人如疾風驟捲，一招「陰風龍捲」，向秦懷烈飛捲過去！

項挺急忙疾喝一聲：「回來，快縱起來！」他知道秦懷烈絕不可能應付得了厲剛那一招「陰風龍捲」，因而出言要他避開去。

秦懷烈不加思索，毫不猶豫地向上縱起來，此時人刀如龍捲風般飛捲向秦懷烈的厲剛，從秦懷烈腳下颯然疾捲過去，秦懷烈若是慢一點點，雙脚恐怕被「捲」去，雖然避過厲剛那一招，秦懷烈却捏了把冷汗，因他在厲剛人刀從他脚下「捲」過的刹那，感受到一股强勁的罡風掠過，穿過靴底直透脚板，針刺般生痛。可見厲剛那一招「陰風龍捲」的厲害。

項挺於喝聲出口的同時，欺身撲向受了傷的二魔厲猛，刷刷刷，長刀如電閃雷擊，向厲猛一連斬出五刀。

那五刀有個名堂，叫「五更斬」，不在龍虎風雲刀法之內，乃是項挺自創的一招刀法，其勢在一個快字，因在五更起床演練刀法時悟出來的，一時無以名之，由於那一招含五個斬式，又是在五更天觸機悟出的，便取名「五更斬」，想想倒也貼切，以後便沒有再費心思更改。

厲猛剛咬牙忍住劇痛，驟見項挺斬過來，刹那間只見五道刀光自左右上中下斬來，幾乎分不出先後，大吃一驚，急切間不知道如何招架化解，不敢胡亂出招，急忙向後暴退，以爲可以避過項挺那一招「五更斬」，那知道大謬不然，項挺那一招「五更斬」如影隨形，追着他的身形。厲猛駭吼一聲，陡地衝天掠起。

這一次，厲猛終於避開項挺那一招「五更斬」，但左大腿側却被削下一塊皮肉來，鮮血淋漓，痛得他厲嚎一聲，掠得更高。

項挺正欲縱身掠起追殺厲猛，若能一舉擊殺厲猛，那時合他與秦懷烈之力，該對付得了大魔厲剛，驀地聽到秦懷烈發出一聲痛叫，心頭一跳，急忙縱向秦懷烈那面。

原來秦懷烈於翻掠下來的時候，被縱起來的厲剛一劍逼開他的長刀，復一掌擊在他右胸上，將他擊飛開去，重重跌落三丈過外的地上，口噴鮮血，差點昏死過去。

原來厲剛亦與項挺抱同一想法：先殺對方一人，餘下一人便不難對付，如今雙方皆爲了救援同伴，只好放棄擊殺對方一人的打算。

項挺縱到秦懷烈身前，一眼看到他臉如金紙，嘴上血漬殷然，慌忙將他一把扶起來。「四弟，傷得很重嗎？」

秦懷烈壓下心頭翻湧的氣血，澀聲道：「三哥，別擔心……小弟，手刃仇人……要緊。」

項挺怎忍心無視秦懷烈的傷勢，忙道：「四弟，快別說話，坐下來待我餵你服下療治內傷之藥……」

秦懷烈截斷項挺的話，急急道：「三哥，快……不用理會……小弟，別讓那兩個惡賊跑了。」

項挺轉眼往厲猛那面望去，只見二魔坐在地上，大魔厲剛已掠到兄弟身旁，動手替厲猛包紮受傷的地方。

如此兇殘之人尚且有兄弟之情，項挺又焉會爲了報仇雪恨不顧秦懷烈的傷勢？豈非猪狗不如？何況，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無須急於一時，當下對秦懷烈道：「四弟，血海深仇要報，你的傷勢不能不顧，俗語有云，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錯過今日，機會多着，快定下心神來，不要再說話，免令傷勢更重。」

秦懷烈却道：「三哥，小弟死不了的，不用擔心，快去殺了那兩個惡賊！不要錯過良機。」

項挺搖搖頭，正要說話，那面的大魔厲剛突然站起來，向項、秦兩人這面撲來，看其來勢洶洶，該是乘秦懷烈受傷之際，力拚項挺，只要將項挺擊倒，身受頗重內傷的秦懷烈插翅也飛不了。

這叫你不殺他，他倒過來要殺你！

項挺不得不跳起身迎戰，護着秦懷烈。

厲剛揮動手上的喪門劍，作大刀使用，剛動上手，便一口氣狂劈十一刀，刀刀招沉力猛，呼呼作響，恨不得將項挺斬開幾十塊。

原來他知道項挺內功不及他深厚，因而欲以內功制勝，每一刀皆運上八成功力，他不相信項挺能夠一口氣接下他十一刀。

項挺接了兩刀，便知不能硬接餘下數刀，忙閃挪縱跳，避開厲剛兇猛強勁的刀勢。

厲剛緊逼不捨，絕不容項挺脫出其刀勢所罩範圍之內，十一刀之後，又是十三刀。

項挺不敢硬接，唯有繼續退避閃挪，倏地心頭劇跳一下，暗道一聲：「不好，中計！」急忙往秦懷烈坐着的地方望去，見二魔厲猛快已撲到秦懷烈那裏，秦懷烈正自掙扎着站起來應敵。這一驚非同小可，以秦懷烈所受的內傷，根本不宜再動手與人搏鬥。厲猛左腿受傷，比起秦懷烈却輕多了，恐怕秦懷烈接不下厲猛五招，便觸發內傷加劇，支撐不下去。

雙魔這條調虎離山之計好毒。

眼見秦懷烈即將與厲猛動上手，項挺不敢再遲疑，否則恐會悔恨終生，當下把心一橫，不再退避閃挪，揮刀硬接厲剛一劍。

刀劍交擊，發出鏗然一聲震響，火星迸濺，項挺悶哼一聲，藉那反震之力，往後暴縱，口裏一甜，忍不住吐出一口血，忙壓下劇烈翻騰的氣血，往秦懷烈那面縱去。

秦懷烈經已與厲猛動上手，不過兩招，便口吐鮮血，往後蹌跌出數步，搖搖欲倒。

厲猛雖則傷了一條腿，却以右腿支撐身體，單脚縱前去攻擊秦懷烈。

秦懷烈恐怕應付不了厲猛的連番撲擊。

果然，秦懷烈勉强接下厲猛一劍，便連吐幾口血，一跤往後跌倒下去，厲猛暴喝一聲：「殺！」揮劍斬落秦懷烈身上。

秦懷烈已無能擋架或是閃避開去。

「錚」一聲！厲猛那一劍居然不是斬在秦懷烈身上，而是斬在一把刀上，看清楚，原來是項挺人刀及時撲至，替秦懷烈接下那一刀。

身形落地，項挺刀勢急展，刷刷刷一連四刀，將厲猛逼得跳開去，「颼」一聲，厲剛人劍掠到，喪門劍幻起一團劍影，罩向項挺身上。

項挺咬着牙以一招「虎躍龍騰」，長刀疾往劍影中擲去。

「叮」一聲，刀劍交擊，劍影頓斂，項挺急忙倒縱一步，一把抄抱起經已昏迷過去的秦懷烈，厲猛已單足縱到他身旁，喪門劍向他攔腰掃去。

項挺縱身斜躍開去，避過厲猛的喪門劍，大魔厲剛人劍緊接像一股疾風般旋斬至，項挺不敢硬拚，只好往上躍起。

雙魔齊喝一聲：「殺！」跟着縱起，雙劍夾攻項挺。

項挺挾着秦懷烈，加上人在空中，無法閃避，不得不出手應付，就在他揮刀迎擊雙魔的剎那，驀地將挾着的秦懷烈拋出去，「鏗鏘」激響聲中，接下大魔的一招，左手疾拍在二魔厲猛的喪門劍上，借力斜掠，追着被甩開去的秦懷烈，探手一把攫抓住快要落地的秦懷烈，安然落在地上。

剛才，項挺乃是兵行險着，幸好他算準了，那一掌並沒有拍空，否則，不但來不及去攫抓住秦懷烈，恐怕也脫不了身，那時候，秦懷烈危矣！

不過，他仍未脫出險境，因為雙魔亦緊接掠到，前後將他截住。

項挺怒視着大魔厲剛，心裏暗嘆一口氣：「這一次報仇未捷身先死，莫非天無眼？」口裏却喝道：「惡賊！項某跟你拚了。」

大魔厲剛眼中閃射出兇暴的目光，嘿嘿冷笑幾聲，正要說話，驀地陰山五狠溜逃的方向傳來一陣吆喝聲：「厲家雙魔仍在那裏。呔！咱陰山五義今趟勢取你倆狗命！」

雙魔急忙回頭望去，只見先一刻沒命溜逃的陰山四狠逃而復返，看清楚，除了四狠之外，還有三個人跟着，如飛奔掠前來，看情形，四狠大概遇上幫手，因此膽敢折返。

項挺與陰山四狠雖非同道之人，此刻却極之歡迎四狠及時趕來解圍，頓時鬆一口氣。

雙魔眼見四狠帶了幫手去而復返，臉色頓變，本來形勢對他倆極之有利，如今變得大大不利，四狠與項挺合起來一共有八人可戰，兄弟倆可要以一敵四，縱使厲猛沒有受傷，恐怕也不易應付，心念電轉之下，雙魔心意相同，走為上着，馬上互相交換了一撇眼色，齊喝一聲：「走！」大魔向項挺劈出一劍，逼退項挺，眼見兄弟已縱開而去，才跟着掠去。

「邙山雙魔，那裏走，鼠輩！有種的留下來跟咱們拚個你死我活！」陰山四狠眼見雙魔脚底抹油，無法追上雙魔將之截下，急得放聲吆喝。

項挺沒有追截雙魔，若是只他一人，他絕不會眼巴巴看着雙魔逸去，此刻，他只擔心昏死過去的秦懷烈的傷勢，首要救活他，其他的暫不理會。

他不想與陰山五狠那伙人打交道，不等他們奔到來，抱着秦懷烈急急往鎮上掠去。

陰山五狠見項挺與邙山雙魔對敵動手，滿以為他是同道之人，自

不然想跟項挺打交道，眼見項挺抱着一人不顧而去，四狠之一的黃狠放聲叫道：「嗨！那位朋友請留步，你我既同仇敵愾，何不交個朋友，一起對付邙山雙魔！」

項挺沒有理會黃狠金慶的呼叫，頭也不回，往鎮上掠去。

＊　＊　＊

秦懷烈受的內傷頗重，若非項挺餵他吃下治療內傷的藥，復向他輸入內家眞氣，恐怕不會那麼快醒過來。

才張開眼，他便語聲沙啞地道：「雙魔……呢？在哪裏？怎不見……啊！三哥，非要手刃雙魔……」

項挺剛好自外返入房中，此時他倆已身在鎮上的悅安客棧，聽聞秦懷烈正在囈語，以為他傷勢起了變化，慌忙搶到床前。「四弟，安靜點！」

秦懷烈伸手一把抓住項挺的手，急切地道：「三哥，咱們身在何處？兩個惡賊呢？不要讓他倆跑了……」

項挺看清楚秦懷烈神志清醒，一顆心放下來，忙道：「四弟，咱們身在客棧之中。還記得你因傷重而昏死過去嗎？安靜地躺着吧，別說話，你內傷很重，恐怕三五日好不了。別想着報仇之事，待傷癒後，再找雙魔報仇。他兩人跑不了的。」

秦懷烈呼吸了幾口氣，待氣息平復下來，抱歉地道：「三哥，都是小弟……不濟，不但幫不上忙，還……」

項挺擺手阻止秦懷烈說下去：「千萬別胡思亂想，自怨自艾。只要咱們報仇之心不動搖，遲早都能手刃雙魔，報却血海深仇！」

一頓，放緩語氣道：「甚麼也不要想，越快養好傷，咱們便可以快快去找雙魔報仇！」說完，輕輕拍拍秦懷烈的手臂，離開房間，返回隔壁客房。

躺在床上，項挺這才有空細細回想與邙山雙魔動手的情形。之前，他一直忙於救治秦懷烈，無暇多想其他。

論刀法，勝過雙魔的劍法，論內功，却比雙魔遜多了，綜合起來，不但不足以取勝，更別說擊敗雙魔報仇雪恨了。既然力戰不足以制服，唯有智取，否則，別想報仇雪恨。

想到這裏，「霍」地挺身坐起來，握着拳頭自語道：「對！力敵不勝，必須智取！」

如何智取呢？

這可教他大傷腦筋，想了半晌，也想不出一個智取雙魔的辦法。

總不能使用下三濫的手段制敵致勝，那不但有辱身份，亦恐為武林同道所不取。

正道中人，縱使報仇雪恨，對頭又是十惡不赦之輩，亦不能不擇手段，污了名聲。

然則，唯有廣邀幫手，那是唯一可取的辦法。

可是，自家之事，怎好借助他人之力解決，豈不示人以弱，再說，若有甚麼閃失，怎對得起仗義相助的同道好友，這不可行。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項挺越想越煩燥，禁不住在心裏大叫：「天啊！到底如何才能夠報却血海深仇，娘親妳若是有靈，教教孩兒怎做吧。」

驀地，外面響起敲門聲，項挺怔了一下，朝房門外道：「誰呀？」房門外響起一把聲音：「公子，小的是店裏的伙計……」

原來是客棧的伙計，項挺心頭頓時一鬆，隨即問道：「小二哥，甚麼事？」

「公子，外面有人要見您。」伙計答。

「甚麼人了？」項挺大感奇怪，下床往店門前走去。

「公子，一個自稱姓厲的大爺。」

項挺心頭跳動一下：莫非是雙魔之一？這麼快便找到來？心裏大感疑惑，忙上前拉開房門，看了那個站在門外的伙計一眼，問道：「人在那裏？」

「公子，在前面店堂。」伙計答。

「那人長相如何？」項挺小心地問。

「公子，那位大爺四十出頭五十不到，臉皮像……橘子般……」伙計向項挺描述，可不就是邙山雙魔之一的大魔厲剛。

項挺心想：厲魔公然找上門來，倒與他兩人的行事作風相符。若我不敢出去見他，豈不示弱於他？當下對那伙計道：「你到外面去對那姓厲的說，我馬上到店堂見他！」

那伙計答應一聲，往外面走去。

項挺走出房外，帶上房門，到隔壁房間先看看秦懷烈是否睡去。走入房中，來到床前，只見秦懷烈睡得很沉，臉色比方才醒來時好看多了，於是帶上門，往外面店堂走去。

快要走到店堂時，倏地心頭一動：會不會是雙魔調虎離山之計，一念及此，急忙轉身往回奔，匆匆進入秦懷烈房內，一眼看到床上的秦懷烈沉睡如前，一顆心才放下來，不禁暗罵自己：庸人自擾，未免太多疑了。吁口氣，退出房外，帶上房門，心裏却猶豫起來，站着

不動。

他始終不放心將秦懷烈留在房中。

正自猶豫不決，驀地聽到一把聲音道：「姓項的，想不到你堂堂男子漢，居然畏首畏尾，不敢到前面店堂見咱。可是自知不敵，恐怕咱在店堂跟你動手？」

項挺忙抬眼往發話的地方望去，只見厲剛正自向他這面行來。吸口氣。雙眼倏睜，怒視着厲剛。

「惡賊，即使你是天皇老子，項某亦不會懼怕！你來了正好，省得項某到處找你！」

厲剛冷笑一聲，忽然放緩語氣道：「姓項的，咱來找你，並不是跟你動手拚命，咱來問你幾句話。」

項挺恨不得生吞了厲剛，怒道：「項某與你有不共戴天之仇，除了手刃你之外，沒甚麼可說！」手執劍把，青筋怒突。

厲剛居然掀唇一笑。「姓項的，說甚麼咱與你有不共戴天之仇？嘿嘿嘿，咱兄弟還未來得及找你兄……」

聽厲剛提及其兄，項挺馬上想起滿門慘遭屠殺的慘狀，頓時怒火勃發，根本聽不進厲剛下面的話。「惡賊，項某若不將你人頭斬下，開膛破腹，枉爲人子！」刷一聲拔出長刀，作勢欲撲。

厲剛臉色一沉，厲聲道：「姓項的，別不知好歹！三分顏色上大紅！既然你不可理喻，咱也懶得跟你再說，待咱與陰風五狠了斷了那筆賬後，自會登門再算令兄那筆賬！」話落，一拂衣袖，轉身大步往外走。

「既然來了，還想走！」項挺大喝一聲，身形急縱，欲將厲剛截下來。

厲剛冷笑一聲，倏地回身劈出一掌。「憑你，還攔不住咱！」

一般强大的氣勁猛湧向追來的項挺，硬生生將他阻住，他不得不斜縱開去，當避開那股狂濤般湧擊過來的氣勁後，項挺發覺厲剛已在他目光之內消失了影踪。

厲剛走得很快。

項挺當然不甘心就此放過厲剛，急急追出店堂時，仍看不到厲剛的踪影，驀地心頭一跳：不好，中計！慌不迭回身往裏急掠。

原來他突然醒起在客房中沉睡的秦懷烈，厲剛說不了兩句便走，分明事有蹊蹺，說不定使出調虎離山之計。

一陣疾風般掠到秦懷烈房間門前，看到兩扇房門仍好好地閉着，不像發生了甚麼事，心頭略定，伸手輕輕推開房門，一顆心頓時又緊張得停止了跳動：但願四弟在床上好好地睡着，他在心裏暗禱。

可是，當他一脚踏入房內，看到床上被掀人空，那刹那腦門轟地震響，脫口大叫一聲：「四弟！」發狂般往床前衝去。

床上的秦懷烈確是失了踪。

呆了呆，項挺突然像瘋了般，發出一聲怪嘯，將床上的被舖枕頭掀翻甩開，連床板也給踢起，依舊不見秦懷烈的人。

陡地，項挺雙拳緊握，咬牙切齒，張口發出一聲怒吼：「邙山雙魔！一定是兩個惡賊所爲！可惡可恨！該死該殺！」

客棧內的人早已被項挺的舉動吼叫聲驚動，紛紛跑去瞧瞧發生了甚麼事，看到項挺怒如發狂，都不敢上前詢問，避得遠遠的低聲議論。

狂吼過後，項挺似乎已將心裏積鬱的怨怒之氣宣洩出來，漸漸冷靜下來。仔細地在房中查察了一會，終於給他發現，後窗雖然掩上，却是虛掩上的，他記得那扇後窗本來是半開的，一定有人將之掩上，而將後窗掩上之人，必定是從後窗潛入房中，偷偷將秦懷烈擄走的人，怪不得他站在門外，一點動靜也察覺不到。

一定是邙山雙魔！項挺用力咬着下唇，竭力按捺下心裏那股懊悔怒憤之氣：那惡賊厲剛故意跟我說話，引開我的注意，好讓他兄弟從後窗潛入房內擄走四弟，唉，我怎會想不到，我不該被仇恨的怒火燃燒我的腦袋，神智蒙蔽，上了兩個惡賊的當！我該死！

不！我一定要找到兩個惡賊救回四弟！可是，往那裏去找？管他的，無論上天入地，誓要找到兩個惡賊！

一念及此，項挺不再多想，急急往房外走。

無論如何，也要竭盡全力找尋，總不能呆着甚麼也不做。

才走出房外，項挺突然停下來，抬手拍拍自己的腦袋：我不是急怒得瘋了吧，怎麼想不到兩個惡賊將四弟擄走而不殺掉，實是另有目的——拿四弟來要脅我，要對付的其實是我！兩個惡賊必會來找我，我何須像盲目蒼蠅那樣到處亂找，浪費精神氣力。一念及此，用力呼出一口氣，對躲在對面簷廊下的一個伙計叫喚：「小二哥，快來收拾房間，毀壞了甚麼，算算該賠多少錢，我賠。」跟着返回隔壁房間。

「守株待兔」的滋味並不好受，在房中等待的那段期間，項挺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心裏恍似有把火在煎熬。

待到晚上，雖則肚子很餓，對着眼前的飯菜，項挺就是吃不下。好幾次他忍不住欲外出找尋，最後强忍住心裏那股衝動。

他告訴自己千萬要冷靜，這個時候絕不能衝動行事以邙山雙魔有可乘之機，越沉得住氣，越對自己有利。

若擄走秦懷烈的雙魔要殺秦懷烈，他縱使找到雙魔，恐怕秦懷烈已是一個死人。那何不沉住氣，靜觀雙魔要甚麼花樣！

已經三更天了。

項挺仍然秉燭以待，盡管心急如焚，焦灼不安。

五更天了。

驀地房間外響起「篤」的一聲擊門聲，項挺登時像一條崩緊了的弦般，自椅子上彈跳起來，撲向房門，但馬上刹住撲勢——這個時候絕不能魯莽，兩眼注視着那兩扇關上的房門，傾耳細聽。右手已握在刀把上。

「篤」聲響過後，房門外聲沉音絕。

輕輕吁口氣，項挺一把抓起身後那張椅子，運勁擲向房門。

小心駛得萬年船。

「彭」然一聲大響，椅子將房門擊穿，馬上驚動了客棧內的人，頓時響起一陣喧嘈聲。

項挺正要驚動客棧內的人，那對他有利無害，因爲客棧的人必然起床出房看看發生了甚麼事，若有人匿伏在房外，必定匿不下去，要是不溜，便會現形。

從砸破的房門往外看，外面毫無異樣，項挺這才移步往外走。

從破門中走出房外，只見客棧內的人果然都自房中走出來，當他們看到又是項挺砸物弄出聲響，全都心頭一寬，但却不敢出言指責他擾人清夢。他們都知道項挺不好惹。

項挺心裏滿是歉意，對那些人抱拳道：「各位，驚擾了各位好夢，對不起，請各位返回房間再睡。」

衆人雖有不滿，都不敢說出來，嘀咕着各自返回房中。

項挺突然發覺房門外地上有一個紙團，心頭急跳一下，驚喜地撿起那個紙團。

他相信剛才門外響起的「篤」一聲，是那紙團擊在門上弄出來的。

終於有消息了。

項挺在心裏大叫一聲。

那個紙團原來包裹着一顆石子，怪不得擊在門上響起「篤」一聲。

扔掉包裹着的石子，項挺展開那張紙箋，只見上面寫着兩行字：要救同伴，速到鎮西北面四里外那棵大樹下等待，天亮不到，可能汝之同伴活不下去。

沒有署名，只有那兩行字。

牆外，驀地響起一聲鷄鳴。

項挺頓時像給人扎了一針般，整個人震了一下，隨即將紙箋捏成一團，用力扔得遠遠的，急急縱到牆頭，掠出牆外，一溜烟般往鎮西那頭掠去。

＊　＊　＊

鎮外西北面四里外的地方，一片荒野，附近一戶人家也沒有，只有十數棵合抱粗的大樹聳立着，項挺趕到那裏，看到在半畝許的地方聳立着差不多的十幾棵大樹，一時間不知所措——該在那一棵大樹下等待才是？

此時，天邊已露出一絲曙光。

項挺慶幸來得及在天亮之前趕到。

濛濛亮的天色下，項挺打量着那些幢幢的大樹，右手按在刀把上，暗自戒備，以防遭到突如其來的襲擊。

四下裏寂寂無聲，甚至連風也似乎靜止了，除了一棵棵大樹外，項挺察覺不到任何人影。

「出來吧！項某已應約而來。」項挺按捺不住了，振聲呼叫。

幾棵樹上驟然響起噗噗的聲響，十數隻雀鳥驚飛起來。項挺冷不防之下，急忙刷地拔出長刀，擺出一個應敵的姿勢。

雀鳥驚飛發出的聲響過後，四下裏復歸沉寂。

項挺微吁口氣，依然作勢戒備。

驀地一把怪怪的聲音從一棵樹上響起：「姓項的，到底是來救人還是拚命？」

項挺立刻往左側第六棵大樹上望去——他聽出聲音是從那棵樹上發出，可是，他看不到匿在樹上那人。

「惡賊！給項某滾下來，別故弄玄虛，項某既有膽前來，便是甚麼也嚇不倒項某！」

「好！」一條人影刷一聲從第六棵樹上掠下來。

項挺凝目細看，那掠下來的人影身形與雙魔厲家兄弟相似。由於天色仍未放亮，加上那人影又隱在樹影之中，項挺怎樣看也看不到他的面貌。

「惡賊！意欲何爲？」項挺一直認爲秦懷烈的失踪是雙魔所爲，因此，雖則看不到那人的樣貌，仍然認爲那人就是雙魔之一的大魔厲剛。

那人一直站在樹下，「姓項的，當眞要救回你的兄弟？」

項挺壓抑着心裏那股怒火恨意，厲聲道：「廢話！惡賊，要怎樣才放回項某四弟？」

那人嘿嘿一笑。「若要你以一命換回那小子，你一定不肯！咱也不會乘人之危，要你拿命來換！明知道你是一條漢子，重情義。咱要

憑眞本領取你一命……」

「爽快點說吧！」項挺不想聽那人囉嗦。

「嘿嘿，年輕人總是性子急。此乃在江湖上行走一大忌！」那人搖着頭。「既然你急不及待，咱對你說，日間你削下咱兄弟左腿一塊皮肉，咱要你自割腿上一塊皮肉！抵償咱兄弟所受的傷，咱便放回你兄弟！」

日間他與秦懷烈跟雙魔動手拚殺之事，只有雙方最清楚，如今樹下那人能夠說出來，項挺更加肯定那人就是雙魔之一的大魔厲剛。

「惡賊，項某要見四弟。」項挺道。

「仔細看看樹上！」樹下那人道：「你兄弟在樹上。」

項挺急忙抬頭往樹上瞧着，只見一人正從吊着的樹上緩緩下降，距地面約七八尺高下時，停頓下來，雖則看不大清楚其面目，項挺仍然肯定地認出就是秦懷烈。

「怎麼樣？看清楚了沒有？」樹下那人手一動，吊着的秦懷烈驟然下墮半尺左右。

原來，那人手上扯着一根繩子——吊着秦懷烈的繩子，只要他扯動繩子，吊着的秦懷烈便給扯高或是往下墮落。

「四弟！」項挺脫口呼叫一聲，看到給吊着的秦懷烈毫無反應，大為驚急。「惡賊，將項某四弟怎樣了？」

那人「嘿」地笑了一聲：「放心吧，他死不了！咱不過點了他的啞穴，教他作不得聲。」

「那爲何我四弟動也不動？」項挺未能完全釋疑。

「咱還點了他的黑甜穴。」那人答：「咱要對付的是你，並不是這小子，姓項的，到底答不答應？」

項某馬上道：「惡賊，項某焉知你不會出爾反爾？」

那人道：「這個麼，你只好相信咱！」

「好！」項挺話出手起，右手長刀往左腿上削下去。

「刷」一聲，刀光過處，血光湧現，項挺削下左腿一片皮肉，痛得他忍不住渾身顫動，臉色發白，咬着牙不哼一聲。

「好！果然是條漢子！」那人伸手一豎大拇指。「就衝着你這一點，咱不乘人之危，不過，咱不會就此罷休，好戲還在後頭！」話落，身形往樹後一閃，消失在樹後。

項挺料不到大魔厲剛守信放人，吸口氣，忙先點了傷腿上幾處經穴，免得流血不止，忍痛撲到樹下，長刀往上一揮，斬斷吊着秦懷烈那根繩，左手將驟然墮下來的秦懷烈接住。

看清楚，吊在樹上的人確是秦懷烈。項挺將他放在地上，解開綁着手脚的繩子，再解開他的啞穴和黑甜穴。

秦懷烈並沒有醒過來，項挺大驚失色，忙探探他的鼻息，分明還活着：怎麼還醒不過來，莫非大魔厲剛在他身上做了甚麼手脚？頓時又驚又急又怒，跳起身欲追大魔厲剛，陡地心頭一動：眞是急糊塗了，那惡賊根本沒有點了四弟的黑甜穴，四弟不過昏死去，急忙蹲下去，一把抄抱起秦懷烈，往鎮上掠去。

由於腿傷的關係，他奔掠的速度不怎麼快。

* * *

秦懷烈果然是昏死過去，當他被項挺輸入眞氣之後醒過來，得知項挺腿上削下一大片皮肉，就是爲了救他，大爲感動，項挺不想他因此觸及內傷，只好點了他的黑甜穴，然後自行料理傷口。

由於腿傷的關係，項挺兩日沒離開房間一步，前車可鑑，這兩天他都跟秦懷烈在一個房間內，方便照顧他。

養息了兩天，秦懷烈的內傷大有起色，可以下床行走，對於項挺「削肉」救他，銘感於心，每次他提及，都給項挺阻止，他只好在心裏對自己說，爲報相救之恩，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這兩天，雙魔居然沒有「登門」尋仇，否則，以項、秦兩人的情形，恐怕應付不了。

第四天，項挺的腿傷已沒甚麼大礙，彆不下去，決定到外面去探查雙魔的行踪下落。

就在前面店堂內，他已打聽到雙魔的行踪下落。

原來他走到前面店堂時，無意中聽到兩個漢子的談話，其中一人說的極似邙山雙魔，好奇之下，上前去詢問那漢子，那漢子原來是個趕車的，他昨天於距此四十多里一個叫馬口鎮的地方，看到有兩伙人在廝殺，其中一撥人只有兩人，與另一伙人——有十人過外惡鬥拚命，那兩個相貌頗爲相似的中年人寡不敵衆，落荒而逃，兩人都受傷。

項挺請那趕車漢子再次描述那兩個中年人的樣貌。那漢子好耐性，再描述一遍。項挺確定是那雙中年人是邙山雙魔。

項挺謝過那趕車的漢子，項挺還代爲結了酒賬，匆匆返回房中，秦懷烈看到他那麼快返來，看着項挺沒有說話——他想聽聽項挺怎麼說。

項挺興奮地道：「四弟，不費吹灰之力便打聽到雙魔的下落，眞想不到。」

秦懷烈亦感到意外。「三哥，

眞的？」

項挺點點頭，將那個趕車漢子對他說的話再述一遍。

秦懷烈好不興奮。「三哥，既已查探到雙魔的下落，咱們馬上趕去那個地方。」

項挺正有此意，但却顧慮到秦懷烈的傷勢。「四弟，你的內傷還未完全痊癒啊……」

秦懷烈打斷項挺的話：「三哥，小弟挺得住，事不宜遲，否則那兩個惡賊不知溜到那裏，咱們又要花氣力尋找。」

「四弟，你留在這裏養傷，待我趕去馬口鎮找雙魔。」項挺始終不放心秦懷烈的傷勢。

秦懷烈忙道：「三哥，小弟內傷已差不多痊癒，放心讓小弟一起去吧。小弟決不會留下來養傷，讓三哥你一個人去冒險！」

項挺從秦懷烈的神態眼神，看出他心意已決，勸他也是白勸，只好說道：「好吧，你收拾一下，我到前面去結算房錢。」

一盞茶時分後，項、秦兩人策馬往馬口鎮那個方向馳去。

兩人趕到馬口鎮，不過剛剛過了晌午。在鎮上隨便找了家食肆吃午飯。

項挺向一個送上飯菜的伙計詢問可有見過邙山雙魔——將雙魔的樣貌細細描述出來。

那個伙計聽完項挺的描述後，馬上道：「兩位客官，那兩個樣貌難看的中年人午前打從敝店門外走過，當時小的剛好站在門前招呼兩個客人。那兩人的樣貌很難看，身上似乎受了傷，走得很急，因此小的多瞧了那兩人兩眼。兩位客官可是……」

項挺不想聽那伙計說下去，截道：「小二哥，那兩個人往鎮外還是鎮裏頭走去？」

那店小二道：「往鎮裏頭走去。」

項挺謝過那小二，秦懷烈興奮地道：「三哥，雙魔很可能還在鎮上，並未離去。」

項挺點點頭，待那小二離開，才道：「四弟，憑咱們的本領，絕不可能斬殺雙魔報仇雪恨。這幾天我仔細想過，需用各個擊破之法，才對付得了雙魔。未知四弟以爲然否？」

秦懷烈輕輕擊掌。「三哥，好主意。對付雙魔，確實要動動腦筋，小弟極之贊成三哥的主意。」

一頓，急不及待地道：「三哥，小弟沒心情吃了，恨不得馬上找到雙魔的下落。」

項挺阻止秦懷烈站起來，「四弟，稍安毋躁。你沒聽聞一句老話：欲速則不達麼？急也不在一時，吃飽了才有氣力對付雙魔。你擔心兩個惡賊跑了？不用擔心，沉住氣，只要雙魔仍留在鎮上，遲早找到他們，否則，他倆要是離開這個鎮，咱們就算翻轉了整個鎮，亦找不到雙魔，是不是？」

秦懷烈聽項挺說得有理，忙道：「三哥所言甚是，小弟魯莽了。」

吃飽肚子後，兩人找了家客棧，安頓好兩匹坐騎，也不歇一歇，馬上外出打探找尋邙山雙魔的行踪了。

兩人找遍了鎮上每一個地方，都找不到雙魔的下落，不禁大爲着急，恐怕雙魔已離此鎮，跑出很遠了。

原來項、秦兩人問遍了鎮上每一家客棧——一共只有五家，都說沒有那麼樣的兩個人投棧，換言之，雙魔並沒有在鎮上停留，很可能從鎮裏那頭離去。

兩人向鎮上的人打聽，除了鎮口之外，鎮上還有多少個進出的地方，得到的答案是：還有三個進出的地方。

兩人頓時傻了眼——怎知道雙魔從那一個地方離鎮而去？一時間兩人無從判斷。

幸好項挺馬上想到一個主意：「四弟，咱們分頭到三個進出此鎮的地方去打聽，像雙魔那種相貌特別的人，絕不會不引人注目。」

「三哥，小弟馬上返回客棧取回坐騎及衣物。」秦懷烈道。「請三哥在此等小弟。」話未說完，他已往客棧那頭匆匆奔去了。

主謀元兇　另有其人

天下事，有時候眞是無巧不成書，項、秦兩人根本不用費工夫打聽，便有人告訴他倆邙山雙魔的行踪下落了。告訴他倆雙魔下落的，是兩個江湖人。

兩個江湖人於向北那條路返回鎮上時，在路上看到兩伙人在惡鬥拚命，好不慘烈，教人觸目驚心。

兩個江湖人對那兩個以寡敵衆、相貌相似的中年人印象特別深，因那兩個中年人渾身流血，有如兩頭猛獸般，揮劍力拚對手那伙人——少說也有十人過外，起碼斬殺對手四人，不是斬爲兩段便是劈開兩爿，情狀慘烈。

兩個江湖人在遠處看了一會，看得驚心動魄，看不下去，離開那裏，返回鎮上，在一家店鋪前遇上一個朋友，忍不住向那個朋友說出來，項、秦兩人剛巧經過，聽到兩個江湖人繪形繪聲的描述，從兩個江湖人的描述，項、秦兩人認爲所說的兩個相貌相似的中年人就是邙山雙魔，忙向兩個江湖人詢問，兩個江湖人說出往北去那條路，項、秦兩人謝過對方，馬上往鎮北那頭

追去。

兩人一路急馳，馳出七八里，發覺不到雙魔和那一撥人，秦懷烈好不心急。「三哥，拚殺的那伙人……」

項挺並不心急，却安慰秦懷烈：「四弟，別心急，趕下去，一定找到雙魔的。」

話聲未落，秦懷烈突然興奮地伸手往路外一指。「三哥，看呀，就在那面！」

項挺急忙往秦懷烈所指的那面望去，約里許遠的地方，有兩撥人在廝殺。項挺急急扯轠撥馬，馳出左面路外，往那兩撥正在廝殺的人馳去。

路上，兩人看到地上血漬斑斑，倒着幾具殘屍——不是一截便是一爿，觸目驚心。還有二三十丈遠便馳到那裏，項、秦兩人目睹兩個血人擊倒兩個對手，但其中一個血人亦給一個對手擊倒，發出一聲慘叫跌倒下去，隨即寂然不動。

「老二……」給截住的那個血人狂叫一聲，揮動手上的喪門劍狂劈猛斬，欲衝殺過去，但却徒勞無功，三人硬是將他阻截下來。

「三哥，是雙魔！」秦懷烈興奮得脫口疾聲叫出來。

項挺亦已看清楚，兩個滿身血跡的人正是邙山雙魔，與雙魔廝殺拚命的，不就是陰山五狼及其黨手。

陰山五狼只剩兩狼，幫手只剩四人。

看來，雙魔與陰山五狼那伙人殺得好不慘烈。

項挺從那狀似瘋狂的雙魔之一的頭髮，認出是大魔厲剛，就這剎那之間，厲剛斬殺對方之一，但同時發出一聲痛呃，身形搖晃了一下，斜蹌出一步，剩下二狼與三個幫手已殺紅了眼，吼叫一聲，兇猛地攻向厲剛。

項挺不想厲剛死在二狼那伙人手上——他要手刃雙魔，當下振聲疾喝：「住手！」自馬鞍上飛起，撲向已岌岌可危的厲剛。

為了手刃厲剛，項挺說不得只好出手從二狼那伙人中的手中把厲剛解救出來。

秦懷烈亦自鞍上飛身往前掠。

二狼那伙人早已瞥到項、秦兩人飛騎前來，却不加理會——認出乃是數天前曾與雙魔拚死的人，一心只想殺死厲剛替死去的同伴報仇，料不到項、秦兩人要插手他們與雙魔之間的仇怨，陰山五狼倖存之一黑狼急喝一聲：「誰插手咱們與雙魔之間的恩怨，便是與咱們為敵。」

項、秦兩人充耳不聞，依舊掠前去，驀地厲剛慘叫一聲，飛跌出丈外，而二狼那伙人中，亦有一人倒下，兩人跟踪撲向厲剛，黑狼與另一人躍撲向項、秦兩人。

項挺心裡大急，瞥到飛躍出去的厲剛在地上掙扎無法子一下站起來，口裏大喝一聲：「厲剛那惡賊與項某有不共戴天之仇，幾位可否讓開，好讓項某手刃那惡賊？感激不盡！」

黑狼裴震與另一人對項挺的話充耳不聞，迎向掠來的項、秦兩人，錚的兩聲激响，四人在空中交手一招，項挺藉着與黑狼裴震刀棒交擊所生的反震之力，凌空自裴震的頭上墮下去。

秦懷烈與另一人交手一招之後，掠落地上，恰好截住黑狼與其伙伴的追擊，以一敵二，拚命阻攔黑狼兩人追擊項挺。

項挺凌空一招「怒龍擺尾」，向那兩個欲置厲剛於死地的傢伙揮洒下一片刀光，硬是將那兩人——黃狼金慶及一個缺耳漢子逼得各自躍跳開去，躲避項挺那一招。

大魔倒在地上，經已起不了身，若非項挺及時逼開黃狼金慶及其伙伴，厲剛可能已死在兩人的手上。

項挺掠落厲剛身旁，長刀在厲剛身上連拍兩下，點了他的左右肩井穴，接一把將他抄起挾在腋下，斜退一步，揮刀接下黃狼兩人的撲擊，跟着一招「龍虎雙擊」，將黃狼兩人擊退開去了，身形急縱十數丈外，正在吃草的兩匹坐騎！

「你他媽的是什麼人？插手管咱們的事，咱們誓不甘休！」黃狼與那缺耳漢子吼喝着縱身追截項挺。

急縱的項挺陡地剎停身形，一招「怒龍狂捲」，人刀化作一道狂飆，疾捲向黃狼金慶兩人。

黃狼金慶兩人暴喝一聲，出招硬接，「鏗鏘」震响聲中，黃狼金慶兩人給震得翻跌開去，項挺亦斜斜跌出一步，揑一把冷汗，急向坐騎縱去。

剛才他與黃狼兩人硬碰一招，他自知若非黃狼金慶兩人受傷不輕，他根本佔不到便宜——將黃狼兩人震翻。

黃狼兩人確實受傷不輕，震翻落地，各自吐了口血，無法立刻跳起來，待兩人掙扎着撐起身，項挺經已掠到一匹坐騎前，縱上馬鞍，將挾着的厲剛橫放在鞍前，接一踢馬腹，吆喝一聲，策馬衝向秦懷烈那面。

本來，以秦懷烈的身手，根本不可能阻截黑狼裴震與另一蝟鬚漢子。只因黑狼與短鬚漢子受了幾處傷，差不多已是強弩之末，他才能成功將兩人截住，令到兩人無法脫身追擊項挺。

秦懷烈等到項挺策馬向他衝

來，手上長刀立時大開大闔，黑狼裴震兩人不敢硬碰，只好退讓開去。那剎那項挺人馬已如一陣疾風般馳到，長刀左斬右劈，逼開黃狼金慶兩人，自秦懷烈身旁馳過，秦懷烈立刻縱身掠向隨後跑來的坐騎。

黑狼裴震兩人避過項挺那一騎，撲向後面那匹坐騎——只要能夠截下秦懷烈那一騎，項挺絕不會捨他而去。

黑狼裴震與蝟鬚漢子打的好算盤。

豈料項挺似已猜到兩人的陰謀，驀地將坐騎勒停，接撥轉馬頭，往回衝馳，長刀左揮右舞，向撲向剛落在坐騎鞍上的秦懷烈的黑狼兩人衝殺。

秦懷烈落在馬鞍上，瞥到黑狼兩人向他掠前來，疾忙一踢馬腹，舞刀迎擊。

黑狼與蝟鬚漢子驟覺項挺撥馬回頭向他倆衝殺過來，大吃一驚，前後夾擊之下，絕對討不了好，急忙各自往外斜掠開去，顧不了截擊項、秦兩人，但求自保。

項挺向秦懷烈呼喝一聲：「走！」兩騎急往路上馳去。

眼看着項、秦兩人飛騎馳逸，黃狼黑狼四人徒呼荷荷，眼睜看着兩騎在里許外的路上絕塵而去，恨得咬牙切齒。

黃狼四人不是不想追，只是有心無力——傷疲之下幾乎站不穩，那裏有氣力追上去。

＊　＊　＊

項挺恨不得一刀將大魔的首級斬下來，却強抑着，咬着牙關問剛被救醒過來的厲剛。「說，項某亡兄當年與你兄弟有何不共戴天的仇怨，要殺項某一門三十九人！」雖已認定了雙魔是屠殺他滿門的兇手，他仍想問個清楚明白。

大魔顯然傷得很重——不但受了內傷，身上各處亦有五六處傷口，使勁張開眼，看着項挺充滿仇恨的神態，艱難地喘息了兩口氣，啞着聲道：「你……說什麼？咱兄弟何曾殺你全家？」

秦懷烈幾乎忍不住摑厲光一個嘴巴，怒罵道：「惡賊！還要抵賴？你倆派人將戰書送到項家，乘項家無人，到項家殘殺老弱婦孺，虧你倆還是江湖上有名頭的惡人！正所謂寃有頭債有主！你兩個惡賊之所為，人神共憤，禽獸不如。我要將你千刀萬剮，以洩心頭之恨。」

厲剛在秦懷烈怒罵時，合上雙眼，待秦懷烈說完，馬上睜開雙眼，激動地道：「咱兄弟雖則十惡不赦，但却敢作敢當！幹了的事絕不抵賴！」突然吐出一口血來，喘息了一會，繼續說下去。「咱兄弟確曾派人到你家下戰書，找項飛一雪當年之恨，但却尚未登門找尋令兄，更別說殺你一家三十九人了！若你倆硬要將那筆血賬算到咱兄弟頭上，咱不再分辯，反正咱已是將死之人，要殺要剮，悉隨尊便。」說完，不停喘氣，臉色比剛才更難看。

秦懷烈剛要開口，給項挺阻止。「厲剛！你兄弟倆既向我亡兄下了戰書，怎會不到我家找我亡兄雪恨？」項挺話聲沒有剛才那麼憤恨。

厲剛翻翻眼，有氣無力地道：「就在咱兄弟要到你家登門尋仇的時候，咱兄弟給陰山五狼追踪到，力戰之下，寡不敵衆，只好開溜，之後一直被五狼追纏不放，自顧尚且不暇，那還有心情再去找令兄項飛報仇！你家三十九口慘被殘殺一事，咱兄弟毫不知情。再說，咱兄弟要是早知令兄已身亡，絕不會再向令兄尋仇雪恨！」

秦懷烈不相信厲剛所言，「惡賊，你倒推得乾淨！除了你兄弟，根本沒有人與項家結下深仇大恨，誰會殘殺項家三十九人！」

項挺却似乎有點相信厲剛的話：「厲剛，所言屬實？」

厲剛慘笑一聲：「有道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咱已是快死之人，認也是死，不認也是死，何苦還要抵賴？」

項挺已有七分信他：「厲剛，你與陰山五狼有何仇怨？致使他們非要追纏斬殺你倆兄弟不可？」

厲剛哼了一聲，半瞇着眼，道：「咱兄弟倆黑吃黑，奪了他們一票買賣，還殺了跟他們合伙的洞庭三蛟，咱兄弟以為人不知鬼不覺，料不到三蛟之一的獨角蛟薛鷹還有一口氣，裝死挺到五狼等人返回，將咱兄弟倆的所為說出來才咽氣。五狼及其合伙人當然不肯罷休，誓要找到咱兄弟倆，奪回失去的那票財物，殺咱兄弟倆替洞庭三蛟報仇。就在那一日，五狼與黑風嶺盤龍寨的大把頭及二把頭找上咱兄弟倆。」

「惡賊，別以為咱們與陰山五狼那伙結下樑子，便不敢去找他們問個清楚明白！你縱使死了。我也會將你挖出來，挫骨揚灰，死無全屍！」秦懷烈不大相信厲剛的話。

項挺已有九分相信。「厲剛，項某四弟可是你兄弟倆合演一齣調虎離山計，偷偷擄走？」

厲剛吐口血，似已油盡灯枯。「不……那天咱……離開客棧後……馬上趕返老二……藏匿之處，急急遁逸。咱可不是躲避你，而是躲避五狼及盤龍寨大把頭徐超那伙人。咱老二腿傷不輕，行動不便，焉能夠人不知鬼不覺擄走你兄

弟？」說到最後，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到。

項挺回想那次去救秦懷烈的情形，對照厲剛的說話，頓覺頗多疑點。再想到自己削下一大片腿肉後，幾不能行——他是硬撐着將秦懷烈背回鎭上的，當時自己就站在房門外，受了傷的二魔確不可能無聲無息從後窗跳入房中擄走秦懷烈。

還有，那人——他一直以爲是厲剛——一直站在樹下暗影中，他自始至終都看不到其相貌，若是厲剛所爲，他何需不敢面對他？由是觀之，他相信了厲剛的話。

「先兄當日到底與你兄弟倆結下什麼仇怨？事隔數年，還念念不忘，非要找先兄算賬雪恨？」項挺雖曾聽亡兄說及與雙魔動手一事，但所知不詳，故此忍不住問厲剛。

厲剛雙眼艱難地睜了睜。「令兄……令咱兄弟……當衆……出醜……顏面無光……咱兄弟視……爲奇恥大辱……」陡地語聲戛然而止，腦袋往側一歪，氣息全無。

厲剛死了。

秦懷烈恨恨道：「這樣死了，便宜了他！」

項挺看着咽了氣的厲剛，沒有作聲，似在思忖什麼。

秦懷烈轉眼看着項挺。「三哥，你相信他的話？」

項挺嗯了一聲：「四弟，一個自知活不了的人，認不認也是死，無須抵賴啊。我回想那日救你時的情形，越想越覺那人不是他（厲剛），當時的情形，二魔根本不可能不動聲色將你自房中擄走，我在房外絲毫察覺不到。」

「可惜小弟一直昏死過去，根本不知道擄走小弟的是誰人。」秦懷烈似被項挺的話所動。「三哥，若不是他兄弟所爲，是誰？」

項挺吁口氣，站起身。「不管相信與否，先將他葬了。然後找尋陰山五狼，一問便知眞僞！」

秦懷烈恨恨地道：「他若騙咱們，小弟絕不罷休，敎他死無全屍！」

* * *

無需找尋，項、秦兩人在鎭上遇上陰山五狼之一的黃狼金慶及蜎鬚漢子，還有那個缺耳漢子。

黃狼金慶三人已換上乾淨衣衫，看不出都受了傷，不過臉色頗蒼白，行走亦不快。

秦懷烈搶在項挺前面攔住黃狼三人的去路。「三位，眞巧啊！正要找你們，就遇上了。」

黃狼金慶三人看到項、秦兩人，頓時臉一沉，道：「嘿嘿，說得對，這叫寃家路窄！」發話的是缺耳漢子。

缺耳漢子原來就是盤龍寨的二把頭巴中雄。

那個蜎鬚漢子就是大把頭徐超。

金、徐、巴三人乃是到鎭上的長生店去買辦棺木，殮葬死去的弟兄伙伴。

「好小子，膽敢插手架樑，救走大魔厲剛，哼！快將厲剛交出來，咱們不與你兩個小子計較。」發話的是黃狼金慶。

項挺上前抱拳向金慶三人行禮，道：「三位，項某兄弟並非存心插手，更無意與三位結下樑子。項某兄弟從三位身上救走厲剛，乃是情非得已。只因厲剛兄弟涉嫌殺害項某滿門三十九口，必須查清楚是否他兄弟所爲，血債血償……」

「姓項的，咱們不管你與厲剛的恩怨，只要你將厲剛交出來，其他的不用說了！」盤龍寨大把頭徐超不耐煩地阻止項挺說下去。

眼見對方三人咄咄逼人，秦懷烈氣往上衝，正欲發作，項挺及時向他搖搖手，示意他不要動氣。仍然心平氣和地道：「三位若要厲剛，項某可帶三位去將他的屍體挖出來帶走。」

「厲剛死了？」金慶疾聲問。

項挺點點頭。「傷重死亡，項某兄弟將他葬在鎭外數里外一個地方。」

金慶三人呆了呆，異口同聲道：「當眞？」

項挺道：「項某不打誑話。」一頓，接道：「項某有一事相詢，請三位據實回答。」

金慶三人看着項挺，都不作聲，等他說下去。

「厲剛臨死之前，矢言並沒殺害項某滿門三十九口，並說三位以及其他人等於事發之前，找上他兩兄弟，力戰之下，不敵而退，之後一直被三位及其他人等追逐不捨，並沒去項家，可有這回事？」

巴中雄正要作答，徐超搶前道：「咱們若答了，你倆不會反悔，不帶咱們去看厲剛的屍體？」

項挺道：「項某言出必行。」

金慶接口道：「咱們若是據實作答，你倆亦要據實說出厲剛將劫奪去的財物收藏在那裏，否則作罷！」

項挺料不到金慶節外生枝，正色道：「閣下，咱倆與厲剛根本不是同道之人，他焉會告知咱倆……」

驀地徐超冷笑一聲道：「你倆雖與厲剛非同道中人。可是，厲剛當知自己活不了，焉會想不到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這句老話。不將財物的收藏地點告知你倆，冀望你倆好好埋藏他。換了是徐某，也會那樣做。」

秦懷烈又急又怒，張口剛要說

話，驀地一聲呼喝傳來：「兩位老弟快躲！」一陣破空聲驟響，一片暗器自金慶三人左側後一座房屋瓦面上急勁地飛射向三人。

金慶三人大驚失色，急忙揮袖封擋及縱避，由於三人受傷不輕，功力未復，影响了他們的身手，結果，巴中雄中了一枚暗器——喪門釘，跌倒在地，金、徐兩人顧不了難看，撲落地上滾避，總算得以倖免。

「兩位老弟還不給厲某下手殺！」匿在屋後發出暗器的人發出一聲吆喝。

剛好項、秦兩人於吃驚後搶前去欲搶救金慶三人，這可令到金慶三人深信項、秦兩人與發射暗器施襲的「厲某」是一伙人，那人既自稱厲某，不是厲剛還有誰？

金、徐兩人怒吼一聲，各自忍着傷痛跳起來，拔出兵器，撲向項、秦兩人。「你奶奶的，原來聯同厲剛誘殺咱們！臭小子，今日不殺你兩個小子，難消心頭恨怒之氣。」

項、秦兩人料不到金、徐兩人信以爲眞，誤會他倆與突施襲擊的人是同伙，由於他倆搶撲前去，其勢快疾，幾乎給向他倆所傷，急切間兩人各自斜縱開去，總算避過金、徐兩人的撲擊。

倒在地上的巴中雄沒了聲息。

金、徐兩人一招撲空，吆喝一聲，各自向項、秦兩人追擊。「臭小子，那裏走！」

項挺斜縱避開金慶一擊，口裏忙道：「閣下別誤會，上了那人的當……」下面的話無法說下去，因金慶的狠牙刀已挾着一股刀風劈至，他只好急忙出刀招架。

「鏗」一聲，兩刀交擊，金慶由於有傷在身，不但影响了身手，功力亦打了個折扣，給震得倒退兩步，嚨頭一甜，口裏溢出血來。

同時間，秦懷烈亦身形半轉，出刀接下徐超攻來的四棱鐗，接攻出一刀，將徐超逼退半步。

徐超厲吼一聲，不管身上的內外傷會迸發，運起功勁，四棱鐗一招「疾風驟雨」，攻向秦懷烈。

秦懷烈以一招「虎嘯山林」應付。

那邊廂，項挺並沒有乘機出手反擊金慶，口裏急急道：「閣下千萬別中了那人的離間計……」

金慶根本不聽他的，抬手用衣袖抹去嘴上的血漬，怒不可遏：「你奶奶的臭小子，瞎了眼的人也不會相信，金某若是相信你的話，乃是天下間的大傻瓜！」强壓下心頭翻湧的氣血，揮動狠牙刀攻向項挺。

項挺不欲與金慶二人的誤會加深，沒有出手還招，斜縱開去，口裏說道：「閣下要怎樣才相信項某與剛才向三位施襲之人毫不相干？」

金慶那一招原是虛張聲勢，他自知眼下的情形決討不了好。想起一句話：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錯過今日，不愁沒有報仇的機會，當下身形一停，對徐超道：「徐兄，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跟着縱到倒在地上的巴中雄身旁，一把將他抄起：「咱們走！」

徐超聞言抽身急退，秦懷烈不肯罷休，搶前去欲截住徐超，給項挺喝阻：「四弟住手，任由他們……」

項挺開口話未完，却被一陣暗器破空聲將到了口邊的話堵回去，只見一片暗器從原先那處瓦面上暴射向正欲奔掠而去的金、徐兩人。

「四弟小心，我去看看是什麼人要陰謀，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施襲！」項挺身形縱拔起來，往那處屋面上掠過去。

秦懷烈猶豫了一下，跟着縱起來——往那處屋面掠去。

項挺飛掠到那處屋面上，不敢貿然撲向屋脊後，恐防匿在屋脊後發射暗器的那人向他施襲。身形往瓦面上一伏，揭起一塊瓦片往屋脊上擲去。「啪」一聲，瓦片擲在屋脊上碎射四濺，屋脊後一點動靜也沒有。

隨後掠到的秦懷烈不管三七二十一，足尖在瓦面上一點，往屋脊後撲。

「小心！」項挺急喝一聲，身形急竄，隨在秦懷烈身後。

屋脊後不要說人，連貓兒也沒有半隻。

「可惡！溜了！」秦懷烈恨恨地對項挺道。

項挺游目掃視附近一眼，自語般道：「到底是什麼人挑起咱們與陰山五狼那伙人的誤會？有何企圖？」

秦懷烈道：「三哥，莫非那人要阻止五狼那伙人向咱們說出眞相？」

「一定是這樣。」項挺雙眉一剔。「如今這一攪，五狼那伙人已認定咱們與厲剛是一伙，再不肯與咱們打交道，難以証實厲剛所言之眞僞。」

「三哥，只有五狼那伙人才能証實厲剛所言眞僞，無論如何，也要五狼那伙人說出眞相！」秦懷烈握拳用力晃動一下。

項挺往屋下掃了一眼，金慶三人已跑得沒了影踪，咬咬牙道：「四弟所言極是，咱們馬上去找他們！」隨即往屋下掠下去。

秦懷烈跟着從瓦面上往下掠。

兩人沿途打聽金慶三人的行踪，由於金慶三人形狀狼狽，自不

免引人注目，因此項、秦兩人輕易打聽到金慶三人的行踪，追尋到鎮外一戶農家，發現了五狠的下落。

看那戶農家的佈置，似是給五狠那伙人鵲巢鳩佔。項、秦兩人不但看到牛欄內拴着兩頭牛，屋前還放了犁耙之類的農具，但却不見那戶人家出現，只看到兩具死人，應該說是九具屍體。

說得眞確一點，兩個死人分別倒在門前地上及屋堂內，另外七具屍體則擺放在屋堂當中幾張草蓆上，屍體給布塊蓋起來，前面放了一張供桌，燃着的香燭仍在燃燒。

項、秦認出倒在門前及屋堂地上的兩具屍體，乃是巴中雄和金慶。從兩人的死狀及身上的傷口看來，項、秦兩人斷定金、巴兩人是被一種歹毒的暗器射殺。

因爲金、巴兩人身上佈滿了密密痲痲的血孔，沁出的血形成顆顆血珠。

秦懷烈驚奇地對項挺道：「三哥，什麼暗器能夠將人射成那樣子，一窩蜂的，那些血孔怕有三四十個！」

項挺起先搖搖頭，「我也想不起，亦沒有……」驀地將話打住，攏起的雙眉一舒，衝口而出道：「我想起來了，十多歲的時候，我曾聽爹提及江湖上有一種異常厲害的暗器。既不可拿兵器擋撥，亦不可以內家掌力將它擊飛。只要遇上外力撞擊，便會如烟花般爆射開來，縱使練成外家硬功，亦不能倖免，非死即傷，因爲在冷不防之下，任是誰也來不及應變，絕對應付閃避不了。赫，一時間想不起暗器名稱……嗯，好像叫……滿……天星……對了，想起了！叫子母滿天星！我還想起，我爹也是聽聞江湖上有這種暗器，並未見識過。我想……並不能確定，但八九不離十。」

忽地想起一事，疾聲道：「那個滿腮蝟鬚的漢子不在這裏，很可能跑了，快到外面去找尋。」話聲未落，已往屋外衝出去。

秦懷烈邊跟着跑出屋外，邊道：「兩條屍體身上沁流出來的血還未凝結。兩人應該死去不久，下手之人不會跑得太遠。」

項挺道：「你我分頭在附近搜尋，看看是否有踪可尋。」

秦懷烈首先找到踪跡——在那戶農家左面約二十丈遠的地上有血漬遺下。他馬上招呼項挺趕來。兩人在血漬附近找尋，於數丈外又發現血漬，於是一路追踪下去。

追出兩里許，項、秦兩人發現一具屍體倒在一處草叢中。兩人看清楚那具屍體的面目，認出是盤龍寨的大把頭徐超。

徐超也是給暗器射殺的。一支袖箭自他頷側射入，箭矢從另一面穿出來。除了那一處致命傷之外，左股上及右手臂膀亦被兩根喪門釘射中。

秦懷烈看着徐超的屍體，緩緩道：「三哥，看來殺死眼下這人，以及倒斃在那戶農家的兩人的……兇徒，是一個或是幾個擅使暗器的高手。很可能就是在鎮上驟發暗器襲擊這死去的三人的傢伙。」

項挺點點頭。「咱們在鎮上大街遇上的三人(由於他與秦懷烈都不知道黃狠金慶及巴中雄、徐超的身份姓名，因此叫不出三人的姓名)都死了，下手之人很可能要令到咱倆不能從三人的口中得到眞實的答案。」

「三個都死了，咱倆即使對厲剛慘死之言有八九分相信，但却不能向那三人求証了！」秦懷烈好不着急。

項挺陡地一睜雙眼，興奮地道：「四弟，應該還有一個人！」

秦懷烈一時間對項挺那句話摸不着頭腦。「三哥，那一個？」

項挺急急接口道：「四弟可還記得咱倆從五狠那伙人手上救走厲剛之時，五狠那伙人一共有四人？」

秦懷烈本來神色懊喪，聽了項挺那句話，頓時精神一振，驚喜地道：「記得，怎會不記得，當時他們還有四個人！」

「四個人死了三個，自然還有一個！」項挺目光閃閃。「咱倆繼續追下去，說不定會找到那一個。」

「三哥所言確是，快追下去。」秦懷烈比項挺還着急，當先往前路追下去。

兩人一路循着發現的踪跡追尋，不知不覺間追尋到一個岩崗上。

那座崗都是岩石，但却長着不少從岩縫石隙中生長出來的松樹及籐蔓野草。

項、秦兩人是沿着點點滴滴的血漬追尋下去的，站在崗頭上，兩人發覺脚前對下的地方是數十丈的斷崖，血漬到了兩人脚下所站的崗頭終止。

「三哥，看！崖底下倒着一個人！」秦懷烈俯前探頭往崖下張望，突地有所發現，忙抬起頭對四下張望的項挺疾聲說。「會不會是五狠那伙人中……最後那一個。」

秦懷烈說的應該是黑狠裴震，由於不曉得他的姓名，只好以「最後那一個」稱呼裴震。

項挺聞言，邊答話邊俯身往崖下探望。「極有可能……嗯，果然倒着一個人！一定有路走下去，快找路走下去看看是不是最後那一個。」

秦懷烈站起身，就那剎那，數

枚鷄蛋般大小的物事，夾雜着一片細小的暗器罩射向他和項挺。

項挺亦剛挺起腰身，驟然警覺暗器襲來，本能地轉身揮刀欲擋，猛地瞥到襲來的大片暗器中有幾顆鷄蛋般大的物事，驀地想起在那戶農家中看到兩具屍體——黃狠金慶和二把頭巴中雄身上密如蜂窩般的血孔，心頭劇跳一下，疾忙向正要舞刀應付暗器的秦懷烈道：「四弟快收刀，那些鷄卵般的暗器碰觸不得！」急忙之間，已不容他猶豫，咬着牙一把扯着秦懷烈往身前的崖下墮下去。

那霎間確是不容項挺三心兩意，因爲那些暗器已襲到，而他從金慶與巴中雄的死狀，聯想到那幾顆鷄蛋般大的暗器極可能是子母滿天星，碰觸不得，既然不可揮刀封擋，亦不能眼睜睜任由暗器往身上射來，唯一的辦法便是閃避，而閃的唯一辦法便是跳落崖下——無論兩人身法如何快捷亦已來不及往左右閃避開去。

項、秦兩人跳崖後，自射出暗器的一棵蒼松上掠下一人，飛快地掠向項、秦兩人所站的地方——相距約十多丈，掠到斷崖前，俯身探頭往下張望，剛好看到項、秦兩人跌落崖底下，寂然不動。

自數十丈高的崖上跌墮下去，縱使輕功再好的高手，亦不可能倖免一死。

項、秦兩人不會飛，應該不會倖免一死。

那人身穿一襲灰褐色的長袍，身形頗高，臉上戴着一個虎頭面具，將臉掩蓋起來，教人看不到他的廬山眞面目。

「嘿嘿嘿嘿……」灰褐色面具人發出一半變了音的悶笑聲。「完了，這齣把戲玩完了，從今後，我不用再隱隱匿匿，戴着這叫人氣悶的撈什子面具，討厭！」伸手扯下臉上那個虎頭面具，甩手將它扔出去。

那個面具往斷崖下飛飄墮下去。灰褐長袍人亦露出本來面目。

那是一張看上去年約三十許，臉色有點蒼白，面目頗爲猥瑣的臉，相信沒有多少人對這張臉會生出好感。

換言之，可用「面目可憎」四個字來形容此人的長相。

「該死！你娘的兩個小子早就該死！如今自己跌下去摔死了，眞教我痛快，我回去也有個道理向她交代。」灰褐長袍人向天打個哈哈，接着長嘯一聲，回身向岩下掠去。

＊　＊　＊

最先醒過來的是項挺，他馬上跳起身，看看可有傷了四肢筋骨，尚幸並無傷及，只擦損了幾處皮肉，放下心來，隨即察看秦懷烈的情狀。

秦懷烈身上亦損傷了幾處，氣息平緩，項挺鬆口氣，輕輕拍打他的臉頰，弄醒他。

回想起冒險往斷崖下跳的情形，他仍然感到心驚膽戰，那一跳他並沒有把握死裏逃生，只是碰運氣，聽天由命。不過，他也不是胡亂往下跳的，先前往下張望時，他已看清楚斷崖下的形狀，知道那一處崖壁上有松樹長出來，他拉着秦懷烈往下跳時，正好向二十多丈深，從崖壁縫隙中長出來的一棵松樹墮下去，由於一手抓着秦懷烈，當然不如一個人那麼輕巧，墮落那棵松樹上時，脚下點了點，便給秦懷烈帶下去，如是者一直跌落下去，在距離崖底約數丈時，項挺已無法控制身形下墮之勢，結果砸在一棵松樹幹上，抓不住秦懷烈的手，分開摔落地上，暈死過去。

秦懷烈終於醒過來，張開眼看到項挺，第一句話便是：「三哥，你沒事吧？」

項挺笑笑。「我比你早醒，即使受傷也比你輕，起來看看可有傷了筋骨？」

秦懷烈一骨碌跳起身，活動一下手脚，意外地道：「三哥，沒有傷着筋骨，眞教人難以置信。」跟着又蹦跳了一下。

項挺笑道：「簡直是奇跡！從那麼高的地方墮下來，只傷了點皮肉，可說福大命大。」

秦懷烈道：「三哥，大概咱兩人命不該絕，老夫人……在天之靈保佑，咱兩人才會大難不死。」

聽秦懷烈提起死去的母親，項挺不由想起慘死的三十九人，不由一陣神傷。「至今大仇未報，甚至兇手是否邙山雙魔亦未能証實，我眞沒用……」

秦懷烈忽然失聲道：「三哥，那個人確是五狠那伙人中最後那一個。」

項挺被秦懷烈一說，才省起崖底下還倒伏着一個人——黑狠裴震是最後那一個——極有可能是他，忙往秦懷烈奔去的方向張望，只見距十丈過外的地上倒伏着一個人，不就是他和秦懷烈在崗頭上斷崖前往下張望發現的那人。那張臉正好朝向這面，是以看到其人之面目。

秦懷烈沒有認錯人，確是五狠那伙人，四人之中最後那一個黑狠裴震。

「四弟，看看他是死是活。」項挺急急向那邊跑去。

秦懷烈答應一聲，奔到黑狠裴震身前，看清楚其人的情狀，不由倒抽一口涼氣——裴震摔得四肢斷折，渾身傷痕，衣衫破裂，腦袋左

側破了個洞，流了一攤血。如此這般的一個人，若仍未死，那才怪。

「三哥，看模樣此人死多活少。」秦懷烈扭頭對奔來的項挺喊話，跟着蹲下去察看裴震是否眞的一命嗚呼。

探其氣息，似乎感覺不到，再探裴震的脈息，秦懷烈臉上頓現失望之色禁不住張口向項挺喊道：「三哥……」陡地臉上變得驚奇詫異，接代以難以置信的神色，詫訝地道：「像有……脈息，三哥快來看看。」

項挺聽到秦懷烈說死多活少，大失所望，不由放慢脚步，再聽到秦懷烈驚詫訝異的呼叫，登時精神一振，便又加快脚步奔去。「四弟！小心一點！」

秦懷烈一直把着裴震的左手腕脉，凝神細察。「三哥，此人未死，仍有脉息，千眞萬確，匪夷所思。」秦懷烈興奮得跳起身來，蹦跳起老高。

項挺奔到裴震身旁，立刻蹲下去，抓住裴震左手，屏息把脉靜聽。

起先確實感覺不到，靜靜地把下去，終於感覺到一絲微弱的脉息，若是粗心大意，絕對察覺不到，以為裴震已身亡。

項挺好不興奮，對秦懷烈道：「四弟，快幫忙將他小心扶起來，待我將眞氣輸入他體內，但願能救醒他。」

秦懷烈幫忙項挺很小心扶裴震坐起來，兩人心裏都知道，裴震快要油盡燈枯的那一點火，只要稍有風吹草動，便會燈熄火滅。「四弟，小心扶着他，待我將眞氣輸入他體內。」項挺待秦懷烈像捧無價寶般輕輕扶住裴震，他馬上輕手輕脚在裴震背後坐下，然後輕輕將左手掌心貼在裴震背心上，運起內功眞氣，緩緩輸入他體內。

約莫一頓飯光景，裴震終於有動靜——身子輕微顫動一下，跟着眼皮抖動一下，氣息漸顯。

「他活過來了。」秦懷烈按捺不住心裏那股驚喜，張口說話。

又過了盞茶時分，裴震喉頭咕嚕作響，雙眼微微眨動兩下，突地發出一聲微弱的呻吟。

「醒了！三哥，他醒了！」秦懷烈又忍不住叫起來。

項挺馬上收回右掌，轉到前面，只見黑狠裴震微微張開眼來，項挺輕聲道：「閣下還認得項某兄弟嗎？」

裴震雙眼無神，吃力地看了項挺一眼，嘴巴微微嚅動。「你……怎會在這……裏……」

項挺忙道：「項某兄弟與你一樣，亦是被人用暗器突襲，被逼跳崖，僥倖不死，發現閣下跌落崖下，仍有氣息，於是將你救醒過來。」

裴震在聽到項挺說「那人」時，似乎激動起來，氣息加促，秦懷烈急忙伸手到他背後輕輕搓摩，助他平復下來。

「那人……江湖上只有……一個人……」裴震顯得頗激動，才平復下來的氣息又急促起來。

項挺忙道：「閣下別動氣，項某與你如今可說是同仇敵愾。閣下可知道下手殺害你們的兇徒是什麼人？待項某兄弟代閣下及三個伙伴討還血債！」

裴震大概自知不行，不能動氣，否則隨時會一命嗚呼，閉上眼喘了一會氣，氣息慢慢平復下來，吃力地道：「江湖上……擅使多種暗器……的高手……除了千手……金剛……沒……第二個……子母滿天……星乃……是……其師門……之物……你……兩位必要替……裴……某報仇……否……死不瞑……」最後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便已油盡燈枯，闔上雙眼。

項挺料不到裴震這麼快撐不住，想起仍有一件事要問裴震，情急之下，不管能否救他多活一會，急忙轉到裴震身後，出掌抵在他背心大穴上，將眞氣源源輸入他體內。

秦懷烈急切地看着腦袋已無力垂下的裴震，口裏喃喃道：「求求你別這麼快咽氣，挺着啊，你不能這麼快死！求求你多活一口氣。」

裴震毫無反應，腦袋依舊無力垂下，看來，他已經死了。一個死了的人，縱是大羅金仙，亦不可能將之救活過來。

足有一盞茶工夫，裴震毫無動靜，項挺大失所望，心知回天乏術，正欲撤回右掌。倏地裴震搭拉着腦袋動了一下，秦懷烈看得眞切，驚喜萬分地失聲叫道：「三哥，他有動靜了！」

項挺亦看到，頓時精神一震，繼續將眞氣輸入裴震體內。

世間上確實有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就像看來經已咽了氣的裴震，居然給項挺救活過來，說得上是奇聞。

秦懷烈看到裴震搭拉的腦袋微微抬起，眼皮眨動，忙道：「三哥，有話快問他。」

項挺將嘴巴湊到裴震的耳邊，凝聲運氣道：「請告訴項某，是否在初七那一日於亳城被你們找到雙魔，之後你們一直追着他？」

裴震大概被項挺那如暮鼓晨鐘般的語聲送入耳中，震發起他的神志心魄，倏地微微張開眼，腦袋又微微一抬，從口裏吐出一句話：「如你……所言。」陡地腦袋往下一墮，這次眞的咽了氣。

秦懷烈長長吁口氣，由衷地道：「閣下雖然不是好人，但我仍要對你說一聲謝謝。」跟着輕輕將裴震放在地上。

項挺仰天吁口氣。「皇天有眼，慘死的娘親及上下三十多人的亡魂有靈，奇跡出現……居然死而重生，兇手是否邙山雙魔一事終於得到証實，娘親、大嫂，還有慘死的三十九人！如今既已証實邙山雙魔不是元兇，孩兒在此向天發誓，務必找到元兇，報此血仇，否則誓不為人！」

跟着兩人埋葬了黑狠裴震。

由於項挺耗掉不少眞氣，加上摔傷了數處，元氣大傷之下，恐怕體力不支，無法走出谷外，只好待元氣恢復過來，才離開那裏，返回鎮上。

* * *

在一座獨立的小宅院內，面目猥瑣的灰褐長袍人將如何擊殺黃狠金慶及巴、徐、裴三人的經過，以及乘機將追踪的項、秦兩人逼墮落數十丈的斷崖下的情形，一口氣說完，末了邀功地道：「如花，你不是恨死了姓項的小子嗎？如今我將姓項的兄弟一併解決了，遂妳所願，解妳心頭之恨，妳稱心如意了吧。許諾我的好處，該兌現了吧？」一副色迷迷的樣子，「咕」地咽下一口口水。

坐在灰褐長袍人對面的人，是一個女子。

一個容顏艷麗的女子，看年紀約二十五歲。

聽那灰褐長袍人對那女子的稱呼，她的芳名叫如花。

如花的臉上一點欣喜之色也沒有，拉長了一張俏臉，哼一聲道：「萬兄，小妹一再對你說，切不可這麼快便殺死姓項的！小妹要他慢慢死，費盡椎心瀝血之痛，受盡百般折磨，痛不欲生，才要他死，否則難消小妹心頭之恨！」

這女子——如花似乎對項挺恨之入骨，又或有深仇，說話時一副咬牙切齒的模樣。

「如今萬兄你擅自逼這姓項的跳崖身亡，違背了小妹跟你之間的交易協議。換言之，是你不遵協定，因此，小妹無須守諾！」

聽她的說話，以及灰褐長袍的人——姓萬的——剛才那番對話，要對付項挺的人並不是姓萬的，而是受那女子——如花的指使，主謀者應該是如花。

姓萬的料不到如花會那樣說，本來一腔的慾火頓時給淋熄，神色轉為錯愕，道：「如花，不是說笑吧？妳親口答應我，我替妳出頭對付姓項的小子，待那小子一命嗚呼之後，妳便與我歡好，如今妳這樣說，不是要反悔吧？」

如花仍然沉着臉，冷冷道：「小妹從來一是一，二是二。小妹絕沒有反悔之意，是你自己壞了你與我之間的協定，擅自殺死了姓項的。你既不守協議，小妹當然無須踐諾，怎能怪小妹？」

姓萬的臉色一連數變，從他的神態看來，似乎很惱怒，咬着牙道：「嘿嘿……古人謂：唯小人與女子難養，果然不虛，妳如今出爾反爾，視我如傻瓜，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花霍地站起身，冷聲道：「萬兄，那是你咎由自取，怨不得小妹，難道你想對小妹動粗？」一雙勾魂眼在姓萬的臉上溜了一轉。

姓萬的似乎被如花那一眼弄得神迷魂蕩，臉容稍寬，語氣也軟下來。「如花，怎會呢？」

如花嬌笑一聲，截斷姓萬的話。「小妹也知道萬兄不是那種……粗人。再說，強摘的果子不甜。這樣吧，小妹不是那種無情無義，白白要人替小妹辦事的人，這裡有一千兩銀子，足夠萬兄到秦樓楚館風流十天半月，請萬兄笑納。」將一張銀票放在桌上。

姓萬的哈哈笑了幾聲，「既然無緣吃到天鵝肉，只好退而求其次，多謝顏姑娘賞賜！」伸手拿起桌上那張銀票，放入懷中，接向如花抱拳一拱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後會有期。」起身離座，往外便走。

如花原來姓顏。

顏如花。

果眞人如其名。

在姓萬的說話時，顏如花一直目不轉睛看着他，雙手如封似閉，顯然對姓萬的甚具戒心。看到姓萬的向外走，仍然保持那個姿勢，口裏說道：「萬兄好走，小妹不送了。」直至姓萬的走出門外，她才移動身子，往門前走去。

驀地外面響起啪一聲響，跟着是姓萬的一聲慘叫，顏如花大吃一驚，急忙往門外撲去，還未撲到門前，只見姓萬的倒飛回來，撞在左面門框上，發出一聲痛叫，掙扎起身。

顏如花撲到門前，急急扶起姓萬的，口裏急問：「萬兄，是誰向你下手？」兩眼往外急瞥，人影全無。

「是……」本來滿臉痛苦之色的「萬兄」突地向顏如花古怪一笑，「是我，妳上當了！」陡地出手一連點了顏如花身上四處大穴。

顏如花瞥到門外空無一人的刹那，心頭驚跳，警覺不對，已經太遲了。身上一麻，頓時動彈不得，「你……好卑鄙下流！」又驚又怒，怒視着一臉得意之色的「萬兄」。

姓萬的「嘖」一聲在顏如花的臉上親了一下，淫笑道：「隨便妳怎麼說，妳既無情義又不守信諾，我只好使詐，半斤對八兩，誰也別說話。」

「妳想怎樣？」顏如花咬牙切齒。

「當然是一償宿願，要妳履行承諾，嚐嚐天鵝肉的滋味。」

顏如花驚怒交加，兇狠地尖聲道：「萬千輝，你敢！」

姓萬的原來名叫千輝，伸手在顏如花的胸脯摸了一把，淫笑道：「萬某行走江湖這麼多年，經歷不知多少生死險厄。一個連死也不怕的人，有什麼不敢幹的？俗語有云：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但得與妳一夕銷魂，縱死何憾！」

顏如花咬着牙，厲聲道：「你若霸王硬上弓，我要你終生後悔。」

萬千輝哈地笑了一聲，道：「若我今日不與妳共赴巫山，眞個銷魂，才會後悔終生。」說完，低頭在顏如花的香腮及玉頸上親個夠。

顏如花銀牙緊咬，沒有再說，也不掙扎，任萬千輝爲所欲爲。

事實上，她若掙扎，還不是徒勞無功。

「美妙！好美妙的天鵝肉！」萬千輝抬起頭，一臉陶醉，眼中慾火熊熊。「如花，確是一朵嬌美的鮮花，我萬千輝不知幾生修到的福氣，能夠一親香澤。」

顏如花閉上眼，不作聲。

萬千輝舔舔嘴唇——一副饞涎欲滴的樣子。「如花，別怪我不解溫柔，是妳逼我這樣對付妳。」一把抱起顏如花，往屋裏頭那個房間走去。

顏如花起先像個木美人一樣，一任萬千輝擺佈，毫無反應。慾火高燒的萬千輝可不理會那麼多，像一頭野獸般蹂躪顏如花，當他快要登上高峯的時候，顏如花忽然有反應，不但迎合着他，還發出聲聲教人銷魂蝕骨的呻吟，手脚也像八爪魚那樣緊緊纏攬住萬千輝。

萬千輝當然不想與一個木美人銷魂，因此他在脫去顏如花的衣衫後，改爲點了她的氣海及湧泉等穴道，教她不能運聚內功眞氣，手脚能動，與平常人無異。

要不是他慾火焚身，他眞會感到味同嚼蠟。不過，仍然感到有點不是滋味，那想到顏如花突然熱情起來，而且頗爲熱烈，他頓時興緻大增，那種銷魂的感覺强烈多了。

終於雨收雲散，兩條赤裸的軀體仍然偎抱在一起。

「嗯，你眞强壯……弄得奴家死去活來……奴家有眼不識……好漢……」顏如花在歇過氣後，嬌軀在萬千輝的懷中挨擦蠕動，一雙手也在他身上輕輕撫摸，說話的語聲嬌膩醉人。

萬千輝心中一蕩，熱血陡湧，忍不住抱緊顏如花，滿足自得地道：「如花，如今知道我不是那種銀樣蜡槍頭了吧？嘻嘻，妳不但貌美如花，剛才……眞厲害，幾乎教我吃不消，能夠與妳眞箇銷魂，此生無憾了。」話落，嘴巴已落在顏如花的雙唇上，雙手亦在顏如花的玉體上動起來，漸漸狂熱起來。

顏如花的反應好熱烈，與萬千輝在床上糾纏翻滾，終於，兩人再次合爲一體。

待到從驚濤駭浪天翻地復的激情中跌下來，萬千輝已筋疲力盡，不住喘氣，陷於癱軟狀態。

顏如花却似乎意猶未盡，在萬千輝身上有所動作，令到陷於癱軟虛脫狀態的萬千輝陶醉不已。

驀地，陶醉中的萬千輝發出一聲慘厲的吼叫，整個人一下子從床上蹦跳起來，接重重跌回床上，一個身子蝦一樣弓縮起來，雙手摸着下體，在床上慘嚎滾動，袴下血流如注，染紅了床上的被鋪。

顏如花將手上執着的一根東西用力摔落地上，瘋了般用脚大力踐踏，口裏格格笑道：「萬千輝，我說過要你一生一世後悔，你如今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吧！」

「妳……好狠毒！」萬千輝仍然在床上滾動，一張臉因爲劇痛難當的關係而扭曲變形，額上暴沁出豆大的汗珠。「妳……怎能……那樣……」陡地大吼一聲蹦跳起來，撲向經已跳到床下的顏如花，却重重地摔跌回床上，昏死過去。

饒是他——萬千輝身强力壯，內功深厚，在這種情形下也抵受不了如斯巨大的創痛，失去知覺。

你道萬千輝袴下受了何種創傷，原來他那話兒給顏如花一口齊根咬斷，顏如花用脚大力踐踏的，正是那根給咬斷下來的那話兒。

顏如花這一着確是令到萬千輝一輩子也後悔。想想，一個男人要是驟然間失去那話兒，可說是比死還難受。

顏如花看到萬千輝蹦起撲過來，着實嚇了一跳，要知道她身上的穴道未解，與常人無異，若給萬千輝撲個正着，準死無疑，幸好萬千輝傷重不支昏死，她可說死裏逃生，鬆口大氣。

萬千輝一夕銷魂付出的代價可謂巨大。

「哼哼！不論是誰，惹上我的，誰也不會得到好下場！」顏如花切齒道。「萬千輝，你是咎由自取！」

顏如花貌美如花，人如其名，恐怕沒有多少人知道，她的心比蛇

蝎還毒。

好一個蛇蝎美人。

穿回衣衫，顏如花施施然離開那座小宅院。

她亦沒有下手殺死萬千輝。

難道她不怕萬千輝找他報「去勢」之仇。

* * *

「三哥，江湖上最擅於使用數種不同暗器的高手，不知是那一個？」秦懷烈問項挺。

此時，兩人已身在客棧之中，並已吃過晚飯。

項挺道：「當然就是千手金剛萬千輝，先後殺死陰山五狼最後四人的兇手，就是千手金剛萬千輝！」

「千手金剛萬千輝的暗器功夫當眞很厲害？」秦懷烈從未涉足江湖，對江湖上的人事所知甚少。

項挺點點頭。「不但厲害，而且出神入化，萬千輝的暗器，咱們已領教過，那四個人先後被暗器所殺，咱們亦目睹。那四人都不是易與之輩，却都死在萬千輝暗器之下，你說厲害不厲害？」

「那個千手金剛會不會就是殺害老夫人等三十九人的元兇？」

項挺搖頭。「死去……的人中，沒有一個遭暗器所殺。萬千輝却是以暗器功夫見稱，暗器就是他的武器，焉會將暗器改用兵器？單憑這一點，可以斷定不會是萬千輝。」

「三哥的意思是，元兇另有其人，萬千輝乃是受人指使。」

「嗯。」項挺點點頭：「這樣想才合情合理。」

「三哥，如今總算有了頭緒。」秦懷烈握起拳頭晃動一下。「只要找到萬千輝，便可從他身上找出主使之人。」

項挺有點擔心地道：「主使萬千輝之人曉得要千手金剛殺人滅口，恐怕萬千輝也會給滅口。」

秦懷烈聽項挺那樣說，大爲着急。「三哥，豈不是空喜歡一場？」

項挺吁口氣，不敢抱多大的希望。「但願千手金剛不會遭主使之人滅口……」

「三哥，一定不會！」秦懷烈突然滿懷信心地道：「三哥，你想想，不但那四個人都死在萬千輝的暗器之下，咱兩人也給暗器逼得跳下斷崖，萬千輝一定以爲咱兩人已摔死了，那主使之人何須要殺萬千輝滅口？多此一舉？」

項挺連連點頭：「我怎麼想不到這點？三弟你所言有道理，但願如你所言，否則，咱們不知該處從何下手，查出元兇。」

秦懷烈興奮地道：「三哥，萬千輝以爲咱們摔死在斷崖崖下，必然不再隱藏行踪，這大大有利咱們找他。」

「我也是這樣想。」項挺道：「明天便着手找尋萬千輝，咱們早點歇息，養精蓄銳，要對付千手金剛，非要加倍小心在意，否則，很易吃虧！」

秦懷烈咬牙道：「若找到萬千輝，拚却一死，小弟也要從他身上查出誰是主謀之人。」

項挺搖頭道：「大仇未報之前，切不可輕言死！要是咱們都死了，縱使知道誰是元兇，也無法報仇雪恨。」

秦懷烈笑笑：「三哥，小弟那樣說，乃是顯示小弟的決心，大仇未報，當然絕不輕易喪命。」

「你這麼說，我放心了。」項挺打個呵欠。「四弟，睡吧。」

秦懷烈點點頭，離開座椅，往床前走去。

爲了便於互相照應，秦、項兩人共睡一房。

伊人情深　助君雪恨

項、秦兩人找遍了鎭內外，都找尋不到萬千輝的踪跡下落，唯有返回鎭上，再行決定下一步怎樣做。

「三哥！不論萬千輝跑到那裏，非找到他不可！」秦懷烈深心不忿。

「只要他活着，總會找到他！」項挺道：「即使他鑽到地底，也要將他挖出來。」

驀地，兩人聽到有人驚呼狂叫救命。循聲望去，只見鎭上那條最長的大街上狠奔豕突，鷄飛狗走，不論大人小孩，爭相奔逃，奇怪的是奔逃的人全是男的。

「媽呀，快來救我呀！我不要給人閹啊！」一個十一二歲的小童邊跑邊驚呼。

「快跑啊，有個瘋子追着人嚷着要閹盡天下的人，給他抓住，別想再做男子漢大丈夫了！」一個三十左右的漢子邊飛奔邊大聲呼叫。

「不好了，已有三人給瘋子閹了，西大街的林老頭剛給抓住……」

項、秦兩人聽得好不奇怪。「三哥，當街抓人閹掉，眞是奇聞。小弟還是頭一遭聽聞及遇上。」秦懷烈有點不大相信。

項挺正要說話，只見沒命地急奔前來的男人小孩吶喊一聲，慌亂地四散竄奔，只恨爹娘少生了一條腿，那情狀好不狼狽。

「救命……」一個小伙子給灰褐長袍人從身後追上，一把抓住，嚇得他駭然大叫。

看清楚，那灰褐長袍人不就是被顏如花將那話兒咬斷的萬千輝——千手金剛。

項、秦兩人並不認識萬千輝，看到他狂暴地抓住那個小伙子掀翻在地，伸手去扯他的褲子，似有所為，那個小伙子拚命掙扎，狂呼嘶叫救命，附近的人都跑光了，店舖也急忙關上門，沒有人膽敢理會萬千輝會對那個小伙子怎樣。

那個小伙子邊拚命掙扎，邊死命捂住胯下要害處，萬千輝強行拉開小伙子的雙手，幾次皆行不通，不由怒發如狂，暴吼一聲，喀勒勒一聲脆響，那小伙子慘叫一聲，暈死過去。

原來那小伙子一條手臂硬生生給萬千輝拗斷。

項、秦兩人看到萬千輝生生拗斷那小伙子的手臂，不由激起俠義之心，叱喝一聲：「住手！」雙雙縱向萬千輝。

兩人不知道萬千輝就是要找尋的千手金剛，否則早已撲前去向他出手。

萬千輝看上去像個瘋子。本已猥瑣的面目顯得兇狂暴戾，蒼白嚇人。看樣子他可能抵受不了給顏如花「去勢」的巨大創傷，醒來後神志狂亂，跑到鎮上借瘋行兇——到處捕捉男人生閹活宮。恨不得天下間的男人都像他那樣——那話兒給閹割掉。

看來，他的心態神智已因那話兒被閹割掉而失常。

他要將別人那話兒閹割掉，正是出於那種報復的心態，他要別的男人也像他那樣，成為一個閹人，無法與女子共效魚水之歡。

本來，他要報復，該去找顏如花。

可憐那些給他無辜閹了的男人，慘遭無妄之災，變成了閹人。

項、秦兩人的叱喝聲驚動了萬千輝，却救了那個給拗斷手臂的小伙子免於被閹。

原來就在那霎間，萬千輝已一手扯脫小伙子的褲子，探手欲抓住小伙子胯間那話兒，驟然驚覺項、秦兩人向他撲來，不容他動手閹了那小伙子，只好急忙發出一蓬暗器阻截項、秦兩人的撲擊。「那裏來的渾小子，膽敢管老子的事！」

項、秦兩人料不到萬千輝一出手便發出暗器，吃一驚，冷不防之下，幾乎來不及封擋及躲避，急切間兩人各自斜縱開去，同時揮舞長刀，總算應付了那蓬暴射過來的暗器。

萬千輝已扔下那個小伙子，瘋狂撲向項、秦兩人，口裏哇哇大叫：「來啦，老子要閹了你兩個小子，割掉那話兒扔給狗吃！」就這哇哇大叫之間，起碼發出四種不同的暗器。

項挺眼見萬千輝接連發射數種暗器，手法熟練精奇，不由心頭一動：莫非此人就是千手金剛萬千輝。情勢不容他多想，急忙縱起來，並舞刀應付那些激射過來的暗器，口裏提醒秦懷烈：「四弟，那狂徒是個暗器高手，千萬小心！」

秦懷烈並沒有縱起來，而是身形一矮，撲在地上，長刀疾撥，將射來的十數暗器——鐵蒺藜撥擊擋落。

「三哥，此人擅使暗器，會不會就是咱們要找的人？」秦懷烈由此而聯想起來。

項挺那時無暇回應秦懷烈，因他已凌空翻掠撲到萬千輝的頭上，長刀如雷劈電斬般，疾斬下去。

萬千輝料不到一連發出五六種暗器也阻截不了及射殺項、秦兩人，怪叫一聲，身形疾矮，斜竄開去，同時右手疾揮，發出一枚鷄蛋般大小的物事。

項挺經已心疑萬千輝就是千手金剛，如今驟見他發出一枚圓珠般的暗器，登時認出是他和秦懷烈在那斷崖上遇襲的暗器，與那幾枚鷄蛋般大小的物事一樣，那刹那又驚又喜——斷定眼前的人就是萬千輝，陡地想起射來的圓珠般的暗器很可能就是子母滿天星，那裏敢封擋碰觸，急忙腰身一折，偏開二三尺外，急墮下去，將手上的長刀擲向萬千輝。

本來，憑萬千輝的功力及出神入化的暗器手法，項、秦兩人絕不可能那樣「容易」應付得了他發射的暗器。由於萬千輝遭受到巨大的創傷，元氣大損，自不免影響到他的身手，因而其功力大打折扣，否則，項、秦兩人恐怕不能倖免，會死傷在他的暗器之下。

說起來，顏如花可說無形中幫了項、秦兩人一個大忙。

「波」一聲，那枚圓珠形的暗器射擊在一面牆上，暴射出如烟花般的星星點點暗器，廣及兩丈範圍之內，若有人處身那範圍之內，縱使身手再高明，恐也無法應付得了。

「子母滿天星！」秦懷烈一眼瞥及，脫口驚叫。

「呃」一聲慘叫，斜竄出去的萬千輝猝然撲落地，看清楚，原來他的左腿給項挺的長刀射中。

秦懷烈脫口驚叫之間，身形並沒有停下來，幾乎是貼地掠到萬千輝身前，長刀一偏，拍落萬千輝的後腦之上。

本來，秦懷烈可以一刀斬殺萬千輝，為留活口，他改以刀身拍落萬千輝的後腦之上。

萬千輝悶哼一聲，前額重重碰在地面上，頓失知覺。

項挺掠落地上，疾聲道：「四弟，他就是咱們要找的千手金剛萬千輝，亦是昨天在那斷崖上以暗器襲擊咱們的人！」

「三哥，這可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天助咱們！」秦懷烈邊興奮地回應，邊出手一連點了萬千輝背上三處穴道。

「眞是意料不到。」項挺好不興奮。「一下子便遇到他並制住他，幾乎不敢相信。」

「三哥，將他帶到別處，還是就在這裏弄醒他？」秦懷烈問。

項挺放眼打量一遍四周，街道上空寂無人，恍如鬼域，給人一種不踏實的感覺，於是說道：「將他帶走，找個地方弄醒他問話。」

秦懷烈瞥一眼那個給拗斷手臂，暈死在地的小伙子，「三哥，要不要救活那個人？」

項挺馬上道：「四弟，快去救活那人，絕不能見死不救，我帶千手金剛鎮北面那個小樹林等你。」話落，一手抄抱起千手金剛，往鎮北那頭奔去。

秦懷烈道一聲：「三哥，小心啊。」縱到那小伙子身前，先將他被扯下的褲子拉上，才動手救治。

項挺將萬千輝帶到那個小樹林中，放下萬千輝，先將他身上那件灰褐長袍脫掉，發覺長袍內暗藏了不少暗器，將之扔得遠遠的，再在他身上搜出大大小小不下十五六種暗器——怕不有百數枚，扔掉後，才弄醒萬千輝。

他深知千手金剛並非浪得虛名，所以他不敢大意，在弄醒他之前，先將他身上的暗器丟掉，避免遭到意外。他知道萬千輝身上的暗器就等於老虎的爪牙，弄掉了，等如脫去老虎的爪牙，一頭沒了爪牙的老虎，並不可怕。

萬千輝終於醒過來了，睜開眼看到項挺，登時兩眼一瞇，暴射出兩道兇暴的目光，咬牙道：「你沒死？」看他的神態，似乎從狂亂兇暴中清醒過來。

項挺咧嘴一笑：「項某要是摔死了，怎會在你眼前出現？」

萬千輝眼中閃射出驚疑之色：「不可能的，從那麼高的地方摔下去，不要說是人，猿猴也會摔死……」

項挺不想在這上面花費唇舌說清楚，截道：「閣下可是在江湖上有千手金剛之稱的萬千輝？」

萬千輝傲然道：「天下間除了萬某之外，江湖上還有那一個的暗器手法像萬某般出神入化？」

陡地發覺自己身上只穿內衣褲，發急地道：「姓項的小子，怎麼脫去了我的長袍，拿走我的暗器，快交還我！」

項挺淡淡一笑：「閣下，項某為防萬一，不得不先脫去你的爪牙。」

突然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及碰觸枝葉的聲響，項挺立刻掉頭喝問：「誰？四弟？」

「三哥，是小弟啊。」傳來秦懷烈的回應。

項挺放下心來，但仍然看着秦懷烈走入樹林內，出現在他眼前，才將橫在前的長刀放下。

「三哥，那傢伙醒了麼？」秦懷烈邊走向項挺所站的那棵樹下，邊問。

項挺答：「早已弄醒了。三弟，留意附近的情形，待我繼續問他。」

秦懷烈答應一聲，在丈外站住，握刀留意附近的動靜。

項挺繼續問萬千輝。「閣下因何出手暗算項某兄弟，置項某兄弟於死地？並殺人滅口，不欲項某兄弟從陰山五狠那伙人的口中得到答案呢？」

萬千輝聽項挺那樣問，頓時被挑起心頭那股仇怨恨怒之氣，想到自己遭顏如花閹了，比死還難過，禁不住發出一聲厲吼，渲洩心中的怨恨之氣。

那知道一吼之下，牽動了下體創傷之處，而那要害處正是人體最脆弱的地方，登時痛得他縮起身子，用手捂住下體，在地上翻來滾去。

項挺不知他下體被「閹」，驟見他疼痛難當的樣子，心裏一驚，慌忙蹲下去將他按住。「閣下……那裏……因何如此痛苦？」

萬千輝張口吸了一會氣，大概劇痛漸減，然後喘了幾口氣，才斷斷續續地道：「那賤人……好陰毒……老子……恨不得食其肉……」

項挺不耐煩地道：「閣下請答項某剛才所問。」

萬千輝雙眼一瞪，似欲發作，話到口邊，語氣倏改。「小子，萬某好恨！你可知道，萬某給那毒婦……生閹了！變成一個閹人！」

項挺這才明白，萬千輝給人——一個女子閹了，大概創傷頗鉅，因而痛不可當，想想一個男人沒了那話兒，豈不可笑，幾乎忍俊不禁，强忍道：「是誰那麼惡毒兇殘，對你施以宮刑？」

萬千輝恨恨道：「顏如花！就是那毒婦指使老子殺黃狠金慶、黑狠裴震等四人滅口，亦是她指使老子暗中對付你兩個小子！」

「顏如花？」項挺恍似當頭給砸了一棒，震撼呆住。

「就是那毒婦！」萬千輝恨恨道：「老子所幹的，都是她主使！」

「三哥，顏如花是甚麼人？」秦懷烈從未聽聞顏如花這個人，故此不知她是何許人物。

「是她！怎會是她！因何如此？」項挺似乎聽不到秦懷烈的話，神態有點異樣。

「老子好恨！」萬千輝滿懷怨恨，他之所以那麼爽快說出主使他的人是顏如花，全出於報復之心，他希望項挺能夠替他報仇。

「三哥……」秦懷烈看到項神情有異，忙叫喚一聲。

項挺渾身一震，從驚愕中回過神來，吸口氣，掉頭對秦懷烈道：「四弟，我沒事，顏如花是個毒如蛇蝎的女子！我怎麼想不起她！」

倏地轉回頭厲聲對萬千輝道：「說啊，可是顏如花殺了項某一門三十九人？」

萬千輝道：「這個老子毫不知情，不敢說是她所爲。」

「她如今在那裏？」項挺問。

「她昨天離我而去，老子不知她會到那裏去，不過，老子知道在甚麼地方找到她。」

一頓，萬千輝又道：「姓項的，若相信老子，請解開老子的穴道，老子帶兩位去找那毒婦！不殺那妖婦，老子誓不爲人！」

項挺想也不想，掉頭對秦懷烈道：「四弟，替他解開身上的穴道。」

秦懷烈遲疑道：「三哥……」

項挺截道：「四弟，解吧！」

秦懷烈看出項挺心意已決，也就不再說話，上前去出手解開萬千輝身上被點封的穴道。

萬千輝吸口氣，跳起身。「兩位請放心，萬某雖然不是正人君子，可也不是一個不知好歹的惡棍，如今萬某與兩位可謂同仇敵愾。請兩位相信老子絕對沒有一點惡意。」

項挺道：「閣下受創頗巨，挺得住嗎？」

萬千輝道：「放心吧，老子已料理好傷口。咱們走吧。」

秦懷烈忍不住道：「閣下因何無辜傷殘？」

萬千輝怔了一下，接嘆口氣道：「老子當時大概恨怒、慾火攻心，瘋了，才會幹出那……種事來……一個男人沒了……那話兒，還算一個男子漢嗎？當時老子好恨，不但恨那毒婦，也恨不得天下所有的男人……」

項挺截斷萬千輝的話。「好了，閣下那時的心情項某很明白，事不宜遲，請快帶咱兄弟去找顏如花。」

萬千輝往自己看一眼，苦笑道：「兩位，老子這個樣子怎見人啊？總要找回衣衫穿上吧？」

項挺二話不說，馬上去撿回萬千輝那件長袍，遞給萬千輝。

萬千輝接過，穿上，忽地想起給項挺搜去的暗器，忙道：「項……老弟，老子藏在身上那些暗器呢？」

項挺道：「不要也吧，你那件長袍上多的是暗器，也不在乎少了那些暗器。」

秦懷烈催促道：「三哥，可以走了吧？」

項挺馬上應道：「走吧！」跟着招呼萬千輝一聲，與他一起往樹林外走去。

* * *

在城中南面一個頗爲偏僻的地方，有一座宅院。

萬千輝指着那座宅院，對身旁的項、秦兩人道：「就是那裏，老子曾在那裏與那毒婦見面，逗留了兩個時辰，還喝了一頓酒，說好了一切，老子才離去。據老子暗察所得，那裡應該是那毒婦的一個落脚點。」

「那裏有些什麼人？」項挺邊打量那座宅院，邊問。

「那裏有一個總管模樣的漢子，老子看得出那漢子身懷武功。除了那漢子，老子還看到兩個丫頭、四個下人。至於是否還有其他人，老子不得而知。」

「三哥，這座宅院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建在如此偏僻之地，恐怕不是尋常人所居住。」秦懷烈說出他對那座宅院的觀感。

「即使那裏是龍潭虎穴，也要闖一闖。」項挺想到滿門三十九人慘死，頓時熱血沸騰。

萬千輝道：「項老弟打算硬闖進去？」

項挺看一眼萬千輝。「莫非閣下想到好辦法？」

萬千輝點點頭，「老子曾到那裏作客，那個姓林的漢子認識老子。老子若是登門造訪，聲言要找那毒婦，絕不會令人起疑……」接下來如此這般向項、秦兩人說了一會，末了道：「老子這個主意怎樣？」

項、秦兩人認爲那是眼下唯一最好的主意，於是點頭贊成。

「那依計而行。」萬千輝說着話，人已往那座宅院行去。

項、秦兩人馬上往左右奔去，繞路掩向宅院兩面。

萬千輝想到自己胯下空空如也，便恨意暴湧，恨不得一把火燒了那座宅院，看着顏如花狼狽地逃出來，想着幾乎壓抑不下心頭那股恨怒之意，不顧一切……當下急急用力吸了幾口氣，總算按捺下來。

來到宅院大門前，抬手抓住門上銅環用力扣門。

才不過黃昏時分，便將大門關上，教人感到奇怪。

叩門聲「卜卜」連響，響了十數聲，室內才有人應：「什麼人呀！」

萬千輝深深吸口氣：「老子千手金剛萬千輝，特來找顏姑娘，快開門。」接着又大力叩門。

「來了。原來是萬大俠。」隨着話聲由遠至近傳出來，大門突然打開來，一個家丁模樣的漢子站在門內，一眼看到門外的萬千輝，馬上抱拳施禮。「什麼風吹來？顏姑娘並不在此……」

萬千輝瞪着那家丁，沒好氣地道：「你囉嗦什麼？若非有緊急之事，老子不會找到這裏來！老子只知道在這裏能夠找到她！擋在門前幹嗎？還不讓開去，莫非要老子站於門外？」

那漢子大概知道萬千輝不好惹，慌不迭道：「小的怎敢，小的該死，萬大俠請進，請隨小的去見林總管。」急急閃身退開去。

萬千輝哼了一聲，恨不得闖了那家丁，大步走入門內，不等那家丁在前帶路，便自大步往宅院裡面走去。

走不了多少步，一個壯健的漢子自內急步走來，迎上萬千輝，抱拳道：「萬大俠，在下未克親迎，請萬大俠恕罪。」

萬千輝早已認出那漢子就是這裏的總管林岸，於是停下來，看着對方，沉聲道：「林總管，老子有十萬火急之事要見顏姑娘！」

林岸道：「萬大俠，顏姑娘自你萬大俠離去後，便沒有返來。萬大俠要見顏姑娘，恐怕在下無法如萬大俠所願。」

「當眞？」萬千輝盯着林岸。

林岸神色不變，臉上依舊帶着一抹微笑。「在下怎敢瞞騙萬大俠。說起來，顏姑娘不過是敝主人的朋友，在此乃是作客，如此而已。」

「你家主人是誰？」萬千輝問。

林岸猶豫了一下，答：「敝主人乃是江湖上人稱火鳳凰火鳳凰……」

「赫！原來是火鳳凰雲彩艷！」萬千輝一口說出來。對於雲彩艷的大名，他可是早已聽聞。

「萬大俠，天已向晚，何不在此留宿。萬大俠是顏姑娘的朋友，亦可說是敝主人的朋友，在下自當好好招待。」

萬千輝料不到林岸請他在此留宿，愕了愕，心念一轉，說道：「老子與貴上素不相識，既然顏姑娘不在，老子怎好打擾。林總管的好意老子心領了，事關重大，老子必須盡快找到顏姑娘。她不在此，老子只好到別處找她。」

一頓，接道：「林總管，驚擾了，告辭。」向林岸略一抱拳，回身往外便走。

林岸忙道：「在下送萬大俠出門。」追上去，送萬千輝出大門。

萬千輝頭也不回，一副十萬火急的樣子，走得很快。

一步跨出大門，萬千輝正要扭頭對相送的林岸說話，林岸突然道：「萬大俠請留步，在下斗膽請問萬大俠有何急事要找顏姑娘？在下或許能代爲找到顏姑娘。」

萬千輝停步轉身，看着林岸，片刻才道：「當眞？」

林岸點點頭。「在下怎敢胡言亂語。」

萬千輝盯着林岸，用力咬咬牙，一副下定決心的模樣：「好！老子相信你，實不相瞞，顏姑娘要對付的項挺及其義弟居然跌不死，還找上老子，老子仗着一身暗器得以脫身，急急趕來此處，看看顏姑娘可在此，你若有辦法找到顏姑娘，請將這消息告訴她。」

「一定。」林岸以肯定的語氣道：「萬大俠何不在此暫住，等待顏姑娘的消息？」

萬千輝搖頭道：「老子不便在此打擾，老子要趕到城中，到城中打探項挺消息。林總管，若有顏姑娘的消息，你可到城裏那家萬安老棧找老子。」

一頓，接道：「林總管請回，老子這就趕入城。」轉過身快步離去。

「萬大俠好走，在下不送了。」林岸向萬千輝的背面抱拳略一躬身，直到萬千輝的背影消失在沉沉霧靄之中，才轉身返回裏面，那個家丁忙將兩扇大門關上。

* * *

「老弟，可有發現？」萬千輝甫與項、秦兩人見面，劈頭便問。

萬千輝才趕到東門外那個亭子前，便見到項、秦兩人在亭內等着。

他們約定在此會合。

原來萬千輝一人在那座宅院前「登門造訪」，項、秦兩人則自宅院的左右兩面潛入裏面搜尋，証實顏如花是否匿在宅院內。

萬千輝離開那座宅院後，恐防有人暗中在後跟隨，一路上小心留意，不敢走得太快，半路中途又詐作便急，鑽入路旁的樹叢中蹲下來窺察了好一會，確定了無人跟踪之後，才急急趕去東門外那座三里亭，擔擱之下，項、秦兩人比他早到。

項挺搖搖頭，宅院內除了幾個男女下人外，毫無發現。顏如花若在室內，必然知道閣下登門找他，絕無可能還匿得密密實實，相信她不在那宅院內。」

萬千輝道：「老子已依計向姓林的放出風聲，無論那毒婦相信與否，必會來找老子。要不，她怎放心？」接將他與林岸的話向項、秦兩人覆述一遍。

「三哥、萬大俠，那個林管家那樣對萬大俠說，無異表明他有辦法找到顏如花。換言之，顏如花必定會接到消息，哈哈，這一來不愁

他不來找萬大俠！」秦懷烈好不興奮。

項挺點點頭：「嗯！咱們進城去。」

萬千輝摸摸肚子，道：「進城後，先找個地方吃飯。」

三人離開亭子，往東門走去。

吃喝得七分光景時，秦懷烈再也瞥不住悶在心裏的疑問，開口問項挺：「三哥，顏如花到底是什麼人？爲何要暗中對付你？」

項挺喝了不少酒，看上去有七八分酒意，聽秦懷烈那樣問，神色顯得很激動，拿起酒壺倒了一杯酒，一口喝乾然後重重放下酒杯，提起酒壺又要斟，秦懷烈見狀，忙搶去酒壺。「三哥，不要再喝了。」

項挺一拳擂在桌面上，痛恨地道：「我好後悔！後悔當日一念之仁，以至滿門三十九人慘死！」

萬千輝一手按住項挺肩頭，道：「老弟，別激動，事已至此，悔恨亦於事無補，徒亂心神。就像老子，被那毒婦閹了後，就因爲激動恨怒，以至失心瘋，幹出狂暴惡行，雖說可洩一點心頭之恨，但卻無損那毒婦分毫，徒惹他掩嘴竊笑。事後，老子才想通，後悔已不及。」

秦懷烈接口道：「三哥，不要難過，若你不願說，請不要說。」

長長吁出一口氣，項挺神態緩和下來。「三弟，顏如花在江湖上有個外號——蛇蝎美人，此姝心腸惡毒，手段兇殘，但卻貌美如花，江湖上武林中的同道莫不聞其名而色變，不敢輕惹她，你從未涉足江湖，所以不知此姝是個怎麼樣的人。」

萬千輝忍不住道：「老弟既知那毒婦心性爲人，因何惹上她？」

「萬……閣下對於其中情由毫無所知？」

萬千輝搖搖頭道：「老子與那毒婦之間不過一樁交易，不涉其他。只怪老子垂涎其美色，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結果落得如此下場，不過，老子……總算……嚐到天鵝肉的味道。」說完，又自嘲地打了兩個哈哈。

項挺用力咬着嘴唇，待萬千輝說完，才懷着深深的悔意道：「四弟，還記得那一年我到錢塘觀潮那回事麼？」

秦懷烈點點頭。「怎會不記得，那是兩年前的事了。那日，小弟親送三哥出南門，送出五里外，才返回城中。」

項挺凝望着手中的酒杯，自語般道：「我就在那次觀潮後，惹上那顏如花——蛇蝎美人的。當日我根本不知她就是顏如花，否則，絕不會放走她……」

「老弟，到底是怎麼回事？請直道出來，聽得老子心癢癢的。」

萬千輝忍不住催促項挺快說到正題。

項挺吁口氣，說下去道：「那日觀罷海潮，我與三個好友在附近遊玩了一會，才施施然返回城中。路上，我感到便急，便要三個好友慢慢往前走，我找個地方解手，自會追上他們。待我大解過後，他們已行出頗遠——看不到三人的影子，我加快腳步追上去，追了一會，突聞前面傳來吆喝喊殺之聲，忙放眼望去，只見遠處有數人正在劇鬥，認出劇鬥的一方正是三個好友，於是馬上飛奔前去，待我趕上去，我三個好友已倒下兩個，剩下一人負傷力戰一男一女，而地上另有兩人不相識之人倒着。那時的情形根本不容我多想，我馬上衝上去加入戰圈，與吾友力戰那一男一女。惡戰之下，吾友亦被擊倒，我亦受傷；對方男的身亡，女的亦受傷被我制住。」

說到這裏，項挺停下來，長長吸口氣，平復下激動的心情，才繼續說下去。「我檢視之下，發覺我三個朋友兩死一傷，另外兩人亦已喪命。眼看在不到一頓飯工夫，劇變陡生，本來活生生的三個友人兩死一傷，若非親歷，還以爲在做夢！

「細看那女子不過雙十年華，生得貌美如花，受傷倒地忍痛蹙眉，驚恐無助的神情，更顯其楚楚可憐，令人生出不忍之意。

「喝問她因何與我三個好友拚命，她突然淚流滿面，哀哀悲哭起來，只說她在路上遭到另兩個死者的調戲侮辱，她的同伴看不過眼，加以叱責，那兩人仗着會拳腳功夫，反言相向，繼而動手毆打他兩人，他兩人被逼出手，將那兩個登徒浪子擊倒。

「豈料我三個好友遇上，以爲他兩人行兇殺人，也不查問清楚，便出手攻擊他兩人，他兩人幾番想解說，皆無說話的機會，以至弄成如此局面。

「說罷哀哀悲哭，求我放過她，還說甚麼感恩不盡，銘記於心，當時，任是誰看到她那個可憐哀告的模樣，都會於心不忍。

「而我救醒那個受傷的好友，他也說不出誰是誰非，因他在路旁停下來脫靴倒掉沙粒，落後十數丈，他只看到兩個死去的好友與那對男女說了幾句話便動手打鬥，他馬上奔上前去加入戰圈。

「至於那雙男女是誰，他不得而知，我詢問那個女子姓甚名誰，她自稱顏彩玉，她的同伴名叫馬艮，我在無法弄清楚誰是誰非之下，既不想濫殺無辜，亦不忍心向她下毒手，結果放她走。

「後來才知她就是江湖上人稱蛇蝎美人的顏如花，她的同伴是江湖上臭名遠播的採花賊粉蝶潘玉安。

「可惜已經太遲了，加上那時我只顧料理兩位被殺好友的身後事，以及照料受傷那位好友，無暇追查顏如花的下落，之後不了了之，沒有放在心上，那知道就此遺下禍患，釀成滿門三十九口慘死！」

說到這裏，神情變得激動起來。「我該死！我對不起我娘親大嫂及三十九個慘死的家人，顏如花！我若不取妳一命，取妳首級心肝祭奠三十九個亡靈，誓不爲人！」手起拳落，擊在所坐的椅子扶手上，登時塌碎。

「三哥，千萬別那麼激動。」秦懷烈忙勸道：「我們一定能夠手刃那個……惡毒婆娘。否則，豈非天無眼？」

萬千輝也勸道：「稍安毋躁，莫自亂心神。那毒婦確實惡毒，否則，怎會向老子下此毒手，令人髮指，說到恨，老子對她的恨意恐怕比你還深，過去了的事暫時拋開，咱們先商議如何對付那毒婦。」

秦懷烈第一個附和。項挺此時已漸漸平復下來，亦點頭同意，三人於是細細商議如何對付顏如花。

＊　＊　＊

小項晉見到叔叔項挺，好不高興，撲到項挺身上，緊緊摟住他，項挺抱起娃兒，久久不願放下，邊仔細打量侄兒，邊道：「小晉兒，怎麼瘦了？可是淘氣不願吃飯？快告訴叔叔。」

小項晉嘟起小嘴，眼紅紅道：「叔叔，我要回家。我好想念叔叔、奶奶和娘親啊，秦叔叔爲何不帶我回家，將我留在這裏？我要回家見奶奶和娘親。叔叔，快帶我回家啊。」一副欲哭模樣。

秦懷烈哄道：「小晉兒，秦叔叔不是對你說了嗎？老夫人與妳娘親到江南去探望你姑媽麼？家裏又失火，燒毀了很多房屋，需要修建，暫不能居住，所以將你安置在這裏暫住，待燒毀的地方修建好，馬上帶你回家。」

項挺接口道：「這些日子我和你秦叔叔都是住在客棧，忙着修建房屋的事，小晉兒乖啊，待房屋修好，奶奶與妳娘親從江南回來，叔叔帶你登泰山，你不是說要跟叔叔去登泰山的麼？」

項挺抱着侄兒，想到慘死的母親及大嫂，心裏在滴血，臉上卻强顏歡笑。

爲怕小小年紀的侄兒承受不起驟失娘親及祖母的巨創，項挺跟秦懷烈都不敢將噩耗告訴侄兒，一直瞞着他，待大仇得報後，才對他說。

「叔叔，泰山眞的比天高？」小項晉天眞地問：「登上泰山，是不是上了天，見到天上的神仙了？」

項挺點點頭：「叔叔怎會騙小晉兒啊，乖乖留在這裏，過兩天叔叔再和秦叔來看你，好嗎？」

小項晉不作聲，緊緊摟住叔叔的脖子不放。

秦懷烈上前逗小項晉。「小晉怎麼又不聽話了？你看秦叔買了甚麼給你吃？鳳梨酥、香麻糖，還有蜜糖餞，都是你最喜歡吃的，都給你，慢慢吃。」

小項晉看着秦懷烈手上那包糖，忍不住吞口水，猶豫了一會，終於忍不住道：「秦叔叔，全都給我嗎？」

秦懷烈認眞地點點頭：「秦叔叔可有騙過小晉？」

項晉眼珠滴溜溜轉了轉，搖搖頭。

「拿去吧。」秦懷烈將糖遞到小項晉面前。

小項晉「咕」地吞口口水，不再猶豫，伸手接過，歪起腦袋對項挺道：「叔叔，你和秦叔要走了？」

項挺點點頭：「叔叔有事要辦，過兩天再來看你。」

小項晉嘟起小嘴：「叔叔，我不要你走，我要叔叔陪我。」

結果，項挺與秦懷烈留多一會，連哄帶騙將小秦晉穩住，才能脫身離去。

走在路上，項挺帶點不放心地道：「四弟，那個地方安全嗎？」

秦懷烈道：「絕對安全，周姑娘的兄長乃是小弟的生死之交，絕對可靠，萬一發生甚麼事，小弟相信他會捨命保護小晉。三哥大可放心。」

項挺點點頭。「聽你這麼說，我放心了，四弟，我家只剩小晉一根苗，無論如何，也不可令他受到傷害。」

一頓，語氣一轉，帶笑道：「四弟，那位周姑娘似乎對你……滿有意思的，我一眼便看出來，周姑娘長得不錯啊，別錯過這段姻緣。」

秦懷烈頓時臉發熱泛紅，避開項挺的目光，「三哥……小弟……很喜歡她……唉，大仇未報，小弟沒心思說這些……」

項挺拍拍秦懷烈肩頭：「四弟，年紀不少了，該是成家立室的時候，待大仇得報，我替你辦婚事，項家也該喜慶一番了。」

「三哥，你呢？」秦懷烈抬眼看着項挺。

聽秦懷烈那麼說，頓時勾起項挺心事，不由想起一個人——杜倩玉。

「不知她怎樣了，如今在那

裏？她還恨我嗎？」

項挺越想越出神，幾乎與一個途人撞上，定定神，對秦懷烈道：「到萬大俠那裏看看可有消息。」

秦懷烈點點頭，與項挺往萬安客棧走去。

* * *

「萬大俠，兩天了，仍無顏如花的消息，莫非那個林總管無法找到她？」項挺聽萬千輝說並無顏如花的消息，大爲失望，心裏好不焦急。

秦懷烈的心情跟項挺一般無二。「萬大俠，不能再守株待兔了……」

萬千輝馬上打斷秦懷烈的話：「兩位安靜下來。老子很明白兩位的心情，可是，急不來的啊！幹大事，必須沉着忍耐，小不忍則亂大謀。兩位應該聽過這句老生常談！耐心等下去吧，再等多兩天，若仍無消息，咱們再作打算，如何？」

項、秦兩人雖則焦急，但也不至於失去理智，何況萬千輝說的不無道理，當然聽從萬千輝的勸告。

翌日大清早，萬千輝剛起床，還未漱洗，房外突然響起敲門聲，剛穿上外衣的萬千輝怔了一下，隨口問：「誰呀？」

敲門人答：「我。你不是要找我嗎？」赫然是把女聲。

顏如花！

萬千輝心頭一震——她居然膽敢公然登門找他，驚愕之下，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萬千輝，可是大感意外？想不到我會親自來找你？」門外的顏如花語帶嘲諷。

吸口氣，萬千輝定下心神，想起胯下已無長物，不禁怒火中燒，差點忍不住撲出去將顏如花生生掐死，幸好他還能按捺得住，冷冷道：「確實意想不到。妳此來想必早有準備，老子沒有猜錯吧？」

「格……」房外響起顏如花的連串笑聲，「萬千輝，怎麼不開門見見我這個相好的？不是這麼快便忘了吧？又或是無面目見我啊？」

萬千輝極力控制，不讓自己發作。「毒婦，好不要臉啊！不但惡毒，更恬不知恥！」

房外的顏如花對萬千輝那句話毫不動氣。「喲，我若是恬不知恥，你是下流該死！算了，我不是來跟你鬥嘴的！還不開門讓我進來。」

萬千輝忍着一肚子怒氣，上前去打開門。門外站着的人果然是蛇蝎美人顏如花。

顏如花眉眼含春，瞥一眼木無表情，緊皺着臉的萬千輝，腰肢款擺一下，嬌聲笑道：「怎麼哪？見了相好也不笑，眞掃興！」一頓，收起笑臉道：「唏！你對林岸所說的話，可是當眞的？」

萬千輝不答反問：「妳認爲呢？」

顏如花盯了萬千輝一眼，「無論是眞是假，我也知道你絕不會善罷甘休。這一點，我已算上了。不過，在動手之前，我仍想問你，項挺與姓秦的果眞未死？抑或你以此誘我現身，以報被宮之仇？」

「毒婦！老子要妳千百倍償還！」萬千輝再也按捺不住心裏那股怒火，暴叱一聲，右手陡揚，發出一蓬暗器，暴射向顏如花。

雙方距離不到一丈，如此近的距離之下，加上他出神入化的暗器手法，恐怕顏如花無法應付或躲避。

驀地屋檐上落下一張被子，剛好遮擋在門前，發出卜卜卜一陣悶響，那蓬暗器悉數射落被子上，嵌入被內，却射不穿被子。

隔着那張被子，顏如花格格直笑。「萬千輝，誰不知你擅使暗器，我若是沒有萬全之法應付你的暗器，怎會送上門找死，好讓你洩恨！」

「蓬」一聲，那張垂掛下來的被子突然冒烟燒起來。「毒婦！賤人！老子今日若不將妳射成馬蜂窩般，怎消老子心頭之恨！」萬千輝自房內衝出來。「區區一張被子，焉能遮擋下老子的暗器！」

「燐火彈！」顏如花驚呼一聲，急忙閃退。

就這說話之間，那張被子已火光熊熊燒起來。

「嘩啦」一聲暴響，房門上連着瓦檐的大片瓦面暴塌崩碎，塵灰瓦碎暴下，一頭衝出房門外的萬千輝給那大片暴下的塵灰瓦碎罩沒。

「嗤嗤」一連數下急響，自兩面有十數支短矛激射向萬千輝。

眼下的形勢，顏如花乃是有備而來，非要將萬千輝置諸死地不可。

被塵灰瓦碎罩沒的萬千輝暴吼一聲，自地上衝天掠起。

「颼」一聲，一面網子如飛雲般罩向自破瓦面中衝天而起的萬千輝。

在天井中看着的顏如花格格直笑。「萬千輝，還想跑？」

「臭婆娘！納命來！」一聲厲喝從對面一個客房中傳出來，兩條身影隨着驟然飛脫的門板射出來，一撲顏如花，一撲萬千輝。

顏如花驀然回首，臉色驟變，嬌喝一聲，「項挺，你果然未死！」身形斜閃開去，翠袖倏翻，寒光激閃，錚一聲激響，接下飛身撲斬的項挺一刀。

自對面房間內衝撲出來的兩

人，正是項挺和秦懷烈。

項挺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怒叱一聲：「蛇蝎美人，妳終於現身露面了！」刀勢倏變，刷刷刷一口氣向顏如花攻出七刀。

顏如花嬌笑一聲，「該現身的時候，奴家自然現身。果然不出奴家所料，果然佈下陷阱對付奴家……」下面的話她無話說下去。因她只能接下項挺四刀，余下三刀無法應付，唯有閃避，驀地發出一聲驚呼，原來她一角衣衫給項挺第六刀削下來，眼看着無法閃避第七刀，嚇得她魂飛魄散。

「噹」一下激響，一個金光閃爍的流星鎚於千鈞一髮之間飛出，擋擊開項挺的第七刀。

顏如花冒出一身冷汗，雙脚發軟，往外斜跌出一步，幾乎站不穩，跌倒下去。

項挺手上長刀吃那流星鎚擊中，給震得手臂微麻，暗吃一驚，急忙斜跳開一步，欲看清楚橫裏殺出來的敵手是何許人，剛瞥到那個人，斜飛開去的流星鎚已經「呼」一聲繞個半圓，往他背後攻擊，項挺忙施展一招「潛龍升天」，身形一個疾旋，往上騰升。

「叮」一聲，項挺隨着身形旋動，長刀奇準地點在流星鎚上，項挺身形「颼」一聲騰升起丈許高下，腰身一折一旋，倏地人刀如怒龍掠空般，疾射向丈外那個錦袍人。

發出流星鎚，及時擋開項挺一刀，救顏如花脫險的人，就是那錦袍人。

那錦袍人吆喝一聲，流星鎚隨着他雙手勢式陡變去勢，在空中疾繞一圈，接有如惡蛟穿雲般，飛擊向項挺左腰。

人刀掠射如飛龍掠空的項挺身法陡變，身形陡地往上挺，呼一聲，那顆流星鎚自他脚下掠過，那刹那他腰身向下一折，接一展，人刀回復剛才的勢式，飛擊那錦袍人。

項挺施展的這一招式，乃是龍虎風雲刀法中極之厲害的一招「怒龍掣空」刀法。

那一招之凌厲迅疾，非筆寫所能形容。

那錦袍人大吃一驚，欲變招回鎚應付，已「鞭長莫及」，危急間顧不了難看，慌忙往地上倒下去，施展懶驢打滾，斜滾開數尺外，險險避過項挺那駭電掣閃般的一擊。

由於項挺與那錦袍人交手過招之間，快逾閃電，目不交睫，驚魂甫定的顏如花根本來不及出手攻擊項挺。

項挺刀尖在地上一點，身形借勢疾翻落地，脚尖在地上一旋，轉對着那剛剛從地上躍跳來的錦袍人，蓄勢以待！

那錦袍人手上的流星鎚「呼」地在身前閃轉了一匝，隨即收鎚欲發，與項挺對峙。

項挺這時總算看清楚錦袍人的面目。

目如鷹鷙，雙眉壓目，尖削鼻，薄唇短鬚，年約三十六七，一看便知其人非善類。給人一種兇殘如虎狼的感覺。

項挺從未見過此人，猜想必是顏如花邀來的幫手。「閣下何方人物，與蛇蝎美人一道，大概不是好路數！」

那錦袍人怒哼一聲，正欲答應，却被閃身縱到他身旁的顏如花搶先道：「項挺，聽清楚了，他就是江湖上名頭響噹噹的猛龍堂堂主，人稱『獨角龍』的洪天剛！」

說話時，身子往錦袍人身上挨去，媚眼流轉——溜了洪天剛一眼——奪人魂魄。

本來與項挺怒目相向的洪天剛，被顏如花一挨一溜，登時骨頭發酥，色迷迷地轉眼看着顏如花，左手在她的手臂上輕輕撫摸了一把。

項挺料不到錦袍人就是猛龍堂的堂主獨角龍洪天剛，更想不到在這裏與猛龍堂的人「狹路相逢」，看來這一次很難佔到上風。

「堂主，就是這兩個小子橫插一手，救走了許謙，還打傷本堂的人！」一個目光如狼的漢子突然現身——閃到洪天剛身旁，戟指項挺，氣勢洶洶。

項挺一眼便認出那漢子就是率衆追殺許謙的餓龍林秀。

「嘿嘿嘿……」洪天剛發出一連串教人心寒的冷笑聲。「姓項的，單憑你膽敢插手橫加干涉本堂之事，與本堂作對，本堂便絕不會放過你！嘿……眞巧啊，正好一併解決！」

項挺並沒有理會洪天剛的話，對顏如花道：「顏如花，項某一門三十九人慘遭殺害，可是妳這蛇蝎之人所爲？」

面對顏如花，他倒不怎麼激動，顯得頗爲冷靜。

顏如花笑得好不嬌媚。「你既已想到，還問奴家幹嗎？可笑你一直誤以爲是邙山雙魔所爲，加上奴家暗中加以煽風點火，你幾乎深信不疑。格格……」

「可笑兜了個大圈子，才恍然明白。」

「奴家本來還想慢慢耍弄你，待耍夠了才殺你洩恨！那知道萬千輝一心想邀功討奴家歡心，壞了奴家的興緻。」

「想不到你倒命大，居然摔不死。格格……這倒好，奴家今天要親手殺你，看着你死！」

「當年你與那幾個死鬼聯手合

攻奴家兩人，令到奴家兩人一死一傷。奴家那時候在心裏發下毒誓，奴家絕不會放過你，要你百千倍償還！要你嚐到至親心愛的人在你眼見慘死的那種痛不欲生滋味！格格格……

「當年你不殺奴家，是婦人之仁，鑄下大錯，你項家三十九人慘死，全是你之過！有前因必有後果！格格格……

「你一定恨死奴家了。你以為與萬千輝勾結，安排下陷阱誘殺奴家，乃是絕妙好計，絕想不到奴家豈是易與之輩！

「奴家早想到必然有詐，因而邀來洪堂主臂助奴家對付你等。格格……

「果然不出奴家所料，算人者返遭人算！項挺，你認命吧？」

「毒婦，老子即使粉身碎骨，絕不放過你！」萬千輝從瓦面上掠落地上，一副恨不得將顏如花一口吞下肚的模樣。

秦懷烈亦跟着從瓦面上掠下來，目眥欲裂，以長刀指着顏如花。「臭婆娘，今日若不將妳碎屍萬段，誓不為人！」

顏如花格格笑看着萬千輝，刻毒地道：「萬千輝，閹人的滋味如何？唉，簡直生不如死。換了是奴家，早已一死了之，有何顏面活在世上？」

萬千輝臉上陡地漲紅，怒不可遏道：「毒婦，不要臉的娼婦！老子與妳拚了！」猛撲向顏如花，雙袖抖揚，發出兩蓬暗器。

此時要說說本已被一面網子罩住的萬千輝怎能脫網而出。原來他在網子罩住的剎那，身形急旋，自他身上發出射出十數把約二寸長短的飛刀。而那些飛刀竟是旋飛射出的，飛刀射在網繩上，頓時繩斷網破，他便從其中一個網洞中脫身而出，却被伏在瓦面上的四條人影撲出截住，幸好秦懷烈及時掠至，將其中兩人阻截下，他則以暗器逼退另外兩人，才不至成為網中「魚」，可是，他的腰側却被一根飛矛擦傷，他却毫無所覺，正所謂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怒火燃燒之下，忘記了創痛。

「殺！」洪天剛流星鎚急舞，護住顏如花，盡將射來的暗器擊落。

餓龍林秀則飛身迎向跟着撲前來的秦懷烈。

項挺不甘後人，撲向顏如花。

在洪天剛「殺」聲出口的剎那，自兩面客房的牆上飛撲出十數條漢子，當先兩人及時截下項挺，與之惡鬥起來。

將項挺截下的兩人乃是猛龍堂下四大金剛之二：沒尾龍黃元、赤龍朱亮。

剎那間，項、萬、秦三人陷於猛龍堂中人的圍攻之中，以寡敵衆。

看清楚，猛龍堂中人不止此數，兩面瓦面上及那圍牆上突然間冒起十數褐衣人，張弓搭箭注視着下面廝殺的情形，只要洪天剛一聲令下，隨時發箭射擊項、萬、秦三人。

項、萬、秦三人之中，以萬千輝的身手最弱。他本以暗器見稱，拳脚功夫並不怎樣了得，幸好他以長補短，不時發出暗器，牽制敵手，要不，恐怕早已不敵洪天剛倒下去。

洪天剛與三個手下若非忌憚萬千輝的暗器，特別提防，不敢盡搏。否則，早已將萬千輝擊倒。

秦懷烈起先仗着一股怒火，鼓勇奮戰，仍能左衝右突，可是，一鼓作氣之後，便漸漸再而竭，三而衰。三十多招後，終於應付不及，給餓龍在背上抽了一鞭，幾乎倒地，刀勢頓時減慢，復被一個猛龍堂下伺隙一矛刺在左股上，痛得他吼叫一聲，鼓起餘勇，一招「怒虎狂龍」，硬是將林秀及三個猛龍堂下逼退開去。

「射！」閃退開去的餓龍林秀舉手一揮。

蹲在左面瓦面上的數名猛龍堂箭手應聲放箭，六七支箭矢激射向秦懷烈。

秦懷烈自忖無法應付射來之箭矢，唯有疾滾開去——滾向兩個猛龍堂下脚下。

那兩個猛龍堂下刀矛齊施，往秦懷烈身上招呼。

秦懷烈就在那剎那蹦跳起來，一手攫住那根矛，長刀磕歪斬來的鋼刀，就在那剎那，林秀的長鞭如蛇般挾着呼嘯聲抽擊向秦懷烈的雙腿。另一個漢子的尖矛疾刺向他的背心要害。

已如強弩之末的秦懷烈絕對應付不了對方要置他於死地的夾攻。

「殺！」一聲暴喝如炸雷般驀然響起，與沒尾龍黃元、赤龍朱亮，還有三個猛龍堂下惡戰的項挺奮起神威擊退五人，立刻抽身斜縱向林秀，同時間，萬千輝亦抽空向那個以尖矛刺向秦懷烈的漢子發出一枚暗器，令到林秀和那漢子不得不變招應敵自保，替秦懷烈解了圍。

不過，秦懷烈馬上又陷於險境之中，若非萬、項兩人不時加以援手，他肯定支撐不了多久。

項挺與萬千輝都看出形勢對他們極之不利，幾番欲突圍脫身，都不成功，不是給洪天剛及三大金剛糾纏堵截，便是被兩面射下來的箭矢所阻，陷於困獸之鬥中。

顏如花並沒有出手，站在外圍尖叫，不時尖聲叫道：「洪堂主，別讓他們跑掉一個，特別是姓項

的，能夠生擒便將他擒下，奴家要親手處死他，果眞不能生擒他才下殺手，絕不能放過他。」

「毒婦！老子死也要拖妳一道上黃泉路！」萬千輝身上已受了幾處傷，若不是猛龍堂的人顧忌他身上的暗器，不敢迫得太緊，他早已倒下。

顏如花格格直笑。「萬千輝，你已身無長物，奴家才不跟你共赴黃泉！做鬼也要守寡，奴家忍受不了。」

萬千輝暴吼一聲，項挺忙道：「萬大俠千萬別動氣，自亂陣脚，中了那毒婦的詭計，一定要沉住氣，否則你我別想生離此地。」

萬千輝給項挺一言提醒，忙深深吸一口氣，壓下心頭那股狂怒之氣，猛喝道：「項老弟，咱們冒死衝出去，這樣纏下去，終會力竭戰死，拚一拚還有殺出一條生路的希望。」

項挺毫不猶豫答應：「好！」使出一招「龍騰四海」，逼開黃元、朱亮，抽身撲到秦懷烈身旁，一刀斬翻一個猛龍堂下，矮身避開林秀一鞭，喝一聲：「四弟，衝！」

話聲未落，只聽萬千輝吼聲一喝：「老弟，跟着老子往外衝！」雙手翻飛，向左右前三面暴射出大蓬暗器，硬是將洪天剛等三面欲阻截的傢伙逼開去。

「退！」洪天剛暴喝一聲，當先往左面房檐下暴退。

林秀、黃元、朱亮及近十個猛龍堂下紛紛急退開去。

「放箭！」洪天剛吆喝一聲，蹲在兩面瓦面上的箭手立刻放箭，一時間飛矢如蝗，激射向項、萬、秦三人。

三人急不迭舞刀揮袖，擋擊攢射下來的飛矢，總算將之全部擋撥，怎料第二陣箭矢又攢射下來，而退開去的林秀等人亦擲出尖矛，箭矛攢射之下，項挺三人恐怕無力應付得了。

事實上，三人剛才經已應付得很吃力。

箭矛攢射之下，項挺三人奮起擋擊，箭矛紛落之下，三人總算又應付了那陣激射過來的箭矛。可是，除了項挺之外，秦、萬兩人都受了箭傷。

本以為還有第三輪箭矢接踵射來，那知突然風平浪靜，項挺喘過一口氣，定下神來，猜不透洪天剛和顏如花那伙人耍什麼花樣。

萬、秦兩人箭傷頗重，無法站立，坐倒下去。

兩人身上各中兩箭，其中一箭中在股腿之間，怪不得無法站立。

秦懷烈抬起頭對項挺道：「三哥，小弟跑不了，你跑吧，小弟拚死掩護你。」掙扎着以長刀撐地，站起來。

萬千輝接口道：「老弟，秦老弟所言極是，橫豎老子與秦老弟已跑不了，老子亦死不足惜，只要老弟能夠走脫，老子死亦甘心。相信老弟一定會替老子報仇，就這樣辦！」

項挺道：「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要我一人獨活，我豈不是豬狗不如！」

秦懷烈發急地道：「三哥，大仇未報，你怎能輕言死啊！只要三哥能夠手刃那臭婆娘，替老夫人及少夫人，還有慘死的三十九人報却大仇，小弟死也值得啊！三哥，不要猶豫了。」

「項挺，奴家要殺的是你！只要你放下兵器受死，奴家放你兄弟和萬閹人離開，一命救兩命，多划算啊！若不不答應，奴家管叫你三人橫屍於此！」

項挺那剎那心頭廝亂，大仇未報身先亡，他不甘心，那有面目見泉下的母親及大嫂，還有父兄，可是，要秦、萬兩人拚死護他突圍，萬萬不能，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暗自在心裏向天呼叫：「天啊！教我怎辦？」

他下了決心，仰天長嘯一聲，呼叫道：「天若要亡我項家，我項挺無話可說！」

呼叫聲才出口，萬、秦兩人陡地暴喝一聲：「別做傻事，我們拚命死護你衝出去！」喝聲中，兩人縱身掠起，分撲左右兩面瓦面上的弓箭手。

好明顯，萬、秦兩人欲以己身作盾牌，替項挺遮擋兩面箭手，好讓他突圍脫身。

項挺急呼一聲：「不要！」人亦縱起來，却不知該援助那一個才是，一時間難以抉擇。

「放箭！」洪天剛暴喝一聲。

可是，兩面瓦面上響起的不是颯颯的弓箭聲，而是聲聲慘叫。蹲在兩面的弓箭手紛紛跌倒，沿着瓦面往下滾，跟着響起一男一女的呼叫聲：「項少兄，快掠上瓦面！」人隨聲現，一男一女出現在兩面瓦面上，緊接着雲片般的瓦片從左右瓦面上飛射下去，射向洪天剛顏如花等人。

洪天剛和顏如花篤定項挺三人插翅也跑不了，原來他們除了這些人之外，仍有伏兵，就在圍牆外，萬料不到項挺那面天降救星，警覺之下，急忙欲發令射殺項挺三人，被那一陣如雲片紛飛的瓦片所阻，不得不出手應付，就這一阻，項挺三人已分別掠上左右瓦面上。

「是你！」項挺與萬千輝先後掠上左面瓦面，一眼看到那女救星，禁不住脫口失聲叫起來。

你道那女子是誰？原來就是曾

與項挺洞房花燭的杜倩玉！

右面瓦面上的男子——中年人赫然是許謙。

太教人難以置信了。

「快跑！」杜倩玉一把扶住萬千輝，向項挺疾喝一聲，待項挺躍前扶住萬千輝，立刻轉身往後掠去。

項挺乍見杜倩玉出手救他三人，心裏百般滋味，唯是情勢緊急，不容他多想，扶着萬千輝跟着杜倩玉急掠。

右面瓦面上的許謙亦扶着秦懷烈往後飛掠，掠過瓦脊，自瓦簷上飛掠出牆外，消失了身形。

洪天剛和三大金剛，還有顏如花分別掠上左右瓦面上，項挺與杜倩玉、萬千輝，還在另一面的許、秦兩人的身影早已消失在圍牆外。

顏如花眼見煮熟了的鴨子飛走了，好不惱恨，一脚跺穿脚下瓦面。「追！」

洪天剛一把將她扯住。「如花，小心暗器，別追了，恐怕追不上。」

顏如花好不甘心、噘起櫻嘴，發急地道：「追不上也要追，氣煞奴家了！」

洪天剛陪笑道：「如花，別氣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本座先派人去燒了姓項的房子，讓妳出口氣，至於姓項的那伙人，絕對跑不了，本座向妳擔保，不出兩日之內，一定找到他們的下落，嘿嘿，本座絕不會再讓他們走脫！殺殺殺殺！」收掌如刀，作出連連斬劈的手勢。

顏如花這才臉色稍緩，朝洪天剛拋個媚眼。「那雙突然殺出來的人，洪堂主可知是甚麼人？」

洪天剛搖搖頭，林秀道：「堂主，那個男的屬下認出就是給姓項的在亳州城外救走的許謙，至於那個女子，屬下並不認識。」

「好啊！姓許的露了臉，正好一併將他幹掉！」洪天剛又作了個斬的手勢。

顏如花咬牙切齒道：「不管那娼婦是誰！多半是姓項的相好，凡與姓項的有關連的人，都要死！」

緩口氣，恨恨道：「教奴家意想不到的是，姓萬的癩蝦蟆居然勾結姓項的，出賣奴家，奴家眞後悔當日不將他劏了！」

洪天剛呵護道：「如花，別氣惱，那會氣壞身子。一切有本座替你出頭，妳要他們死，本座絕不會讓他們活！」

顏如花狐媚一笑。「洪堂你這個大靠山，奴家靠定了。」身子扭動一下，偎靠在洪天剛身上。

洪天剛正想手摟顏如花，赤龍朱亮掠上瓦面向他回報，「堂主，左右圍牆外伏着的八名弩箭手都給人放倒了，一定是救走姓項的那雙男女所爲。」

洪天剛怒哼一聲：「怪不得那兩面的圍牆外毫無動靜，任由他們逃掉。」一頓，接下令：「馬上率人趕去項家！一把火將項家燒掉！」

朱亮答應一聲，馬上縱落地面，帶了八個手下前去。

洪天剛一手執住顏如花玉手。「如花，也該回去歇歇了。」接轉對林秀道：「林三，加緊探查姓項的那伙人的下落！絕不可讓他們溜掉！」

林秀抱拳應一聲：「屬下領命。」轉身掠下瓦面。

洪天剛執着顏如花的玉手，暗中揑了一下，一起掠下瓦面，黃元已將所有人手召集起來，護着洪、顏兩人離開客棧。

* * *

項挺得知家宅被一場大火燒毀，怒憤塡胸。「一定是顏如花唆使洪天剛幹的！太可惡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拳擊碎一張几子。

許謙勸道：「項少兄千萬沉住氣。若你暴怒浮躁，便會輕舉莽動，那便中了他們的奸計，無異自投羅網，就憑眼下你我四人，絕不是猛龍堂之敵，稍一不愼，咱們恐怕難逃猛龍堂中人的攻殺。」

項挺用力揑着拳頭，好久才能將塡胸的怒火壓下去，深吸一口氣，慚然道：「謝許大俠當頭棒喝，在下受教。」

一頓，又問：「請問許大俠怎會與……杜姑娘一道及時現身助在下三人突圍而出！」

許謙道：「項少兄，說來話長，區區還是長話短說，區區養好傷後，欲到府上拜候，順道在令兄靈前上炷香，不枉區區於令兄相識一場。找到府上，府上下人說你仍未返。區區別無他事要辦，便在附近找了家客棧住下來，待你返回府上再去拜候，不意發現有人暗中監視府上，區區暗中查探之下，發覺原來是猛龍堂的人。

「後來，區區又發現一個女子形跡可疑，那知道對方亦發覺區區形跡有異，結果區區與那女子碰上了，互相試探之下，才知道是同路人，那時候才知道她就是嶺南杜家的掌珠杜倩玉姑娘。

「你與秦少兄返來後，區區本想到府上找你，杜姑娘却勸阻區區。若區區到府上去，必然被暗中監視的人發覺，連區區也盯上。

「既不知猛龍堂的人有何陰謀，何不一直隱藏其後，來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虧她想出這個主意，否則，恐怕不能及時救出你和萬大俠、秦少兄。」

項挺聽許謙說完，禁不住心潮起伏，憤恨不已，暗自在心裏叫道

：我眞是個傻瓜，天下間最沒心肝的人！一個如此好的妻子，我却棄如敝屣。我眞是瞎了眼，該死，我眞該死！轉而對杜倩玉深切懷念起來：她不辭而別，不知她在那裏，倩玉，倩玉，妳寬恕我的過錯嗎？

許謙看到項挺呆了般凝神不語，看出他滿懷心事，識趣地不去打擾他，輕輕走入房中看看躺在床上的萬、秦兩人是否已醒過來。

原來萬、秦兩人由於傷勢太重，敷藥後昏然入睡。

至於杜倩玉，將項挺四人帶到這個地方——一座小宅院後，乘項挺忙於料理秦、萬兩人的傷勢，一聲不響便走了。

秦、萬兩人的傷勢甚重，尤其是萬千輝，肩胛上所中的一箭斜插入體內，貼近心臟部位，那支箭要是射入一點他肯定活不了。

許謙從房中走出來，對項挺道：「項少兄，秦少兄、萬大俠仍未醒來，但臉色沒有以前那麼難看。」

項挺道：「許大俠，在下仍然擔心萬千輝的傷勢。眼下强敵當前，萬一猛龍堂的人找到這裏來，咱們恐怕應付不來……」

許謙深有同感。「强敵當前，僅憑咱們四人，確實無法對敵，別說克敵制勝了。不過，杜姑娘既然安排咱們在此，相信此地隱蔽得很，猛龍堂的人輕易不會找到來。項少兄大可毋須過份擔心。」

項挺點點頭。「那淫毒婦人勾結了洪天剛，有猛龍堂作她的靠山。單憑在下一人之力，恐難報得了大仇。」

許謙道：「少兄不用灰心，事在人爲。語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項少兄不輕舉妄動，忍耐以待，總會找到機會下手報仇！」

一頓，又道：「如今區區與項少兄可謂同仇敵愾，區區亦義不容辭，與項少兄你攜手協力，對付猛龍堂及蛇蝎美人顏如花。」

項挺激動地握住許謙的手。「許大俠仗義相助，在下銘記於心。」

許謙道：「項少兄，眼下咱們當務之急，乃是打探清楚猛龍堂的虛實動靜。知彼知己，才能克敵制勝。區區插手對付猛龍堂，乃是份內之事，項少兄無須言謝。」

接下來的兩日，平安渡過，猛龍堂的人似乎查探不到項挺四人躲藏的地方。可是，許謙打探查到，猛龍堂的人連日來四出查探他們的下落，風聲很緊。

至於如何對付猛龍堂一事，項、許兩人幾經商議，苦無良策，因而不敢莽動。

許謙對項挺道：「項少兄，區區幾番思量之下，認爲憑咱們四人之力，根本無法與猛龍堂抗衡，更別說報仇雪恨了。如今唯一可行的辦法是：須盡快邀到幫手，聯手對付猛龍堂，才有勝望。」

項挺道：「一時之間，到那裏去邀幫手？何況……遠水救不了近火。咱們呆在這裏，恐怕遲早會給猛龍堂的人找到……」

許謙唉嘆一聲。「可惜區區在這裏並無知交好友……」

驀地外面響起「篤」一聲響，分明是硬物擊在門上發出的聲響。

項、許兩人臉色微變，迅速地互相看了一眼，立刻從椅子上霍然起身，左右一分，往門前掩去。

兩人掩到左右門旁，項挺向許謙輕輕點一下頭，跟着以長刀將門挑開，許謙則蓄勢待發，可是，門外一個人影也沒有，亦毫無動靜。

兩人不敢貿然衝出屋外，片刻之後，門外仍然毫無動靜。項挺想想，總不能這樣「僵」下去，總要有所行動才是，咬咬牙，向許謙打個手勢，身形一矮，長刀疾舞，護住全身，竄出門外。

許謙欲阻，來不及，只好緊張跟着衝出門外——萬一門外眞的有埋伏，可作後援。

兩人虛驚一場。

房屋外什麼也沒有，別說人了。

不過，項、許兩人有所發現：門外左面牆脚下有顆紙團——包裹着一顆石子的紙團兩人恍然明白，是那紙團擊在門板上發出「篤」一聲響。

是誰投來的紙團，爲何要以這種方法傳遞，不親自送上門來？

這連串的疑問在紙上得到答案。

項挺懷着猜疑的心情撿起那個紙團，展開來，急急溜掃了一眼，脫口道：「是她！」原來他首先看的是紙箋上所署的姓名。

「誰？」許謙緊張地看着項挺。

項挺道：「就是跟許大俠一道救在下兄弟脫險的……杜姑娘……紙團是她扔來的。」

「原來是她。」許謙登時鬆口氣，「快看看信上寫些什麼。」

項挺匆匆看了一遍，抬頭道：「信上說，只要咱們依計而行，她有把握對付猛龍堂的人。」說完將信箋遞給許謙。

許謙接過，看了一遍，抬頭看着項挺。「項少兄意下如何？」

項挺凝眸想了一會，握拳道：「眼下，唯有破釜沉舟，依計而行。」

許謙點頭道：「對！杜姑娘若沒有絕對把握，絕不會要咱們冒險，以寡敵衆，唯有出奇制勝！」

對於杜倩玉再次出手相助，項

挺心裏百般滋味，暗自在心裏道：若能得報大仇，我自當向她負荊請罪，若她不肯寬恕我，唯有一死以謝罪。

* * *

東門外不到一里處，有一座毫不起眼的宅子。

項、許兩人於晚飯時分掩到那座宅子的左面，在牆外傾聽了一會，項挺當先縱上牆頭，探頭往牆內飛快地溜掃了一眼，才向牆下的許謙打個手勢，許謙隨即掠上牆頭，項挺已先翻落牆內地上。

待許謙亦翻下去，項挺仍是一馬當先，往後面那進房屋竄去。

原來這座宅子外面雖不起眼，裏面却很闊大，分前後兩進，頭進燈火從門窗透出外面，人聲雖說不上喧嘈，却傳達於外，項、許兩人在圍牆下亦聽聞，二進亦亮着燈火，却很靜，項、許兩人就是往那裏竄去。

兩人才竄到頭進側面的牆角下，正欲探頭往後探察，一聲呼叫驀地有如石破天驚般响起：「有刺客潛進來，就在頭進左面牆角下……」呼叫聲發自後進前面瓦檐上。

不用說，那上面有人放哨瞭望。

霎時間宅內响起喊殺和叱喝，特別是頭進裏面更是聲響步急，不但有人自前後衝出來，亦有人在左面窗口跳出來，還有人從後進衝出來，頭進的檐上接連掠下數條人影。

一句話，宅子內在那一霎間像一鍋燒開了的水，「沸騰」起來。

項、許兩人並沒有被眼前的情勢嚇倒，反之口裏暴喝一聲：「殺呀！」自牆角下竄出來，往後進衝去。

兩人馬上被從後進衝出來，以及頭進衝出來的截住，二話不說便拚起來。

截下項、許兩人的人共有五人，其中兩人赫然是赤龍朱亮和餓龍林秀。

原來這座宅子乃是猛龍堂暫駐之地。

交手不到十招，又有六七個猛龍堂下加入戰圈，圍攻項、許兩人。

突地一片火光亮亮的照亮了那一片地方，餓龍第一個認出項、許兩人，高聲呼叫：「是姓項的和姓許的自投羅網，各人緊守各處，不要給他兩人跑掉，咱們來個甕中捉鱉！」

四下裏即時响起一片呼應助威聲。

項、許兩人咬牙奮戰，似乎將生死置諸度外。

此時，從後進一個房間內走出一男一女，男的正是猛龍堂主洪天剛，女的不就是蛇蝎美人顏如花。

顏如花偎靠在洪天剛身上，看着在火把照映下清楚可見的項、許兩人，眼中射出惡毒的目光。「堂主，姓項的兩人好大的膽，竟敢找上門來！嗯，奴家要那兩個不知死活的東西不能生離這裏！奴家要剝姓項的皮，劏他的肉！」扭着身子在洪天剛身上挨挨擦擦。

洪天剛那裏禁受得起顏如花的挨擦，為之魂銷骨蝕，若不是發生了事情，他不將顏如花一口吃下肚才怪。吸口氣，强捺住自丹田升起的那股慾火，仍忍不住在顏如花的臉上擰了一把，振聲吆喝道：「本座嚴令不得被那人走脫，誰人擊殺姓項的，賞黃金百兩！」

洪天剛此言一出，四圍守着的猛龍堂下發一聲喊，起碼有十人衝上去加入戰圈，圍攻項、許兩人。

項、許兩人縱有三頭六臂，亦不可能應付得了近二十個猛龍堂下的圍攻，因此，兩人長嘯一聲，冒死向圍牆那面衝殺。

「狗東西，還想跑得了！」林秀和朱亮暴喝一聲，往項、許兩人撲擊。

就在這霎間，圍牆上驀地冒起一顆腦袋，喝一聲：「看打！」疾往牆內撒出一把暗器，接口裏疾呼：「項挺、許謙還不快跑！」

項、許兩人應聲倏地回身反撲，奮勇撲擊的林秀、朱亮兩人，萬料不到項、許兩人會反撲回噬，冷不防之下，幾乎應付不了兩人的「反戈一擊」，慌忙接下項、許兩人凌厲的一招。

項、許兩人乘這空隙，藉着一擊反震之力，身形倒縱起來。

位於圍牆那面圍攻項、許兩人的猛龍堂下首當其衝——驀然自圍牆外冒起來的人發出的一把暗器正是射向那一面的人，生死之間，當然選擇活命，否則，縱有金山銀山，亦無福消受，因此，他們都忙於應付那一把——少說也有二三十枚的暗器，無暇堵截攻擊項、許兩人，這就露出一個缺口！

就在項、許兩人掠起來的剎那，在牆頭上冒起來的人又撒出一把暗器，慘叫連聲中林秀、朱亮兩人亦被第二把射來的暗器所阻，這就令到項、許兩人有足夠的空隙掠上牆頭上。

顏如花看到又給項、許兩人跑掉，好不氣惱失望，頓足嗔道：「唉！氣煞奴家也！都是飯桶！這麼多人居然奈何不了姓項的兩人！太叫奴家失望了。」

洪天剛已被顏如花所迷，眼見她大發嬌嗔，異常惱怒，急不迭向林、朱等一衆手下厲喝：「快追！務必拿姓項的兩人首級回來，否

則，無須返回見本座。」

林秀、朱亮急應一聲，帶了一部份人手越出圍牆，急追下去。

「如花，還生氣？本座……嗯，妳生氣的模樣一樣令本座動心。」不顧沒尾龍黃元站在階下，附近亦有手下防衛，在顏如花的臉上親了一下。

顏如花柔媚地輕笑一聲：「壞死了，討厭。」作勢欲推開洪天剛。

洪天剛摟着顏如花的手一緊，將她抱緊緊的，剛要說話，驀地自兩面圍牆上掠入近二十條人影，當先那條人影身形苗條，顯然是個女子，嬌叱一聲：「獨角龍、淫毒妖婦，納命來！」揮劍撲向洪、顏兩人，「殺！」

聽語聲，那女子赫然是杜倩玉。

洪天剛和顏如花大驚失色，怎也料不到項挺會來這一手調虎離山之計，慌忙喝道：「上！」一拉顏如花，欲竄回房內。

豈料瓦簷上倏地落下兩人，恰好截住兩人去路，其中一人語聲蒼勁，喝一聲：「那裏跑！」一掌擊向洪天剛，洪天剛急出掌相迎，啪一聲暴响，洪天剛給震得氣血翻湧，蹬蹬蹬帶着顏如花退出三四步，另一條人影已出劍猛攻洪、顏兩人。

顏如花忙出手應敵，洪天剛急忙放開顏如花，亮出流星鎚，與那個語聲蒼勁的人影大打出手，刹時間四條人影分作兩撥，激鬥起來。

杜倩玉亦與黃元惡戰，她帶來了人手早已與十數名猛龍堂下廝殺。

* * *

項、許兩人給林秀、朱亮率領近二十個猛龍堂下緊追不捨，花了幾乎一個更次，好不容易才擺脫了對方的追逐。不敢直接返回匿居的地方，繞了一個大圈，又匿了一會，確是沒人跟踪後，才返回匿居的地方。

兩人翻身而入，一眼看到前院內的情形，嚇一大跳，以為猛龍堂的人先他們找到來，看清楚，頓時轉驚為喜，「四叔！想不到是你！嚇了在下一跳！」項挺急急走向一個從屋內走出來的老者。

那老者年約五十出頭，雙目烱烱，一眼看到項挺，喜道：「項挺，終於回來了，害老夫替你擔心。」

前院內少說也站着十個玄衣帶刀漢子，難怪項、許兩人乍見之下，大吃一驚，誤以為是猛龍堂的人找到來，那麼，萬、秦兩人危矣。

「老夫家兄早前接到倩玉的書函，要她爹火速派人到項城相助，並說身陷險境，她爹和娘親料不到倩玉仍在生，驚喜不已，本應親自趕來幫手，却因二叔公病重，不敢遠行，故而派老夫帶了二十多人兼程趕來。

項挺，你可知倩玉為了你受了多少屈辱，幾番尋死，你却如斯薄倖，她仍一往情深，為你不惜召喚杜家中人趕來對付猛龍堂中人。如今她已為你捉拿到蛇蝎美人顏如花，重創獨角龍洪天剛！殲其手下，還央老夫將那顏如花押來，倩玉對妳可謂仁至義盡，就看你的了。」那老者話如滔滔江水，一口氣說了那一大番話。

那老者不是別人，正是倩玉的四叔杜自持。

屋內傳出秦懷烈的話聲：「三哥，那惡毒婆娘在屋內，身受重傷，奄奄一息，大哥快進來手刄此惡毒婆娘，報却血海深仇！」話聲未落，他已瘸着脚從屋內走出來。

項挺聽了杜自持那番話心裏愧悔交集，只覺無地自容，深覺太對不起杜倩玉，對於秦懷烈那番話聽而不聞，急急道：「四叔，倩玉她在那裏？」

杜自持長嘆一聲：「倩玉她……傷得好重，恐怕……活不了，唉……」黯然神傷。

「四叔，我要倩玉，快告訴我，她在那裏！」項挺如遭雷擊，情不自禁大叫出聲。

杜自持搖頭道：「太遲了……國威，帶他去見小姐！」

一個漢子應聲站出來。「……姑爺，請隨小的走。」

項挺一把拉住那漢子，往外急奔。

* * *

看到躺在床上，身上染了幾處血漬，臉色蒼白，氣息奄奄的杜倩玉，項挺禁不住流下淚來。

「倩玉……倩玉，我錯了，太對不起你了，我該死，我不該負妳……妳原諒我……」

項挺再也無法控制自己，俯身一把抱住杜倩玉。

驀地被她緊抱着的杜倩玉咕地發出一聲笑。

「郎君說的可是眞心話？」張大眼看着項挺，笑得好開心。

項挺抬頭一看，大喜若狂，「倩玉，妳……太好了！我剛才說的話句句出自肺腑，若你不信，我當天起誓……」

杜倩玉抬起纖纖玉手，掩住項挺嘴巴，嬌柔地道：「妾身相信了，別再說傻話。」眼眸中深情蕩漾。

項挺心頭一熱，情不自禁深情地吻落在杜倩玉兩片櫻唇上。

這一吻，一往情深，天長地久！

（全文完）



新派警世傳奇／麥穗・文　可飛・圖

小魔怪

魔胎降世　禍臨滿門

許府上下忙碌非常，忙着準備小主人的週歲。

可不要小看了一個週歲嬰孩的生日，這可是轟動興隆鎮的一件大事。

許榮華乃是鎮上的首富，除了田地房產不計其數外，凡是鎮上的大生意、大買賣，不是許家直接經營的，就是有着間接的關係，遇有紛爭，只要許府出面排解，天大的問題都能立刻擺平。

有了財富，當然也有了聲望，自古以來，誰都拗不過這種自然的趨勢。

人間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這句話眞的一點也不欺人，許榮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若論財富，一輩子他也揮霍不完，可惜年過半百，膝下猶虛，所幸去年喜獲麟兒，却是個半張臉白，半邊臉黑的陰陽臉。任何人見了，都會奇怪萬分。

但在許榮華來講，仍然是高興得無法形容。

這就所謂：「癩痢頭的兒子是自己的好。」有了兒子就有了傳宗接代的人，總比沒有的好。

為此，嬰兒剛一落地，許榮華就替他取了個吉利的名字——富貴。

明天就是富貴的週歲，許家為了大肆慶祝，三天前，便開始準備了，張燈結綵，整舊、換新，許家上上下下人等，個個忙得都像沒頭蒼蠅。

約莫黃昏時分，裝璜家內的事情總算告一段落，大家都覺得鬆了一口氣，等待着明天的來臨。

明天一定更忙，許家為了風光，不僅遠親近鄰俱都在邀請之列，而且，還準備了流水席，不論你和許家認不認識，只要你來許家慶賀，你就是許家的上賓，而且，不論富貴貧賤，甚至叫化子都照樣歡迎。

正當許家上下人等準備停工休息時，一名道長來到了門外。

這名道人鬢髮皆白，頭戴九梁冠，身穿風火道袍，手裡拿着了一把雲帚，仙風道骨，氣宇不凡，一看就知道非等閒之輩。

許家的管家看了這情形，立刻走到了跟前。

「請問道長，你是來化緣的麼？」

「正是。」

管家立即吩咐下人：「你去帳房拿二兩銀子來，贈送給這位道長做香火錢。」

手下還沒有來得及應是，老道人立刻開了口：「無量壽佛，貧道不是為化銀子而來，施主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

管家朝他看了一看，感到有點詫異：「請問道長，化緣既然不化銀子，那你想化什麼？」

「貧道是為一件善緣而來的。」

「善緣？」

管家聽不懂他的意思。

「不錯。」老道人神色莊嚴：「這件事情和你們少主人有關，煩請施主稟告貴上一聲，貧道要跟他當面詳談。」

「道長請原諒，敝上這兩天為了小公子的週歲事情勞累不堪，現時正在休息，道長有事可否直接說明，本人尚可代為處理。」

「施主見諒，這件事情你是沒有辦法做主的。」

「道長。」管家臉帶不悅：「你還沒有說出究竟是為什麼事，怎見得本人無法作主？」

「剛才貧道已經聲明過，貧道所化善緣和貴府的少主人有密切的關連，當然要和貴上當面商量才行。」

管家猶豫了片刻：「那好，煩請道長稍等片刻，容我進去稟告一聲再說。」

「多謝施主，貧道稽首。」

管家轉身走進內廳。

很快他就得到了主人的應允，並將老道人請進書房侍茶。

許榮華方臉大耳，臉帶忠厚，見到了老道人後拱手讓座，十分禮遇。

「請問道長是在哪一座仙山修道？」

「貧道乃是黃山玉清觀觀主，法名玄眞。」

「噢，原來是玄眞道長，失敬了，敢問來意是……」

「想必貴管家已經在施主面前稟告過了，貧道這次遠從黃山趕來此地，乃是為了令郎今後一切而來。」

只要有人提到了富貴，許榮華就會感到非常光彩。

「噢！」許榮華含笑道：「明天就是他的週歲，道長有何指示，請道其詳？」

「首先有件事情我請求施主，不知能否應允？」

「道長請說，只要敝人能夠辦得到，一定不讓道長失望。」

「請將令郎抱來，讓貧道看看他的相貌，等到證明了事實眞相，然後再和施主商議。」

許榮華笑了笑道：「這有何難，我會立刻照辦。」

說完傳話下去，過了不久，許夫人親自抱着富貴在兩名丫環的陪件下，來到了書房。

小富貴頭上戴着一頂虎頭帽，身穿錦緞作面的小綿袍，金鎖片、金手鐲，更是掛滿了全身，充份表現了他家的富有，以及所受的寵愛。

不管如何打扮，可就是掩蓋不住他那張陰陽黑白臉。

他那張小臉蛋，實在怪異到了極點，從額頭到下巴，順着鼻樑骨的正中間為線，不偏不斜的化分為兩種顏色，一半白如雪，一半黑如墨，整整齊齊，就像刀切的一般無二。

怪事發生了。

小富貴本來是乖乖的躺在媽媽懷中，不料一見到玄眞道長之後，小眼珠竟然流露出極度的恐懼，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他一面哭一面躲，不停的扭動着他的小身子，將他那黑白分明的小臉蛋，儘量藏在他娘的懷中。

「無量壽佛，善哉，善哉！」玄眞道長微閉雙目，神色異常莊嚴：「貧道終於證實了，令郎正是貧道所要尋訪的人，這眞是天意。」

小富貴見到了老道人之後的表現，使得許氏夫婦大為詫異。

「請問道長，」許榮華問：「剛才聽道長之言，似是道長已經尋訪小兒很久了，實在使我非常納悶。」

玄眞道長單掌稽首：「請尊夫人速將令郎抱回房中休息，貧道當會向施主說明一切經過。」

許榮華施了一個眼色，許夫人抱着愛子立刻離開了書房。

「施主。」玄眞道長的神色更為莊嚴：「貧道現有一事不情之請，不知施主可否應允？」

「請說，只要我能辦到的事情，一定不會讓道長失望的。」

「貧道斗膽，敢請施主取消明日的慶典，並且讓貧道將令郎帶走。」

許榮華聽得神情一楞：「道長，你該不是開我的玩笑吧？」

「我很認眞，不是玩笑。」

「道長。」許榮華臉帶不悅：「既然不是玩笑，我可就直話直說，若是為了財帛，無論多少不會計較，如果要將小兒帶走，那是萬難從命。」

「貧道可以體會施主的心境，但在萬不得已情況之下，事情就另當別論。」

「什麼叫做萬不得已。」

「當然是有關令郎的來龍去脈，恕我不能直說，如果說將出來，不僅使得施主傷心，而且還會感到恐懼。」

「眞的有這樣嚴重嗎？」

「十分嚴重，絕對不是貧道危言聳聽，所以施主最好相信貧道，

忍讓貧道將令郎帶走。」

「如果我不答應呢？」

「令郎命中帶煞，將會帶來無窮禍患。」

「道長，小兒出生至今，家中一向太平，沒有出現過你所說的任何兇兆呀！」

「施主所說的太平，只能到今天爲止，明天令郎不是剛滿週歲嗎？」

「不錯。」

「那就對了，從明天開始，也就是說令郎滿了週歲之後，他的本性就慢慢流露出來，將會做出很可怕的事情來。」

「一個剛滿週歲的孩童，能夠做出什麼可怕的行爲？」

「那是難以想像的，可以說任何駭人事件他都做得出來，施主千萬不可兒戲視之。」

「道長，你的這種說法實在難以令人信服，除非你能舉出事實經過，或者是有關這種說法的根據。」

「施主，剛才貧道已經聲明過了，如果說出有關令郎的眞相，不僅您會傷心難過，而且還會恐懼萬分，我看你就不必多問了吧！」

「不，道長。」許榮華的態度很認眞：「只要是有關小兒的眞實情況，不管是吉是兇，我都會勇敢的接受下來，道長還是直言無隱的好了。」

「施主眞要貧道說明？」

「是的，尚請道長指點迷津，老朽感激不盡。」

玄眞道長猶豫了好半晌，最後才勉强的點頭應允。

許榮華遂命下人換了一壺新茶，摒退所有人，並將書房門緊緊關閉。

「道長。」他道：「現在請你放心的說吧，我們之間談話內容，一定不會被外人聽到的。」

「好。」玄眞道長正色道：「令郎自從落地開始，就生出一張黑白分明的陰陽臉，難道施主一點也不覺得怪麼？」

「當然感到奇怪，爲了這件事，我曾遍訪名醫，希望能使小兒的面容恢復正常，不要讓他長大後難以見人。」

「結果呢？」

「羣醫束手無策，他們沒有能力治療小兒臉上的痕記，而且也無法診斷小兒眞正的病因，只能認定那是與生俱來的一種胎記。」

「這不是人力範圍內所能做到的事情，當然他們束手無策。」

「後來我重金禮聘一著名相士，想從他們高明的相術上面探求原因。」

「他們怎麼說？」

「相士們的說法不一，有的說是大富大貴，有的說是絕頂聰明，還有人說小兒乃屬王侯之相，將來成就一定非同凡响。」

「這都是奉承的說法，難道這許多相士之中居然沒有一個說明令郎的相貌犯煞了？」

「沒有。」

玄眞道長笑着搖搖頭道：「江湖術士，完全是迎合顧客心理，說些好聽的話騙錢糊口，施主如果眞的相信這些人的話，那眞是受害匪淺了。」

「我也不太相信，後來我就不再爲這件事情煩惱了，只好認爲這是命中註定的，既然有了一個兒子，我就應該感到滿足了才對，不能再爲兒子的面貌俊醜，而有所挑剔了。」

「無量壽佛，善哉，善哉，所謂知足常樂，施主既有這等開闊胸懷，蒼天實在不應該將這件不幸之事情加諸在施主身上，眞是罪過，罪過。」

許榮華神情一怔：「聽道長之言，莫非小兒的一張陰陽臉，乃是天意促成的了？」

「事實俱在，如果不是天意促成，難道還有更好的解釋不成？」

「道長德高望重，禪過天機，可否將這件事情促成的原因，給我一個明確的指示呢？」

「貧道首先請問一聲，施主相信不相信輪迴之說？」

「老漢相信。」

「實不相瞞，令郎乃是陰司裡黑白無常併體投胎的，所以才有黑白陰陽臉的現象產生。」

許榮華聽得目瞪口呆，楞了好半天，才慢慢的回過神來。

「道長。」他懷疑的問：「黑白無常乃是閻王殿前的兩名陰差，怎會轉世投胎？」

「按理不會，但當犯了不可饒恕之罪過之後，事情就另當別論了，說穿來講，這是閻王府屬下犯錯的一種最嚴厲的懲罰。」

「這次他們犯了什麼重大錯誤，才會罰他們轉世投胎，投到我許家來了呢？」

「這是陰曹地府的事，我們陽世間人可以不必過問，重要的是令郎秉承了黑白無常的劣性，如今來到了人間，將會製造很大的禍患，尤其是對於你們許家門中將會更爲不利。」

「不！」許榮華激動的搖頭：「我不相信，我不能接受你這種的說法。」

「無量壽佛，善哉！善哉！」玄眞道長打着稽首：「貧道皈依我佛多年，怎會誑語騙人，但願施主不要見疑才好。」

許榮華眼中帶着淚影，顯然爲了這件事情，使他內心激起了很大

的震撼。

他低頭想了半天，忽又抬起頭來。

「道長，縱然小兒的來歷如你所說，如果仰仗道長的法力，是否能夠施予化解呢？」

「令郎乃是黑白無常併體投胎，本質如此，無法化解，最好的辦法就是如我剛才所說，施主同意讓貧道將令郎帶走。」

「帶到哪裡去？」

「帶往黃山玉清觀修道，以佛祖的無邊法力，消除他本質上的兇戾之氣，只有這樣才會免除掉即將發生的災難，除此絕無更好的辦法。」

「請問道長，小兒如果任由道長帶去修道，需要多少時間？」

「一入道門，便爲佛祖子弟，永遠不能還俗，否則，令郎將會故態復萌，仍會替人間造成無窮禍患。」

「這樣說，我豈不是永遠失掉了兒子麼？」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天意註定，無法挽回。」

「不行，不行，這樣一定不行。」許榮華相當之激動，「這樣的辦法縱然我會答應，內人也一定是拚死不能接受，道長，你要另行想個辦法才好。」

「無量壽佛，善哉！善哉！」玄眞道長的神色更爲莊嚴：「貧道剛才所說已是最好的辦法，除此之外，實在愛莫能助了。」

許榮華的神情瞬息數變，最後終於堅定了自己的主張。

「道長。」他正色道：「讓我夫妻永遠失去愛兒，那是萬難辦得到的事情恕我不能從命。」

「其中厲害，貧道已向施主講得非常之清楚，難道施主忍心任由可怕的事情，一點一點的演變出來麼？」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那怕小兒害得我傾家蕩產，家破人亡，我也只好認了，我和內人絕對無法接受道長所提的辦法，那對我和內人以及許氏門中的列祖列宗來講，都是一件無法忍受的事情。」

「事非得已，施主應該考慮三思而行才對。」

「道長。」許榮華激動的說：「承蒙你好意指點，使我非常感激，但是請道長不用再說了，就讓蒼天來作安排吧！」

「無量壽佛，善哉，善哉！施主的骨肉情份，貧道當然能夠體會，看來這是天意，既然施主堅持不允，那祇好任由上蒼去作主張了，貧道就此告辭了。」

「道長請便，恕不相送。」

玄眞道長走後，許榮華心中埋下了很重的陰影。

他沒有將事實告訴他的夫人，免得大驚小怪，徒增困擾。

現在他只懷着一種希望，玄眞道長根本就是胡說八道，可以不必理會。

有了這個想法之後，他的心情果然放鬆很多，他要振作精神，決心辦好小富貴明日週歲之慶。

翌日一早，許家門前張燈結綵，熱鬧非凡。

親朋好友在中午前就陸續到達了，送不送禮許榮華絕對不計較，只要人到就好了，就會使他感到風光。

這是許榮華有生以來最爲高興的事情，所謂有子萬事足，哪怕爲了慶祝賠光了家當，也都是甘心情願的。

流水席一早就開始了，賀客祇要湊滿了一桌，立刻就上桌，任由客人開懷暢飲，更不限制客人多少。

這可開了興隆鎮的先例，除非擁有許榮華這樣的財富，否則，誰也沒有力量辦得起這種流水筵席。

這樣一來，客人可就太多了。

不須送禮，照樣盡量大喝大吃，誰不想來？

有頭有臉的拋開不談，凡是興隆鎮遠近一帶的苦哈哈，包括叫化子在內，全都一窩蜂的趕到了許家，大模大樣的當起客人來。

就這樣的穿流不息，筵席一直開到了午夜，賓客們才酒醉飯飽的漸漸散去，下人們還忙着料理瑣事。

這樣多的客人，這樣多的酒席，收拾殘局倒也是件十分辛苦的差事。

許榮華還在客廳上陪伴數名至親好友品茗聊天，今天這樣龐大的場面，終於太太平平的過去了，可以算得上是賓主盡歡。

因此，許榮華顯得特別高興，雖然忙了一整天，還是一點都不感勞累。

許夫人早就陪着愛兒在房中入睡了，好好的照顧小富貴的確比任何事情更爲重要，這樣比較起來，她比許榮華實在是舒服得多了。

許榮華正和親友們談得高興之際，突見他的夫人慌慌張張的從後面衝進了客廳，臉上流露出極度的恐懼，像是遇到了什麼非常可怕的事情。

「榮華……」

她只叫了半聲，可能礙於衆多親友都在客廳，所以來個緊急剎車，將她要講的話硬生生的嚥回了去。

衆親友很識相的站起身來，時間實在太晚了，所謂客去主人安，於是紛紛告別，由管家代爲送客。

「怎麼回事？」許榮華問。

「我眞的快要嚇死了。」許夫人臉上餘悸猶在，道：「榮華，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家中竟然發生了這樣的怪事！」

「夫人，妳要將話說清楚，究竟是發生了什麼怪事？」

「是小富貴，他……他……」

「他怎麼樣了？」

「他的眼睛變了，變得碧綠碧綠，那慘綠色的眼芒，比深山裡的豹子還要嚇人！」

「眞有這種事情？」

「看你，我還能無中生有，拿我們的兒子開玩笑麼？」

許榮華神情突然緊張了起來，「走，快領我去看看。」

兩人慌慌張張的回到了卧房，立刻就將注意力集中到小富貴的身上。

小富貴正在醒着，燈光輝煌之下，但見他眨動着兩隻漆黑的眼睛，手裡拿着一個小孩玩的貨郎鼓，正在手舞足蹈地，玩得十分開心。

現在他已見到父母進入房中，更是開心的格格直笑。

當然，他那黑白分明的陰陽臉，是種無法彌補的缺陷。除此之外，他和一般嬰兒同樣的逗人喜愛。

看了這種情形，許夫人頓時驚愕不已，傻傻的望着許榮華道：「這是怎麼回事？剛才明明看到他的眼睛發出慘綠色的光芒，現在怎麼沒有了呢？」

「是眞的嗎？」

「眞的，榮華！」許夫人忙解釋：「剛才的的確確看到了那可怕的景象，我眞是沒有騙你的。」

「現在怎麼沒有了呢？」

「我不知道。」

「我知道。」許榮華帶着薄斥的口脗道：「剛才妳是在做夢，糊裡糊塗，就把夢中的景象當成了事實。」

「不，我根本沒有睡覺，只是躺在他身邊而已，怎麼會做夢？關於這一點，你一定要相信我。」

察言觀色，許夫人的神智的確非常清醒。

許榮華心情開始有點不安，遂問道：「當妳發現小富貴的眼神有了異樣時，室內的燈也是亮着的？」

「不，燈是關着的，光線很暗。」

「既然光綫很暗，妳也能看出他的眼睛有異？」

「他的眼神變得又綠又亮，發光的程度就像隻豹子眼，光綫越暗，也就看得格外清楚。」

許榮華用手指了指躺在床上的小富貴道：「妳看，現在他不是好端端的了，小眼珠好像黑寶石，哪裡又有一點綠色影光存在呢？」

「榮華。」許夫人現出迷茫的神情：「請你相信，我是絕對不會看錯的，至於爲什麼現在又恢復了原狀，我就不明白了。」

許榮華神色嚴重，楞在那裡一言不發。

「榮華。」許夫人又說：「我看一定是小富貴的眼睛有了毛病，不如明天請個醫生來替他診療一下，你看可好？」

許榮華仍然是不吭一聲，但他心中的陰影在加深，他想到了玄眞道長所作的警告，難道這件事情就是一個初步的應驗了？

「榮華。」許夫人催促道：「我想請個醫生來替小富貴診療一下眼睛，你怎麼不表示意見呢？」

「噢！我看不必了，我想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許夫人能夠看得出，許榮華的這種態度，分明是在敷衍她，但不知道爲了什麼？好像她的丈夫似有難言之隱。

許榮華心中有鬼，但却不願將玄眞道長所說的眞相向她說明，因爲據他想，他的這位夫人可能根本受不了這樣的刺激。

所幸，小富貴現已熟睡了，睡的樣子眞的十分安詳。

許氏夫婦只好懷着看好的想法，希望小富貴以後不要再有剛才的樣子發生。

* * *

夜很深。

一聲尖吭的驚叫震撼了整個許府。

許氏夫婦頓從夢中驚醒，見到窗外紅光漫天，不由大驚失色，急忙跳下床來。

「失火了，大家快起來，廂房失火了。」

外面有人嘶聲叫喊，亂哄哄的嚷成一堆。

許氏夫婦顧不得室內財物，慌忙抱起了小富貴，就像衝鋒陷陣般的衝出房門去，來到了庭院。

廂房就在庭院左側，只見火光衝天，廂房完全陷入火海之中，而且正在迅速的蔓延，眼看就要波及另外的房屋。

許府的傭人、丫頭等在總管的指揮下，忙着撲火救人，只有丫環春桃傻兮兮的坐在庭院內池塘旁邊，臉上流露出極度的恐懼，不言不動，只顧一個勁的流着眼淚。

那只是受了極大的驚駭後的現象，變得神經兮兮，一直不能恢復正常的平靜。

起火的廂房，也正是春桃以及另外三名丫環居住的地方，除了春桃神態反常之外，另外三人却很正常，只是慌手忙脚的忙着去救火。

火勢來得很旺，不是許家中有

限的傭人們所能撲救的，最後，許榮華只好傳令遠離火場，避免受到了無謂的傷亡。

春桃仍然痴呆如故，硬被兩名壯漢架走離開。

這場大火一直燃燒到天快亮，才告自動熄滅。然而，許家內的亭台樓閣已經全部化爲灰燼，任何重要物件都未取出。

許榮華望着火場發出了浩嘆，他將怒火發洩到四名丫環頭上來。

「都是妳們太不小心以致失火，所以才做成這場大禍，妳們都該死。」許榮華氣得臉紅耳熱，咆哮如雷。

「老爺。」三名丫頭異口同聲：「這不關我們的事，火源發自春桃房中，等到我們發現時，已經來不及了。」

許榮華便將憤怒的眼神落在春桃的臉上道：「妳怎麼說，是不是因爲太貪睡，所以造成了這場火災？」

春桃現已不像剛才那樣神經兮兮了，但仍臉色蒼白，身子也不停的在發抖。更有一種奇怪的現象，當她眼神溜過許夫人懷中的小富貴時，越發驚嚇得牙齒都在打顫。

「說呀！」許榮華大聲喝叱：「究竟爲什麼會惹成這場大火，我一定要妳交代清楚。」

春桃哭喪着臉指了指夫人懷中的小富貴道：「是小少爺跑到我房中來玩火的，一個不小心，所以就……」

話未說完，許榮華就一個耳光，摑在春桃的臉上。

「簡直滿口胡說八道。」許榮華怒聲喝叱道：「小富貴根本就不會走路，而且，一直睡在夫人懷中，怎麼可能跑到妳的房中玩火，妳這簡直是血口噴人。」

這時小富貴正在醒着，不知是故意還是巧合，他竟面對春桃露出了邪惡的笑容。

按照年齡來說，小富貴根本沒有辨別是非的能力，應該不是故意的。

不論是故意，還是存心，他那幼稚而嫩的小臉蛋上，似乎都不應該展露出那種邪惡的笑容。

可是，眼前並沒有人注意這種現象。

「老爺。」春桃流着眼淚說：「婢女說的是實話，當時他爬進婢女的房中，手裡拿着一根點亮了的蠟燭，而且，而且……」

「而且怎麼樣，繼續說下去。」

「他的兩隻眼睛變了，變得又青又綠，就像兩道閃電，好可怕，好嚇人……」

話未說完，一記耳光又摑到了她的臉上。

這次摑她耳光的人不是許榮華而是許家的總管。

「簡直胡說，放屁！」總管怒氣冲冲道：「照妳這樣說，小少爺豈不變成了小妖怪了？」

「王總管。」春桃忍着痛捂着面頰道：「我說的是實話，當時我親眼所見，小少爺的眼睛的確是發出綠光，如有半句瞎話，教我春桃不得好死。」

許氏夫婦聽了此話，驚得面面相覷。

春桃所說的現象，正和許夫人今晚所見的不謀而合，不由暗自驚訝萬分。

這種情形祇有他們夫婦知道，王總管當然不明究竟，準備再出手摑春桃時，被許榮華伸手攔住。

「春桃。」許夫人儘量穩住心情，溫和地問：「雖然妳的言語冒瀆了小少爺，但我不怪妳，希望妳繼續往下說，我要明瞭事情的眞相究竟。」

「夫人。」春桃又在流淚：「當時小少爺就那樣眼光四射的爬進了房中，一面格格的直笑，一面用手中的蠟燭到處點火，蚊帳、被子，最後又故意打翻了油燈，所以就……」

「所以就火上加油，變成了無法收拾了，對嗎？」

「是的，夫人。」

「剛剛發現小少爺的時候，妳怎麼不設法阻止呢？」

「當時我被小少爺的眼光嚇壞了，而且起先我也根本沒有辨認出他是小少爺，我還以爲眞的是什麼妖怪跑到我的房中來哩！」

「事後，妳又怎樣發覺小少爺離開火場？」

「我根本沒有發現小少爺離開火場，糊裡糊塗的他就不見了。」

許榮華突然打斷話頭道：「好了，夫人，我看這件事情就不要再問下去了，趕緊處理善後才是正經。」

火場凌亂不堪，不是短時間可以清理妥當的，許榮華當即率領府中上下人等，住進了鎮上的高陞客棧。

高陞客棧本來就是許榮華經營的，既然遇到了這件不幸的事情，只好暫時將它當作了自己的府第。

* * *

福無重至，禍不單行，這句話用在許榮華身上，眞是再恰當不過了。

包括許榮華夫婦在內，許家上下人等住進了高陞客棧的第二天深夜，這間規模甚大的客棧，竟也遭到了許家的同樣命運，一場怪火下來，燒得瓦片全無。

事後經過調查，竟然找尋不出失火原因，根據迷信的說法，只能算是一把天火。

不過，當大火發生時，小富貴却是躺在許夫人的懷中，手舞足蹈的笑個不停，好像這場火替他帶來了無比的快樂。

更糟糕的是，正當大火發生時，客棧內住有四名外地來的客人，許家上下人等俱逃出火場，並無任何閃失，唯獨這四位客人沒有來得及逃出，俱都葬身火海之中。

人命關天，一下子燒死了四個人，客棧方面當然脫不了干係，因此縣衙派出了捕快，當時就將許榮華帶進了衙門。

這一下，許夫人簡直快要急瘋了。

好在有錢能使鬼推磨，何況這又不是故意殺人，經由王總管走通了門路，花了非常鉅額的一筆銀子，總算將許榮華從衙門裡救了出來。

可是，四名死者的善後，還是要由許榮華負責處理，除了死者葬殮費不算之外，又花了鉅額銀子，作爲死者遺屬的賠償，才算將這件不幸的事情平息了下來。

豈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許榮華在興隆鎮上的買賣很多，除了高陞客棧之外，還有飯莊、金店、綢緞莊等好幾樣大生意。不知犯了什麼邪門，這些店面竟在半個月之內，一一步上了高陞客棧的後塵。

火神竟然看中了許榮華，偏偏要找他的麻煩。

經過這幾場大火下來，許榮華手頭的積蓄和鎮上的生意，可說完全泡了湯，只好依靠變賣田產，暫時喘一口氣。

最重要的是，他們要重新建造一幢像樣的住宅，雖然幾場大火已使許榮華元氣大傷，但是許氏門中的場面，仍然非要繼續維持不可。

住宅建成之日，許夫人憂心重重地和她丈夫私下商議。

「榮華，房子明天就要蓋好了。」

「嗯。」榮華低聲答腔。

「可是我好害怕，萬一又……」

「又來一場大火，燒它個清光，是嗎？」許榮華沒好氣的回答。

「榮華，不是我愛說破嘴話，實在是被前幾次大火燒怕了，請你不要怪我了。」

「怕有什麼用？總不能讓我們睡在馬路上呀！」

「不是這個意思，我想請一批高僧高道，前來唸唸經，做做法事，驅走咱們近來的倒霉運，也許就會太平無事了。」

許榮華還未來得及答腔，突然一聲：「無量壽佛，善哉，善哉！」就像打雷一般傳進了耳中。

隨着這一聲佛號，玄眞道長已經含笑站在他們的眼前。

這位道長出面點化許榮華，只不過是個把月前的事情，許氏夫婦當然認得。

玄眞道長單掌稽首：「施主別來無恙，貧道這次又來騷擾你了。」

許榮華露出了一臉苦笑，道：「道長，最近一個月來的轉變太大，我已苦不堪言了。」

「所有經過，貧道完全知道。」

「剛才內人提起，準備延請高僧高道廣做佛事，改掉我們的惡運，不知道長可肯賜允？」

玄眞道長微微笑道：「這是天意，非凡間僧道所能化解，對於這一點，施主應該認識淸楚才好。」

「依照道長的意思，應該怎麼辦才能化去災難呢？」

「只有照貧道上次所說的辦法，才能消除這場禍患。」

許榮華睜大了眼睛道：「道長的意思是，仍要將小兒抱去黃山修道？」

「正是。」

「道長，上次我已表明過了，許氏門中只有這支香煙，要讓小兒上山修道，我和內人都是萬萬不能答應的。」

「無量壽佛，善哉，善哉！貧道說的預言現已兌現，難道施主還要執迷不悟嗎？」

「道長請原諒，不是我和內人不信道長的指點，我實在是只有這麼一個兒子，教我如何捨得？」

「道長！」許夫人插嘴道：「除了讓小兒上山修道之外，難道就沒有其他辦法可以補救了嗎？」

「天意註定如此，人又怎麼可以挽回，這是沒有任何辦法可以代替的。」

「道長請原諒！」許夫人流着眼淚：「縱然天意如此，我們夫婦也不能失去小富貴，看來也只好認命了。」

玄眞道長無可奈何的搖搖頭，最後發出了一聲浩嘆，喃喃自語道：「萬般皆有命，半點不由人，貧道算是又一次得到了眞實的體驗，善哉，善哉！」

喃罷，便欲轉身而去。

但是他又突然轉過身來，神色顯得特別嚴肅道：「既然兩位施主難捨親情，貧道當然不能勉强，最後我有一言奉勸，希望施主牢記在心。」

「道長請說。」

「令郎長大後定必十分頑皮，但要切記，萬不可讓他玩弄鐵鍊。」

許氏夫婦迷茫的互相望了一眼。

「道長，」許榮華問：「承蒙道長指示，愚夫婦感恩不盡，可否再作進一步的明示，爲何須忌玩鐵

鍊？」

「此乃天機，不可輕洩，貧道言盡於此，但願施主珍重，貧道告辭了。」

說完，身法快得像一陣風，轉眼消失無踪。

許氏夫婦俱都感到內心沉甸甸的，又感到非常之徬徨。

聽玄眞道長臨走之言，好像幾場大災劫過了之後，所需面臨的災禍現已告一段落了。此後要注意的重點，應該是不要讓小富貴接觸鐵鍊而已。

僅僅限制小富貴不准接觸鐵鍊，倒不是一件什麼特別困難的事情，但其中究竟是隱藏着什麼玄機呢？

許氏夫婦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暗暗記在心中，不敢或忘。

* * *

流光飛逝，不知不覺過了七年。

這七年當中，許家倒也過得太太平平，沒有發生過任何不幸的事情。

小富貴長得特別强壯，雖才只七歲，但比一般十歲的孩童還要高大，長得像個小牛犢一般。

許氏夫婦自是高興，但也十分擔心。

說也奇怪，小富貴不僅非常之頑皮，而且尤其是喜愛玩鐵鍊。

許氏夫婦謹記玄眞道長的囑咐，只要看到他接觸到那種忌諱的東西，就一定會嚴格的禁止。

頭兩年還好，等到七歲生日一過，許氏夫婦就沒有辦法將他看牢了。

小富貴跑得很快，一轉眼就跑得無影無踪了。

孩子大了比較難管，任何做父母的都會碰到這種傷腦筋的事。

許氏夫婦爲此感到非常之困擾，幾經商議之後，不惜重金禮聘一名武功高强的拳師，一面教富貴練武，一面嚴格管束他的行動。

這名武師名喚林斌，江湖上人稱「鐵頭神拳」，顧名思義，不僅他的拳頭功夫相當了得，頭頂上的硬功一定也有獨到之處。

這不是假的，疊在一起的二十塊大青磚，林斌一頭下去，可以撞成粉碎。

對於秉管小富貴，林斌却是非常的盡心，尤其限制他不准亂跑，否則就會罰跪。

愛兒罰跪，許氏夫婦當然會感到心痛，但是也會暗自欣喜，認爲這個林斌教導有方，只要假以時日，自然會將小富貴導向正途。

光陰如箭，林斌在許府擔任教席，不知不覺的渡過了三個年頭。

在這三年當中，小富貴長得更高更壯，並因林斌的調教，武功方面也有了相當基礎。

最使許氏夫婦欣慰的，而是在這三年當中，小富貴沒有闖過什麼禍事。

再過幾天，小富貴的生日又要到了。

十歲算是整生日，在父母眼中非常重視，尤其像許榮華這樣的大富人家，是以許氏夫婦除了特別高興之外，並也決定大肆慶祝一番。

這一天，許氏夫婦正在廳內商談如何辦好小富貴十歲生日時，一聲宏量的佛號，頓時從門外傳進了他們的耳中。

「無量壽佛，善哉，善哉！」

許氏夫婦頓時受了驚，他們依稀記得，這豈不是玄眞道長的聲音。

他們剛剛想到玄眞道長這位仙風道骨的出家人，便被總管領了進來。

玄眞道長滿面笑容，先向許榮華打了個稽首道：「多年不見，施主別來無恙？」

許榮華站起身來還禮道：「還好，還好，這次道長是路過此地？還是……」

「不，我是專程而來。」

「噢！」許榮華感到心裡不安。

這是因爲過去所蒙受的陰影所致，許夫人也有相同的感覺。

「莫非又是爲了小富貴？」她問。

「不錯，貧道是爲了令郎的事情，所以不顧冒昧，再次造訪。」

許榮華笑了笑道：「多謝道長關心，犬子這幾年來變得很多，已和從前判若兩人了。」

「施主。」玄眞道長的神情相當鄭重道：「貧道一向直言直說，但願不怪才好。」

「道長只管明示，我和內人洗耳恭聽。」

「令郎這幾年來變得乖巧，乃是一種掩藏，並不是眞正的本性。」

「這話怎麼說？」

「關於令郎的來龍去脈，數年前貧道就已交代清楚，想施主當還記得？」

「當然記得。」

「天數既定，非人力所能挽回，再過三天，應該就是令郎的十週歲生日了。」

「不錯，道長的記性眞好。」

「在令郎來說，十年乃是一個大劫，到時一場巨禍，在所難免，所以貧道特來點化施主，施主不能不防。」

這句話聽得許榮華膽顫心驚，他和夫人相視而愕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對於玄眞道長的預言，過去曾有數次得到了證實，故而許氏夫婦

相當重視。

「道長。」許夫人强自壓抑內心的驚慌：「這幾年來，小富貴的確表現得非常乖巧，怎麼可能又有巨禍降臨呢？」

「剛才貧道已經聲明過了，那是一種掩藏，不是他的本性。」

許榮華插口問道：「道長法力無邊，我等自是深信不疑，請問可有化解之道？」

玄眞道長發出苦笑搖了搖頭。

「怎麼？」許榮華越發感到驚慌道：「沒有任何辦法化解這場劫數？」

「有，但施主不肯接受。」

「道長的意思我明白，可是讓小富貴隨你深山修道，永遠擺脫了塵世的紛擾？」

「不錯，這是唯一的辦法，也是貧道最後一次的點化，施主，禍福繫於一念之間，請施主三思。」

玄眞道長神色莊嚴，顯示這件事情非同兒戲。

任何人逢臨這種關頭，都會心猿意馬，一時之間拿不定主意。

許夫人更是憂心如焚，夫妻倆商議再三，終於做出了最後決定。

「道長。」許榮華懷着沉痛心情道：「愚夫婦視小富貴如同性命，如果任由道長帶去深山修道，實在難以割捨，請道長不要提這件事情了。」

「難道施主並不計較即將面臨的巨禍？」

許榮華慘然一笑道：「既然碰上了這樣的遭遇，愚夫婦也祇好看開了，所謂生死由命，富貴在天，不管什麼滔天巨禍，愚夫婦只好任由上蒼的安排了。」

「是的，道長。」許夫人激動的淚光閃閃道：「愚夫婦年過半百，只有小富貴這條根苗，如果上蒼眞的不肯垂憐，愚夫婦縱然賠上了性命，也是毫無怨言的。」

許氏夫婦愛子之心，誠然令人感動。

「無量壽佛，善哉，善哉！」玄眞道長神色凝重的站起身來，道：「既然施主執意如此，貧道實在愛莫能助，就此告別了。」

許氏夫婦親自送到門口，眼望玄眞道長投下了惋惜的一瞥，飄然而去。

玄眞道長這次前來點化許氏夫婦，固然是懷着善意，但在當事人來說，却在心中埋下了巨大的陰影。

這種事情，許氏夫婦又不願張揚出去，籌備小富貴十週歲生日事，繼續照辦，但在暗中特別關照教師林斌，希望他能特別注意小富貴的行動。

林斌浪跡江湖多年，性情豪邁，怎會輕易相信一個牛鼻子老道的胡言亂語，聽過之後，也就將這件事情忘得乾乾淨淨了。

小富貴的十週歲生日，轉眼已到。

所幸這幾天當中，並無發生任何意外，宴會是在中午舉行，賀客盈門，然而，許榮華夫婦總是難掃心中疑雲，憂慮之情，常常不自覺的流露在眉宇之間。

這種內心的隱憂，是沒有人會去特別注意。

許氏夫婦內心憂煩，隨着夜晚的來臨而更爲加深。

他們只有祈天保祐，但願他們的愛兒小富貴，能夠平安的經過這場劫難。

* * *

夜深人靜，賀客們在太陽落山前，便已散盡了，許家上下人等俱已進入夢鄉。

或者許榮華夫婦是例外，現在距離天亮還有一段時間，他們希望在這一段時間內，不要發生任何意外。

自從林斌進入許家擔任教席，小富貴就被安排在後花園書房裡和他同住，爲的是比較容易看管。

林斌午間多喝了兩杯酒，睡得很早，但當午夜醒轉時，突然發覺小富貴不見了。

起初，林斌還不太重視，等了很久仍然不見踪影，不由心中犯着咕嘀。

同時他也想起了東翁對他的吩咐，縱然對於牛鼻子老道的胡言亂語不必太過重視，但若小富貴眞的發生了意外，他在東翁面前實在是不好交代。

有了這層顧慮，林斌立刻穿衣下床，四下找尋他。

首先，林斌在房間裡所有可以容人躲藏的地方找了一遍，然後將目標指向屋外。

屋子外面就是花園。

這裡有一片空曠的場子，兩邊擺有石鎖、兵器架，平常小富貴都在這裡練習武功，有時也會在這裡單獨戲耍。

今夜月色明亮，視界非常清晰，可是場子上空空蕩蕩的，始終不見小富貴的人影。

林斌心裡開始着急。

他想高聲呼叫，可是當此夜闌人靜之際，又恐將府中上下人等驚醒，就在此時，許榮華從一排樹影叢中，匆匆的走了過來。

「東翁。」林斌抱拳施禮道：「夜都這樣深了，還沒有睡呀？」

「我的心很煩，總好像有件禍事將要發生似的，一直無法平靜，所以特別前來看看，小富貴是不是已經睡着了？」

「沒有，我正在找他。」

許榮華聽到這裡，感到非常吃驚：「這樣深夜，他會跑到哪裡去？」

「附近沒有見到他的踪影，我擔心小富貴會不會跑到外面去？」

「他曾有過夜晚獨自外出的記錄嗎？」

「從來沒有，但在日間有過三兩次，小富貴趁我不在時，曾經偷偷溜出花園後門。」

「他曾去過什麼地方？」

「兩里路外有座山洞，東翁是知道的，小富貴每次偷偷的溜出去，都是在那裡玩耍。」

許榮華心中大急：「走，我們快去看看，但願不要應驗玄眞道長的預言才好。」

兩人匆匆忙忙到達了山洞，取出火種，燃亮了四下一陣照射。

洞內沒有小富貴影子，但在柔軟的濕地上，有他剛剛留下的足印。

「東翁。」林斌臉帶恐慌道：「我沒料錯，小富貴的確到過這裡，可惜我們來遲了一步，被他溜走了。」

許榮華現在瞪大了一雙恐懼的眼神望着地上的一個目標發楞。

林斌發現了他的神色有異，立刻上前幾步，就近查看。

竟然是斷裂的兩根鐵鍊，斷裂的痕跡猶新，好像剛被弄斷了不久的。

能夠弄斷鐵鍊的人，力氣一定大得驚人。

「天老爺。」許榮華連驚帶急，臉色變得非常之蒼白：「一定是小富貴，玄眞道長的警語果然應驗了。」

「發現鐵鍊，也和牛鼻子老道有關？」

「是的，他曾再三囑咐，嚴防小富貴玩弄鐵鍊。」

「爲什麼要避諱鐵鍊，他有沒有進一步的指點？」

「沒有，他只暗示當小富貴十週歲生日來臨時，一件天大的禍事就會降臨。」

「對於雜毛老道的胡言亂語，我還是無法深信。」

「事實擺在眼前，小富貴曾經到過這裡，地上又有鐵鍊，這種現象還能容得我們不相信而輕視麼？」

「東翁不必着急，小富貴畢竟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兒童，我們立刻全力找尋，也就是了！」

事實上也只好如此，許榮華心亂如麻的隨在林斌身後，一同走出山洞。

他們二人以最快的動作，在最短暫的時間內找遍了荒郊，就是找不到令人擔心的小富貴。

許榮華心急如焚，失了主張。

同時他還感到了一陣陣的心驚肉跳，像是大禍臨頭的一種先兆。

「東翁。」林斌從旁提醒：「也許小富貴重回府上了，這裡既然尋找不着，我們應該儘速趕回家中看看，免得在家中製造禍端。」

許榮華立即同意，於是，匆匆忙忙的趕奔回途。

夜更深，許府內內外外，正呈現着死一樣的沉寂。

許榮華和林斌二人回到了家中，並未立刻大肆驚動，只是全心全意的找尋小富貴。

他們小心翼翼的穿過一道庭院，寂靜中，突然聽到，一陣怪異的聲音。

咻……咻……咻……

像是某種動物的喘息聲音，現正由急而緩，由强而弱，已經到了奄奄一息的程度。

許榮華和林斌俱都感到十分怪異，府內從不曾養過貓、狗一類動物，怎麼會有這種現象？

難道是人？

許榮華存了這個想法，心中更感驚慌。

同時他也辨認出，那怪異的喘息聲，乃是出自丫環春桃房中。

他和林斌互相打了一個眼色，立即躡手躡足，來到了春桃房中的窗外，凝神朝內張望。

這一看，立刻驚得兩人魂飛魄散。

房內亮着油燈，朦朧燈光下，只見春桃被一個小怪物壓在床上，手脚揮舞，在垂死的掙扎。

咻，咻之聲，就是由春桃喉間發出，現在微弱得將要停止了。

顯然，這是因爲春桃的喉部已被小怪物勒住，勒得將要窒息而死。

但却看不清楚，小怪物是用什麼方式，勒住春桃的脖子。

那是因爲角度關係，小怪物剛好背對着窗戶，遮住了他在施暴的眞相。

不過無論於什麼角度，許榮華都能一眼認出，那個小怪物就是小富貴。

一個剛滿十歲的兒童，無緣無故，竟欲將一個成年的丫環活活勒死，實在是一種令人難以想像的怪異行爲，根本令人難以相信。

但這却是鐵一般的事實，如果不施於緊急的救援，丫環春桃必會被他勒斷喉管而亡。

情急之下，許榮華大聲喝止：「小富貴，趕快停手，難道你發瘋了？」

這聲喝斥，小富貴倒是受了一驚，突然轉過身來。

這一轉身，不僅許榮華嚇得頭皮欲炸，便連江湖上打滾多年見多識廣的林斌，也已驚得不知所措。

小富貴的形象完全變了。

他的臉色變得赤紅，半張黑臉部份尚且看不出，另半張白臉的部份，紅得直冒兇光。

更爲怪異的是他那對眼睛。

平時，他那黑白分明的小眼睛，倒是十分惹人的喜愛，現在竟然發出碧綠色的怪光，逼視之下，令人不寒而慄。

那是兇悍與殘暴揉合而成的一種眼神，似乎不應該發自人類的眼中。

更不應該發自一個剛滿十歲的兒童身上，只有猛獸狂了野性時，才會產生這種的怪現象。

那對碧綠的怪眼神，現正滿含怨毒的色彩，對着窗外怒瞧，喉嚨管裡併發出一陣陣邪惡的獰笑。

許榮華恍如置身惡夢之中，他不敢相信，這就是他心愛的兒子……小富貴。

唏哩嘩啦聲中，一條粗如中指的鐵鍊，隨着小富貴的身上轉動，抽回了他的手中。

那條鐵鍊曾經勒在丫環春桃的喉間，鐵鍊抽回後，春桃已經直挺挺的躺在床上不動了。

看樣子，丫環春桃已無救了，小富貴反倒表現得非常快慰，非常滿足。

許榮華感到十分痛心，在他的眼中愛兒小富貴，現在已經完完全全失去了人性。

林斌何嘗不是懷有同樣心理，從他親手調教出來的愛徒，居然做出了這種令人髮指的行爲，怎不令他傷心而又慚愧。

隨着一聲厲吼，林斌破窗而入。

懷着痛心疾首的心情，林斌以他的武功，先將喪失人性的小富貴制服，然後再看許榮華如何發落。

林斌破窗而入的勢子既疾又猛，他想以這「餓虎撲羊」之勢，使得小富貴沒有還手之力。

可惜林斌估量錯了。

小富貴現已邪魔附身，不僅六親不認，而且臂力無窮，抖得手中鐵鍊像條猛蛇，迎向林斌的衝勢，朝他當頭擊落。

小富貴的武功是林斌所教，他有多深的功力，多大的火候，林斌當然知道得清清楚楚，絕沒料到他飛身猛撲時，小富貴不僅不閃不躲，居然還敢揮動鐵鍊，迎頭擊來。

更沒料到他的出手如此的迅速，如此兇猛。

林斌大驚之下，急忙閃躲。

可惜晚了，躲過了面門，却沒閃掉肩頭，怪蟒般的鐵鍊擊得林斌一個懸空觔斗，骨碌碌的滾到牆角跟前。

鐵鍊的重量加上小富貴的腕力，已將林斌的左邊肩骨擊碎，癱在地上爬不起來。

小富貴對他的授業恩師痛苦無動於衷，反倒發出桀桀的怪笑，顯得十分開心。

突然，他又將那對慘綠的眼神，惡狠狠投向了窗外去。

站在窗前的許榮華早已嚇得目瞪口呆，現在又經小富貴憤怒的逼視，更是嚇得汗毛直豎，身子發出了篩糠般的顫抖。

小富貴的殘暴行爲，是他親眼所見，親目所睹，他已不將小富貴看成了他的心愛兒子，當他看作毫無人性的妖怪。

同時，他也能從小富貴兇戾的眼神中看出，他的兇性現在有增無減。

的確，小富貴的兇性現在爆發得不可收拾，揮動手中鐵鍊，便向站在窗外的許榮華砸去。

這一鐵鍊威猛絕倫，砸得窗框碎屑紛飛，並還砸垮了一截磚牆。

幸而沒有砸中許榮華，否則，他的頭顱將會變成粉碎了。

許榮華一面飛逃一面叫：「夫人，小富貴發瘋了，趕快躲藏起來，不然他會殺妳。」

許榮華的呼號夾着小富貴的怪笑，立刻驚動了許府上下所有的人。

當然也驚醒了上房的許夫人。

許夫人是在夢中驚醒，還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慌亂之中直覺的朝外奔跑。

她根本沒有聽清楚許榮華喊叫的內容，不想辦法躲避，反而朝向外面奔跑。

剛剛跑到庭院後面，迎頭碰上了她的愛兒——小富貴。

小富貴手握鐵鍊，目露兇光，竟然將他母親視作陌路，只是冷冷的瞧着她，喉嚨管中盪出了陣陣的邪笑。

「乖兒。」許夫人仍然對他露出了愛憐備至的樣子：「你這是怎麼了，快將手中的鐵鍊丟掉，讓娘將你抱住，無論遭到什麼委屈，都可以在娘面前儘量的傾訴，娘會替你作主。」

「……」小富貴不吭聲，仍然站在原地，也不動彈。

「乖兒。」許夫人慢慢向前湊近：「你怎麼不說話？剛才我聽到你爹在大聲呼叫，但是沒有聽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

小富貴再次不予回答，使得許夫人越發心急如焚，伸出微抖的雙手，想將小富貴摟進懷中。

她沒摟中小富貴，反而被小富貴招住了她的脖子。

同時，還熟練的抖動鐵鍊，一纏一繞，狠狠的絞住了她的頸項。

許夫人這才警覺到，小富貴的行爲有了怪異。

他那半白半黑的小臉上，現已露出了濃烈的殺機，綠色的眼神中兇光畢露，並且還在連聲的獰笑。

那是一種極其陰毒的獰笑，似乎有人即將死在他的鐵鍊之下，在他來說，那是一件非常值得高興的事情。

人的咽喉部份非常之脆弱，受到了鐵鍊的盤絞，只要稍爲用力，就會使被絞者的性命宣告結束了。

許夫人只是感到詫異，除此之外，倒是表現得相當安詳。

或許她有一種想法，既然是註定死在兒子手中，她也就只有認命了。

小富貴的臉上殺氣更濃，握着鐵鍊兩端的手，開始漸漸的加力。

就在千鈞一髮之際，一聲洪量的佛號，突然劃破了沉悶的夜空。

「無量壽佛，善哉，善哉！」

這聲佛號，似乎自半空中飄然而下，洪亮震耳，震得小富貴忙打了一個冷戰，立刻放鬆了手上的勁道。

隨着佛號，面前站了一位道貌岸然的玄眞道長。

他的裝束和以前一樣，只是眼中散發了奇光，就像冷電般投在小富貴的臉上。

說也奇怪，厲如惡魔的小富貴在他的眼神逼視下，竟然兇焰盡斂，嚇得發抖。

「孽障！」玄眞道長帶着訓斥的口胳道：「今晚是你的末日到了，爲惡陽間，應該受到應得的懲罰。」

只是這麼一句話，聽得小富貴大聲慘叫，飛也似的朝向外面逃了。

玄眞道長立刻神態肅穆的閉起雙目，左手拂塵直指天庭，右掌當胸，口中唸唸有詞，唸出了他的降魔咒語。

晴朗的夜空，突然之間雷電大作，風雨交加，而替人間帶來了極大的震撼。

許榮華氣急敗壞的跑到跟前，噗的一聲跪倒面對玄眞道長苦苦的哀求。

「道長，這該不是你施展你的法力，乞求上蒼對小富貴施予嚴厲的懲罰吧！」

「你不應該懷疑，貧道是在懲罰這個孽障。」

「道長。」許榮華流出了眼淚：「求你慈悲爲懷，網開一面，小富貴畢竟是我的兒子，你就饒過他吧！」

「可惜，現在已經晚了。我曾再三向你指點，你不應允，如今這個孽障已經殘害人命，再不剷除，後患無窮。」

「道長！」

許夫人也是淚流滿面的一同跪求，可是玄眞道長一本莊嚴，絲毫不爲所動。

雨更大，風更狂，突然一道強烈閃電，夾着天崩地裂似的一聲轟雷。

在那震耳欲聾的轟雷聲中，緊接而起的，就是小富貴的慘厲叫聲。

慘叫聲傳自很遠，許氏夫婦都未親眼見到小富貴究竟遇到了什麼惡運，但可預料到，從此再也不會見到他們的愛兒影子了。

他們心痛如絞的怔立原地，在這頃刻之間場內已經失去了玄眞道長的人影。

來得快，去得快，顯示了他的法力無邊，來去如風。

許氏夫婦感到後悔非常，早知落得如此下場，反倒不如任由玄眞道長將小富貴帶去黃山修道，至少以後還會有個見面的機會。

自從遭此打擊之後，許氏夫婦終日以淚洗面，過着淒凉的餘生！

（完）



黑火

現代江湖奇譚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地獄之火傳紛紛　午夜驚魂燒活人

凌晨三時半，阿蒂便不情不願的起床，睡眼惺忪的抓了毛巾、牙刷、漱口杯，一邊刷牙一邊洗澡。

她也不想那麼早便起床。她的人緣一向很好，今晚她的姊妹阿芳要出嫁了，昨天她跟幾個姊妹說是陪，其實是鬧，直胡鬧至深宵。

可是她還得要工作。

她的工作必須要在一大清早，天還沒亮前做好。

因爲她是個割樹膠工人。

一個非常漂亮的女膠工。

* * *

阿蒂的確非常好看，烏溜溜的長髮，白裏透紅的皮膚，她在看人的時候，眼睛深深的，表情也很趣緻，被她看的人也感到凉颼颼的。由於她的膚色在當地熱帶氣候裏是十分難得一見的，而她眼睛裏的神韻又很奇特，很多人都調侃讚羨說她是個混血兒。

她總是笑罵那些人無聊，其實心裏有一種虛榮的高興。

調笑她的人大都是追她的人。

追她的人眞是各色人等都有，從隔里鄰舍到同學同事，算一下竟有：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孟加里人，還有一個錫克人！

可能是因爲她樣子長得特別，不分地域，他們才對她也特別有興趣吧！

反正阿蒂不急。

她要慢慢選擇。

她的家境不好，否則也不必天天一大清早就要去割膠幫補家計了。她除了要選一個高大英俊和愛自己的丈夫之外，未來夫婿還必須是個有錢人。

這樣，她就可以不必再出來工作，可以在家做她的少奶奶，在店裏當她的「頭家娘」，好讓家裏的人享享福。

想到以後……就在不久之後，就不必到橡膠園去抵寒受風餵蚊子，她的心情就特別愉快起來。

她一邊洗澡，揩上肥皂，冲水抹身，一邊自那一面已被水漬蝕得花斑斑的方鏡裏欣賞着自己少女完美的胴體。

嘿，身材眞好……迷死那些男人了……

想到這裏，阿蒂就忍不住咬着下唇暗笑：難怪那個三美，一看見她就話都說不出來；阿華的一雙賊眼老往她身上溜了。

衰人！

要不是凌晨的空氣有點冷，她還會「自我欣賞」下去。

正在她要冲洗身上皂沫的時候，突然，無由地、不可思議地、毫無心理準備地生起了一個感覺——

有人在看她！

有一雙眼睛在望着她！

誰？

不可能的。媽媽身體不好，還在睡覺，哥哥嫂嫂已去了「巴剎」擺攤檔，妹妹和弟弟年紀又太小，家裏已沒有其他的人了。

她連忙定睛再看。

冲凉房白鐵門鎖得密密實實的，沒有人啊。

難道是眼花？阿蒂心中狐疑：可是那種感覺又那麼的眞實，眞實得好像剛才在冲凉房裏還有一個人就站在這裏！

她想着，心裡有點發毛，趕忙想抹乾身上的肥皂水走出來，不料這一慌張，給幾粒皂水珠濺入了眼睛，又痛又癢。

她只好不斷的用清水冲洗，揩抹眼睛。

幸好，那種被「窺視」的感覺不再出現了。

阿蒂也不理這許多了，天不早了，割膠的工作是延遲不得的，她心裏只好罵倒霉，也沒繼續回想剛才的情形，便穿上工作服，綁上頭巾，繫上氣燈，騎上那架又高又大的脚踏車去上她凌晨的班了。

* * *

割樹膠這一行工作，主要是用一種很特別的鈎刀，打斜刮破橡樹的表皮，讓它滲出了樹脂。這些樹脂，流入一個陶瓷杯裏，便是所謂的膠汁。膠汁經過收集之後，再到工廠加工，成了膠片，賣給廠商，用途極多，從輪胎、塑膠到家庭用具、拖鞋球鞋，都是來自橡膠樹的膠汁。

由於橡樹是這行業裏的一切依憑，所以得要好好的維護，若在太陽出來之後再刮破橡樹的皮脂，會對橡樹造成傷害，所以「割膠」的工作多在凌晨到天亮這一段時間完成。

一個膠工要割的樹由數百棵到千數棵不等，自然要起個大早，摸黑出發，到橡林子裏，逐棵樹逐棵樹地割取膠汁。

橡樹林佔地通常都極廣，且都在荒郊，有的是植在山坡上，地僻人稀，半夜天沒亮的就到園子裏工作，蛇蟲鼠蟻自是司空見慣，令人髮指的新聞也不絕如縷，要平安無事則要靠土地拿督保祐了。

通常，同一個園坵裏的膠工都是先聚於一地，然後一齊騎脚踏車出發的。

在那樣的山路裏，唯有脚踏車才是方便的交通工具。

因怕蚊蟲噬傷，膠工大都戴膠手套、穿膠鞋，全身穿藍色粗布、裹頭巾，還戴上夜用照明的火水燈，然後再以膠刀跟橡樹霍霍斯磨整個漫漫長夜。

今天阿蒂也不例外。

一羣女膠工浩浩蕩蕩的出發，開始時整條路就是她們一字橫排的脚踏車，整個夜空就只充斥着她們大聲談笑的聲浪。

等到一上了大馬路，因怕半夜飛馳而過的車子，脚踏車變成了一字直排，仍然首尾呼應，有時候最前面的人大聲嚷一句話，後面的車子一人傳一人，一直傳到第二十五人。

到了園坵之後，各人分別把車頭一轉，一聲拜拜，就往自己的工作地踩去，於是人漸漸變得少了，剩下的脚踏車的車燈和她們頭上的火水燈，幾點暈黃，穿插在密密麻麻、靜靜寂寂的橡樹林間。

阿蒂工作的地點是在林子裏比較深遠的地方。

這時，只剩下兩名女工跟她一起。

山路崎嶇，還有不少樹根賁浮在路面上，車子一巔一簸的，很不好受，不過她們因常年工作，也習以爲常。

她們正在笑談着阿芳和阿旺的婚事。

在這小小的城鎮裏，朋友幾乎都是共同的，當然也有許多共同的話題。

阿蒂本也說着笑着，忽然，她覺得前面的林子裏，好像有甚麼東西一晃而過。

這時候大概是子夜三點多四時罷，她們的脚踏車燈，極其微弱，充其量只能照見三尺之内的路面情況，而她們頭上戴的火水燈，也僅可用作照明手邊的工作。那事物至少在距離她三、四十尺外飄過，她是絕對沒有理由看見的。

這不由得使她怔了一怔。

分明看見了！

那還是個白色的影子！

看來還是個女人的影子！

這毫無道理的，她怎麼看得見呢！半夜三更的，怎會有個女人在這密林裏呢？

她想再看，已甚麼都看不見了。

橡林又回復一片黝黯漆黑，只有頭上的火水燈勉力推開數尺黑幕，餘又告乏之力徒然。

「怎麼了?」同伴珠珠發現她有些怪異。

「你們有沒有看見?」

「看見甚麼?」兩個同伴都不明所指。

「一個白色的影子……」她說，用手指着那一片密林，「一個白色的女人！」

「嗤！」兩個同伴一齊叫了起來，「你發神經哪！」

她們雖然甚麼也沒看見，不過總有些心寒：在南洋一帶的傳說裏，半夜三更見着穿白衣服的女人，不是件好事，許多意外都因此

而生，所以女伴在心裡都嘆了一聲：大吉利是！

阿蒂自己也莫名其妙：「今天我的眼睛是怎麼了，老是……」

她的工作地點已到。

兩個女伴調笑她說：「你見阿芳出嫁，也想嫁到發燒啦！別胡思亂想了，找個男人嫁了他吧！」

她們在靜夜的寂林裏毫無忌憚的歡笑着，踏車而去。

阿蒂見那兩輛車後的兩點暗紅的燈，還有因巔顫而發出的車聲漸漸遠去，直至爲黑暗所吞沒，甚麼也看不見，甚麼也聽不到了。

阿蒂只看見自己的工作。

一天的工作又要開始了。

* * *

她俯身沙沙的割着樹皮，把以前樹幹上那一道倒V字的皮溝才輕輕割去一些，膠汁就已一點點冒上來，流注在膠杯裏的了。

沙沙、沙沙……

只有頭上那一點火水燈的暗火，還有這一種單調的沙沙之聲，以及幾聲古怪的蟲鳴之外，其餘的，整個樹林就像一口大布袋，誰也不知還有甚麼，沒有甚麼。

不過，阿蒂也習慣了。

又割好一棵樹了，她站起來，舒舒身子，正要走向另一棵樹，忽然間，頭上一黯，燈暗了。

她記得她載滿了火水才出門的。

她下意識的用手去扶正一下頭上的燈，忽然，燈全暗了下來。

一種無可挽救的暗淡。

直至全黑。

這一下子，阿蒂猶如跌落在黑洞裏，完全跟黑暗融爲一體，而黑暗就似是凝固了似的。

幸虧阿蒂也不是沒有經歷過這種情境。

她有經驗，所以並不太慌張。

她取出了打火機。

「啪！」的一聲。

不亮。

她又再打着打火機。

又是「啪！」的一聲。

仍是不亮。

她連打幾次，都不着火，心中大奇，不覺用手一摸。

極痛的感覺，令她飛快的縮手。

爲甚麼會這樣子？

她的指尖像被火灼般的痛。

難道火已着了？阿蒂不由得驚惶起來：只是我看不見而已？

難道我已瞎了？

沙沙，沙沙。

這是甚麼聲音？

這跟割膠的聲音十分近似。

只是更猛烈、更浩大。如果阿蒂割膠的聲音比作是一隻螞蟻，這聲音却近似螞蟻雄兵！

可是阿蒂並沒有割膠！

天！難道這黑黯的膠園裏，正佈滿着人割膠！

阿蒂恐懼得想叫喊，但因太過驚恐反而叫不出聲來。

沙沙之聲更逼近了。

她感覺到熱。

火的感覺。

阿蒂想逃。

可是在慌惶間，她甚麼都看不見。

她也找不到她的脚踏車。

然後，她覺得「沙沙」之聲已「爬」上她的衣角。

她感覺到銳烈的灼痛，這使她終於能尖呼出聲。

不過，那沙沙之聲也變成了醒醒恐恐之聲，已延及了她的身體，燃上了她的臉部……

死亡，如黑暗般的向她行近，帶着震怖與灼痛。

附近的女工都聽到那使她們終生難忘的慘呼聲。

當她們要攏過去的時候，只看到一具燒焦了的身體，附近還有幾棵燒壞了的樹木。

剛才還千嬌百媚言笑的阿蒂，一下子被燒成了一具慘不忍睹的焦屍，這也是她們畢生難忘的情景。

* * *

距阿蒂被「怪火」燒死的事件後十二天，在附近山城裏的德叔，喝了一支椰花酒，一搖三晃的走去「互助團」看更。

他喜歡喝椰花酒，除了因爲特別便宜，還因爲那一股兒的酸味。

而且，喝椰花酒可以讓他想起，當日在山林裏跟日本鬼子打游擊的時候，他每到一個印度人的小村落，村人都視他爲英雄，他就是一面喝着椰花酒，試過一更次擁抱過三個女人。

過去風光不再。

在德叔心目中，往日都是美好的回憶。

只有現在不好。

打完仗了，這地方繁榮了，自己却似退化了、落伍了。

兩個黃臉婆，八個子女。

有甚麼事，能比一個不好看的老婆更沒癮？

當然是兩個醜老婆！

俗語說：「一個彎腰，兩個駝背，三個斷擔挑」，德叔自然不會推諉到可以亂性的椰花酒上，他有八個孩子，使他不得不在白天替人補鞋之餘，晚上更兼了這一份「互助團」的守望工作。

因爲這一帶地區不大平靖，平時常有劫匪出來活動，山區裏可能還有些未被剿滅的共黨游擊隊潛伏，近海又有來自印尼的非法移民，於是當地政府成立組合了「互

助團」，宗旨是：守望相助，以防一旦有個甚麼，及早示警。

德叔是互助團的看更之一，這是民間團體，沒有槍，只有哨棍。

這一個瞭望室就設在棕櫚樹林之前，在晚上只有孤零零的一間亮着日光燈，顯得份外荒涼。

德叔不管。

反正他無所謂。

今晚德叔是早到了些，手上還拿了瓶椰花酒，經過街上的時候，不知怎的，手肘給撞了一下，酒溢出，濺及了眼睛。

德叔一面揩眼一面大罵：「死夭壽，走路不用眼睛……」

其實他是慣說幾句粗話，也不是眞的想罵人，反正眼也不痛，當然他也根本不會有人故意來撞他。

他早些回到「互助團」的守望室裏，早些把酒喝光，不然，咖啡明和球仔來時，他們就不許他在工作時喝酒了。

我現在喝，你們來時，雖聞到我滿口酒氣，但就是奈不了我何！

想到這點，德叔就得意地笑了。

像他這種人，要活下去，自然得要懂得隨時隨地找開心。

就在這時候，他偶爾自百葉窗口一瞥，瞥見在棕櫚園坵的沙路上，有一個人。

一個女人。

一個穿白衣服的女人。

三更半夜的，怎會有個女人佇立在那兒呢？

德叔覺得很狐疑。

萬籟俱寂荒郊野道，一個女孩子在這裏幹嗎？

莫不是來自尋短見？一個單身女子深夜來到這種地方，就算不怕劫匪，也該小心色狼等……想到這裏，喝過酒後的德叔，就被兩種想法煩纏着：一是那女子可能要自殺，他很應該去阻止，這是善心的；一是當他想起在這半夜無人的光景裏，這女子還敢出現在這裏，八成不是甚麼正經人家，他想到「色狼」的時候，自己同時也色心大起。

他決定要過去看看。

正走出那瞭望崗的時候，咖啡明和球仔剛好過來值夜，迎面看見德叔走出來，就聞到他衝鼻的酒味。

「又喝酒了！」球仔沒好氣。

「怎樣？守夜啦，還要去哪裏？」咖啡明見德叔拿着哨棍，一搖三晃的走出來，順口問了一句。

「我？」德叔指着自己的酒糟鼻，露出了滿口黃牙，「我就是要去執行守夜的任務。你沒看見嗎？我去找那個白色的女人。」

球仔正揩着眼睛，沒在意，故而一笑置之，以爲德叔又喝多了酒，胡言亂語。

咖啡明奇道：「白色的女人？」

便見德叔往沙路上走去，遠處似乎眞有個白色的影子，看去似在虛無飄渺間，他有點納悶，但以爲是德叔的家人朋友，也沒有多加注意。

球仔正開着收音機，一面聽一面打着拍子。

咖啡明去找水喝，發現都是隔夜的茶，呸了一聲：「死德叔，先來也不燒開水，渴死人了！」

球仔心不在焉的漫聲說：「他不燒你燒呀……噯，最好泡壺咖啡，泡咖啡你咖啡明最拿手的啦。」

咖啡明啐道：「少爺，要沖咖啡你不會自己沖，你就只會聽音樂呀！」

「長夜漫漫呀，」球仔學着白光的聲音，和着收音機怪聲怪氣的唱：「如果沒有你，日子怎麼過……」

咖啡明一邊正準備要燒開水，可是又找不到火柴來點燃煤氣，一邊漫不經心的問：「要不要也替德叔泡一杯？」

球仔把脚放到桌面上，櫈子前脚也翹了起來，悠哉遊哉的說：「他呀，有酒就行了，還喝甚麼……」

一面說着，一面不經意的望向窗外。

他看見了一個他一輩子都忘不了景象。

德叔在沙原上，似乎正在跟一個虛晃晃的白色影子說話。

然後德叔忽然回頭，往這邊狂奔。

由於相隔得極遠，可是猶可以感覺到，德叔因爲太過驚心動魄，以致整張臉孔，都已歪曲變形。

究竟德叔看見了甚麼，才會這般恐懼呢？球仔不知道，可是，接下來，德叔整個人像似融化在黑夜裏，他瘋狂的撲打着，猶如一大羣虎蜂正在噬向他，淒叫聲只怕在七里外的人都可以聽得到。

德叔的身體，也似在黑壓壓中被啃蝕着，灰烏烏的似纏繞着幾條巨蟒，無論德叔再怎麼撲打掙扎，都無法掙脫那可怖的糾纏。

球仔整個人怔住了，也整個人僵住了。

這景象那麼的恐怖，一時竟忘了去留意那個白色的人，還在不在現場。

德叔哀號着，向哨崗奔來。

透過哨崗的日光燈一照，球仔可以隱約地看見，德叔身上像長了數十蓬草。

海藻般的草。

黑色的草！

這時，咖啡明也聽到有異聲，忙從內奔出來，急問：「發生甚麼事？」

由於球仔已太過驚愕，咖啡明的聲音突然自後響起，嚇了他一大跳，以致雙腳一顫，失去平衡，連人帶椅往後跌了個仰八叉！

這可把咖啡明也嚇得一大跳，忙把球仔扶起，球仔只指着窗外，說了十幾個字都拼湊不成一句：「外……面……天……德……叔……他……他……不知……做……甚麼……」

咖啡明也看到那可怖的情景了。

德叔已奔近，臉容已痛苦到極點，眼看要接近哨崗的時候，終於支持不住，連同纏在他身上黑夜般的「海藻」一起倒了下來，逕自在地上慘號着、打滾着、掙扎着。

咖啡明比球仔鎮定，抄起一柄巴冷刀就衝了出去，可是，到了接近的時候，也只有呆立當堂。

因爲他發現在德叔身上纏繞的「事物」，是會閃晃、搖動、吞吐的、似有若無，經燈光一照，咖啡明已經可以肯定了一件事：

那是火！

黑色的火！

咖啡明甚至可以感受得到那火的熱力。

幽異的熱力。

* * *

球仔和咖啡明親眼看見了「黑色的火」。

他們也親眼看見「黑火」燒死了德叔。

活生生燒死了一個人。

阿蒂死的時候，女膠工們都看不到火光，可是阿蒂是給燒死的。

也曾有人想過，那火會不會是無色的，可是這想法太荒謬，根本沒有人敢相信會有這種火。

有人甚至推測阿蒂是着了雷劈——可是那一晚，誰也沒覺察曾有過閃電。

現在德叔的死，却有兩個人親眼目睹：

眞是有火！

黑火！

這火彷彿是地獄裏的妖火，沒有光，熱力也帶着森冷。

消息很快的就傳開了。

黑色的火是一種妖邪。

而除了黑火之外，大家沒有漏了另一個詭異的現象：在黑火發生之前，總有一條白色的影子。

白色的女人！

* * *

德叔和阿蒂離奇慘死之後，這四個月來，陸陸續續毀在「黑火」之下的人，至少有九個人。

黑火都在黑夜裏發生。

人們爭相走報，聞風色變，在這一帶十幾個市鎮裏，敢深夜出來的人就更少了，以致本來就有些蕭條淒涼的夜街上，更加蕭條。

當然，像一些在晚間工作的人，就避無可避，只好求神拜佛之後，硬着頭皮去面對。

像開夜車的「囉哩車」(即大卡車)司機，因必須把車上的貨物南上北下徹夜趕時間運送，那只好豁了出去，只望不要遇上「黑火」或者「白色的女人」，把車在馬路上開得更加風馳電掣。

這一來，因懼黑火而傷亡的人就更多了，當然包括了意外和車禍。

可是蔡四幸半夜駕駛，不是爲了糊口而工作。

他並不怕黑火。

不管再怎麼黑，甚麼火，他都不怕。

* * *

蔡四幸的生命裏，從來沒有「怕」字。

他在年紀很小的時候，被他哥哥帶去參加晚上的露營。當天半夜，營外忽然陰風陣陣，一陣怪風吹熄了本來燒得正旺的營火，剩下一點火苗也呈黯綠色，只聽一種悉悉索索的微響，腐臭之味入鼻端，透過模糊的月色，隱約可見有十幾條詭異的人影在跳動着，有人心水清，約略一數，共有十二道影子。

一同出來露營的同學，早已嚇得臉無人色，哆嗦的哆嗦，捂臉的捂臉，連蔡四幸的哥哥蔡三幸也嚇得臉皮抽搐，顫不成聲：「是……十……二……行……屍……」

當時，在那一帶有很多荒墳，當地傳稱爲「大伯公山」，便傳說常見十二道飛屍，沒想到却給他們遇上。不料，還不到十三歲的蔡四幸却昂然立起，戟指那些蠕動的灰影朗聲說：「你要是人，別嚇人！你要是鬼，都已經死了，還敢嚇人？滾回去吧！」

他這句話一說，火焰又從暗青回到明亮，屍臭盡去，連鬼影子也不見了。

於是，蔡四幸「膽大包天，人旺鬼怕」的名聲，就沸沸揚揚的傳了開去，甚至有人說他心正人善陽氣盛，家裏若是有甚麼人犯了邪，被污穢沾了身，也要他去收驚退邪。

蔡四幸何止大膽，且還是一身奇遇，十五歲那年，他爲了追索一條紅水河流的水源，聯同幾位結拜兄弟上山索源，幾度給深山裏的土人「沙蓋」追殺，也遇上山貓和野豬，險死還生，但他還是一樣找出了水源，繪製成地圖，年紀小小就對國家地理編勘作出了貢獻。

長大之後，自然更不得了，英勇事蹟多得數不清，有三件事至今還爲人津津樂道：一是他跟縱幾名偷渡入境的印尼人，果見他們入屋行劫，還揮刀斬殺事主，他一怒之

下，以一敵五，赤手空拳，竟制伏了五名拿着利器的匪徒，頓時使他成爲報章上的矚目人物。

另一次是他想增進生活經驗，隨同漁船出海捕魚，剛好遇上公海地帶的菲律賓海盜，他不甘受劫，聯同漁夫與海盜拚，以寡敵衆，居然戰勝，也使他聲名大噪。

還有一次，當地兩個華人集團，因不同意一筆款子的運用方法而發生齟齬，幾至武鬥，鑑此，蔡四幸多方奔走，聚合當年有名望、有影響力的鄉紳，去說服了兩幫黨魁，把那筆款子用作籌辦華文獨立中學的基金，結果皆大歡喜。

蔡四幸在當地不止是個遊俠式的人物，而且還加入了世界性的「不平社」。

「不平社」便是一個專替人打抱不平、替受欺負的貧弱者出頭，爲受冤屈者伸冤，運用社員的能力，主持正義，對法律不能制裁的惡人，施加打擊，而且，還樂於爲無辜而沒有反抗能力的受害者向他們對頭的報復。

蔡四幸是「不平社」的一員。

他爲這一員而沾沾自喜。

聽說，在此地總共只有三個人被選入「不平社」裏，所以，能被選入，一定在智慧、才能、身手和表現、貢獻上都必然有過人出色之處，這是一種殊榮。

身爲「不平社」的一員，蔡四幸當然感到驕傲光榮。

* * *

他今晚不只是光榮，還覺得興奮和甜蜜。

興奮是因爲明天要見的人。

甜蜜是因爲他身邊有一個甜蜜的女孩子。

一個甜蜜得令人看一眼心都軟了，差點令人跟她說一句話心就酥了，但一雙眼却常孕育着微愁的女孩子。

她原名叫張小秀。

可是他喜歡叫她做張小愁。

因爲她有一對憂愁的眼。

就算在她笑的時候，一雙眼睛也是憂悒的，「寧哀矜而勿喜」，大概就是她眼神裏流露的意思。

他喜歡這一對眼睛。

他愛上了這個女孩子，愛得很深。

「張小愁，」他常這樣呼喚她，「雨後也會天晴，可是你眼裏總是載不去這許多愁。」他曾這樣地調笑她。

* * *

「怎麼啦？」張小愁坐在駕駛座旁，見蔡四幸興奮得老是用手在軚盤上打拍子，還抑不住唇角邊的笑意，便微嗔地問：「看你興奮的勁頭！明天來的是甚麼人？」

「我的兄弟，」蔡四幸想到明天就要見到的人，便生起一種意興飛揚的感覺，「我最佩服的兄弟。」

「你的兄弟？你哥哥……」

「才不是他呢！那個膽小鬼！」蔡四幸想起他那個膽小怕事、虎頭蛇尾的哥哥就心裏有氣，「我這幾個兄弟，其中兩位，我也只見過兩次。」

「哦，原來是結拜兄弟。」

「只要投契，那可比同胞兄弟更知心呀！」蔡四幸談起他們就覺得有份榮譽感，「他們都是一些很了不起的人！」

「就像你一樣嗎？」張小愁衷心的說。她是潮州人，粵語說得不大靈光；蔡四幸是廣西人，不會說潮州語，所以他們只好用華語交談。張小愁的聲音本就軟綿綿的，說起華語來更有一種脆酥酥的腔調，時而夾雜着她自己特有的尾音，很是好聽。

「他們可比我更棒，他們的事蹟……」蔡四幸一面駕着車子在黑暗的道上飛馳，兩旁飛掠而過的是一排排的橡樹林。他很爲剛才張小愁那一句問接讚美他的話而陶陶然，但在陶然裏還是不忘他那幾個念想爲之神往的遠方朋友，「他們的故事，我跟你說十天十夜都說不完，明天你見着他們就知道了……」

「他們……」張小愁偏着頭問：「他們是幹甚麼的呀！」

「他們都有正當職業，有的是作家，有的是教授，有的是商業鉅子、企業家，有的是高級警務人員，有的是……不過，那只是他們的職業，他們的業事，則跟我一樣……」蔡四幸無限光榮地說：「爲弱者打抱不平，伸張正義。」

張小愁詫道：「這不是古代的武俠小說裏才會發生的事嗎？」她詫異的時候眼睛仍不改愁色。

「你別以爲現在沒有，」蔡四幸咕噥地道：「人類中善惡之爭日日有，打抱不平事也就存在了。」

「你也是其中一員呀……」

「對。」

「他們……是哪裏人？」

「他們分佈在全世界各地，明天來的三人，一位是台灣人，一位是香港人，另一位是這組織裏核心份子『五人幫』的老大，我也不大清楚他到底是哪裏人……」

突然，他急速轉軚，猛然刹掣，燦亮的燈驟近而過，差點沒跟前面的車子相撞。

「你呀，說得太興奮了……」張小愁驚魂未定的說。「要是出了事，明天就甚麼人也見不到了。」

「對不起對不起，」蔡四幸想再開車，但試了幾次，車子的引擎都無法開動，「我下車看看。」

車子停在郊道密林旁，修了半

天，仍是開不動。他回到車中，張小愁掏出手帕替他揩去臉上的汗，蔡四幸無奈地聳聳肩：「看來，今天是我這部車子的生日，他大概要休假一天以示慶祝罷。」

在這深夜的郊道上，連掠過的車輛也不易見。路面左邊是密林，右邊是礦湖，野草叢生，遠處似有一座小小的神龕。

「怎麼辦？」張小愁躭心地說。

「怎麼辦？」蔡四幸亮着車裏的燈，看見張小愁憂愁的樣子，心中掠過濃烈的蜜意輕憐，輕輕的擁着她：「你不怕我？」

張小愁奇道：「怕你甚麼？」

「怕我……」蔡四幸故意裝了個十分獰狰的樣子，張小愁忽然尖叫了一聲。

蔡四幸倒是給她嚇了一大跳，忙撫慰道：「別怕，別怕，我只是嚇嚇你的，我怎會……」

張小愁抿着嘴笑了：「我也是嚇嚇你罷了。」

蔡四幸這才恍悟，指着她道：「哦，原來你比我更……」

張小愁柔柔地笑道：「我不怕你嘛，我知道你才不是那種的人呢。」

然後她四周望望，還是有點心憂的道：「我們還是想辦法先回到市區吧。」

「我眞幸福。」蔡四幸却乾脆躺靠在座位上。

張小愁傻兮兮的看着他，不明他所指。

蔡四幸忽伸手，撫着她的秀髮，很珍惜的看着她說：「知道嗎？在夜色裏你更美，原來你的眼色在黑夜就像黑色的珠寶……我今天才第一次發現。」

張小愁羞澀地嗔笑，「你這人，老沒正經，半夜三更荒山野嶺，車子死了火，你還說自己幸福！」

「我不幸福嗎？你知道我叫蔡四幸，哪來『四幸』？一幸是我天生有過人的頭腦，二幸是我有這過人體力，三幸是我有過人的意志，四幸是我有你……」蔡四幸無限滿足悠然自得的說：「你看，就算是半夜車子拋錨，也還有個美麗溫柔的女子與我共渡，我不幸福誰幸福？」

「好啦好啦，世上所有的幸福都給你一個人佔去了。」張小愁笑他，但又躭心他：「那個甚麼不……不平社，這兒就只你一個人加入呀？這不是很危險嗎？」

「我還怕危險嗎！」蔡四幸驕傲的笑了起來，「這地區也不只我一個人，還有一位『大紅花』，他是我最好的戰友，也是最佳勁敵，他同樣是『不平社』的成員，不過一向由我來負責聯絡……還有那個溫文，他也成天央着我要加入呢！」

「溫文？」張小愁一提到這個名字就好笑：「他？他怎麼行？」又問：「大紅花，誰是大紅花？」

「大紅花呀……」

張小愁忽然「唔！」了一聲。

蔡四幸問：「甚麼事？」

「好像有甚麼在外面經過……」

張小愁眼神有些迷茫。

那麼晶瑩的眸子，像珠寶一般，但珠寶是光采奪目的，這對黑色的珠寶却是傷感的。蔡四幸隨意的向外面看看，黑漆漆的，蒼穹盡處，有一輪青色的殘月。他心裏充滿着蜜意輕憐，却聽張小愁抓着眉邊怨道：「還不快想辦法回市區去，不然，媽又要嘮叨的了，你看，人家這兒還讓山蚊叮了一口呢……」

蔡四幸湊過臉去，呵護的說：「死蚊子！讓我照照看……」

他的臉湊近張小愁的玉靨，見伊人柔麗得像一場靜伏在黑夜裏的綺夢，臉上笑意盈盈，眼裏輕愁點點，舉止間猶似葉墜珊珊，千種風情，都不知從何開始，如何結束，忍不住想親吻她一下……

就在這時，張小愁倏地發出一聲駭絕的驚呼！

由於這一聲驚呼十分唐突，非常淒厲，蔡四幸倒眞的給唬了一跳，但他隨即瞭然，笑擰張小愁玉頰，剔着眉愛惜地笑罵：「你呀，重施故技，就是不讓我吻？好，我看你這次還騙……」

可是他突然發現，張小愁本來一對多愁善感的眸子裏，而今全注滿了震怖與驚懼，只直勾勾的看着前面——即是他的背後，那面擋風玻璃外。

這使蔡四幸頓覺有異，疾轉身一看：

擋風玻璃外，白影一閃。

張小愁駭然：「那女人……那女人……」

這時候車子稀少，人踪罕見，更何況是個女人！

蔡四幸拍拍張小愁的肩，輕聲但有力地道：「沒甚麼的，我下車看看去……」

張小愁想抓住蔡四幸的手，不讓他下車，可是蔡四幸已開了車門走了下去。

不過，蔡四幸臨離開前的那句話，使張小愁感覺到安全與安定。

這樣張小愁便在黑暗中等蔡四幸回來。

蔡四幸怎麼還不回來？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在張小愁心中而言，豈止於渡日如年——渡日如年只是寂寞，而今這十數分鐘間却充滿了未知也不可知的黑、無邊和無限的恐懼。

張小愁唯一曾在眼簾裏掠過的

是：蔡四幸似乎跟「一個人」……一個白色的影子……走入深黯的密林裏去。

「她」是誰？

爲甚麼蔡四幸要跟「她」去？

張小愁不知道。

黑暗彷彿變成了張牙舞爪的生物，在所有的空間裏張揚流竄，然而又是死寂的，靜寂得像一場毀滅，正在無聲地進行着。

「四幸，四幸……」在小愁心裏，那麼哀弱無力地呼喊着，直至兩道强烈的光線，急劇接近，猛獸一般刺入了她黑瞳裏……

＊　＊　＊

第二天以頭條刋載令人矚目驚心的新聞：

青年技擊家餅店少東蔡四幸慘死！

深夜黑火焚身女友目睹痛不欲生！

人們議論紛紛：一向驍勇善戰、無畏險艱、身懷絕技的蔡四幸，到底是怎麼死的？

那天晚上，蔡四幸和張小愁爲何在那神秘荒僻的地方逗留？

張小愁到底見到了些甚麼？

大家各自揣測，張小愁在發生事情之後，一直不接受記者的訪問，也從不肯亮相。

誰也不知道那一晚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誰要知道都必須等。

至少等到「不平社」的那幾個遠方來客到此地以後……

＊　＊　＊

「不平社」的「內部資料」分兩種「資料」，一種是「一般簡介」，一種是「機密細節」。

在「不平社」的核心「華人小組」裏，有「五人幫」的代號，這是其中四人的「一般簡介」：

姓名：陳劍誰。

性別：男。

年歲：三十二。

高度：五尺三寸半。

學歷：唸過四間不同大學不同的學系，全未畢業即休學、退學。

家世：見「機密」七號。

武功：流派複雜，至少精通六十七種中國武術，連針灸、點穴、氣功、輕功也有極高的造詣。

愛好：古怪興趣極多，對一切興趣均有專業認識，詳見「機密」。

個性：外表堅强，內心脆弱，一旦動情，不可自拔。詳見機密一〇三。

特性：一，能在危險來臨前一刻預感防範；二，對任何武功和敵手，都能在對敵之際，即時變及時地想出一套破解之法；三，心腸太軟，有些婦人之仁，爲敵所趁；四，可以同時看三部電視，同時閱讀兩本書，或一面看書一面與人交談，甚至一面看戲一面與人對打，而對情節內容依然可觀察得鉅細無遺，過目不忘。五，對手愈强，處境愈是惡劣，愈能發揮他堅毅性情。

身份：「不平社」之「五人幫」龍頭。

加入性質：創辦人之一。

註：特殊人物，必須參考「密件十八、五十七、八十一、一〇三、一一五等」。

＊　＊　＊

姓名：牛麗生。

性別：男。

年歲：廿九。

高度：六尺四寸半。

學歷：小學未畢業。

家世：中國大陸移民，農民之子。

武功：一切硬門武功，包括罕見甚至或已失傳的「十三太保橫練」、「金鐘罩」、「鐵頭功」、「童子功」、「鐵布衫」、「九牛二虎神功」、「金剛不壞之身」等。

愛好：見機密四十八。註：此人特別貪睡。

個性：善惡無定，嗜戰若狂。

特性：天生神力，驍勇善戰，但智慧低，且死心眼，天性十分孝順，見女性易害躁、怕孤獨、易闖禍。

身份：「不平社」之「五人幫」老么。

＊　＊　＊

姓名：駱鈴。

性別：女。

年歲：廿四。

高度：五尺五寸。

學歷：香港某大學畢業，英國一大學碩士。唸書時曾有奇遇。學科方面詳見機密二二三三。

家世：富家女，詳見機密二二三三。

武功：柔道、合氣道、西洋劍、中國劍，除善於用藥之外，餘皆不甚高明。註：駱鈴本人爲了要刪除上句末之評語，曾七度揚言要退出「不平社」，得陳劍誰大力勸解才打消此念。

愛好：玩，浪漫，做大事。

個性：小姐脾氣。＊刪中間二字亦可＊。

特性：自尊心强、自信心强，可惜自立自律能力不高。註：後面評語經駱鈴同志要求下刪去。

身份：「不平社」之「五人幫」的「小四妹妹」。

加入性質：四十五次申請始被批准。

＊　＊　＊

姓名：史流芳。

性別：男。

年歲：廿六。

高度：五尺七寸。

學歷：台灣大學碩士，美國某大學博士。

家世：書香世代，公務員之子。

武功：幾乎一切分段級考核的武功他都領有銜頭，合稱三十七段，且有特殊「超能力」，詳見「機密」廿七。

愛好：喜歡當學者，希望成俠者。

個性：矛盾。

特性：愛吹牛、充專家，好色而不承認，自命風流却不風流，愛大談學問眞是個理想主義者。

身份：「不平社」之「五人幫」的三當家。

加入性質：獻身理想。

* * *

這只是「不平社」的內部一般資料。據說，在「機密文件」裏，一切有關這幾人的重要資料，都收入檔案裏，其細微的程度，甚至還包括了：陳劍誰跟女人造愛的時候，喜用舌尖輕舐她們的乳尖。史流芳愛在上洗手間時，一邊出恭一邊看書。駱鈴喜歡飯後吃甜品，連唇膏都選擇有甜味的。牛麗生最喜歡放屁，不管是誰也不可以有一語辱及他的母親等等。連這些生活的細節與習性都記錄得如此鉅細無遺，以致誰拿到這些資料，誰就大可以把他們「控制」在手裏。

「五人幫」當然有五個人。

上面只有四個人的資料。

當然缺了一個。

老二。

不過，這一次，「老二」並沒有南行，所以並不急着介紹他的資料。

因爲這些資料太重要了，所以交給一個絕對可以信賴的人收藏。

這個人並沒有其他的任務。

他最重大的任務便是收藏這些資料。

他寧可把這些資料點燃着火吞到肚子裏去，也不會讓它落入別人的手上。

朋友信任他，他就讓朋友信任。

在整個「不平社」裏，就只有他自己沒有資料檔案。

至於他是誰，就只有「不平社」的三個「頭頭」知道——其中當然包括了陳劍誰。

* * *

陳劍誰、駱鈴、史流芳、牛麗生在豪華客機上，再過一小時二十五分，就要到達他們的目的地。

史流芳忘了把書帶進手提行李裏，所以，人在座位上，混身的不自在，把飛機上的旅遊指南、目的地介紹、救生指示、甚至連衞生袋用法……全都一一讀遍了。

幸好，他正百般無聊的時候，找到了一樣十分「可讀」的「東西」。

空中小姐送餐後酒來。

他隨手接過，突然發現，那馬來亞空中小姐眼睛深深、笑意甜甜，是個標緻的美麗女子！

空中小姐把飲品遞了給他，就轉身娉娉婷婷的扭着腰肢，到前面的走道上去了。

留給他滿眼的曲線。

史流芳手裏拿着甜酒，還未喝，心已甜得滿滿的。

敢情是史流芳看得太專注、太用神之故了，那空中小姐彷彿背上感覺到那灼熱的電波，忽回過頭來，眼神搜索一下，就發現那個拿台灣護照的英俊男子，正透過左右加起來至少一千四百度的黑框眼鏡片怔乎乎的望着她。

她不覺一笑。

比糖衣還甜。

然後就走了。

她忙着呢。

「天，」史流芳喃喃地道，他已放下他手上的航線圖了，畢竟，就算書中有黃金屋，也絕沒有顏如玉，「天！」

然後他興緻勃勃的回過頭來，向陳劍誰道：「天！你知道我看見甚麼了？」

陳劍誰正想着事情，史流芳的興頭一來，他知道自己無論如何都想不下去的了，只好說：「天正在窗外。」

「啊，上帝！」史流芳說：「我從來沒有看過那麼甜的笑容，上帝！甜得就像一粒椰子糖！」

陳劍誰嘆了一聲，十指合在腹上，安詳地說，「上帝他老人家眞忙！」

史流芳仍喃喃自語，「還有那臀部……我從來就沒看過那麼好看的臀部……」

睡眼朦朧的牛麗生模糊間聽到了一點甚麼，勉强睜開一絲縫的眼睛：「甚麼電……飛機上那有店舖！」

史流芳登時沒好氣：「臀部，我說的是人的背後那……那一處的臀部，甚麼店舖！」

「哦。」牛麗生爽快的說：「你說的是屁股！」側一個身，又呼呼地睡着了。

「你！」史流芳用手托了托眼鏡，只好無奈地道：「你……你這個粗人！」

牛麗生沒聽見。

他早已神遊到九霄雲外驚他的魂去了。

他體積龐大，在這靠右邊的雙人座位上，他往窗邊那麼一坐，肌肉都越過中間的扶手，擠到陳劍誰那兒去了。

陳劍誰只好說：「我到那兒坐坐。」右手邊還有幾個空位，有一個菲律賓婦人坐在那兒，珠光寶氣，一副貴夫人的氣派。

史流芳幸災樂禍：「你不但要爭空間，還要爭取時間哩，咱們不久就要到了。」

「不是，」陳劍誰澄清，「我是要吸收新鮮空氣，阿牛連睡着了也不忘汚染空氣。」

一聽「汚染空氣」，史流芳也馬上聞到異味了：「空氣汚染」是他們的用詞，意指「放屁」，而牛麗生就是最愛放屁的。

史流芳走避不迭，趁機去跟那空中小姐搭訕。他坐在窗邊位子，要走出去，只好擠過坐在靠走道位置駱鈴的膝前。

駱鈴白了他一眼：「討厭，老是坐立不安的，難怪留不住財。」却還是坐直了身子，讓史流芳走出來。

史流芳托了托眼鏡框，低聲用華語跟她笑說：「我只是坐立不安，你是不安於室了！」

原來駱鈴正跟隔着走道左邊一名洋人談天。那洋人長得高大魁梧，英偉非凡，上機後一見駱鈴，便失了魂似的，三番四次、五回六遭的跟駱鈴搭訕，他正談到華人很勤勞，不過老是仿製他們的產物，「例如手錶。」他用英語說，「實在太沒創意了。」

駱鈴一向來者不拒，覺得這洋人也不討人厭，也答話了幾句，才知道他是瑞士人。

這瑞士人正千方百計的想約駱鈴今晚赴他之約。

史流芳「擠」出去後，跟那瑞士人點了點頭，又向駱鈴擠眉弄眼的說：「師妹，趕快別坐那麼直。」

駱鈴聲道：「嗯？」

史流芳忍笑道：「你胸前並不偉大，坐太直由側面看，暴露弱點啦。」一說完，邊笑邊走了開去。

駱鈴頓時氣紅了臉，待意會到他話裏意思時史流芳早就走遠了。

那瑞士人很有禮貌的問：「甚麼事？」

駱鈴忙轉過身來，腰部滑下椅靠着四寸餘，才展顏笑答：「沒甚麼。」

瑞士人狐疑地道：「他是……」

駱鈴答：「我的僕人。」

「僕人？」瑞士人眞無法置信，不過他總算聽說過不少的中國人傳奇，也不敢多問。

突然，機上發生了極大的變動。

機上有兩個皮膚黑黃的青年，疾站了起來，一個人手上有一柄小手槍，另一人手上竟還有粒手榴彈。

他們迅速地各佔走道一邊，用英語大聲喝令：「不許動，一動我就引爆手榴彈。」

機艙裏的人驚呼、惶亂，另一人則掏出一個小型的喇叭筒，揚聲道：「你們遇上劫機了。最好就是乖乖的聽話，我們既敢劫機，便已準備好一切行動，包括殺了不聽話的人，必要時也可同歸於盡。」

然後他「砰」地一聲，踢開洗手間的門，把一名正在裏面解手的瘦子，拖出來扯到座位上，那男子嚇得褲襠全濕了。

這時，史流芳和那馬來空姐正在走道上，那馬來空姐嚇得低呼了一聲，這人一巴掌把那空姐摑倒於地，史流芳叱道：「你怎麼對女士那麼粗暴！」那菲籍男子迎面就給他一脚，踢在他肚子上，史流芳頓時彎了腰，那漢子的槍嘴正向着他，史流芳不敢妄動，只過去扶起那馬來空姐。空姐的嘴角流血，驚惶萬分。

在陳劍誰身旁的那名貴夫人，也忽爾站了起來。

陳劍誰坐在她身旁，所以能夠清楚地看見，那菲律賓女人挽在手上的手提袋，只在幾下拆散拼湊間，竟合成了一挺小型的機槍！

陳劍誰似乎有所動作，但那菲律賓婦人十分警覺，已迅速跟他保持距離，同時，一把手搶已對準了他的太陽穴。

陳劍誰作了一個表示要對方安心的手勢，坐回原位。

原來還有一個滿臉鬍子的菲律賓中年男子，手上有一柄長不逾一指的迷你袖珍型手槍，大概只有一發子彈的那種類型。

那大鬍子似是領袖，鎮定地吩咐：「羅蓮娜，你守在這裏，誰動就害了大家。威爾森，你負責前面，記住你的手榴彈，非到必要時不可用，但必要時勿忘了用。傅萊茲，你去對付駕駛室。」

那二男一女都應道：「是，將軍。」

持槍的漢子傅萊茲即返身往駕駛艙掩去。

拿手榴彈的漢子威爾森一脚踏在史流芳的屁股上，斥道：「滾回你的座位上去。」

陳劍誰用眼角一瞥，却見牛麗生仍在呼呼大睡。

史流芳跟跟蹌蹌的跌撞回來，經過駱鈴處，頓了一頓，却在陳劍誰身邊坐了下來。

那些人也記不清楚這些人原來的位置，便不去管他了。

未幾，只聽廣播中傳來：「這是機長華特向大家說話：由於機上發生了些微事故，須要改變航道，我們一定會竭盡所能，以保安全，請各位旅客不必恐慌。」

（未完・一）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南英要找七惡八邪等人要回兒子，現在已控制包藍、成器、嬌嬌三人，要他們帶去「無憂島」找尋失去的兒子，三人陽奉陰違，先帶他到青衣江畔，在土屋上設酒款待，南英不知是計，待警覺之後，佯作中計，以觀其變，其實他確已中了嬌嬌下的毒，只好強撐，索取解藥，因而三人遲疑不敢下手……



挾持人質索解藥　施計不成反中計

包藍又道：「有一天看着他們二人再拜花堂，兄妹結爲夫妻，那該多麼令人快活呀！哈……」

「哈……」

三個人一齊大笑起來……

嬌嬌笑指包藍，道：「眞是見你的大頭鬼，只有你才能想出這絕子絕孫的鬼板眼出來。」

包藍立刻一本正經的道：「也只有七惡八邪方能有如此偉大的傑作，哈……」

「冷面小刀」成器哈哈笑道：「親兄妹結婚生出來的小孩一定是我輩邪派高手人物了！」

包藍重重的點着大西瓜般的腦袋，道：「也一定是個惡人中的惡人王了，哈……」

「死要錢」嬌嬌突然收住笑，她戟指仍然不開口的南英，對包藍道：「過去，把他懷中的小孩子抱給我！」

猛一楞，包藍道：「要孩子也該你自己去抱，爲什麼要我幫你抱？」

嬌嬌道：「你不但要幫我把孩子抱過來，還得把他身上值銀子的東西全搜出來，你應該知道我是幹什麼吃的。」

包藍道：「你是死要錢，我清楚，但爲什麼要我先向姓南的下手？」

嬌嬌道：「因爲這主意是你出的，人也是你帶來的，你先出手，自是名正言順！」

一把閃耀着光焰的尺長短刀正在成器的手中旋動，包藍知道姓成的這把小刀曾喝過多少人物的血，如今這把小刀已在他面前閃晃不已！

包藍怒道：「看樣子我若不去抱孩子，你二人一定要找我的痲煩了，可是……姓南的好像未曾斷氣呀！」

突聽得嬌嬌指着南英面前的一雙筷子，道：「那雙筷子的尖端處，我塞滿了縮骨斷筋散，大頭鬼，只要姓南的動用那雙筷子，他絕難逃出毒散入腹，如今他仗着內功修爲在與毒散相抗持，他大概快倒下了。」

成器也點頭道：「是嘛，否則我們剛才的對話，足以令他下手搏殺我們，可是……」

包藍道：「你們的手段我清楚，也信得過，否則我怎會把他帶到這兒來？只是……」

嬌嬌道：「只是什麼？」

包藍道：「我們何不再等上半個時辰，等他吃不消時倒下再出手？」

成器怒道：「若下手，此其時也，大頭鬼，你難道還不知道，姓南的武功高不可測，萬一他把毒散逼出體外，到時候我們想下手也難了。」

包藍想起在七里蕩的時候，自已本已躍高落向水中了，可是竟然在落水前的一刻，又被南英半空中抓了回來，那種騰躍的動作自己雖未看清楚，但却能確定，比之八步趕蟾的絕頂輕功還要高明許多。

突又聞得「冷面小刀」成器道：「江湖傳言，甚少人見過南英的刀——因爲見過的人俱都死了，所以我很想看看他的那把刀，大頭鬼，這件事也偏勞你了！」

包藍臉色一緊，道：「你二位不愧八邪中人，果然辦起事來邪門得很，自己想要的東西不下手，偏要我去替你們取來，像話嗎？」

嬌嬌叱道：「你取來吧，我可有點不耐煩了！」

包藍無奈的道：「取，我馬上替二位取過來。」

他話聲落，雙腿宛似千斤重一般，拖泥帶水的向南英移過去，口中緩緩的道：「南大俠，你到底會不會向我出手？當知我是被逼的……」

包藍見南英果然未動，雙目幾乎已閤了起來，不由得膽子大了，他先望望南英懷中的孩子，那嬰兒眞好看，圓圓的一雙黑眸子還向他直瞪着瞧。

於是，包藍翹起大嘴巴，帶着酒味的對嬰兒「噓」了一聲，便小心的低聲道：「來，讓包叔抱你，啊……你眞乖……」

就在包藍的雙手剛剛觸及嬰兒的刹那間，突聞南英大吼一聲，張口「噗」的吐出一肚子尚未消化的酒菜！

這些酒菜一經自他的口中噴出，點點如同暗器，直往包藍的身上落去！

「啊！」

包藍一聲怪叫，雙手捂臉，旱地拔葱般猛往身後倒翻回去，口中大叫道：「快逃！」

包藍話聲落，成器與嬌嬌更不敢稍留，立刻便躍到大門口，却又聞得南英如雷的吼聲，道：「統統站住！」

他的吼聲就如同一道閻王令，包藍三人直不楞的站在門口不敢動……

南英冷冷道：「我若要殺你們，早就下手了！」

嬌嬌巧笑道：「這話一些不假，我最信得過了！」

成器視她一眼未開口，包藍已笑道：「所以你南大俠叫我們站住，我三人一步也不多走，就站在這裡了，南大俠，你有什麼吩咐？」

他用手抹着臉，這才發現臉皮破了幾處，正自沁出不少鮮血來，心中又窩囊又氣忿，恨不得撲上去同南英拚命！

南英瞪着三人，沉聲道：「過來，坐在桌邊。」

包藍當先往桌邊走，嬌嬌又笑道：「南大俠，你不會出手殺我吧？」

南英道：「我說過，我無意殺你們！」

嬌嬌用肘頂了成器一下，笑對南英道：「南大俠一言九鼎的人物，我嬌嬌最信得過！」

她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來，笑容可掬的望着南英。

成器擠在嬌嬌身邊坐下來，他仍然一副冷面孔。

便在這時候，南英突然向嬌嬌伸手，道：「拿解藥來，快點！」

猛一楞，嬌嬌道：「你把東西全吐出來了，還用得着解藥？」

南英冷冷道：「我雖吐出所有吃的東西，但還是中了毒！」他一頓，又道：「我本來可以早些把吃的東西吐出來的。」

嬌嬌道：「可是你沒有，爲什麼？」

南英道：「很簡單，我爲了要多聽一聽你們的對話，這對我十分重要，而且我也聽到了，是七惡中某一人抱走了我的孩子，而你二人却是八邪中人，哼！」

嬌嬌膽氣一壯，道：「既然你認爲自己中了毒，你就沒有搏殺我們的力量了。」

南英道：「是嗎？你們若是剛才拔腿逃走，也許我可以追上你們三人中的某一個，但你們三人一齊坐在我面前，情況就不一樣了，你們已失去逃走的機會了。」

包藍三人聞言，臉色俱都十分難看。

嬌嬌心中暗駡，剛才已逃到門口，爲什麼自己偏又走回來！

成器的臉皮也煞白的閉緊嘴巴。

包藍却嘆口氣，道：「我三人既然退回來，便認栽了，南大俠只求你手下留情！」

南英叱道：「你們知道我爲何不向你三人落手？」

包藍道：「南大俠一定有自己的見解。」

點點頭，南英道：「不錯，我的見解是你們本就是十惡不赦之人，而你們所做所爲，本就是這樣子，如果你們做好事行善事，那才不合你們的身份！」

包藍忙接道：「對，對，我們所做的事，本來就是這樣，正常得很。」

南英面向嬌嬌道：「你可以拿解藥來了！」

嬌嬌苦笑一聲，道：「南大俠，解藥在屋子裡，我這就去取。」

南英沉聲道：「你去取來吧！」

嬌嬌笑道：「南大俠你果然是一位大俠客，信得過我不會就此逃走，令人佩服！」

南英淡淡的道：「你若逃走，他二人便先死。」

嬌嬌走近成器，大方的在他面前上香了一下，道：「成哥，南大俠取得解藥，必不會再找我們麻煩，你放心好了。」

成器翻着大眼睛，道：「快去吧，老子如坐針氈。」

嬌嬌嘻哈哈的走入左邊房間裡，便聞得房子裡面翻箱倒櫃的聲音傳出來。

南英並不爲這些聲音所動，他直視着包藍與成器二人，直看得包藍打囉嗦。

包藍高聲道：「死要錢，你倒是快點呀！」

立刻間，嬌嬌在房間裡應道：「我記得放在床底下，怎麼不見了？」

包藍道：「女人都喜歡把東西藏在奶幫子中間，死要錢，你摸摸你的大奶幫找一找。」

猛古丁，一聲尖叫傳過來，嬌嬌大聲道：「失火了。」

不錯，果然失火了，火苗子已猛往這面竄過來，還發出裂帛也似的爆炸聲。

同樣的反應，包藍平着身子從大門飛出去。

成器拔身而起，「咚」的一聲頂破屋面躍向外面。

南英也只是一怔之間，對面的二人已然逃掉，一團大火也往這面燃燒過來了！

拖着沉重的步伐，南英抱着嬰兒走出屋外面，他絕對想不到，嬌嬌這女人會把自己住的房子燒掉，這種行爲也只有邪惡的人才會想得出來，不愧嬌嬌是八邪之一。

南英走出門外面，那座土屋已成一片火海，他環視着四週，只見一片土坡上面坐着嬌嬌，另一面，相隔三十丈處，「冷面小刀」成器仍然面孔似僵了一般的難看。

包藍却笑嘻嘻的站在另一面，從形勢上看，三個人成了「品」字形，把南英圈在正中央了！

南英緩緩往嬌嬌走過去，不料嬌嬌却一步步的往後退，同一時間裡，成器與包藍二人便緊緊的跟上來。

南英重重的道：「把解藥拿來，我不想在此地殺你們，雖然你們早就該死！」

嬌嬌巧笑道：「南大俠，你收收心吧，我根本就沒有什麼解藥，因爲我所毒的人，我從來就不打算救治，我要解藥做甚麼？」

南英猛一震，咬着牙道：「可惡至極！」

隨着他的這聲怒叱，一團紫影駕着一縷閃電也似的光束，便猛往嬌嬌勁瀉過去，未聞風聲，因爲風聲早已消失在這團紫影之後。

「死要錢」嬌嬌不等南英撲到，立刻往後躍退，她處的方向很好，青衣江就在她後退的方向不遠處！

包藍與成器二人也沒有閑着，緊緊的便也跟了上去。

然而，「刀公子」南英的身法果然高明，那團紫影竟然如飛一般已到了嬌嬌的頭頂，而嬌嬌已連着翻躍七個空心觔斗，當她落地之後發覺頭頂一道電閃，便立刻就地連滾五個轉身，右手已高舉過頂，尖聲大叫道：「南大俠，你要的解藥在此，且盼手下留情吶！」

「颯」的一聲掃落一撮頭髮，嬌嬌臉無人色的抖着右手，道：「南大俠，解藥……」

沒有人看見南英的刀，他穩穩的站在嬌嬌面前，道：「打開來！」

嬌嬌坐在地上眞聽話，雙手立刻打開小瓷瓶塞子來，道：「這就是解藥，南大俠你快服下去，準保沒事！」

南英側目望向跟在身後兩側的包藍與成器二人一眼，嚇得包藍又想逃。

「冷面小刀」成器已大聲叱道：「你這賤女人，你竟眞的拿出解藥來了，姓南的服下解藥，我們三人全完了。」

嬌嬌尖聲道：「你叫什麼？難道你不爲我想想？我還年輕，我不想死得那麼早，南大俠服了解藥，他絕對不會再殺我們了！」

她看南英冷傲的面孔，又道：「是嗎？南大俠。」

南英却看着瓶子道：「倒出一些來，你先服下去，你這個蛇蠍一般的毒女人！」

嬌嬌忙倒出幾粒綠色藥丸，張口便服了下去。

一陣僵持，見嬌嬌並未有任何反應，南英這才一把抓過藥瓶，很細心的倒了幾粒服下去。

嬌嬌笑嘻嘻的道：「南大俠，這藥還不錯吧？是我親手調製的，不但能解藥，還能順氣養神增加功力，只望你服用解毒之後，能網開一面，放我三人活命……」

南英突然雙目厲睜，雙肩一聳未能提起右臂來，便不由得沉聲道：「可……惡……」

雙膝盤坐在地上，懷中的嬰兒突然大哭起來。

嬌嬌已站在南英面前尖聲大笑起來了。

笑聲引得包藍與成器二人一齊往這兒撲過來。

成器奸笑道：「阿嬌，這次該成功了吧？」

嬌嬌指着閉目趺坐的南英，笑

得花枝亂顫也似的道：「便大羅神仙他也站不起來了，哈……剛才你那幾句話還眞靈，增加了我的信心與把握，果然他又上當了，哈哈……」

包藍已拔出彎刀來，他沉聲道：「快，先宰了這可怕的小子，別再節外生枝了！」

嬌嬌道：「姓南的你只管殺，可別傷了這小娃兒！」

成器道：「依我的還是斬草除根的好！」

嬌嬌道：「你們懂什麼？姓南的種子必然聰明絕頂，如果再加上我八邪的調教，她自必青出於藍勝於藍，等到與她的哥哥成了親，那才大快我心吶，嘻……」

包藍見成器不開口，便嘿嘿笑道：「就這麼說定了，八邪養女的，七惡養男的，他日再見面，大家叫親家，哈……哈……七惡八邪是親家，哈……」

他笑聲甫落，彎刀已揚，「咻」的一聲直往南英的頭頂上面砍過去。

突然間傳來一聲「噹！」

「誰？」彎刀已偏，包藍直甩自己的手腕不已。

斜坡一邊，只見兩條人影飛來，那身法之靈光，騰躍之美妙，宛如仙女下凡來。

來人甫一落地，便聞得包藍叫道：「又是你，你爲什麼陰魂不散的跟着來？」

來的是兩個女子，其中一人正是百花谷蝴蝶門下的七金釵之一的七小姐！

七小姐已撲近南英身邊，她不理會包藍的喝叫，蹲在南英面前，道：「你受傷了？」

忽聽另一女子沉聲道：「他中毒了！」

七小姐猛抬頭，叱道：「是你們哪個下的毒？」

嬌嬌不開口，她忿怒的看着這女子。

成器厲吼一聲，道：「妳大概就是蝴蝶門了？」

七小姐怒目相向，道：「你是誰？」

成器冷笑道：「老子是誰妳別多問，我問妳，姓南的是妳什麼人？」

七小姐緩緩站直身，一邊的包藍已吼道：「成兄小心，她要出手了！」

只知道七小姐要出手，但不知她是用什麼兵器，而成器的手中却有一把鋒利的小刀。

另一女子，臉色宛似冬晨寒霜般，穿了一身潔白得耀眼的衣衫，只見她伸手一攔，對七小姐道：「七妹，救人第一，先別理他們！」

七小姐銀牙一挫，忙又蹲下身來瞧！

白衣女子已接道：「先解下嬰兒，探他的氣海與關元，我點他的風池與肺俞。」

白衣女子動作眞夠快，她話聲甫落，業已下手點了南英幾處要穴。

七小姐更是不怠慢，解下哭聲高吭的嬰兒，忙着去探摸南英的胸前。

「冷面小刀」成器一聲獅吼，道：「殺！」

包藍也不閒着，抖手十一刀，猛往那白衣女子殺過去，他口中尚且厲聲道：「絕不容她們得手！」

他的話不錯，如果她們及時救活南英，三個人誰也活不成！

「噗嚕嚕」衣袂震盪，白衣女子冷吼一聲，道：「你們在找死！」

她「死」字出口，長袖外甩，一縷如柳葉般的白色寒星，宛如銀河下瀉般紛紛往成器與包藍二人罩過去……

於是，空中響起一片碎裂聲，便也聞得包藍與成器二人狂呼大叫着倒翻出五丈外才站定。

包藍的肩背在滴血，他還眞喘大氣。

成器驚怒的道：「茉莉花瓣鏢，七金釵中你是老大！」

他話聲猶在，包藍立刻拔身便往河邊躍去，不料他人在空中，才發現「死要錢」嬌嬌業已快到江岸邊！

有幾聲娃兒的哭聲傳過來，那是在嬌嬌的懷抱裡，就在江岸邊，嬌嬌已尖聲大叫：「成器，你還不快過來，別忘了，七金釵不是好惹的，我們已有這娃兒了。」

「冷面小刀」成器心中當然明白，他已七個觔斗連着翻，一口氣便到了江岸邊。

那面，白衣女子怒叱道：「把孩子留下來！」

不料她正要追向江邊，却被七小姐一把拉住，道：「大姐，孩子不重要，救人要緊哪！」

白衣女子正是七金釵老大——茉莉，此刻她怒視着江邊站的三人，高聲道：「快把解藥拿來，我就饒了你們！」

成器已取出布巾在擦拭着胸前的鏢傷，聞言雷聲大叫道：「解藥沒有，大鳥倒是有一根，要你就來拿！」

茉莉一聲清叱，道：「該死的畜牲！」

宛似流星趕月般，茉莉直往江邊撲過去，但她人尚未落下地，便聞得「噗通」幾聲響，嬌嬌與包藍成器三個人，並肩一齊躍入江中。

「死要錢」嬌嬌尚且抱着個嬰兒，奇怪的是那嬰兒落入水中之後反倒是不再哭了。

包藍落入水中，傷處痛得他齜牙咧嘴的大聲罵道：「狗娘生的臭女人，婊子養的七金釵，有一天老子找上百花谷，包大爺放火燒你們的山！」

「冷面小刀」成器也厲聲道：「一鏢之賜，永銘在心頭，臭女人，你給老子記住了，這帳我們有得算的！」

氣得茉莉直跺脚，望着江水直瞪眼，就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遠處，七小姐也急得直跺脚。

這正是「除却危險就是膽」，包藍與成器在江水中大罵，當然不怕白衣女子追來，如果在陸地上，他二人大概只有撿最好聽的說了。

返身去回七小姐身邊，茉莉問道：「他怎麼樣了？」

「沒解藥，怕很難醫好了！」

茉莉也急得直搓手，道：「怎麼辦？」

七小姐站起身來，道：「百花谷離此三百地，等我們把他送回百花谷，他早已斷氣了！」

茉莉突然眼睛一亮，道：「我想起來了，我們把他送到老扁那裡去，他一定有辦法！」

七小姐道：「大姐說扁鴉扁大夫？」

茉莉點點頭，道：「普天之下也只有扁鴉一人可能把他醫治好，而且扁大夫是住在這附近！」

七小姐道：「大姐，快，我二人架起他來，去找扁大夫去！」

附近那座土屋的大火已熄，有一股高原上壓下來的熱風捲起一陣塵土飛揚。

青衣江岸一片沉寂，河面上的三個落水之人業已順流而下，不知去到什麼地方了。

* * *

夜色已深，遠處高原半坡上冒出一點孤燈來，若不仔細看，還以爲是天空的星兒。

七小姐拭去額上汗水，道：「扁鴉不會住在這裡，他不是住在兩狼山嗎？」

茉莉道：「繞過這座高原，往西二十幾里地，就是扁大夫的藥廬了！」

七小姐伸手摸摸緊閉雙目的南英，焦急的道：「他氣若游絲，大姐，他隨時都會斷氣。」

茉莉道：「小妹，你爲了奪得他，幾乎已無所不用其極了，到頭來萬一仍不能如願，我勸你千萬要看開些，別往死胡同裡鑽，天下俊男有的是。」

七小姐道：「大姐，天下多的是俊男，已爲我而死的男人就不少，但我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他們那一點像南英身上散發出來的氣質，更何況他們的武功……」

茉莉嘆口氣，道：「你太死心眼了，就像于海，他爲你死而無憾，死無怨言，這種至死不渝的癡情，難道還打不動你的心嗎？」

七小姐道：「別再說了，大姐！」

七小姐又嘆口氣，道：「于海的死，我感到抱歉！」

茉莉道：「你只是一句抱歉？」

七小姐道：「我還能怎麼樣？他人都已經死了。」

茉莉道：「小妹，這件事本來十分週詳的，中途怎會引出陰山五狼與那白髮老人來了？」

七小姐咬牙欲碎的道：「陰山五狼是財迷心竅，他們早已暗中盯牢柳柔柔了，更可恨的是那白髮老人，他眞的是七惡中的『千面人屠』羅老大，姓羅的不懷好意，他以爲柳柔柔只要背叛南英，必定會帶走南英的刀法秘笈！」

點着頭，茉莉道：「原來姓羅的是爲南英的武功秘笈而來，還好柳柔柔沒有帶走南英的武功秘笈，否則，不出多久，天下武林豈非大亂！」

前面忽然一道大山口，茉莉指着山口道：「進入山口我們就快到了！」

二人架着早已昏死過去的南英，飛一般的進入兩狼山的大山口，山風吹起二人衣袂，發出噗噗嚕嚕聲音來。

抬頭看，皓月當空照下來，便也照出二人臉上的汗水在滾滾流！

一連繞過三道大彎，忽聞一陣狗叫聲傳來，茉莉道：「我們終於趕到了，但願能及時救治他身上的劇毒！」

沿着斜坡上得半山上，果然在幾棵老樹後面有一座小瓦屋，一個白髮老人正往屋外走來，在他的身邊，一條土狗直著嗓門大聲叫。

茉莉當先叫道：「扁大夫，上官茉莉同七妹來造訪你老人家了。」

老人立刻喝退身邊的花狗，迎上前來，笑道：「你們這是……」

七小姐急道：「扁大夫，快救這人吧，他中了劇毒！」

扁老一怔，看了南英一眼，道：「這人是誰？」

七小姐道：「他就是『刀公子』南英南大俠！」

扁老又一楞，道：「聞得刀公子武功絕世，誰敢對他下手？」

七小姐急急的道：「一時間也說不清楚，你還是先救人要緊！」

三人擠進小屋內，扁鴉舉着油燈翻開南英一隻眼來看，驚疑的道：「換了常人早沒命了。」

木架上取出個大木盒子來，扁鴉神色凝重的在盒中翻找着，直到他找出一包紫色藥丸，便忙不迭的塞入南英的口中，道：「不能亂服

藥，我先護住他的心脈，再仔細的觀察他服了什麼毒！」

一邊，七小姐急得坐立不安直搓手。

茉莉却又一句安慰的話也說不出口。

一盞茶的時光，便見扁鴉嘆口氣，道：「骨已縮，筋將斷，支脈在碎，氣已弱，血不繼，雙目已呆，難了！」

七小姐聞言，一把抓牢扁鴉道：「快救他，你一定要救活他！」

扁鴉道：「你們應該知道，我與你們老爹上官堯，二人當年是莫逆，你們的老爹創立百花谷，若論醫道，他不比我差，我的話你們應該相信……」

七小姐道：「此地相距百花谷二百多里路，我們來不及才來打擾你老呀！」

扁鴉想了一下，道：「這麼辦，你們把他留下來，我盡力而爲，若能救得活，也是他的造化，如何？」

七小姐睜大着一雙憂慼的眼睛，道：「大姐，怎麼辦？我……」

茉莉嘆口氣，道：「也許這是劫數吧！」

七小姐低沉的道：「不，多年的心願，眼看即將成爲事實，我不能輕易就此罷手，大姐，我會活得不痛快，活得很痛苦的！」

茉莉走近扁鴉，沉痛的道：「扁大夫，念在你同家父的一段交情上，萬望戮力而爲，救治好南英的身子。」

扁鴉瘦小的身體站直，目光深沉，臉上也是憂慼的微點着頭，便又在南英的身上探摸，更把三十六根頭號銀針，全部刺入南英身上三十六處大穴。

又過了半個時辰，他才低聲的道：「他七經八脈俱滲入毒素，此刻還能活着，全賴他平日修爲。」

七小姐急得掉下淚，道：「那該怎麼辦呀？」

茉莉道：「別急，且聽扁大夫的意見。」

扁鴉閉起眼睛來，道：「要除去他身上劇毒，我只有用最後一個方法了。」

七小姐立刻叫起來，道：「是什麼方法？你快說。」

扁鴉猛的睜開眼來，道：「八籠蒸石大法。」

茉莉驚訝的道：「曾聞家父言，那是用來練二十四種枯根草藥方法，人如何吃得消？」

扁鴉道：「除了此法，又怎麼能袪除他五臟六腑內的毒藥？」

七小姐忙問道：「扁大夫可有用具？」

一笑，扁鴉道：「煉丹之人少不了這些東西，不過你們不方便在此，三個月後你們再來，如何？」

七小姐道：「要等那麼久？」

扁鴉道：「那還是少的了，如果不幸，也許要等上十年八年之久也未可知。」

七小姐猛一咬銀牙，道：「如果南英沒救，我非找七惡八邪算帳不可！」

於是，上官茉莉與七小姐玫瑰二人走出兩狼山，「刀公子」南英是死是活，世上也只有一個人在關心他，那便是蝴蝶門下七金釵之一的小么妹，上官玫瑰了。

因爲她爲了奪回心中仰慕的「刀公子」南英，不惜暗中打探南英妻子柳柔柔的過去一切，千方百計的誘走柳柔柔。女人，爲了愛便什麼也做得出來，好可怕！

* * *

三個漂流在青衣江中的人——兩男一女，不，應該說是兩男兩女，因爲嬌嬌手中還托着個目迷水色的嬰兒。

望着遠處水綫上的黑影子，包藍道：「死要錢，你的二次毒藥眞的管用嗎？」他一頓，又道：「別等我們一上岸，姓南的在岸上候着我們去挨刀子……」

嬌嬌一聲媚笑，道：「你個大頭鬼，我說管用就管用，一定錯不了！」

包藍道：「你不也吃了幾粒毒藥丸，爲什麼你就像個沒事人？」

突聽得附近的成器道：「大頭鬼，你幾曾見過用毒之人會把自己毒死的？」

包藍伸手抹了一把臉上水珠子，道：「這話聽來不假，可是我明明看着她吞下了藥丸，她怎……」

嬌嬌哈哈笑，道：「老實告訴你，我的解藥根本就在我的嘴巴裡，兩邊大牙各塞了一顆銀丸，用得着的時候，老娘只要把銀丸咬碎，解藥便吞入腹中了，嘻……你大頭鬼可會想得到？」

包藍豎起大拇指道：「死要錢，你可眞高招，我包藍五體投地的佩服你！」

便在這時候，突然哇的一聲，嬌嬌手中抱的嬰孩大哭起來，這一哭，眞是哭得死去活來，嬰兒的嘴巴也泛起了紫色，急得嬌嬌直叫道：「別哭，別哭，咱們到了無憂島上，我給你撿最好的給你吃！」

漂在附近的包藍接道：「什麼最好的也沒有大奶幫子裡的奶水管用，只可惜……」

嬌嬌怒道：「可惜什麼？」

包藍笑笑，道：「可惜你也是女人，兩個大奶幫子也比常人大一號，可就是沒有奶水流出來，豈非可惜？」

嬌嬌叱道：「大頭鬼，你敢調

侃老娘?」

包藍道：「不是調侃，這是事實！」

突聞得成器吼道：「我親愛的死要錢，你眞的要把這娃兒帶在身邊呀?」

嬌嬌道：「這時候你還問這種話，眞是的！」

成器苦兮兮的道：「弄個孩子在身邊，多累贅！」

「這是我的事！」

「也是我的事，你想一想，沒有這娃兒，我們多自在，大床之上翻江倒海隨意來，可是有了她……」

嬌嬌望着手中托的娃兒，道：「你如果不自在，盡管走人，我又沒用繩子拴住你！」

成器大聲吼道：「這是什麼話，人還沒上岸，這娃兒就奪走了老子的愛人，不行，我不依你！」

嘻嘻一聲笑，嬌嬌道：「嗯，看來你還眞的被老娘征服了，便是個娃兒你也吃醋，嘻……」

包藍突接道：「如果老成放棄妳，我說死要錢，姓包的立刻接收你，我不怕孩子累贅。」

嬌嬌叱道：「見你的大頭鬼！」

成器怒視着包藍，道：「大頭鬼，你的話令我不痛快，我不希望再聽到你如此說話。」

成器的話甫落，嬌嬌已吼道：「如果你二人在這水面之上打一架，我才覺得我更像個女人，嘻……只可惜你們不會爲我拚老命吧！」

這個女人果然邪，而且邪得離譜，竟然挑逗着自己的愛人同人去拚命。

果然，成器一橫身便往包藍這邊游過來。

包藍一見，臉色一厲，道：「死要錢，我匆忙的離開七里蕩，身上可沒帶一點財貨，你們會失望的！」

嬌嬌笑道：「誰要你的血腥錢，我只不過要證明一下我的愛人愛我到什麼程度罷了！」

她伸出另一手來，輕怕着大哭的嬰兒，低聲道：「乖乖，妳別哭，快看他們打架，水面上打架很好看喲，快看，乖，別哭，啊！」

這女人竟然這時候便就開始教導手中的嬰兒了。

眞絕，也眞奇怪，那嬰兒果然不哭了，而且還睜着一雙淚眼望着附近兩個大人。

成器右掌握着他那血腥的短刀，齜牙咧嘴的側着身子往包藍這面殺過來。

包藍的彎刀高舉，他大聲的吼道：「死要錢，妳的愛人能爲妳拚命，難道我包藍就不會爲他娘的一個橫刀奪愛?你看清楚了，我絕不會在你面前示弱，哼！」

嬌嬌毫不猶豫的道：「對嘛，女人褲襠有黃金吶，哈！」

包藍聽得心中不是滋味，這涙貨把這句話用在這兒，簡直狗屁不通！

雖然這麼想着，包藍可也不含糊的忽然拔身而起半丈高，連他的雙膝也在水面上，幾刀便在他一口眞氣中迎上挨過來的成器。

於是，水面之上立刻發出一陣急驟的金鐵撞擊聲，緊接着，便聞得忽通一聲，幾乎站在水面上的兩個人又沉入水中。

水面上立刻又激起兩個急漩，成器與包藍二人一路又殺到水底下……

嬌嬌嘿嘿笑道：「殺吧，你們最好都死在青衣江，老娘再去找我的老情人，唔……石老三這鬼見愁，他不知道在不在無憂島上面?」

便在這時候，水面上突然冒出一股子水柱來，便見包藍與成器二人各自旋身狂殺。

刀刃發出「咻」聲，使得無數水珠被刀刃劈得宛如細雨狂洩，那成器嘿然一聲，全身貼着水面便猛往包藍撞過去，光景就如一頭發了瘋的豹子。

彎刀左右疾揮如電，包藍的粗腰猛一場，頭大的一顆人頭便也貼上了水面。

江面上湧起一股巨浪，便在這巨浪剛自形成的刹那間，但聞「咚」的一聲暴響，便見成器悶哼一聲，歪着身子往水下沉去。

包藍一衝而上，他摸摸自己的大光頭，哈哈笑道：「娘的，頭頂頭，你找苦吃！」

不料他的話聲未已，突然江面水流打旋，不由雙眉一揚，道：「鬼！」

他「鬼」字出口，只見水面下忽然冒出個人來，敢情正是成器。

這一下倒令包藍猛吃一驚，已聞得成器大叫，道：「你才是大頭鬼！」

吼聲中，他的尖刀猛往包藍撞過去。

包藍仰身又閃，彎刀疾挑如電，邊大叫道：「老子不信你的頭比我的還硬實！」

成器一刀捅偏，側身冷笑，道：「老子的頭不硬，但拳頭還不差，嘿……」

包藍這才明白，剛才一頭撞在對方的拳頭上。

他不由得怒吼，道：「放屁！你明明中了我的金剛頭，還發出吃不消的哼聲……」

成器又是一聲笑，道：「可惜沒把你引過來，否則的話，嘿……」

包藍眞的吃一驚，如果剛才眞的以爲一頭撞昏對方，自己再跟進殺過去，必然挨對方的刀子。

突然，嬌嬌在水面叫道：「你們誰打贏了?」

成器大吼道：「我的愛人，你快過來吧，讓我們二人聯手，宰了這大頭鬼，叫七惡變成六惡，我們八邪的力量不就更見擴大了?」

嬌嬌大笑，道：「我親愛的成器呀，你知道我早已喜歡住在七里蕩，只是目前我更喜歡這娃兒，你若是不能宰了大頭鬼，就等以後有了機會再說吧，我總不能把娃兒丟在江裡不管吧！」

成器尚未開口，包藍已咧嘴笑道：「死要錢看上我的七里蕩，那可好，等事情一了，我便在七里蕩掃榻恭候妳的芳駕，妳放心，我一定會盡地主之誼，令妳白天吃得好，夜來更快活！」

不等包藍說完，成器再次揮刀，吼道：「快活你個大頭鬼，殺！」

包藍忽然一縮脖子，立刻消失在水下面，成器七刀劈空，氣得臉色泛白。

嬌嬌笑道：「快到了，快到了，無憂島就在前面轉彎地方，我們往岸邊游過去。」

水面上仍然不見包藍的面，但成器與嬌嬌都知道，姓包的水中功夫高人一等，若非他二人常在江面上，早已練一身水中功夫，今天就會吃大虧。

* * *

青衣江的水悠悠的流着，便也流去了滿天的月色，東方泛白了！

前面高山似乎阻住了流水，但當成器與嬌嬌二人併肩游向山脚處，流水突然往東流，只見水面上出現一片黑幕，就在這黑幕裡，隱隱然有座孤島在江面上……

島孤人不孤，這島上正住了不少惡魔，這些江湖上令人頭痛的人物，每次幹上一票，便會奔來這無憂島上避避風頭，江湖上知道他們落脚在這無憂島上的人，可說是少之又少，雖然無憂島已在江湖上馳名，但知道無憂島在什麼地方的人，大概除了七惡八邪之外，怕是再也沒有人知道了。

此刻，嬌嬌手中托着嬰兒，全身濕淋淋的從島的北端走向岸上來。

「死要錢」嬌嬌的身後面，「冷面小刀」成器氣咻咻的緊跟着。

嬌嬌回頭一個俏迷人的笑，道：「成器，你慢慢就會喜歡這小娃了！」

成器怒道：「我永遠也不會喜歡這小東西！」

嬌嬌笑着在抖身上的水漬，道：「我說你會，你一定會的。」

成器大吼道：「我只要一想起她爹是南英，我就全身不自在，姓南的像個尅星，七惡八邪聞風就逃，我早已恨透姓南的了！」

嬌嬌吃吃笑道：「我恨的不比你輕多少，所以我要找羅老大，大家把姓南的娃兒養活大，叫他兩人入洞房，然後再把江湖鬧個亂七八糟，那才叫快活呢！」

突然間，傳來了一聲吼，成器與嬌嬌立刻側目望過去，晨曦中只見「大頭鬼」包藍正大刺刺的往二人走過來。

包藍邊走邊沉聲道：「怎麼，二位剛來呀，包大爺在此久候多時了。」

「冷面小刀」成器錯步橫身便往包藍迎過去，口中發出如豹的吼聲，道：「老子要把你這大頭當西瓜切！」

「死要錢」嬌嬌忙躍在二人中間，道：「你們別打了，行嗎?辦正事要緊吶！」

包藍却哈哈大笑，道：「你得了吧，七惡八邪什麼時候辦過正經事。」

「冷面小刀」成器厲吼道：「今天不論水裏火裏，老子非宰了你不可！」

包藍大頭一甩，瞪着牛眼叱道：「去你的，眞要玩命，誰怕誰?不過我倒是要問問清楚，你爲甚麼一定要同我拚命?我姓包的是殺了你老爹姦了你娘?還是挖了你家祖墳燒了你的房?」他遙指西北方又道：「你們的土屋是你們自己放火燒的呀！」

「冷面小刀」成器冷哼一聲，道：「你小子打我愛人的主意，比挖老子祖墳還可恨，我非收拾你不可！」

「死要錢」嬌嬌吃吃笑着伸手撫摸成器的冷臉孔，道：「我的愛人，有你這句話便足以令我快活三天了，由此可見你對我多麼的眞心，多麼的關愛，我在想，往後是否還要不要向你索取財物了！」

成器被嬌嬌這麼一摸一捏，幾乎變成個軟柿子，他啞着聲音淡淡的道：「財是身外物，我那些存的本來就是爲你存的，要你就全拿去，用完了我去找！」

包藍聞言又是一聲大笑，道：「果然邪氣，原來你們的愛是建築在金錢之上的，新鮮吶，哈……」

嬌嬌臉色一寒，叱道：「姓包的，你笑甚麼?」

包藍道：「我笑姓成的是個傻瓜蛋，他拚老命弄得的銀子，還得大把大把的往你手中塞，這算甚麼兩情相悅?」

「冷面小刀」成器厲吼道：「錢財算鳥毛，花完再去找，只要嬌嬌

一聲笑，便是老命也賠上也值得，你懂個屁！」

包藍一怔，嬌嬌巧笑一聲，道：「包大頭，你應該明白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毛病，我問你，人們叫我什麼來著?」

包藍道：「人人叫你死要錢！」

嬌嬌吃吃笑道：「這不就結了，既然我被你們說成死要錢而不名，有人願意拿銀子送我，這有什麼奇怪的?其實嘛……嘻……」

包藍道：「你笑什麼?」

嬌嬌暗中擰了成器一把，笑道：「其實我自己存的銀子三輩子也花不完，只是老娘有個毛病，看不到銀子，我便是幹什麼事兒也提不起精神來，尤其是關上門登上床，再往下我不說你也會明白！嘻……」

包藍聞言哈哈狂笑起來……

成器臉色一緊，吼道：「別說了，妳把那娃兒放下來，我二人做了姓包的再說。」

包藍大怒，道：「好小子，說了半天你還是要同我拚老命的。」

成器重重的點點頭，道：「我愛人的這項秘密被你聽去，我更不能放你走人！」

包藍道：「爲什麼?」

成器咬牙咯咯響，道：「很簡單，因爲你知道嬌嬌的弱點之後，說不定哪一天，你動起邪念以竇引誘，我的嬌嬌豈不要被你拐跑?」

包藍忽的大吼，道：「放你娘的狗臭屁，姓成的，我老實告訴你，七里蕩你可以去打聽，我姓包的三妻四妾全住在七里蕩，他媽的，我已經忙不過來了，哪有精神再拐你的臭嬌嬌，何況我的那些嬌娃們，既不要我的銀子，又是一個個比天仙還美，你的嬌嬌呀，在我看來就像一灘刷鍋餿水……」

「彭」的一聲響，緊接著又是「哇」的一聲尖哭，「死要錢」嬌嬌已把嬰兒拋在地上面！

她也不管娃兒死活，一聲尖叱，道：「成器哥，我們合作殺了這大頭鬼！」

她吼聲猶在，人已騰身半空中，鋒利的尖刀猛往包藍摟頭殺去。

「冷面小刀」成器早已按捺不住，他幾乎是後發先至，掌中小刀旋動得宛如天空彎月般遞向包藍前胸。

到了這時候，包藍方才發現自己是多麼的愚昧無知，女人，女人是最不願意聽到別人說自己醜，那比要她的命還令她不快，而「死要錢」嬌嬌忝爲八邪之一，更是自認貌美如花，如今被說成餿水一灘，早已氣得肚皮冒火，口鼻冒煙，那何止是三丈怒火頭頂燒，簡直就是氣炸了心肺衝昏了頭，她不拚命那才怪。

包藍心中這麼想，手中的彎刀可不慢，只見他跨步揮刀攔住成器的小刀，旋身錯閃又迎上嬌嬌的刀，三人一交上手，空中便是一陣脆響，宛似正月放的一串花炮。

孤零零的無憂島上，剎那間一片冷焰激盪，三條人影交互閃掠，江風刀聲發出窒人的「咻」聲，但十招剛過，「大頭鬼」包藍已發出喘息之聲，而地上嬰兒哭聲更大了。

便在這時候，遠處忽然奔來一人，一個虬髯圓臉大鼻子怒漢。

這大漢邊走邊吼，道：「住手！住手！一清早你們在這玩命，眞是太不像話了！」

這人的吼聲不斷，卻也令包藍心中一喜，他拚命扭腰斜翻出一片刀芒之外，大喘氣的叫道：「鬼見愁，你來得正好，快過來評評理！」

「死要錢」嬌嬌也聽到鬼見愁石老三的聲音，便立刻收刀退一邊。

「冷面小刀」成器臉色更加難看的直視著石老三，道：「你來得可眞巧呀！」

石老三粗聲大笑，道：「原來是你們三個呀，大水沖到龍王廟，爲什麼自己人幹起來了?」

包藍立刻道：「還不是爲了『死要錢』?」

坦然一聲笑，石老三道：「眞奇怪，世上男人爲什麼都不像我石老三，男女間的事，只要看得開，不也就海闊天空了?幹什麼要玩命，當眞是男人浪女人賤！」

成器怒吼道：「你說什麼?」

石老三臉色一緊，道：「你有什麼理由衝着我石老三吼，要知道當初她是我的人，你喜歡我就送給你，怎麼的，難道我石老三還不夠意思?」

果然邪氣，八邪中人就是這樣。

成器睜大眼睛，道：「我也沒有白撿，一對貓兒眼，還有十顆夜明珠。」

嬌嬌已尖聲道：「別吵了，你們再吵我要跳江了！」

成器忙迎上去，笑笑……乾澀的笑，道：「好，不吵就不吵，行了吧！」

石老三指著地上的娃兒，道：「怎麼又弄來個娃兒，這是誰的?」

嬌嬌這才忙去抱起地上嬰孩，但她剛剛抱起來，便不由得大聲尖叫起來：「不好了，這孩子病了，一張小臉像個小關公！」

石老三走過來看，却被成器伸手攔住……

嬌嬌急道：「老禿子在不在?」

石老三笑道：「在！在！他每天躲在他的煉丹小洞裏不出來，我

已經七八天沒見他去到外面了！」

包藍在一邊問道：「羅老大的人呢?他來到你這兒了嗎?」

石老三一瞪眼，道：「別提羅老大了，前些時他抱來個娃兒，說是『刀公子』南英的兒子，嚇得大夥一哆嗦，都說他是在玩火，你們猜羅老大怎麼說?」

嬌嬌三人立刻注視過來，成器問道：「羅老大怎麼說?」

石老三道：「羅老大要他們七惡把每個人的武功絕學全傳授給那娃兒，等到娃兒將來藝業大成，好爲他們七惡在江湖之上揚名立萬，如果有幸，最好再鬧一鬧姓南的，父子火拚那才有意思，你們說，他這不是瘋子的主意?」

包藍立刻大笑，道：「羅老大的主意我同意，不過，我却要告訴他一件令他失望的事情。」

石老三道：「什麼事情會令羅老大失望?」

包藍道：「刀公子完了，他中了死要錢的『縮骨斷筋散』與『閉氣斷脈丹』，完了！」

石老三大喜，一把去拉嬌嬌，却被成器攔住……

成器道：「他說的話不錯，姓南的雖被『百花谷』的人救走，但一點生望也沒有了。」

石老三狂笑著，道：「嬌嬌的毒物我清楚，姓南的只要吃下肚，江湖上便少了我等的一大尅星了，哈……嬌嬌哇，你的功德可大了。」

嬌嬌指著似已昏迷的嬰孩，道：「別得意了，快去找老禿子救救這娃兒！」

石老三一瞪眼，道：「看妳急成這樣子，娃兒又不是妳生的，急個什麼勁?」

嬌嬌道：「她雖不是我生的，可是我却在她身上擬就好大計劃……」

不等嬌嬌說完，一邊的包藍接道：「這女娃兒也是姓南的女兒，死要錢一心要把她養大了，好嫁給那男娃兒，石老三，難道你沒聽過，兄妹結婚才最有意思了！」

石老三又是一聲笑，道：「對，對，對，我們把這女娃兒養活大，傳她一身邪門歪道的功夫，有一天她同她哥哥完了婚，娘的，江湖之上可熱鬧了，哈……」

嬌嬌道：「羅老大的人呢?」

石老三道：「早已走了幾天了。」

一怔，嬌嬌道：「他們去什麼地方了?」

石老三道：「羅老大怕姓南的找上無憂島，便『瘋狗仔』與『八隻手』幾人也怕姓南的找來，當天他們六個人帶上那小娃兒就從地道中直奔天山不老峯了。」

一邊的包藍跺着脚，怒吼道：「羅老大眞可惡，他們又窩到那個兔子不拉屎的古洞中挨凍去了，連傳個話給我也沒有，他娘的，這不是將我大頭鬼當外人嗎！」

嬌嬌道：「七惡走了六個，無憂島上可清靜不少了。」

石老三笑呵呵的道：「其實我同『閻王舅』與『病羅漢』幾人也正要離開，遇上了你們，既然姓南的就要完蛋翹，我們還等什麼?」

嬌嬌道：「別的休提了，先找老禿子替娃兒治病要緊，你們看她連眼皮子也不睜開了！」

一行人直往半山峯上走，走了一半路，便聽得包藍忽然一拍大腦袋，道：「我爲什麼跟你們走?同你們混在一起，沒得倒染上一身邪氣！」

成器怒瞪包藍，道：「你要立刻走，我這裏阿彌陀佛，滾！」

包藍氣得光頭泛紅，道：「好，你們等着瞧，我七惡必竭盡所能，調教出一個混世魔王出來，必先收拾你們這羣邪魔歪道不正經的。」

他的話激起了嬌嬌的忿怒，便聞得嬌嬌重重的道：「去你的混世魔王，你們等着瞧，我要把男是天女是地改變成女是天男是地，十六年後就看我們的，嘿……」

包藍氣得猛咬牙，但見三個擺出一副打架的模樣，立刻回頭就走。

他越走越快，眞怕有人追上來……

於是，噗通一聲，江水濺起，包藍跳入江中遁去了！

嬌嬌抱著娃兒匆忙的躍上一塊巨大的岩石上，她看了青衣江一陣，便忽然尖聲道：「七不善，八不正，人人頭痛。」

就在她的尖叫聲中，大石附近「噗通」一聲響，只見一塊三尺方圓的巨石橫向一邊，地上立刻露出個石洞來。

嬌嬌伸頭往下看，不由得罵道：「小齊，是你呀！」

小齊，正是八邪之一的「病羅漢」齊飛。

像個供品大饅頭也似的胖腦袋直晃蕩，「病羅漢」齊飛粗聲笑道：「原來是妳，死要錢，幾月不見，妳的聲音像老鴉，一定是成器不成器，他虐待了妳。」

嬌嬌一聲嬌笑，道：「你懂什麼?女人聲音沙啞，才能吸引住男人，難道你不喜歡?」

齊飛身子往一邊讓，邊笑道：「我喜歡，當然喜歡，而且喜歡得不得了，可是我更喜歡我那批寶貝，嬌嬌，妳知道那是玩命弄來的，我可不捨得往妳那無底洞裏送。」

（未完・四）

上文提要：來如聲帶領五小去七王爺府索銀子，被狡猾的老王妃把他們困入地庫，早有預見的錢如土，悄悄地把三小王爺點了穴挾持到屋頂上，大聲吼叫震得屋宇顫動，也嚇壞了老王妃，爲了救三小王爺，只好放人並答應送五箱價值五千兩的銀子。來如聲等五小在地庫內早已把箱內的銀子偷偷地換了金磚，明正言順地從七王爺府搬走了五隻箱子……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寒夜屠龍



不翼而飛失了金　巧施妙計再得銀

於是，別小堪五人下了馬，拉馬一路進了城門。

別看就這麼一陣子，回到城中的時候已經是夕陽西下的時候了。

現在，石老川押着來如聲這些人來到了七王府大門下，早有兩個守門的韃子迎上來。

有個韃子大吼：「就是他們，就是他們呀，還不快把他們押回大牢？」

石老川道：「他們沒搶呀！」

「你大膽！」

石老川也火了，道：「是他們要求証明的，總得先見了老王妃之後，如果老王妃說是他們搶了七王府，我石老川押了他們就回衙門。」

兩個韃子相互一望，立刻把大門推開來，於是，來如聲五人拉着馬也進去了。

馬匹拴在門內一邊，捕快與人犯站中間，已有個韃子奔進去報告了。

此時的王府眞凄慘，人也少了一大半，隨着老王妃出來的，除了幾個侍女之外，便只有七個沒受傷的韃子與那重傷的方管事。

老王妃一見來如聲幾人，立刻戟指罵道：「可惡吶，你們這些惡徒，明是取走銀子，暗中搬的是金磚，說，金磚在哪兒？」

石老川也怔住了，怎麼的，還眞有這回事？

來如風指着幾匹馬上馱的箱子，道：「老王妃呀，妳們地窖中什麼金磚呀，操，妳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那是什麼金磚？」

老王妃叱道：「叫你們只取五千兩銀子，誰叫你們把銀子換成金子呀，可惡！」

她這麼一說，來如聲回頭對石捕頭道：「聽聽，聽聽，你聽到了吧，老王妃叫咱們取五千兩銀子呀！」

石老川也楞住了。

石老川先是看看老王妃，忙上前打個揖，稟道：「回稟老王妃的話，報案人說王府被搶呀！」

老王妃叱道：「他們這不是搶又是什麼？」

石老川道：「可是老王妃妳叫他們取五千兩銀子呀！」

老王妃再叱道：「可是他們以偷天換日手法把銀子換成金磚呀！」

來如聲哈哈笑了。

他大步走上前，道：「老王妃，也許是咱們弄錯了，不如這麼辦，妳自己派人去取五千兩銀子來，咱們馬上把五口箱子的金磚抬回地窖中，妳老以爲如何？」

她再對石老川笑笑，又道：「誤會，誤會，全是誤會！」

石老川難得進入七王府，他此刻當然不會輕易的放過在此地擺擺他的威風。

機會難得的威風，也算爭得一口氣了。

於是，他冷冷的對來如聲道：「也得聽老王妃的吩咐，憑你這麼說是不行的。」

他轉而衝着老王妃一抱拳，又道：「回稟老王妃，妳老人家定奪！」

老王妃咬咬唇，道：「你有沒有本事把他們幾個人立刻拿下？」

一怔，石老川道：「稟老王妃，他們說是拿錯了，而非是搶案，如果……」

老王妃叱道：「你少囉嗦，只問你有沒有本事把他們拿下打入牢中？」

石老川看了來如聲幾人，再看看自己帶來的十二名捕快，只稍猶豫，便沉聲道：「全憑老王妃一句話了。」

老王妃道：「那就把他們抓進牢中去，等候我們的人自老爺嶺回來之後再會審發落！」

石老川一聲「是」，這就要動手了。

來如聲哈哈笑了。

「怎麼的，拿人好心當成驢肝肺呀，他娘的，眞要動上手，誰怕誰？」

他對身邊的別小堪幾人，道：「只一旦動上傢伙，你們別管後果，殺光了咱們不要金也不要銀，盡把地窖裡面的珍珠寶物搬個空，操他娘的，看看到底誰吃虧。」

他忽然戟指老王妃，又道：「老子第一個先宰妳，妳相信不相信？」

老王妃氣得直瞪眼，在過去，誰敢對她如此無禮呀，到如今成了可憐人啦！

「聽聽，聽聽，這不是造反是什麼？」

來如聲道：「就算造反吧，他奶奶的，老子們光屁股一個人，既無家小拖累，也無財寶在身，是生就殺你們個落花流水，死了兩腿一蹬，去他娘的那棵葱。」

他好像越說越發火，鐵棒已在手上旋。

一邊的石老川冷冷笑，道：「年輕人，你剛才講什麼？你說你要造反？」

來如聲道：「老子的話從不說第二遍！」

石老川的雙臂伸開來了，他嘿嘿笑道：「娘的，給你一點顏色，你小子就開起染坊來了。」

來如聲冷冷道：「聽你自擂口氣大，不知是否眞材實料呀。」

「你馬上就知道。」

他圈臂猛吐掌，疾往來如聲的胸前印去！

來如聲哈哈一笑，他的旋身似跳舞一般，只一個半旋身，硬聽得「咚」的一聲響。

「唷！」

只見石老川抖着右手腕不停的雪雪呼痛，來如聲的鐵棒打得他手腕上泛了青。

石老川暴退一步，大吼：「抓他們！」

他這是叫十二名捕快動手了，然而只一招石老川就吃了虧，老王妃立刻洩了氣。

「住手！」

來如聲一笑，道：「老王妃，你有什麼高見？快說，完了咱們宰活人，什麼官家私家一齊幹，幹完了咱們洗光妳的地窖中寶物，快說！」

她也聲色俱厲起來了。

老王妃戟指石老川，道：「你都不行，他們十二個人更別想拿他們，你們一邊省省力氣吧。」

她轉而對兩個大漢，道：「去地窖中把五千両白銀抬出來，換回黃金快關門，我不要再看到他們了。」

這時候，那個小樓上傳出仍在養傷的小王忽必亮的叫聲：「你們這羣無賴，你們給我記住，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你們，我非殺了你們不可。」

花牡丹接口了，她尖聲叫道：「小王爺呀，是你不行嘛，你能怪誰呀，你把我抱上床，對我那麼些粗動作，我不計較，可是你那東西不成氣候，怪誰？」

花牡丹這時候也豁上了，弄銀子要緊呀。

* * *

那兩個大漢果然奔入地窖中，很快的抬來五個中號木箱子，他們抬到每匹馬前，匆匆的換下馬上的箱子，嚄，也不打開驗一番，一路又抬回地窖中去了。

來如聲一笑，道：「這兒有知府的人爲証，我們把銀子換回來了，咱們這是君子交易，童叟無欺，老太太，打擾了，咱們可以走了吧！」

老王妃氣得怒叱：「滾，統統滾！」

這話當然也包括了石老川這些捕快們。

於是乎，一場紛爭就此落幕，來如聲這些人幾乎笑得肚皮快破了，可是笑的沒聲音。

石老川手上挨的一棒眞不輕，再是一掌開碑，遇上鐵棒一樣痛。

* * *

太原府城是個大地方，只因爲這兒住了個七王爺忽必顯，才令府衙門的人們吃驚，當然，捕頭石老川早就心中有了氣，因爲他不但知道漢人被韃子欺，他自己也是低聲

下氣的。

　這一次好不容易遇上機會，不料對方扎手人物，出手就吃個大虧，不但令他想不到，而且也覺丟臉丟大了。

　來到門外面，他見來如聲幾個坐在馬背上，忍不住的冷冷一哂走近來如聲前面。

　「朋友，哪條道上的？」

　來如聲道：「漢家道上的呀！」

　石老川一楞，道：「漢家道在什麼地方？我怎麼就是沒有聽說過？」

　來如聲淡淡一笑，道：「你是捕頭大人，你差事幹久了，早就忘了漢家道了，是不是？」

　石老川還在發楞，想不出什麼漢家道，拍馬走在最後的風流丹却彎下腰低聲道：「漢族人走漢家道。」

　他哈哈笑，拍馬往前追去了。

　石老川猛然醒悟，他心想，這幾個傢伙有問題，莫非南方過來的造反人？

　只不過他再一想，自己也是漢人，如今眼看着韃子們氣數已快盡了，自己何必抓漢人？

　就聽他一聲吼叱：「回衙門了，娘的，以後少管王府的事。」

　太原府的捕快們只有這一回出差沒撈到油水，也不過只是在野店中吃了一頓酒飯而已，只看他們拖着手上腰刀走得拖泥帶水樣子，便知道夠窩囊也夠洩氣了。

＊　＊　＊

「哈……」

「嘻……」

　這些笑聲來自騎馬的幾個人，就快奔馳到汾河灣了，可那笑聲一個比一個高吭有力，便錢如土也樂得流眼淚。

　錢如土的樂並非是又弄來五千兩白銀，而是他發現不但來如聲有來如風的味道，便另外幾人也不含糊，好像一下子出現五個來如風似的，令他老人家開懷的笑了。

　老人家開心，大家都開心，那麼笑得也更大聲了。

　山林中的大雁又飛上了天，那當然是被嚇的，因爲來如聲邊笑邊往深林中馳去，他邊尖聲笑，沒多久他站在一堆石頭前，笑得更加開懷了。

　「哈……到了，到了……」

　來如聲當然說的是埋金子的地方到了。

　別小堪與齊向前隨之也跟到了，這二人下馬便去解繩子，要把馬背上馱的木箱解下地。

　風流丹笑哈哈的道：「眞容易，動動腦筋就是白銀五千兩，哈……太妙了吔！」

　伍不銀一聲笑，道：「這都是牡丹出的好主意，這件功勞是她的！」

　花牡丹與錢如土二人也走過來了。

　花牡丹對錢如土最佩服，她對錢如土道：「老爺子，你一邊坐着喝老酒，咱們挖了金子就往南方走，來叔他們等着用銀子，不能躭誤太久。」

　錢如土道：「當然，當然，你們幾個快快挖，我老人家一邊歇着啦！」

　他果然找了一棵大樹，背靠樹便喝起老酒來了。

　嚄，那花牡丹還一邊爲他搥背吶，眞是的，一個會拍馬，一個會享受，這二人碰在一塊兒了。

＊　＊　＊

「彭彭」之聲不斷，一堆石頭丟半天。

「沙沙沙」的響不停，地上立刻挖了個坑。

　常言道得好，「沙窩挖井越挖越深」，來如聲幾人往土坑中挖，挖了半天找不到藏在地下用毯子包起來的金磚，幾個小子發楞了。

　別小堪道：「不好了，不好了吔！」

　那面的花牡丹聽得清，這時候應該是大喜的，怎麼叫出「不好了」一句令人不愛聽的話。

　花牡丹急忙對錢如土道：「老爺子，你聽！」

「什麼？」

「他們怎麼叫不好了？」

「什麼事不好了？莫非毯子被金磚弄破了？」

　忽的，來如聲大聲咒罵，道：「操他先人的，咱們的金磚不見了吔！」

　錢如土立刻聽到了，他老人家一個挺身便奔過來了，那是他少有的驚異模樣！

　「怎麼了？」

　錢如土站在搬開的石頭邊上發了楞，瞪着兩眼在發怔！

　風流丹已在土坑下面道：「老爺子，怎麼咱們埋的金磚不見了？」

　齊向前道：「老爺子，這是誰幹的？」

　伍不銀道：「老爺子，我在山中聽和尚大叔們說，人若沒有財運呀，埋在地下的財寶會土遁，你老年紀大，吃的鹽巴比咱們吃的米還多，過的橋比咱們走的路還長，你看看，這是不是財寶土遁呀？」

　別小堪道：「你放屁，如果不是偷，好端端的東西會不見呀！」

　錢如土半天不開口，他的兩眼却抬高看。

　他不看土坑看上面，老人家的臉上出現了一個令人十分不解的冷笑。

　「他娘的，這是財寶土遁，咱們把金磚埋在土地公他老人家的頭頂上了。」

　他大聲憤怒的指着來如聲幾人，叱道：「你們這小手們，怎麼如此無禮，土地公頭上有了土，便什麼樣的寶物也完蛋，操，這是土地公施的五鬼搬財手段呀！」

　風流丹急問：「還眞的有這種怪事呀？」

　錢如土在頓足。

　花牡丹道：「老爺子，還眞有這種怪事呀？」

　「怎麼沒有，你們住過百靈禪院，那老智慧禪師也會說給你們聽吧！」

　風流丹道：「對，對，一定是的。」

　伍不銀道：「要不我怎麼會知道？」

　錢如土道：「你們如果不相信，就把這五千兩銀子再埋在土裡，不到一天，我保証又是五鬼搬走了。」

　來如聲道：「眞有這種事呀，操！」

　錢如土怒叱道：「你對我老人家的話有懷疑？小心我揍你……」

　他的聲音也大了。

　來如聲一伸舌頭，道：「信，信！」

　錢如土道：「爲了保証我老人家的話，咱們把這銀子埋在這兒，明天此時再來看，準定完蛋！」

　來如聲道：「我就是不敢苟同，我派人守着。」

　錢如土道：「要是有人守着，那便不靈光了。」

　來如聲道：「老爺子，如果不派人守在附近，萬一是被人給挖走，咱們還以爲又是五鬼搬走了吶！」

　錢如土大聲叱道：「你小子懂個屁，這種荒林中野狼成羣，誰會沒事往這兒來，找死呀！」

　別小堪道：「阿聲哥，別說了，爲了証明咱們眞的遇上五鬼搬財這碼子事，咱們聽聽老爺子怎麼說。」

　他抬頭不挖了，已經滿身大汗了。

　「老爺子，你怎麼說？」

　錢如土道：「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你們這幾個小子，我要你們見識那五鬼搬財的事不是虛也不會假，你們再把這五箱銀子埋地下，上面再用石頭壓……」

　來如聲道：「老爺子，你眞的以爲……」

　「別說了，照我老人家的話，快把銀子埋地下。」

　來如聲還有些不情願，但他還是乾乾的嚥了一口口水，道：「好吧，咱們就聽你老的話，把銀子……銀子……」

　他頓了一下，又道：「老爺子，打個商量怎麼樣？」

　「商量個鳥呀，還商量……」

　來如聲道：「是這樣的，咱們仍然埋銀子，只不過我以爲少埋一些就夠了，咱們只不過要証明五鬼搬財呀，又何必埋得那麼多？」

　錢如土叱道：「你小子懂個屁，埋得少了就不靈光了，知道嗎？」

　「爲什麼？」

　錢如土道：「我老實告訴你，神鬼比人還貪財，你不見人們求財要上香，去到墳上多燒紙錢，花費得多了，你平安，不送錢財你小子就難看了。」

　他指指土坑，又道：「你若只放一點點，小鬼也會笑你小兒科，理也不理你了。」

　來如聲道：「老爺子，你是老神仙，咱們是肉眼凡胎，今天可在你老面前學了不少鬼點子。」

　他大聲一吼，又道：「來呀，五箱銀子埋地下。」

　幾個年輕人忙動手，花牡丹笑，道：「老爺子，埋了銀子咱們到哪兒去？」

　錢如土道：「喝酒去！」

　花牡丹道：「喝酒？太原去不成了吧！」

　錢如土道：「妳說去不成呀，我說去得成，那家酒館的汾酒是地道的，好。」

　花牡丹道：「還好呀，說不定七王府的人又找咱們了！」

　錢如土笑笑，道：「找咱們，妳怕？」

　「我才不會怕，只不過……」

　「不過什麼？」

　「只不過已經沒有什麼好拿的了。」

　錢如土道：「丫頭，我告訴你，一個人要創造機會，花牡丹創造機會爲的是銀子，有了這個思想，你想想，天下之大，咱們什麼地方也可以去逛逛！」

　「金鑾殿也敢去？」

　錢如土道：「妳是說元順帝住的地方呀！」

　「是呀！」

　錢如土道：「只要我老人家高了興，我老人家不但敢去，而且說不定拉上堆屎在他的御座上，妳信不信？」

　花牡丹捧腹哈哈笑了。

＊　＊　＊

　五箱銀子又埋在地下了，而且還把石頭又堆得高，與上一回藏金差不多。

　那錢如土還跪在地上禱告着。

　「五路財神你們聽着，此地有銀五千兩，咱們不是弄來花天又酒地，南邊的義軍要餉糧，打仗的人也要吃得飽，穿得暖，打起伏來才

有力量，求財神，你老同土地公打商量，請把咱們的金磚叫五鬼們再搬回來，叩首。」

他自己不但叩首，三口酒還往地上噴灑着，那光景他還十分鄭重其事，也看得來如聲幾人還眞的以爲有那麼一回事似的，五鬼搬財。

＊　＊　＊

來如聲五個小子在土坑上把石堆又整了一番，他笑問跪地深拜的錢如土，道：「老爺子，你好虔誠吶，也很感動，但我還是懷疑什麼五鬼搬財這碼子事！」

不料錢如土起身，大聲道：「我這麼一禱告，五路財神來幫忙，明天咱們埋在此的金磚就又會出現了。」

他再是一聲吼：「走，走，都走，天機不能洩露，神辦事情人不知，人辦事情鬼清楚，快走！」

他果然走到馬匹前，當先上了馬，便往土山下的汾河灣馳去了。

他這麼一走，來如聲幾人當然也得跟他走，花牡丹還在馬上回頭看，心中在想地下埋的銀子吶。

＊　＊　＊

來如聲在馬上低聲道：「喂，別小堪呀，你以爲五路財神會幫咱們把金磚再叫五鬼運回原地嗎？」

別小堪道：「我呀，我以爲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全信，明日便知！」

風流丹道：「阿聲哥，如果咱們明日來挖銀子，銀子又不見了，怎麼辦？咱們豈不白忙一場呀！」

來如聲道：「我怎麼知道？」

伍不銀道：「操，我還眞的不信邪。」

齊向前哈哈笑了。

伍不銀就在他身側騎着馬，他聽得齊向前笑，不由冷冷道：「笑什麼？」

齊向前道：「我知道，咱們幾人就是你不相信有鬼神，對不對？」

伍不銀道：「我沒見過的就不信。」

他頓了一下，又道：「耳聞爲虛，眼見爲實嘛！」

「哈……」齊向前又笑了。

他笑着指指伍不銀，道：「記得那年咱們在百靈禪院，你同巴大叔比誰的膽子大，有人在廟後厝了一口棺，棺中放的是個老婦屍，巴大雄說他敢睡在棺材邊不害怕，而你……」

「我怎麼了，那一回我還不是三更天去接替巴大叔，守在棺材邊？」

「哈……」齊向前大笑，道：「可是天亮了我見你的褲子尿濕了，那是怎麼一回事？」

伍不銀道：「我不告訴你。」

「哈……」齊向前哈哈笑，道：「你被嚇破膽子了，是也不是？」

伍不銀道：「你胡說，我還不是守到五更天。」

齊向前道：「這件事我清楚。」

伍不銀道：「你知道什麼？」

齊向前笑道：「如今咱們跟來叔走江湖，這件事我也就不再瞞你了，咱們大家都知道，那夜你在棺材邊遇上的那件事，是假的呀，哈……」

「什麼？棺材裡面女子聲在叫寃，我聽得清楚呀！」

「哈……」齊向前道：「我先問你，咱們那兒有個老風俗，夫妻二老的棺木已在生前就備好了，是不是？」

「是呀，這種事我知道。」

「後禪院放的便是兩口棺材，對不對？」

「我當然知道是兩口棺材，一口因爲老頭兒沒死，是一口空棺材，那個老婦人的棺材在正中央呀！」

齊向前道：「那天是巴大叔的主意，他叫咱們半夜把兩口棺材換位置，試一試你的膽子有多大，所以呀，巴大叔藏在空棺之中揑住鼻子裝老女人叫，以爲會把你嚇跑掉的，還不錯，你硬是哆嗦到天亮，咱們大伙還佩服你的膽子大，嘆，想不到你自己還不知道你已尿濕褲子了，哈，還說你不信有鬼呀！」

伍不銀一聽大怒，叱道：「好個小子們，你們聯合起來整我呀，我饒不了你們。」

齊向前忙笑道：「是巴大叔整妳，有一天你我回去百靈禪院，你去同巴叔討公道，哈……」

＊　＊　＊

錢如土當先拍馬行，他老人家沿着河邊奔馳了一個多時辰，才忽然勒馬不走了。

「等一等。」

大伙騎馬圍上前，來如聲道：「老爺子，怎麼不走了？」

錢如土道：「我問你們，這些馬匹是誰的？」

來如聲笑道：「你老多忘事，當然是七王府的馬呀！」

錢如土道：「咱們不能再騎馬，把馬藏在河邊林子裡！」

來如聲道：「四條腿比兩條腿跑得快，咱們……」

「咱們把人分開。」

來如聲道：「分開？」

錢如土道：「不錯，而且還得快分開。」

他指指花牡丹，道：「牡丹丫頭跟我走，你們幾個回太原府城那家小酒館。」

來如聲道：「咱們再去，人家不會叫咱們白吃白喝了，老爺子。」

錢如土道：「誰白吃呀，咱們花銀子喝酒。」

來如聲道：「那麼，我們五人在酒館中等你老與牡丹二人回去了？」

錢如土道：「不，你們幾個盡吃喝，單等有人找上你們之後，又有銀子好賺，哈……」

他好像胸有成竹似的，令來如聲幾人吃了定心丸似的，幾個人微微笑了。

錢如土道：「記住，要找我與牡丹，就在埋銀子的地方，準會找到我二人。」

來如聲點點頭，他對花牡丹，道：「牡丹呀，妳跟老爺子一起走，要記住，多爲老爺子弄酒吃，老爺子累了妳爲老爺子多按摩，搥搥背揑揑腿，打打扇子驅驅蚊，一碗肉先敬老爺子，等老爺子吃飽妳再吃，還有……」

錢如土叱道：「你小子貧嘴不是，活像當年來如風那臭小子。」

來如聲一聽就笑了：「老爺子，你說我貧嘴我貧嘴，侍候你老我是好人，來家村都是可憐人，來家村的人有骨氣，闖蕩江湖有正義……哈……」

錢如土也笑了。

「娘的，當年來如風常說這幾句，我老人家早就聽膩了，去去去，把馬藏好你們進城去。」

「你老……」

「別管我二人，快走吧！」

來如聲幾人把馬藏在河邊一大片林子裡，五個人走出來的時候，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已經不見了。

他二人去了那兒？

＊　＊　＊

這不算是個月黑風高夜，有一大片銀星就好像要從天空中一顆顆的掉下來似的。

銀星帶着晶瑩的閃光，帶給大地的不只以璀璨的光芒，也似照進人們早已發霉的心坎中了。

山風不大，但夜來還是帶着幾許輕微的呼嘯，不只以寂寞遮向大地，也掩去了人們赤紅的心。

這時，那個短小精悍的人自密林中走來的時候，仍難掩他那興奮的心情。

此刻，這人不只站在一堆石邊嘿嘿笑，而且他還對一邊的幾個大漢在笑說着。

「孫爺，呶，就在這兒！」

那個姓孫的肩上擱了一把大刀，好厚好利的三尺半五寸寬刄砍刀，他有一溜短鬚，透出一副精悍的樣子。

在這姓孫大漢身邊，分別站了七個壯漢，一色的黑巾包頭，刀子就托在他們的手上。

姓孫的不是別人，孫得崖是也。

這姓孫的與元末起義抗元的郭子興私誼最好不過，他也正是帶着他的兄弟們去瀛州會晤郭子興的。

如今在此地遇上這碼子事，他當然太高興了。

不但孫得崖高興，便他身邊的七煞神也嘿嘿在笑。

＊　＊　＊

那個短小精悍的可不是別人，江湖神偷司徒丹是也！

是的，司徒丹又來了。

他原本是不來的，但他想着那埋金磚的人不一定馬上來挖金磚，他也知道錢如土在輩份上比他高，但人的心理就是這樣，他要看姓錢的失落金磚模樣，如果運氣好，也許還會再發現些什麼。

這司徒丹果然又發現了，而且他也發現錢如土是那麼迷信於五鬼搬財。

於是，司徒丹可也樂了，他急忙奔回小鎮上，又把錢如土在原地埋下銀子之事向孫得崖作了報告。

＊　＊　＊

此刻，孫得崖對那一堆石頭哈哈一笑，道：「既然那老傢伙相信五鬼搬財之事，咱們何妨不就權充五鬼呀，哈……你們給我搬開了，抬了銀子回小鎭。」

七煞神把袖子捲起來，砍刀放在大樹邊，一個個的都在搬石頭，直搬到了三更天才搬完，然後……

然後又開始在挖土，這幾個人呷呀嗨唷的挖起來，直到那個大坑又挖了一丈多深。

「有，有了吔！哈……」

七煞神中有人大聲叫了。

土坑上面，孫得崖笑問：「多不多？」

「多，一共五口箱子吔。」

「又是五口箱子的寶，奶奶的，發了！」

他說的發了，那當然是發財了。

就在這時候，黑暗中有人想衝出去，却被人一把緊緊的拉住了。

「別出聲！」

＊　＊　＊

土坑上，大刀片子孫得崖哈哈笑得幾乎連嘴巴上的鬍子也抖落掉。

孫得崖的大手在神偷司徒丹的背上猛一拍，哈哈笑道：「司徒老兄台，你怎麼想到那個也會是你們同行業的老傢伙，會把銀子再埋入此地呀。」

神偷司徒丹笑得直聳肩，道：「怎麼會不知道？幹我這一行業的人也最迷信不過，各種疑症全都有，犯了心病就會迷信了。」

孫得崖道：「你們偷兒輩也迷信呀？」

「是呀！」

「你說說，都是什麼樣的迷信呀。」

（未完・六）

上文提要： 艾慈在勞克處分得銀子後，兩人分頭去查探一對龍珠的下落，約定三個月後再見面。艾慈來到南陽府，因憐叫化子，要「興隆飯店」煮了一百碗麵給街上的小叫化子吃，他正高興間發現自己一包銀子不見了，掌櫃的告訴他是一個俏寡婦幹的，原來此婦是馬痲子的姘頭，於是艾慈找上馬痲子……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士・文　可飛・圖

小子統吃

欲截鏢貨索龍珠　考究眞否鐫武功

那伙計走到卓寡婦身邊，可憐兮兮地道：「卓大姐，我送妳去找大夫。」

艾慈看着伙計，道：「伙計，我可是第一次當善人，我看着你的面，沒有殺死她。」

伙計彎腰直叫「謝」。

艾慈嘟嘴道：「我要我的銀子。」

卓寡婦冷冷地道：「就在屋裡炕頭上，你自己拿。」

伙計扶着卓寡婦正要走，卓寡婦冷冷道：「你殺了馬痲子，我看你怎麼出府城！」

不料一羣小叫化叫了起來。

那個大孩子說道：「這好辦，叫化子抬死人，官府不會管，他們以爲是餓死人，出城門連看也不會看一眼。」

嘿！想不到這羣小叫化，倒能派上用場。

＊　＊　＊

一羣小叫化，抬着個用破簾捲的屍體，連夜出了南陽府城，這些小叫化把屍體抬到城外的白沙河，用手挖了個沙坑便把馬痲子埋掉。

那地方有個古老的傳說：「人死了若是埋在沙坑裡，下輩子必定是個大痲子。」

看來，不幸的馬痲子下輩子又得當痲子啦！

一羣小叫化，沒有一個進南陽城，他們匆匆的走了。

艾慈也走了。

但誰也不知道他們去了哪兒？只聽得他們一路上哈哈笑，都喊艾慈爲艾大哥。

光景可眞親熱，就好像一家人。

＊　＊　＊

赤陽鎮的飛龍坡前面，太子河的水潺潺的流向下游，河水清澈見底，水下面是白淨淨的細沙，在淡綠河水的冲流中，有如一塊白玉，是那麼的柔美細嫩可愛，河裡面魚羣清晰可見，也眞誘人。

飛龍坡在赤陽城北面，老爺嶺前面，就在飛龍坡半坡前，有一座用青磚圍起來的城堡，人們都知道那是飛龍堡。

但，到過飛龍堡的人少之又少，因爲飛龍堡堡主「飛天蜈蚣」丁百年是黑道一霸，江湖上惹得起他的，只怕很難找出一個來！

火紅而不炎熱的太陽，才剛剛落下太子河對岸的山峯時，一騎快馬騰雲駕霧也似的，衝進了飛龍堡那座三丈七尺高的大堡門，直到大廣場邊才停下來。

一個高壯的虬髯大漢，抓着一把皮鞘大砍刀，右腿一抬便翻落馬下來，一邊跑來個馬伕，接過韁繩便拉着那匹雪地胭脂大馬進入附近的馬廄裡。

虬髯大漢提着砍刀，快步走上大廳前的青石台階，迅速在身上抖一抖灰塵，還用口吹了吹雙肩上的灰，端正一下頭巾，這才昂首挺胸的走進大廳裡。

飛龍堡的這座大廳眞氣派，地上鋪乳白色的大理石，紫檀木雕花門窗上鑲花玻璃還是七彩的，寬敞的大廳擺設齊全，除了一應桌椅全是檀木鑲玉外，正廳中央靠牆邊有個三丈長一丈高的條桌，上面擺設的全是價值連城的玉器、古董。

就中央那尊笑面彌勒也有三尺高，彌勒佛肚臍眼處，有一顆閃閃發亮的大寶石，在大廳上的燈光照射下，任何人只要一進大廳裡，便立刻會被那寶石迷住，論氣派，足夠與皇宮大內爭輝，講富麗，更可比富貴大巨宅。

大廳上正要上燈，有幾個青衣漢子還在忙着點燈。

一個紫膛國字臉的虬髯大漢，穿一件紫底白花罩袍，錦緞褲下蹬了一雙緞面靴，悠閒的坐在太師椅上，正有兩個侍女，立在椅子後面，一個捏肩一個捶背，有聲又似無聲的捶捏得椅子上坐的大漢微瞇着眼睛露出一副痛快而且舒坦有餘的醜態。

眞是夠令人噁心的。

這大漢正是飛龍堡堡主「飛天蜈蚣」丁百年，一個五十剛出頭的黑道梟霸。

從外面奔進來的大漢，一個大步到了丁百年的面前，雙手抱拳行禮，道：「啓稟堡主，屬下賀天鵬由棗縣回來了。」

丁百年眼皮子不開，右手撫着半尺長的灰髯，呵呵笑道：「撕破天，你找張椅子坐下來說話。」

「多謝堡主！」

撕破天是賀天鵬的外號，他剛坐定，丁百年已問道：「棗縣那面可有什麼消息？」

「有，八方鏢局的鏢貨傳下四月初十上路，約莫三天可到小摩嶺。」

「是姓楊的親自押送？」

「楊剛不送，八方鏢局副總鏢頭石魁與兩個鏢師押送。」

他一頓，又道：「八方鏢局這趟鏢，並非車載斗量大宗之物，只是那傳言中的一對龍珠。」

「飛天蜈蚣」丁百年一聽，突然雙目圓睜。

他瞪起眼來眞嚇人，就像老虎要吃人。

賀天鵬就嚇了一跳，他退了一大步。

丁百年冷冷地道：「押鏢的銀子多少？」

「五萬兩白銀。」

丁百年嘿嘿笑道：「一定錯不了，這一定是眞的，嘿嘿！送上門來了。」

他的目光停在賀天鵬身上。

丁百年捋着長髯，稍作思忖，又說道：「這事就由你去辦，等那石魁上了小摩嶺，暫不用收取他送咱們的那份買路銀子，先把他們帶回飛龍堡。」

「堡主的意思是……」

「我要看看那一對龍珠，是否上面眞的刻有武功秘笈。」

賀天鵬心頭一緊，心中思忖：「龍珠」已在江湖上傳言紛紛，有的說，龍珠本身價值連城，也有傳言，那對龍珠上面刻着「達摩混元秘笈」，乃武林中人羨慕的絕學，但無論怎麼說，單就五萬兩押鏢銀子，便足以顯示這對龍珠的不同凡響。

賀天鵬當即躬身施禮：「屬下遵命。」

這不遵命也不行啊！

揮揮手，丁百年道：「去洗個熱水澡換過衣衫，等會把他們幾個全找來，今晚我的心情好，就在這大廳上，我們喝個痛快。」

賀天鵬聞言，稱謝不已，立刻笑着退出大廳。

有得吃，當然開心，開心就會笑。

就在這天晚上，飛龍堡這座豪華大廳上，一張巨型八仙桌，擺出來的盡是山珍海味，美酒佳餚，美女環伺，而且還有三個吹簫唱曲的。

這些美女全都是飛龍堡平日專娛佳賓，或在大宗生意前後才出廳侍候的。

座上除了丁百年與賀天鵬之外，尚有飛龍堡大總管「黑蝙蝠」卜在冬，副總管「飛刀手」齊中岳，其餘三人的身份與賀天鵬一樣，全是丁百年的大將，那就是「俏郎君」白中虹、「粉面金剛」于上雲與「無影掌」宮雄。

丁百年居中坐，其餘的人兩邊坐，八名美女忙着斟酒還要扭着腰肢跳呀跳，逗得幾個梟雄哈哈笑。

八名美女也笑，笑得十分可愛。

可眞把她們給忙壞了。

有一道鮮果八寶燕窩端上桌，十香味道四溢，不由得令人瞇起眼睛品評不已。

香味令七人神怡其中，讚不絕口，但更令這座大廳正門外廊簷下，那塊巨大匾額後藏的人也垂涎欲滴。

只能看而不能吃，這實在挺折磨人的。

大廳上只見兩個美女把那盆燕窩分別替各人盛入碗裡。

「飛天蜈蚣」丁百年一擺手，摒退八名侍女，這才低聲慢吞吞地邊吃邊道：「八方鏢局這趟鏢，保的

可是武林至寶，寶過其門而不入，實在可惜！」

這是當然的了。

在座除了賀天鵬之外，也只有飛龍堡大總管卜在冬與「無影掌」宮雄二人知道龍珠之事，因爲他二人的年紀較長，聽聞自然也廣。

當年傳言，這對龍珠是開封城大相國寺後殿上一條蟠龍的一對龍目，一夜之間突然龍目不見，以後還引起一場江湖拚殺，但那龍珠又在這次拚殺之後，猶如石沉大海而杳無消息。

有人以後傳言在艾家集發現龍珠之事，不少江湖人物暗中潛到艾家集。

趙光斗就是其中之一，可惜他一無所獲而又病死在那次黃河泛濫中。

沒福氣的人嘛！

八方鏢局接下這趟鏢，但不知是否眞的就是那一對龍珠，不見東西而只是傳言，誰也不敢確定眞假。

大廳上，七個人熱鬧地談論着有關這對龍珠的事，而躲在匾額後面的「紅心」老克却也聽了個仔細，不由得咧開大嘴暗自得意的笑了。

原來躲在巨匾後的正是勞克，他這次摸進飛龍堡，是打算挖出條桌上那尊三尺高的笑彌勒肚臍眼上的櫻桃般大的寶石，如今却又聽到龍珠之事，便立刻決定，先盜取寶石，再去摸一摸那對龍珠底細來。

* * *

勞克躲在匾額後，他發現今夜不能下手偸，飛龍堡的大將都在此，他一個人實在難應付。

也許他能應付中間兩三人，但這種無把握的勾當，他寧可不去做。

既然飛龍堡要派人去應付八方鏢局，他爲什麼不等機會呢？勞克的腦筋動得快，他決定先退出飛龍堡。

他眞的又溜了。

大廳上七個武功高强目無餘子的人物，根本還不知道神偸「紅心老克」已經來過了。

由此可見得，他的輕功之高明啦！

* * *

小摩嶺的官道上，正午的烈陽火一般的把路面烤得直冒熱氣，附近的山崖上偶爾一聲蟬鳴外，便樹葉也不動一下，才剛交五月，天氣就熱起來了。

小摩嶺下面有幾棵老榕樹，有一間大茅屋就在大榕樹正前方，緊連茅屋簷，搭建着一個草棚子，棚內有張方桌，兩個大漢正在喝茶，兩個人不時往遠處望，光景似乎在等什麼人。

這兩個人，正是飛龍堡來的「撕破天」賀天鵬與「粉面金剛」于上雲。

于上雲方面大耳，鼻大嘴也大，兩隻門牙更大，只是倒彎着往嘴巴裡面長，有人說生這種牙齒的人狠毒，不過姓于的才三十來歲，臉皮白白的，一頭烏黑發亮的頭髮，被他整治得好像莊稼田裏的麥苗——有條有行，十分順眼，紮了一條緊帶子，有着冷凜的感覺。

于上雲端茶喝着道：「來了，應是三騎。」

賀天鵬道：「不錯，三匹快馬。」

他站直身，探頭向棚外瞧，遠遠尚未看清什麼。

于上雲也站起身來了。

兩個人看，比較能夠確定，因爲，這樣就有四隻眼睛啦！

他頂着烈陽手搭涼棚，低聲地道：「來了，是三個。」

也只是眨眼工夫，三騎已風馳電掣般到了大茅屋前面，三人急促勒住馬。

賀天鵬和于上雲早已打着哈哈迎上去：「副總鏢頭，久違了。」

八方鏢局的副總鏢頭石魁急翻身下馬，領着兩個鏢師隨同于上雲、賀天鵬二人走進草棚內，幾個人圍在破方桌邊。

賀天鵬直拿眼睛望着石魁背着的黃緞包袱。

石魁臉含微笑，接過小二送來的大碗茶，先自喝了好幾口，這才緩緩自懷中摸出兩張洛陽祥和錢莊的莊票，上面明寫着各五千兩，一共就是一萬兩了。

一萬兩銀子就得四個人抬，他却大方的送到賀天鵬面前，道：「這是押鏢銀中二成，共是一萬兩，賀兄請收下，你出個收據，石某還要趕路呢！」

夠乾脆的！

哈哈一聲笑，賀天鵬道：「押鏢銀子石兄先收起來，敝堡主十二萬分的想瞻仰一下八方鏢局這一趟所保的鏢，因此特命我兄弟二人前來恭請副總鏢頭走一趟飛龍堡。」

石魁一怔！

就在這時候，突見山道上來了一位老者，他擔了一擔大西瓜，一頭闖進草棚下，隨手摘下破草帽，扇起涼來了，說道：「娘的！今年熱得早，老漢的骨油也冒出來了。」

這老漢一共挑了六個大西瓜，他隨手便拍破一個來，右手五指挖着吃，一邊還叫眞過癮。

于上雲把嘴巴舔了舔，道：「小二，快去拿個西瓜送上來。」

那小二忙走到老漢身前，：「你這西瓜可要賣？」

那老漢道：「一個西瓜半兩銀子，隨便挑。」

就見小二蹲下來，拍拍這個，又掂掂那個，終於選了一個最大的，也就着方桌切開來了。

賀天鵬五人不多說，拿起西瓜就啃起來。

反正不吃白不吃。

石魁邊啃邊說道：「丁堡主要看，石某自當走一趟飛龍堡，只是押鏢期有限，唯恐誤了期限，總鏢頭那兒石某就無法交代了。」

賀天鵬道：「話是不錯，但賀某既是奉命前來，如果碰壁，自也難以交差，石兄何不與我二人快馬加鞭，三五十里路，也不過一個多時辰光景。」

石魁知道無法推辭，因爲「飛天蜈蚣」丁百年只要在這兒跺跺脚，遠在棗縣的八方鏢局房子就會晃三晃。

萬不得已，石魁對賀天鵬道：「賀兄既然如此說，石某只有繞道走，指望着丁堡主體諒石某人，石某就感激不盡了。」

賀天鵬哈哈一笑，道：「爲了節省時辰，咱們西瓜下肚就上路。」

立刻，大西瓜全進了五人肚子裡，五匹快馬便也立刻上道了。

草棚下那老者却不住地在搖頭，他自言自語地道：「上當了，我的乖乖孫。」

不知他指的是什麼事？

他對小二咧嘴笑，道：「小二哥，我這身老骨頭實在挑不動這擔大西瓜，你先替我看着，能賣就賣，不能賣沒關係，你同屋裡的人就吃了吧，不要錢，過些時候我再來。」

小二楞然一瞪眼，那老人已在七丈外，他匆忙的走了，而且走得莫名其妙。

小二怎知這老頭兒不尋常。

老人走的方向正是去飛龍堡的路，他不挑西瓜更開心了，伸手在鼻頭上擦去一團青泥巴，他露出一個紅嘟嘟的鼻子。

哈哈！這老人正是「紅心」老克。

天熱地上旱，初夏就這麼熱，今年的收成好不了。

不過這些，不關勞克的事。

勞克管不了那麼多，他一路奔着往前趕。

他不能白白叫丁百年得到龍珠，他要替丁百年製造麻煩了。

他打算，順利的話，先弄他個十萬八萬兩銀子。

* * *

也不知道勞克是如何折騰，因爲當賀天鵬五匹快馬才翻上飛龍堡的山坡，勞克也正走出赤陽鎭，不過這時候，勞克的臂彎裡正挾着一個背包，他行走如飛，朝着飛龍堡趕來了。

速度眞也夠快的。

他心中相當明白，飛龍堡堡主丁百年不單是在這赤陽鎭方圓數百里內坐地分贓，且是黑道大魔頭。

這幾年他可能在修行，凡是惹他不痛快的事，他也不再自己出手料理，怕汚染自己的雙手，閒話一句，他的屬下們便代勞了。

但若想知道丁百年的眞本事，只怕少有人知道，因爲直到現在，尚不見有一個活人自他的手中溜掉。

由此可見一斑了。

就在這飛龍堡大廳上，飛龍堡堡主丁百年斜靠在他那張「唯我獨尊」的太師椅上，捋着長髯哈哈笑道：「石魁，你坐！你坐！楊總鏢頭這陣子可好？」

石魁忙抱拳道：「託堡主鴻福，總鏢頭還算順暢如意。」

打着哈哈，丁百年吩咐送上糕點與冰糖白木耳。

這種天氣喝上一口，保準暑氣全消。

「聽說這趟鏢十分的貴重，單單只押鏢銀子就是五萬兩，老夫十分動心，只想瞻仰一下。」

其實，他的話全屬多餘的，彼此心中早已明白，此刻如果拒絕他的要求，除非八方鏢局關大門。

保鏢的規矩，在丁百年的面前連屁也不值。

這就是大惡霸的特點。

石魁心中自然清楚，放眼武林，大概也只有丁百年不會尊重鏢行這種規矩——可以中途攔鏢一觀。

石魁心中一萬個不願意，但衝着往日規矩，飛龍堡已抽取五分之一的紅利了，丁百年再霸道，也不能厚顏奪鏢，眼前只盼這惡霸看完之後，馬上放人上路。

石魁思忖着，廢話半字不說，當即大方的自背上解下包袱，就着八仙桌面上，把包袱放定就要打開來。

突然，一個年輕鏢師起身攔住，道：「副總鏢頭，中途拆鏢，到了地頭上如何交代？」

石魁臉有愧色，道：「飛龍堡名震江湖，丁堡主又是一方霸主，絕不會讓咱們有任何擔待，你且退下。」

先用話套住了丁百年。

丁百年並不插口，他只睇着一雙獅目看着石魁。

他相當輕鬆，也很篤定。

那年輕鏢師退回座位的時候，石魁很小心地打開包袱，只見一個黃緞盒子密密地包裹着。

盒子不大，只不過半尺長三指寛。

石魁細心地解着黃緞布，他心中琢磨，這一解開來，要想同樣的

包法，恐怕十分的困難了，因爲緞子裏得十分精細，幾乎不見隙縫。

慢慢的，石魁解開那雙層黃緞，不料卻使在場諸人，甚至「飛天蜈蚣」丁百年也當堂怔住了。

因爲那個盒子上面又被一層純白細緞密密的裱糊起來，就在白緞的接口處，更印着三個印章，那表示不能解開了，如果硬要拆，押鏢的人將難以交差。

「飛天蜈蚣」丁百年接過盒子仔細看，用手掂了一下，點頭道：「不重，但也不甚輕，一對龍珠就在裡面。」

他撫摸一陣後，又緩緩地道：「老夫要求看過這對龍珠，如果再要逼問是何人之物送歸何處，顯然不近情理，不過這對龍珠老夫要定了。」

這是什麼話嘛！瞧他說的。

他此言一出，石魁雙目暴睜，張口結舌說不出一句話來，跟隨他的兩個鏢師，也都被唬得一下子站了起來。

嘿嘿一聲笑，丁百年擺擺手，道：「你們放心，我不會從你們手中奪取這一對龍珠，飛龍堡每年進帳，有不少是你們八方鏢局分來的紅利，老夫不做搬石頭砸自己脚丫子的傻事情。」

一股冷汗股股自石魁臉上滾下來。

卻又聞得丁百年說道：「石魁，你把這對龍珠收起來吧！」

他有些心不甘情不願的遞回石魁手中。

謝天謝地。

石魁接過來，大大的喘了一口氣，就好像又找回出竅的靈魂似的，急忙用黃緞子把盒子包好。

他包得十分細心，但那黃緞似是突然小了一截。

他再也無法包得像原來一般一模樣。

石魁的一雙手在哆嗦。

越是哆嗦，他越是包不妥，倒引得丁百年哈哈一陣大笑。

年輕鏢師立刻走上前，總算幫着把盒子包起來。

於是，石魁自懷中揣出兩張五千兩銀票，雙手恭敬地遞向丁百年，道：「丁堡主，這裡是一萬兩銀票，洛陽祥和錢莊的，你老請收下。」

丁百年手一攔，道：「一萬兩銀票我替你們三位分一分，石魁你收四千，他們二位各得三千，算是我拿銀子封住你們三張口。」

他一頓，看着石魁三人驚訝的模樣，又道：「有道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你們拿了我丁百年的銀子，絕用不到你們三位替我消任何的災，僅只口風緊一點，該怎麼做，你們該不會叫我明說吧！」

石魁三人面面相覷，不知這魔頭在弄什麼鬼？只想儘快的離開飛龍堡。

他對另外二人示意，便向丁百年抱拳道：「就當我三人根本沒到過飛龍堡。」

丁百年哈哈大笑，道：「你們上路吧，我不會留難你們的。」

＊　＊　＊

外面的太陽已偏西，熱氣更是濃，雖然如此，但比之在飛龍堡，叫人透不過氣的味道，石魁就覺得好多了。

石魁三人縱馬馳出飛龍堡，頭也不回的奔馳向長安的官道上，光景就好像馬尾巴點着了火，狂奔鼠竄而去。

怕走得不夠快，又被截回去了。

三人剛剛繞過飛龍堡的大山脚，尚未踏上往西的官道，迎面有個老者頂着一個半舊的破草帽，帽沿蓋到眉梢頭，擋住了半張面，邁着八字步走過來。

這老人見三騎奔過來，楞了一下，急急忙忙閃身在道旁，他低着頭讓過三騎。

塵土飛揚，怒馬長嘶，老人忽然掠在大道中央，只見他目凸嘴巴鼓，右脚直往地上跺，那樣子就好像他突然掉進迷魂陣一樣，口中自語：「完了！完了！奶奶的，這下子全完了，想不到丁百年也會慈悲心腸，他竟然放走這三人，難道那對龍珠會是假的，或者……」

實在令他想不通啊！

老人正在思忖，突然又聞得怒馬奔騰聲，從飛龍堡那面又縱過兩匹馬來，眨眼便到了老人身前。

老人忙閃身，差一點撞上他的身。

兩匹怒馬馳得快，剎時已在半里外。

老人這下子笑了。

他心裡明白，丁百年想來個一手遮天，他巧妙地在運用「欲擒故縱」，如今他縱走石魁三人，只不知又用什麼方法再擒回來。

這老人不是鄉巴佬，他正是「紅心」老克。

勞克本打算巧施「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手段，他把自己裝扮成一隻大黃雀，準備折騰丁百年，卻不料中途有了變，正好又叫他看見，光景他只有等在赤陽鎮，等候丁百年得手以後再去盜啦！

他也想到丁百年大廳上的笑彌勒，三尺高的彌勒佛肚皮上，正鑲着個大寶石，那玩意兒一定值不少銀子。

閒着也是閒着，動個腦筋把它弄過來才是眞的。

勞克既追不上騎馬的，便只好退而求其次，決定按計去挖笑彌勒

的肚臍眼。

於是，他想起那一回安家寨的醜事。

那一回如果不是有「黑桃愛司」竄忙拉一把，自己的老命就完蛋，看來有個保鏢還是好的。

這一回要弄彌勒佛的肚臍眼，就得去找艾慈那小子。

仰頭望望天，似乎還很早，勞克得意了。

人若一得意，便會發出會心的笑。

勞克這時候就在發笑。

不過，笑得一點也不可愛。

他往赤陽鎮上走，突然刮起一陣涼風來，刮得道旁的柳枝兒搖呀擺呀的，也搖擺得勞克全身好自在。

走進赤陽鎮，來到一家大酒樓，找了個臨窗桌子坐下來，勞克要了兩樣小菜一壺二鍋頭，淺嚐慢飲，就等着日頭落下山的時候，進入飛龍堡先探探路。

勞克吃得好自在，門口出現個女叫化來，那女子扶着一位白髮蒼蒼的老頭子，緩緩的站在酒樓的門邊上，女子的面貌姣好，看樣子不像要飯的，她不開口，也不伸手，露出一雙靦覥眼眸來，凝望着進進出出的客人。

不料有個小二眞可惡，不時的衝着女的吼喝幾句，這倒叫勞克心裡不舒服，他有點發火。

別看他是個偷兒，他可蠻有正義感的！

就在這時候，勞克的眼睛一亮，臉上有了笑，心裡可在罵：「娘的，你小子眞的趕來赤陽鎮了。」

他隨手拿起一隻竹筷子，隔窗抖手打出去。

「颼！」地一聲，好嚇人，竹筷就好像射出的箭。

不料，正緩步走在街上的年輕人，他身手矯捷得更嚇死人，眼又明手又快，一把抄住那隻竹筷子。

他有點忿怒的望過去。

他只忿怒一下子，立刻就笑了。

笑什麼呢？因爲他看到勞克啦！

他走向大酒樓，勞克已在向他招手。

年輕人正是艾慈，他哈哈笑着走進這家大酒樓。

艾慈走到勞克桌邊坐下來，勞克立刻叫小二加上一副杯筷來。

艾慈低聲笑道：「勞大叔，你也摸到赤陽鎮上來了。」

勞克眯眼一笑，罵道：「黑桃愛司，自上回咱們合作以後，你又窩到什麼地方去了，害得老夫好一陣找。」

艾慈眨眨大眼睛道：「不用找，你想我的時候我就會來到。」

勞克楞了一下，道：「你怎麼知道我想你？」

艾慈吃着菜，他神秘兮兮地道：「你不是需要保鏢嗎，沒有我你就活不長了。」

勞克道：「眞是趙老怪的徒兒，還眞像他的作風。」

艾慈攤攤手，道：「我親愛的勞大叔，我現在已經兩袖清風一文不名，你不用找我，我自然就會找你了。」

勞克叱道：「你這小王八蛋，你拿了那麼多的銀子，你怎麼兩個月就花完？別是往賭場裡當傻蛋吧！」

艾慈搖搖頭道：「賭場賺不到我的錢，你放心。」

勞克驚訝地道：「你有女人了？你才幾歲呀！」

艾慈翻個大白眼，道：「王八蛋才把銀子養女人。」

勞克道：「世上只有兩個地方最花費錢，一個賭場，那地方就好像瘋人院，人只要一進去就發瘋，多少錢也會完蛋，女人有個無底洞，再多的銀子也填不滿。」

艾慈不耐煩地道：「少囉嗦啦！我不會把銀子往那兒送。」

勞克道：「你把銀子弄丟了？」

艾慈正經八百地道：「老實說，如今我與以前不同了，我現在有上百口人要養活，每日裡只要日頭冒個頭，總是三二十兩銀子開銷，可不比你老輕鬆，吃飽喝足找個地方腰挺一挺，找周公聊天。」

勞克道：「你哪來那麼多的人要養，你胡扯！」

艾慈皺皺眉頭，道：「別問得太多，勞大叔，我只告訴你，我急需銀子。」

勞克笑道：「眼下正有一票好買賣，你來了正好插一脚，我也正需要你保鏢。」

艾慈笑笑，挾菜入口道：「戶頭是哪一個？」

勞克道：「鎮北八里地，飛龍堡的丁百年。」

艾慈「噗」地一聲，幾乎把剛入口的菜噴出口外來。

他猛抬頭，道：「勞大叔，勞先生，勞祖宗，什麼人你不好去下手，偏偏去捅馬蜂窩，我可不願早早鳥朝上，要幹你一個人去，我可不去。」

勞克道：「你也知道飛龍堡？」

艾慈雙手比個大圓圈，道：「方圓三百里，哪個不知道。」

勞克撇撇嘴道：「嘖嘖嘖！我說小子，你怎麼要當縮頭烏龜呀！別年紀輕輕的沒出息，你以爲老夫活膩了去叩閻王的門，告訴你，沒有十成把握，我是不會找上飛龍堡的，你放心！」

（未完．九）

上文提要：康少峯征服夏宏光等人之後，索回四張銀圖秘錄、一條斷腿，正想離去，又遇萬博先生，小峯對他懷恨極深，想設法折磨他時，忽見西南方來了血女，也是來向夏宏光索取多年失去的寶圖，當聽夏宏光說已交還小峯，便據理和小峯力爭，豈料又突來另一個血女，先前的血女見狀，便趕快離去，後來的血女見狀急追趕……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輕彈殘琴流熱淚　慶幸母女得團圓

「你看那個假血女會不會是呂姑娘？」

「呂盈盈？」

康少峯驚「哦」一聲，道：「哦，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呂姑娘負氣出走後，一時想不開，什麼事都做得出，問題是在短短半年多的時間內，她的武功怎會一下子進步那麼多？又爲什麼要冒充血女，橫行霸道？」

左慧姑道：「這個問題其實並不難解，離開集賢莊後，呂姑娘許是另有奇遇，是以功力大進，別忘了，峯弟不也是在一夜之間便成爲武林高手嗎？」

康少峯無話可說，完全同意。

左慧姑又道：「至於冒充血女，我看是衝着我們兩個來的，恨我横刀奪愛，恨你移情別戀。」

小峯也想到了這一層，憂心不已道：「集賢莊的事，小弟一直難以釋懷，總覺得愧對呂家父女，他日如能與盈盈重逢，一定要解釋清楚，勸她回到老父身邊去。」

一提起集賢莊的那一幕往事，二人的心情就感到格外沉重，彼此互望一眼，已取得默契，誰也沒再繼續說下去。

默默疾行三數里，經過一片茂密的松林時，林內隱隱約約傳出一陣呻吟聲，側耳一聽，覺得事有蹊蹺，雙雙穿林而入。

行沒多遠，便發現左前方的大松樹上吊着一個人，正是不告而別的神叟余千知。

萬博先生的雙手被人用蔴繩捆縛在大松樹的橫枝上，腳上吊着從黑風崗帶來的元寶箱子，把他的身形拉得長長的，手腕已被繩索割傷，鮮血點點滴滴的落在木箱上，看來既狼狽又滑稽。

康少峯這下可樂了，哈哈大笑道：「糟老頭，好死不如賴活着，幹嘛要上吊？想死就死吧，何必把箱子吊在腳上，簡直活受罪！」

神叟余千知本已奄奄一息，聽到有人說話，睜眼一看，見是康少峯，喜得他眼淚直流，聲急語快道：「啊，是康少俠，萬事莫如救人急，且先別說風涼話，快把小老兒放下來，你愛怎麼罵就怎麼罵。」

急驚風遇上慢郎中，小峯一點也不急，慢吞吞地道：「不急，本掌門想先知道，好端端的你爲何在此上吊？」

神叟余千知唉聲嘆氣道：「唉，別提啦，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行至此處，與血女狹路相逢，着了她的道兒，被吊在樹上。」

左慧姑道：「血女一共兩個，對你出手的是那一位？」

萬博先生道：「老夫也搞不清楚。」

「兩個血女可曾碰面？」

「沒有，另一人早已落荒而逃。」

「如此說來，你遇上的是眞血女。」

「大概是吧。」

康少峯笑道：「上吊的味道不錯吧？可要在下幫忙？」

神叟余千知立道：「要，要，不要的是王八蛋，老夫痲穴被點，動彈不得，小英雄能及時相救，定當永銘五內，終身不忘，早供瓜菓，晚奉香燭，供奉康少俠一輩子。」

「哼，本掌門還沒有死呢，誰稀罕你的瓜菓香燭，小俠想要更實際一些的東西。」

「什麼東西更實際？」

「明珠、寶劍、金元寶，再加上三十六個響頭。」

余千知愛財如命，這樣的條件等於是剝他的皮，一臉苦相道：「俗語說得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此乃善行，一沾上銅臭就沒意思啦。況且小老兒的這點家當得來不易，小英雄一舉手就要這麼高的代價，未免太貴了吧？三十六個響頭沒問題，再附贈一個金元寶如何？」

康少峯斬釘截鐵道：「不行！這又不是擺攤檔，漫天要價，就地還錢，本掌門說一不二！」

余千知高掛樹上，手腕血流不止，腳上又吊着箱子，骨節格格作響，苦不堪言，忍氣吞聲道：「這樣好啦，小老兒孝敬你一百個響頭，外加五個金元寶怎樣？」

「我說不行就不行，明珠、寶劍、十個金元寶、三十六個響頭，一樣都不能少。」

「這不是有心敲我萬博先生的竹槓嗎？」

「不是敲竹槓，是討債，另加利息！」

語音一頓，康少峯又補充道：「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咱們這筆買賣也一樣，願則成交，不願則告吹，絕不強人所難。」

伸手拉一下左慧姑，道：「慧姐，咱們走啦，人家萬博先生情願被狠吞狗吃老鼠咬，曝斃荒郊，我們又何必多管閑事！」

方待拂袖而去，余千知自知處境危急，別無選擇，低聲下氣的哀求道：「少俠別走，一切好商量……」

康少峯道：「咱們之間沒有什麼好商量的，答應我的條件就放你下來，否則，一切免談！」

「難道一點折扣也不能打？」

「半點折扣也不能打！」

神叟長嘆一聲，垂頭喪氣道：「好吧，我萬博先生今天算是服了你啦，快請放我下來。」

「你的意思是說，答應小俠的全部條件？」

「不答應行嗎？」

「明珠、寶劍、元寶、響頭？」

「對！對！」

「別光說不練，快拿出來呀。」

「明珠、寶劍藏在鬼府之內，敢請小英雄恩准日後補送。」

「此乃性命交關之事，絕不賒欠！」

一句「絕不賒欠」，可把余千知給嚇壞了，滿臉驚駭絕望，眸中老淚盈眶，一副英雄末路的慘相，狀至可憐。

左慧姑心有不忍道：「算啦，沒帶在身上就讓他以後再補吧，反正神叟不是無名小卒，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小峯先還不肯，伸手在余千知懷中一摸，空空如也，望望背後，亦未見飛雲堡的家傳寶劍，知他所言非虛，這才改變主意道：「看在慧姐的情面上，姑且行個方便，准你日後再補，下次見面時如不乖乖的雙手獻上，小心本掌門抽你的筋，剝你的皮！」

皮字出口，人已縱起，豎掌如刀，將繩索斬斷，咚！一聲，余千知立告摔落地上。

接着，附掌他背後痲穴上暗力猛吐，只聽萬博先生「哎喲！」了一聲，痲穴已解，自行解開足上繩索，人也站起來。

康少峯劈開木箱，黃澄澄的金元寶映着初升的旭日，發出萬道金光，煞是好看。

神叟余千知眼巴巴地望着本屬於他自己所有的黃金，黯然神傷，發出一聲無奈的嘆息。

康少峯眼一瞪，冷笑道：「怎麼？心疼？捨不得？」

「那裡，此物既已易主，余某捨不得也要捨得。」

「哼，你知道就好。」

俯身拾起兩錠元寶，颯！颯！二聲，抖手擲向遠方。

前面不遠處，是一條深不見底的山溝，元寶掠過樹梢，墜落山溝中。

余千知見狀好不心疼，驚呼道：「我的天哪，這是金子，不是石頭，少俠這是幹什麼？須知一個金元寶重達百兩，四口之家可以過半輩子，你居然把它當作糞土。」

康少峯手指着地上元寶，怒容滿臉道：「老匹夫，這元寶現在是你的？還是我的？」

「當然是歸小英雄所有。」

「那你就免開尊口，黃金來自自然，現在又回歸自然，有何不可？干你屁事！」

余千知啞口無言，小峯又擲出二錠，左慧姑忽道：「峯弟，別再

丟啦，這不是回歸自然，而是便宜他人，佘老兒一定會去撿，倒不如留下來濟助貧病，或者自己享用。」

小峯聽她言之成理，當即停住，未再將剩下來的六個元寶扔掉，對萬博先生道：「山溝裡有四個元寶，你可以去碰碰運氣，但在你未去之前，必須先孝敬本掌門三十六個響頭，不響不算，一個也不能少。」

萬博先生一聽可以去撿元寶，大喜過望，磕起頭來特別帶勁，頭頭着地，個個有聲，不一時便將三十六個響頭磕完，一陣風似的奔向山溝。

康少峯拾起六個金元寶，分由二人收好，道：「慧姐，現在八張銀圖俱已討回，師父他老人家的斷腿之仇也報了，以小弟之見，最好先找一個安靜的所在，住下來，一心一意的先將寶圖上的絕學修練好，然後再及其他，不知師姐意下如何？」

左慧姑沉思一下，道：「我也是這樣想，以我倆目前的功力，仍非幽冥教主楊威、鬼谷谷主以及血女之敵，覓地苦修乃上上之策，等將十六張銀圖上的絕學全部參悟透徹，融會貫通，可以運用自如時，再出而尋仇，便可萬無一失。」

彼此意見一致，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

可是，馬上又面臨另一道難題，到那裡去？

龍虎門已毀，根本無處棲身。去飛雲堡，又怕太招搖，引起黑、白二道的覬覦，羣起而攻，步上死神左玄的後塵。

於是，在豫中一帶的山區，找了一個偏僻、寧靜而又十分隱秘的小山村，租了三間普普通通的茅草房子住了下來。

與人無爭。

與世隔絕。

苦修！再苦修！

練功！再練功！

全心全意的浸淫在絕世武學中，度過了半年光陰。

半年後，已達到隨心所欲，意動招發，可傷人於無形的最高境界。

當然，耳鬢廝磨，情更深，意更濃，感情比新婚燕爾的夫妻還要親密三分。

他已非她不娶！

她也非他不嫁！

心田裡充滿了希望，充滿了愛，更充滿了復仇的信心，又重新踏跳入江湖，追殺幽冥秀士楊威與鬼谷谷主。

* * *

豫中，伊陽，悅來客棧。

這日黃昏時分，來了一對風塵僕僕的男女。

男的是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康少峯。

女的自然是他的未婚妻，左玄之女慧姑。

佛要金裝，人要衣裝，有了六百兩黃金，早已不再是以前的那副窮酸相，康少峯衣冠楚楚，像個大少爺，左慧姑一身綾羅，儼然大家閨秀，勢利的店小二馬上就認出是有錢的貴客，像哈巴狗似的迎了上去，彎腰哈背的招呼道：「兩位是要住店吧？我們這裡有最好的上房。」

左慧姑道：「有沒有獨門獨戶的？最好是一明兩暗的小跨院。」

「有，有！請隨小的來。」

小二哥服務週到，親自領着二人走進西北角上的一個小跨院，打開房門，揖客入座，獻上香茗後又道：「兩位貴客是要自己去膳房用膳？還是送來房內？」

小二誤以爲是外闖室幽會的情侶，接着又加了一句：「膳房人多，龍蛇混雜，熱鬧有餘，清靜不足，這裡最宜淺酌慢飲，促膝談心。」

找人就是要往熱鬧的地方鑽，人多口雜才能得到消息，康少峯給了他一塊三四兩重的碎銀子，道：「房錢在此，多餘的給你買酒喝，晚飯我們自己去吃，你去忙你自己的吧。」

小二見貴客出手大方，笑得嘴都合不攏來，連聲稱謝告退。

二人稍事梳洗後，挽手來至前面的膳房。

華燈初上，正值晚膳時分，膳房的生意不惡，約莫上了八成座。早有夥計迎上來，引着他倆落坐在一角落裡的一副座頭上。

點好酒菜，這才將目光移往別處，發現在座的食客，十之八九都是攜刀佩劍的武林人物，一個個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高談闊論，口沫橫飛，十足的草莽本色。

黑虎莊主鐵掌趙峯亦赫然在座。

乃子金扇銀筆趙一德坐在他左邊。

女兒蛇蠍美人趙婉君坐在他右邊。

玉面郎君楊明則在下首相陪。

斜對面，窗下最後一排，單獨坐着一位中年婦人。

婦人慈眉善目，雍容莊重，身穿一色黑衣，年約四十五六，給人一種清麗脫俗，氣度非凡的感覺，想當年定是一位絕色佳人無疑。

他倆在注視婦人，婦人也正自一瞬不瞬的望着他們，彷彿在小峯、慧姑的身上有什麼驚人的發現。

眸光太銳利，顯然是一位內外

兼修的絕頂高手，康少峯被婦人看得渾身不自在，小聲道：「慧姐，妳看，那個婦人怎麼老是盯着咱們，也不知是何路數，意欲何爲。」

左慧姑掃了婦人一眼，道：「這事的確古怪，但又似乎沒有敵意，叫人摸不着頭腦。」

這時，酒菜已送到，二人正感饑腸轆轆，酒過三巡，飯將半飽時，康少峯才言歸正傳道：「這樣直勾勾的看人，無禮又可惱，我倒要過去問個明白。」

尚未付諸行動，便被左慧姑以目示意阻住，道：「江湖上的事說風就是風，說雨就是雨，波譎雲詭，變幻莫測，峯弟不可造次，暫且稍安勿躁，看她究竟有何企圖。」

小峯想一想，覺得也對，繼續低頭疾食，決定先將肚皮塞飽後再行定奪。

可是，黑虎莊趙家的四個人却不甘寂寞，正在評頭論足的談論他倆，四人八目，怒眼相視，磨拳擦掌，蠢蠢欲動，隨時都會衝過來興師問罪。

左慧姑疑雲滿臉道：「這四個人是誰？賊頭賊腦的好像對我們懷有敵意。」

小峯據實說道：「那個灰袍老頭是黑虎莊主鐵掌趙峯，坐在兩側的是兒子趙一德，女兒趙婉君，對面的那個小混蛋是玉面郎君楊明，也就是幽冥秀士楊威之子。」

「什麼？他是楊威的兒子？」

「不錯，正是楊賊之子！」

「既是楊威之子，那楊明……」

「從血緣上講，他是我哥哥，但是，我不承認！」

「唉！」

左慧姑除了嘆氣之外，還能說什麼？

現在的康少峯不再嘆息，只有恨，只想到報復！

正要採取行動，被玉面郎君楊明搶了先，只見他右腕一揚，射來一支竹筷。

楊明功力不弱，竹筷疾逾怒矢，可惜找錯對象，豈能奈何得了康少峯，伸手一探，便接在手中。

小峯笑了，是冷笑，笑得很毒，很狠，抓起四粒花生，擺在桌面上，玩弄着，並無進一步動作。

左慧姑正爲不知他要變什麼花樣而納悶，花生突然不見了。

噹！噹！噹！噹！一連響了四聲，趙家四人面前的酒杯全部應聲而碎，杯碎酒溢，濺了一身，弄得狼狽不堪。

小峯幾時出手？用的是什麼手法？趙家四人皆茫無所知，呆若木雞似的楞在那裡。

豈只趙峯莫測高深，就連近在眼前的左慧姑也驚異不已，讚不絕口道：「峯弟，你眞了不起，能把御氣神功修練到這樣造極登峯的境界，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看不論是鬼谷谷主，或叛賊楊威，單憑你一人便可應付裕如。」

小峯又笑了，是微笑，沒答腔，目光從趙家四人臉上掃過，落在中年婦人身上。

這事太不尋常，趙峯一臉驚疑，簡直不敢相信昔日的流浪兒，小雜種，如今會成爲第一流的武林高手，暗道：「看來江湖流言不假，這小子確是死神左玄之徒，十六幅銀圖秘籙全部落入他一人之手。」

康少峯絕技驚魂，膳房內掀起一陣騷動，不少武林人物不約而同的發出一片讚嘆聲。

黑衣婦人也不例外，以微笑表示敬意，起身緩緩行來。

左慧姑神色一緊，康少峯的反應更强烈，伸手握住了背上殘琴，道：「慧姐，這位黑衣婦人絕非泛泛之輩，如果小弟沒有看走眼，她若是居心不良，咱們就給她來個下馬威！」

黑衣婦人本是朝他倆行來，這時却突然不見了，人是什麼時候走的？去向何方？根本沒看清，小峯、慧姑相視愕然，臉有驚容。

被人當衆砸破酒杯，乃莫大羞辱，趙家四人嚥不下這口氣，膳房內立刻籠罩在一層濃濃殺氣中。

康少峯非但視若無睹，而且還忙裡偸閑，滿滿的斟了兩杯酒，道：「聽說酒後殺人會特別爽，慧姐，來，咱們乾一杯。」

「乾！」

噹！兩隻酒杯輕輕一碰，雙雙一飲而盡。

這言詞、舉措、神態，明擺着是向趙家示威，激起了趙峯等人的萬丈怒火，玉面郎君楊明首先發難，越衆衝來。

康少峯剛說了一聲：「肥羊上門了！」楊明僅僅才越過一張餐桌，門外及時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

來馬速度極快，店外塵土飛揚，但聞「希聿聿」的一聲馬鳴過後，店門外已停下一匹雪白駿馬。

馬兒尚未站穩，馬上之人已橫飛出去，收脚處恰恰落在店門口。

來人身穿青緞勁裝，肩披黑色風衣，滿臉橫肉，目賽寒星，一副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模樣。

站在門外侍應的那位小二哥早就嚇傻了，忙將馬韁接在手中，恭候差遣。

青衣大漢趾高氣揚，蠻橫無禮，對店小二吼道：「馬兒多加好料，少放雜草，餵得好，大爺有賞，餵不好小心砸掉你們的招

牌。」

「是！是！是！」

小二連應三聲是，牽馬上槽，大漢轉身入店，一屁股坐在黑衣婦人坐過的那個位置上。

店家一看就知道遇上了狠角色，親自上前招待，不等大漢吩咐，便將上好的酒菜送過去。

青衣大漢好似三天沒吃飯的餓鬼，二話不說，立刻狠吞虎嚥的吃起來。

店家緊繃的心弦這才稍稍鬆一下，緩緩退下。

「回來！」

大漢聲若洪鐘，店家嚇得臉無人色，連忙轉身返回，小心回應道：「大爺還有什麼吩咐？」

「有好上房多留幾間，大爺住下啦。」

「歡迎，歡迎，小的這就命人去準備。」

店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慌慌張張的退下去。

大漢言語粗獷，行爲乖張，一派惡霸作風，驚動了所有的食客，成爲大衆注目的焦點。

直至此刻，慧姑、小峯才注意到，大漢只有一隻手，左手已齊腕斷去。

進一步用心觀察，風衣內還背着一支陰森森的白骨劍。

斷手？白骨劍？

意念電閃而過，喚回了二人的記憶，精神爲之大振。

「吸血鬼王！」

這是二人一致的想法。

康少峯既驚且喜道：「慧姐，吸血鬼王既然在此出現，幽冥教主楊威大概就在這附近不遠。」

左慧姑怕他衝動僨事，忙道：「且先按兵不動，靜觀其變，攝魂判官、叛賊楊威說不定也會來此會合。」

小峯、慧姑在打量吸血鬼王，吸血鬼王也發現他倆，康少峯與他四目相接，吸血鬼王的眸中充滿仇恨與驚駭，人呼地站起，大步行來。

吸血鬼王魔功入化，殺人不眨眼，左、康不敢大意，全神戒備，如臨大敵。

不料，吸血鬼王行沒三步，忽又停下來，一雙賊眼骨碌碌地轉來轉去，不知在打什麼鬼主意。

康少峯手握殘琴，道：「吸血鬼王，本掌門認得你，咱們又重逢了！」

「吸血鬼王」四字一出，全場皆驚，不少武林人物如遇洪水猛獸，又好像中了邪似的，紛紛奪門鼠竄。

趙家四人亦如喪家之犬，從後門逃之夭夭。

不知爲何，吸血鬼王本要興師問罪，忽又改變主意，也趁亂溜之大吉。

「追！」

左慧姑、康少峯心思相同，行動一致，雙雙離座追出去。

事有湊巧，就在這個緊要關頭，神簫玉女與玉笛金童結伴踏進膳堂。

這可把小峯、慧姑給難住了，不知是該出去追吸血鬼王？還是留下來收拾這兩個小的？

「得！得！得！」

二人猶豫未決，門外馬蹄聲起，吸血鬼王已揚鞭絕塵而去。

神簫玉女、玉笛金童發覺情況有異，接着又見康少峯、左慧姑也在此地，不由的倒抽一口寒氣，互使一個眼神，急匆匆地從後門溜走。

「那裡跑？」

康少峯當先閃電追出。

左慧姑緊隨在後，寸步不離。

然而，爲時已晚，僅僅抓下玉笛金童頭上的一塊方巾，被他們混入人羣中消失不見，追至房外一看，但見夜靜如洗，星光閃爍，那還有神簫玉女、玉笛金童的踪影。

＊　＊　＊

伊陽，乃中原一帶的通衢要邑。

悅來客棧，是伊陽城最大的一家，房舍櫛比，院落毗連，少說也有三百間以上，又不便驚擾客旅，在客棧內來來回回的轉了好幾圈，始終沒再發現玉笛金童與神簫玉女的一影半踪，只好悵然若失的返回居住的小跨院。

小峯、慧姑睡意全無，泡了一壺好茶，面對面的坐在堂屋裡共商大事。

左慧姑先說：「吸血鬼王和神簫玉女等人皆非等閑人物，存心要躲着，咱們追起來恐非易事，一不小心說不定還會中了他們的陰謀詭計，倒不如先在此仔細計議一番，再定行止。」

康少峯頷首稱善道：「在仙霞嶺時，神簫玉女被我打下絕崖，分明必死無疑，怎會死裡逃生？」

左慧姑笑道：「也許被樹擋住，也許下面有水，一個身懷絕技的人，求生的方法很多，不足爲奇。」

「伊陽城突然來了這麼多武林高手，不知目的何在？」

「我懷疑是衝着我們來的。」

「他們想幹什麼？」

「自然是爲了爭奪那八幅銀圖秘籙。」

「嗯，有道理，呂松林、夏宏光斷腿之事可能早已傳開，江湖上注目的焦點無疑會集中到妳我身上。」

「如果愚姐所料不差，今夜必會有人找上門來。」

「好啊，那個不怕死的傢伙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就叫他嚐嚐御氣神功與殘琴三絕的味道。」

「篤！篤！篤！」

話沒完的，門外便響起三聲叩門聲。

二人驚得呆住了，齊在心裡狂呼：「眞巧，說有人會找上門來，眞有人找上門來了。」

康少峯望了左慧姑一眼，挺身站起，打算開門。

噗！左慧姑不以爲然，吹熄油燈，拉着小峯，噤聲道：「且別開門，咱們先看清楚來人是誰。」

悄沒聲息地打開後窗，雙雙穿窗而出，溜上了屋頂。

翻過屋脊，貼在屋頂上，爬行至屋簷上方一看，客室門外空空蕩蕩的那有半個人影。

院子裡空無一人。

院外也空無一人。

二人輕功極佳，動作又快，來人竟在瞬息之間消失，寧不叫人駭異萬分？

兩個人都有被人愚弄的憤慨，同聲自語道：「簡直活見鬼！」

突聞有人接口道：「娃兒們別疑神疑鬼，還不快下來見客！」

這聲音出自何人之口？從那裡傳來？二人均摸不清，只知是女人的聲音，越發詫異、惱怒！

雙雙飄落院內，四下仍未見人，房門依然緊閉，室內一片漆黑，左慧姑輕喟道：「咱們可能已經栽啦，來人的身手高不可測。」

康少峯心有不服，道：「哼，我就不信她有何過人之處，咱們且先回房去，此人如敢再來，叫她吃不了兜着走！」

左慧姑確確實實記得，入室之初，便將房門關上，如今却一推就開，心頭大震，忙用手肘輕輕的撞了小峯一下，意思是說：「喂，小心，裡面可能有人！」

康少峯也意識到事態嚴重，未敢掉以輕心，左掌護胸，右手緊握着背上殘琴，一步一步向前走。

驀然，火光一閃，桌上的松油燈被人點亮了。

點燈的人就坐在燈下，桌旁，正是那個身穿黑衣的神秘婦人。

康少峯眸光電掃，跨前三步，聲冷氣壯道：「妳來幹甚麼？鬼鬼祟祟的……」

話至此處，忽見黑衣婦人滿臉祥和之色，笑臉相迎，頓覺自己出言魯莽，忙將以下的話嚥了回去。

黑衣婦人福了一禮，從容不迫道：「老身來得唐突，有擾二位清靜，尚祈大量海涵。」

她這麼一客氣，小峯反而覺得不好意思，忙拱手還禮道：「那裡，女英雄不必多禮，但不知爲何深夜來訪？務請明言才好。」

黑衣婦人一瞥康少峯背上殘琴，笑容可掬道：「老身可否借用少俠背上殘琴一看？」

康少峯與左慧姑眉目傳語，意見一致，當即滿口答應下來，取下殘琴，送至婦人面前。

黑衣婦人對殘琴似是十分重視，雙手捧着，仔細觀看。

臉色亦隨之一變，再變，三變，渾身不停的顫抖着，眸中熱淚盈眶。

食指輕輕一撥，錚！錚！錚！殘琴發出兩聲刺耳的尖音，婦人終於滾下兩行熱淚，將殘琴抱在懷中，呆呆地一言不發。

左慧姑睹此情狀，心頭一震，暗想：「這殘琴本是我娘臨走時遺留之物，難道……」

一念未了，黑衣婦人已將殘琴還給小峯，道：「這把殘琴是小英雄所有？還是別人所送？」

「是別人送的。」

「誰？」

「先師。」

「令師上下怎麼稱呼？」

「左玄！」

「左玄？龍虎門掌門人的首座弟子？」

「是的。」

「你可知老身何人？」

「康少峯正想請教。」

黑衣婦人望了左慧姑一眼，道：「老身乃左玄之妻，說起來應該是你的師娘，這把殘琴是我在二十年前留給你師父的。」

這話彷若平地一聲雷，突來的喜訊，小峯、慧姑簡直難以置信，彼此面面相覷，不知所措。

過了好一會工夫，康少峯才如夢初醒般喊了一聲：「師母。」

左慧姑則噗通！跪在母親面前，淚流滿臉道：「娘，妳老人家讓我想得好苦啊，天可憐見，我們母女終於團圓了！……」

過份的驚喜，情緒異常的激動，千言萬語眞不知該從何說起，以下的話，但聞嗚咽之聲，再也聽不清說些甚麼。

同樣，黑衣婦人也爲這突如其來的變化顯得很激動，陪着女兒跪在地上，替慧姑擦拭臉上淚痕，而她自己亦已淚下如雨。

小峯本性情中人，也陪着她們母女落淚不止。

良久，良久，母女二人始相擁站起。



（未完・十八）

鳳凰劫

上文提要：鳳峯生與洪小凰在山上無意撞見生母風翠池與人幽會，這男人卻原來是自己的親生父馮毅，也是他千方百計要查探的黑龍集團總頭目，一切得來全不費工夫。馮毅在風翠池介紹下，亦十分興奮，如今不但夫妻團圓，而且兒子、媳婦相聚，馮毅帶他們回總部，總部設在一道懸崖飛瀑簾洞中，在此設宴慶祝……



天倫親情恩與仇　一切盡付祝融中

馬龍生接問：「門主之意思你們都懂得否？」

馮毅續道：「立即把人員組織起來，分成幾個小組，這些人還要有部份是機動的，專門支援動手伏擊敵人的弟兄。鳳峯生你跟敵人接觸過，由你親自挑選及分配。」

接着幾天，總壇內一片興奮，

鳳峯生決心幫父親做了這件事之後，便携同妻子遠遠離開這片殺戮戰場。經他親自分配，共組織了七批人，每組四人，四組主攻，三組屬於支援。這次他們覺得每隊三四個組之間的聯繫不足，以致下山之後，很快便失去了聯繫。

鳳峯生針對此，訂了許多聯繫之方法。恰好這天下午，屬於他隊員的另一組成員，內務堂副堂主穆雙成回來了，他只帶了一名手下，失去戰鬥力不得不回來，其他組的情況他亦不知道，如此很容易陷於「紅鷹」之包圍中。

馮毅知道此事之後，十分緊張，立即又令穆雙成及鳳峯生帶了七八個人下山去作聯絡。

這個任務十分艱巨，因爲人少而範圍廣，不過三天之後，他們已找到兩組人，授之聯絡方法，再詢問實情，這兩組人亦伏擊了對手，亦是全殲敵人。

再三天，他們只找了一組，那是駱霜所率領了，未幾又透過此找到駱霜，由於駱霜是快馬堂堂主，他們之間有一套自己的聯絡方法，因此行動時互相支援，連殺兩三組敵人，未有受損。「可惜未遇到『紅鷹』的大將！副總堂主下山有何指示？」

「不敢，想先問一下，對方之主力及洪世英是否已到了？」

「從日子計算，應該快到了，只是屬下一直未遇到對方之大將，是故無從估計。」

「好，立即下令，撤到雁蕩山前二三十里範圍內，引敵深入，一舉撲殺，若遇到弟兄，亦請告之，今日便開始退！」

「紅鷹」能雄霸殺手行業，當然不是省油燈，實際上他們此時早已到達雁蕩山山下的一個秘密地點：一條小村的幾棟相連的土屋。

洪世英神色肅穆，他目光一掠，不耐煩地道：「怎地謝飛花、蔣鴻羽還未到？不會是遇到危險吧？」

司徒石道：「頭兒，即使他們遇到危險，總不會全軍盡墨吧？也許找不到這地方。」

張小章道：「不，咱們點算過，一共有五組人馬還未到，是故應該是出了問題。」

「五組人馬未到？那是少了三分之一？哼，看來咱們之目的爲『黑龍』所知了。」洪世英煩躁地在

屋內踱步。「你們說，咱們要否改變行動？」

屠勇道：「咱們若後退，幾年之內，亦必須偃旗息鼓，才能再跟對方周旋，是故屬下認爲應該採取快速行動，攻其不備。」

張小章是個中年婦女，比較心細，沉吟道：「既然咱們之行動已爲『黑龍』所知，難道他們不會在總壇佈下天羅地網，咱們此去不是自投羅網？」

司徒石道：「假如那五組未到之弟兄是中伏而亡的，則說明他們亦大舉出擊，此時總壇正空虛，不管此去能殺多少人，却總算挽回了一些面子，屆時再雌伏儲備力量，以期東山再起。」

屠勇道：「你們都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之無膽鬼，少了幾個人，難道咱們便不能取勝？頭兒是一定能殺得了那姓馮的，其他的，『黑龍』有幾個好手？」

張小章道：「此不是有膽無膽之問題，人家若無好手，爲何連老蔣及老謝也……」

屠勇不服。「妳知道他們一定已死？就算死也有很多種，也許他們不小心，也許他們中了陷阱，並不證明『黑龍』有很多高手，也不能說明他們的高手比咱們的高手高！」

司徒石不溫不火地道：「還是由頭兒決定吧！」

洪世英妻子被昔日手下奪走，這口氣如何嚥得下去？要他再雌伏幾年，談何容易，女人事小，面子事大，這幾年江湖上也不知有多少人要笑話他，堂堂的「紅鷹」頭子丟不起這個臉，更何況屠勇的話亦未嘗沒有道理，只要有機會，這個險便值得冒一下。

只見他霍地住步轉頭，道：「老夫贊成屠勇的看法，只要咱們行動快速，趕在他們回山之前，便攻進『黑龍』總壇，便有反敗爲勝之機。」稍頓又道：「傳令去莫干山的弟兄，全部全速轉赴雁蕩山。」

他手下大將們都不由自主地吸了一口氣，司徒石回首道：「大家立即休息及準備一下，今晚便上山，岳麓，你還記得路徑否？」

岳麓強打精神。「屬下記得！」

司徒石雙眼陡然射出兩股懾人之目光來。「今晚全靠你了，可不能出差錯。」

* * *

鳳峯生跟幾組人聯絡過後，便首先撤退，他在深夜時分，一直退至山脚，才在一家小客棧歇下。與此同時，「紅鷹」大軍，早已上山。

此時「黑龍」的主力大部分在山下和路上，洪世英選擇的時間實在太好了。

馮毅夜裡睡不着，把馬龍生及徐桐召來，道：「本座突然發現一個漏洞，萬一山下弟兄看不住『紅鷹』，而讓他們摸上山，咱們不是被迫唱空城計？」

徐桐道：「那不大可能吧？他們要過多少關才能上山？」

馮毅輕哼一聲：「問題是洪世英不會大張旗鼓上山，他們經過易容化整爲零，咱們的人都能認得出來？」

馬龍生道：「門主說得有理，那咱們趕緊通知半山的高總堂主及王副總堂主吧！」

「順便要他倆發訊號通知峯生他們上山防守第一線。」馮毅道：「峯生放岳麓回去，他們知道路徑，很容易便會找到此處，出入口必須安排人手。」

馬龍生道：「雖然岳麓知道入口，但只要咱們不開啓機關，他們也進不來，不過食物及清水可要先儲存。」

馮毅道：「那是明天以後的事，今夜便得先防備，把弓箭手安放在洞口附近，速去！」

「黑龍」效率一向很高，令出必行。馬龍生和徐桐立即行動。馮毅正要回房休息，忽然有人來報，山腰的高建松已發現敵踪。

馮毅目光一亮。「來得好快！洪世英啊洪世英，馮某還一直擔心你會半路龜縮哩！傳令總堂主及副堂主，一隊在前，一隊在後，務必將他們護送至洞口，另通知山下的人，火速佈防！」

馬龍生等人立即忙碌起來，大家都披掛執刃，準備大戰。只有風翠池一人默默坐在房內，低聲對馮毅道：「馮郎，賤妾還是留在洞內吧！」

馮毅也知妻子若出面，必定會十分尷尬，反正洪世英絕對不會有好話說。當下便召了媳婦，準備出洞。

* * *

鳳峯生剛睡着覺，房門便被人拍响，他邊披衣邊問：「誰？什麼事？」

「屬下穆雙成，副總堂主，山腰有訊號，要咱們火速回山！」

鳳峯生把門打開。「快叫醒弟兄，立即收拾上山，一定是咱們看走了眼，讓敵人上山了。」

高建松及王易分守上山道路的兩座山峯，居高臨下，發現數十條黑影，如猿猴般跳躍上山，心知來了敵人，一邊派人上山報告，一邊派人跟王易聯絡。此人頗有大將之才，臨危鎮定，雖沒有馮毅之指令，自下決定，令王易率他手下先上山，在洞口附近一帶埋伏，他自己則靜觀其變，又下令手下，在未有命令之前，不得輕舉妄動。

過了一陣，那數十條人影已漸

近，甚至連咳嗽聲也聽得見。敵人過了山峯，忽聞有人道：「聽着：分隊前進，距離不可太遠，也不可太近，以防中伏！」

那數十條人影稍爲停滯了一下，便迅速組合，分隊上山，高建松暗道：「洪世英果然名不虛傳，單看此，便知他們平日訓練有素。」

他立即也將二十名手下分成四隊，尾隨敵人上山。「不可跟得太近，咱們跟着他們不是爲了偷襲，而是爲了防止對方撤退以及在對方撤退時，進行伏擊，故此行動須小心，不可暴露，並以此爲目的。」

黑暗之中，有不少人在上山，有快有慢，但方向却一樣，王易的人一到洞口，洞內的神箭手便出來了，王易便向馬龍生報告山下之情況。馬龍生已道：「知道了，不必多說！你來得正好，這些神箭手由你負責佈防，敵人離此多遠？」

「最多一頓飯工夫便抵達。」

「好，立即行動。」

王易把人手佈好、藏好，岳麓已首先帶着人到瀑布前了。此時，正是黎明前之黑暗，看不清楚面目，但因四周死寂，是故他們的話聽得清清楚楚。

「岳麓，你說他們山洞的入口便在瀑布裡？」

「不錯，屬下敢以項上人頭擔保。」

另一個問道：「頭兒，咱們是立即攻上去，還是……」

「不，上山！他們不可能只有一個出入口，上山之後，估計天便亮了，先埋伏下來，再想辦法。」

王易就埋伏在他們附近，把話聽得清清楚楚，待他們開始上山方發出一道尖嘯，嘯聲一起，山上山下神箭手立即施展威力，只聽一片慘呼聲不絕於耳。洪世英喝道：「快退！」

王易又發出嘯聲，指示手下按兵不動。他嘯聲發出之後，立即換了個方位。屠勇循聲撲過去，却讓神箭手所阻，徒令背後那名手下喪命。

天色濛濛亮，洪世英立即組織人手，化整爲零，偷襲神箭手。「黑龍」之神箭手雖然目光準繩，但對付武林高手只能收效於一時，亦只利於偷襲，待「紅鷹」站穩陣脚，分頭擊殺，便窮於應付，何況「紅鷹」的殺手很多都擅長暗器。

王易見狀，知道手下支持不了多久，就算自己現身也改變不了局勢，只能空着急，神箭手不斷犧牲，終於王易再也忍不住，帶着幾名香主殺出去。

洪世英冷冷地道：「屠勇，這是你的。」屠勇早已蓄了一肚子動，手一招，帶着幾名心腹迎了上去，雙方立即鬥在一起。

洪世英道：「速速清理外圍的人，再迫馮毅出來！」張小章仗着輕功了得，立即覓路上山，山上之長箭近不得她的身，眨眼間，她已快至山頂。

就在此刻，鳳峯生、穆雙成已趕至，高建松現身攔住他，把情況扼要地告訴他。鳳峯生道：「王易一個人擋不住，我把穆雙成留下來，你我兩個上去看看。」

高建松點頭同意，兩人便悄悄摸上去，果見王易處境危險，高建松與他拍檔多年，立即標前助他。

鳳峯生見過洪世英，便抽劍緩緩向他走過去。「白雲莊莊主是否肯賜教？」

「就憑你？」洪世英向司徒石擺擺頭。「這是你的！小子，你若過得了他，再來找我！」

司徒石在「紅鷹」排名第一，其武功果然還在謝飛花之上，與鳳峯生相鬥，着着爭先。鳳峯生亦知遇到高手，抖擻精神，奮力施爲，寸步不讓。

忽聽張小章傳音道：「頭兒，山頂上有個小洞。」

洪世英哈哈笑道：「那妳爲何還不動手？」

鳳峯生、高建松及王易心中均十分奇怪，山頂那個小洞是用來透氣的，彎彎曲曲，只有拳頭般大小，他要她如何動手？

過了片刻，衆人忽覺地上有點震動，山腹裡似閃雷地响了幾聲，這才知道張小章另有殺着。

山洞大廳裡馮毅正召開大會，突然幾顆霹靂彈滚了進來，接着响起幾道震人耳膜的爆炸聲，站在後面的人，一下子便倒下了好幾個。

馮毅又驚又怒，道：「敵人已到山頂，大家散開，小心！準備開門出去。」

透氣孔不時有霹靂彈滚下來，雖然因爲角度問題再也殺不到人，但却阻止了馮毅他們出洞，馬龍生問道：「門主，咱們是否由後山洞出去？」

「不必，你以爲她帶了一擔霹靂彈來？」

話雖如此，由於不斷地爆炸，上面的山石不斷地滚下來，馮毅一怒之下，雙脚一頓，如箭一般射前，向洞口飛去。

馬龍生連忙隨後奔去，就在此刻，一顆霹靂彈滚下，「蓬」地一聲，他忽覺身子不受控制，向上射起，緊接着猛覺得雙腿疼痛難當，當他落地之後方發現，自己的雙脚已不知去了何處。

就在此刻，徐桐已趁此自他身邊掠去，直趨洞口，馬龍生急道：「你們還不快過去！」「黑龍」殺手這才戰戰兢兢地由

他身旁跑出去，又有一顆霹靂彈滚下來，馬龍生毫不猶疑，撲前以身體壓住那顆霹靂彈。但聞一聲巨响，他人已碎成幾段，可憐他一生忠心耿耿，所做一切，均是爲了馮毅，爲了「黑龍」，却落得這等下場。

霹靂彈爆開之後，其他人趁那空隙，又繼續奔過去。馮毅打開石洞，徐桐緊接着出來，道：「門主，屬下上去解決那個發霹靂彈的人。」

他分開瀑布躍出，馮毅幾乎與他同時穿出瀑布，只見他左手在徐桐腋下一托，徐桐便如炮彈一般向上射去，而他則冉冉落下。

洪世英見到他，目光便落在他臉上。「你是馮毅？爲何如今變得這般醜陋？」

馮毅落在他身前，不徐不疾地道：「你來得正好，可知我等這一日已多久了？」

洪世英大笑。「我早就該殺死你了。」

馮毅也哈哈大笑起來。「不錯，你是早該殺死我了，不過，你不是沒做過，只是我命大，使你未能如願。」

洪世英道：「今日則一定能如願。」

「今日你與『紅鷹』都要在武林中除名。」馮毅半轉身，伸手一抬，果見瀑布不斷有人射出來。

洪世英哈哈笑道：「山洞裡已剩下沒幾個人了，咱們的人比你還多，今日是你與『黑龍』去地獄報到的大好日子，哈哈！」

洪小凰與寧波亦穿過瀑布奔過去，只見宜春及蓮花都站在洪世英身旁，乃道：「宜春妹、蓮花妹快過來，主兒在山洞裡。」

洪世英大喝一聲：「不許過去，誰過去便得死！」

洪小凰冷冷地道：「你連自己的老婆也留不住，還能留得住丫頭？妳們快過來，否則刀槍無眼，誤傷妳們不好意思。」

山坪鬥得激烈，埋伏在下面等候的高劍雨再也忍不住了，對穆雙成道：「副堂主，內人也在上面，請你放屬下上去，假如上面咱們不敵，守在這裡有何用處？」

穆雙成何嘗不急？喃喃地道：「咱們這次可說是作繭自斃了，爲了吸引和瞞騙敵人，把左天佑、司馬嚴、駱霜派出去，人家則全力……」他揮揮手。「你上去吧，若非總堂主有交代，我也恨不得上去。」

魯劍雨如奉綸音，幾個箭步便衝了上去。他一上去便聽到一個中年漢子指着洪小凰罵道：「臭丫頭，你幾時投到『黑龍』去了？快過來！」

只見洪小凰顫聲道：「你！你是歐陽信？你還未死？」

「不錯，我便是歐陽信，哼，我哪有那麼容易死，不管如何，我到底將妳養大，今日妳不應該站在那邊。」

洪小凰戟指罵道：「老不死的畜牲，虧你還敢說這種話，你要不要我把你的惡行公佈出來？」

歐陽信哈哈笑道：「妳若自己不怕的，我又有何畏懼？」

洪世英忽然轉問道：「歐陽信，她是你女兒？」

歐陽信矮了半截，哈腰道：「姐夫，她不是，她是四娘生的。」

「混帳，四娘生的不是你女兒，爲何你騙我說沒有後代？」洪世英臉色十分難看。「歐陽信，你說，這是什麼意思？」

歐陽信忙道：「姐夫且莫生氣，我是有苦衷……」

洪世英怒道：「有屁便放，沒半點男子漢氣概，說不定四娘是你害死的。」

「不是不是！四娘是半夜失踪的，她生下這孽種便溜掉了。」

「孽種？」洪世英又驚又怒道：「你說什麼話，她爲何不要女兒，半夜離家，爲何你一直瞞着我？」

「因爲小弟知道姐夫最疼四娘，是以不敢將實情相告，這女兒眞的不是小弟的……」

「胡說，你有什麼証據？」

「因爲小弟經好幾位名醫檢查過，不能生育，四娘她在孽種滿月那天晚上，對小弟說她暫時要回娘家找你，誰知她一去便沒回來。」

洪世英道：「我根本未見過她，眞的不是你殺的？她跟誰生的，難道你不知道？」

歐陽信見他生氣，嚇得跪在地上，苦着臉道：「姐夫，小弟眞的不知道，我這般愛她，又怎會殺她？若不是爲了她，我又怎會把孽種養大？便是希望她回心轉意再回來，誰知到了她十六歲，四娘還未回來，我痛恨孽種，又不敢殺她，是以只好佈了個騙局，讓孽種以爲我已經死了，最後才拋家來找你。」

洪世英臉上殺氣出現。「四娘若不是你害死的，爲何這些年來，我派了這麼多人却找不到？」他突然飛起一腿，把歐陽信踢得飛起半天。

歐陽信人在半空，一股鮮血已脫口噴出，倒地之後已不能動彈。洪世英看也不看他一眼，回首却見馮毅一張臉蒼白如紙，神情十分複雜，心頭詫異，正想弑殺，耳際却聞洪小凰道：「多謝你替我殺了那老畜生。」

洪世英轉頭望她，目光充滿溫

柔，柔聲道：「小凰，妳過來，我是妳舅舅，不要跟那個不知廉恥，不顧道義的小人在一起。」

洪小凰聽了他們那席話，知道了自己之身世，芳心亂糟糟的，不知該如何處置。一個是家翁，一個是舅舅，誰死誰活，對她都是一種打擊，鳳峯生在旁亦把這些話聽在耳內，亦何嘗不覺得爲難？

馮毅乾咳一聲，有氣無力地道：「她已是馮某的兒媳了，怎能夠到你那裡？」

洪世英一怔之下，怪笑道：「咱們是親戚？你何來的兒子？」

馮毅猛吸一口氣道：「鳳峯生便是我親生兒子，是翠池替我生的，不錯，咱們算起來眞的是親戚！哈哈……」他突然狂笑起來，但那笑聲聽在敵我雙方耳中，都覺得毛骨悚然！

只聽洪世英怪叫一聲：「馮毅，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馮毅忽道：「洪世英，馮某忽然改變主意了，你若不想死的，趕緊帶人下山，此乃看在親戚份上，快，莫等我改變主意。」

他眞的想放洪世英一條生路，可是聽在洪世英耳中，却成了一句銳利之冷諷熱嘲，他如何忍得住？狂喝一聲，直向馮毅撲去。

馮毅道：「馮某先讓你三招。」

「洪某不領你的情！」洪世英人未至，長劍已出手，直刺馮毅喉嚨，他雖然不願領情，但馮毅硬是不拔刀不回擊，展開小巧功夫，連避兩招。

第三招，洪世英傾盡全力，長劍如同風車一般急轉着，將馮毅籠住，洪小凰急道：「舅舅你……手下留情！」

她話音未落，洪世英劍影驟斂，長劍急斬下來，直取馮毅左頸側，同時右掌挾風推出，這兩招威勢嚇人，連地上之沙石也全被刮了起來，果然名不虛傳。

馮毅連換五個身法，洪世英之長劍均不離其頭側三寸，眼看他即將喪命，電光石火之間，只見他左臂閃電般抬起，食指中指一彈，「叮！」長劍被撞高五寸。

長劍只那麼一滯，仍然橫斬過去，馮毅頭部及時一縮，劍光過處，方巾碎裂，與髮絲像蝴蝶一般在空中飛舞，馮毅一頭長髮如瀑布般瀉下。

說時遲，那時快，洪世英左掌已至，馮毅及時抵出右掌，「啪！」兩掌一觸，兩人同時倒飛，馮毅落地之時，寶刀已經在手，道：「洪當家的，果然好身手。」

洪世英目光似要噴火，道：「果然非昔日吳下阿蒙，難怪口氣那麼大。」

馮毅橫刀於胸，冷冷地道：「三招已過，馮某禮數亦盡，以後請洪當家的多加保重。」

洪世英今日賠了夫人又折兵，豈肯罷休？惡狠狠地道：「馮毅，你若殺不死老夫，老夫今日便不惜代價，一定要將你埋葬。」

至此，雙方手下惡鬥已久，躺在地上之死傷者不計其數，而未死之人，仍在惡鬥。那穆雙成再也忍不住，把人帶上土坪，加入戰圈。

本來「紅鷹」之人數較多，又多是精銳，頗爲佔優，穆雙成加入之後，方打成平手。洪小凰拄劍而立，不知幫哪一方，只有寧波因在惡鬥，便抽劍與他並肩作戰。

穆雙成上去不多久，駱霜那組人亦及時趕到，形勢登時逆轉。不過「紅鷹」之主將：司徒石、屠勇及張小章，仍然勇悍，而且大多佔了上風，首先得手的是張小章，將徐桐打得自山峯墮下。

駱霜戟指道：「賤人，你有種的便下來與姑奶奶一決高低！」

張小章見己方形勢不佳，更因雙方人馬犬齒交錯，她的霹靂彈不敢亂拋，只好自山上衝了下來，與駱霜鬥在一起。鳳峯生久戰司徒石不下，亦暗暗心驚，忖道：「錯非先殺了蔣鴻羽及謝飛花，只怕今日落敗的就是『黑龍』了！」忽見趙俊雄穿瀑布而下，大步流星趕過來，叫道：「副總堂主，留個人給我。」

鳳峯生道：「你去助別的弟兄！」

王易門屠勇不及一十招，已經被砍掉一條胳臂，幸好高建松沒有强敵，連忙上前接下去。「老王，你先下去包紮一下。」

鳳峯生眼光一掠，只見洪世英及馮毅又殺在一起，洪世英悍不畏死，一派玉石俱焚之打法，馮毅心有所忌，反而縛手縛脚，被殺得連連後退。

他分神之下，被司徒石之左手吳鈎劍勾住長劍，而左手吳鈎劍又砍了過來，大驚之餘連忙棄劍後退，同時右臂微微一曲，一枝弩矢射出，直取司徒石胸膛。

司徒石右手吳鈎劍一橫，將弩矢撥落，但鳳峯生已自死屍堆中撿起一把長劍，再次上前，這次他再也不敢分神了，同時左手不時發出暗器助威，形勢登時逆轉。

洪世英與馮毅之戰却沒法持久，蓋洪世英悍不畏死，馮毅不願跟他拚命，一身武功發揮不了七成，登時落於下風，長此下去，落敗的必是馮毅無疑，他深知此理，奈何洪世英是成精的狐狸，緊緊咬住，一點都不放鬆，使他無所施其技。

眼看再鬥下去，不須多久，馮毅必死，就在此刻，瀑布後又飛出一條纖細之身影，金蓮落地一點，

向他倆射過去，洪小凰脫口呼了一聲娘。

原來來的正是風翠池。風翠池人未至，便開腔呼道：「你們兩人都給我停手！」

洪世英一聽到其聲音，身子一抖，立即收招，正欲後退，不料馮毅左掌已悄沒聲息地擊出，他先是震了一震，繼而踉蹌地連退數步，一口鮮血噴出，便摔坐在地上。

原來這正是馮毅之「波濤功」厲害之處，一重重過一重，一連有好幾重，洪世英見他那一掌輕飄飄，不以爲意，中招之後方後悔。

馮毅因妻子來了，落得大方收刀入鞘，見風翠池走向洪世英，他急道：「翠池妳小心！」

風翠池似沒聽到般，關心地問道：「你不要緊吧？」

洪世英呵呵一笑道：「翠池，我知道妳還是向着我的，因爲咱們感情深，數十年哪，數十年的感情幾個月時間可以抵消得了麼？」

風翠池急道：「這時候你還說這種話！」

「我知妳嫁給他只是貪一時之新鮮，他娶妳只是爲了打擊我，否則爲何妳一開口，我便住手，他則乘機傷了我？」洪世英拉着她的衣袖，問道：「翠池，妳說我有沒有說錯？妳告訴我，妳嫁給他是被迫的。」

鳳峯生在旁邊看見，雖在激戰中，仍忍不住罵道：「老匹夫，你快死了，還要挑撥離間。」

風翠池十分爲難，見他快將斷氣，不忍傷他心，欲安慰他，又怕丈夫在旁聽了不好，左右爲難，不知如何是好，忽然一條灰影飛了上來，落在洪世英身後。

風翠池吃了一驚，問道：「你是誰？」

鳳峯生目光一瞥，覺得來人有點眼熟，半晌方醒起，去年跟洪小凰去西湖慈濟寺時，見過這尼姑。

「阿彌陀佛，貧尼去塵，俗家姓名洪梅影。」

此言一出，場內數人心頭均是一震，只聽洪世英叫道：「四妹，你快過來，她是妳大嫂。」

去塵看了風翠池及低着頭的馮毅一眼，繞至洪世英身前，忽然對馮毅喝道：「你還要造多少孽？還不快叫他們住手！」又柔聲道：「大哥，小妹對不起你，這許多年均未去看你。」

洪世英緊緊地抓住乃妹的手，淚流滿臉。「四妹，大哥無能，無法照顧妳，早知不該讓妳嫁給歐陽信，那斯沒用，讓妳受苦，大哥已代妳殺了他。」

去塵垂淚道：「大哥，你錯怪他了，貧尼是無顏見他，故而離開他，跑到西湖慈濟寺去出家。因無意中聽到你們兩人決鬥的風聲，故才趕來，可惜仍遲了半步！唉，眞是寃孽啊！寃孽！」

洪世英大概是迴光返照，精神轉佳，向洪小凰招手。「蝴蝶，妳過來，這便是妳親娘，快喚娘！四妹，妳們母女先相認吧！」

洪小凰又驚又喜，又似在夢中，行屍走肉般走過去，怯生生地叫了一聲娘，去塵一把將她抱住，喜極而泣。半晌方嗚咽地道：「孩子，貧尼實有愧受妳那一聲娘。」

洪小凰哭問道：「娘，女兒只求妳一件事，到底我父親是誰？」

此時，場中之打鬥已停止，洪小凰把鳳峯生招來，道：「鳳郎，快來見我娘，娘，這便是妳女婿！」

洪世英怪笑道：「四妹，也不知是造了什麼孽，我平生最疼妳這位妹妹，想不到妳女兒竟然嫁給妳大哥的仇人的兒子，妳說我恨不恨！」言畢嘴裡又湧出一股鮮血來，頓時臉如金紙。

「大哥！」去塵伸掌按在洪世英後背。

洪世英吃力地將她推開，道：「沒用了，我連妻子、妹子都保不住，活着也沒意思，妳不要浪費……」他喉頭發出一道怪響，登時斷氣。

去塵哭了幾聲，長身對馮毅道：「不管如何，他既然已經死了，可否代我安葬他？」馮毅無神無氣地點點頭，她又指着鳳峯生。「他眞是你的親生兒子？」

這次馮毅彎了很久才點點頭，只聽去塵悲呼一聲：「馮毅，你好！」

馮毅身子突然如篩米般抖動着，刹那之間，他好像老了十數年般，雙眼露出乞求之目光。「不要……不要說，我什麼條件都答應妳！」

風翠池抹乾淚跡，走了過去，拉着馮毅的手，道：「馮郎，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認識她？」

去塵道：「小凰！咱們母女下山去。」

洪小凰道：「娘，妳已出家，女兒又已出嫁……等過些日子，女兒再跟鳳郎去探妳吧！」

「不行，如今妳便得跟我下山，否則從此斷絕母女之緣，不許妳去慈濟寺。」

「娘，這是爲什麼？妳何苦迫我？」洪小凰「噗」地一聲跪下。

鳳峯生亦道：「娘，我跟小凰可是眞心相愛的，爲何妳要拆散咱們？」

去塵尖聲叫道：「不是娘要拆散你們，實是……」

馮毅忽然喝道：「妳快走吧，否則我便不客氣了。」

洪小凰一把抱住乃母之脚，哭道：「娘，妳還未告訴女兒，我親生父親是誰？女兒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

去塵厲聲道：「住口！他是個惡魔，提到他我念一百遍經文，心情都不能平靜，妳還要找他作甚，何況……何況他早已死了，妳不跟我走，就此別過。」她飛起一脚，將洪小凰踢翻，再一個轉身，如大鳥般向山下飛去。

洪小凰爬起身來要追，却讓鳳峯生拉住。「四娘，別追了，也許她今日心情不好，改天咱們再去找她。」

馮毅有神無氣地問司徒石道：「你們還要再打麼？若不打的便趁早給老夫滾！」洪世英已死，剩下來的人，誰還肯再打，當下看一看洪世英的屍體，便匆匆下山。

馮毅道：「你們打掃一下，不管是敵是友的屍體，都得一視同仁，好好安葬。」衆人都覺得他今日似乎與以往有異。

＊　＊　＊

馮毅忽然召開大會宣布解散。高建松、左天佑等人均十分詫異，却不願意解散。馮毅道：「老夫此念不會改變，這些年賺來的錢都分給你們，假如你們不願意散伙的，隨便你們到別處去營生。不過老夫還是勸你們一句，得些好處須住手，有了錢下半生已無憂，何必再幹這種勾當？」

駱霜抱拳問道：「門主可否賜告實情？「紅鷹」即使未滅，但已不成氣候，正是咱們之天下，為何……」

馮毅揮手阻止她說下去：「因為老夫突然看破紅塵，看淡名利，我已無所求，只求今生能老死在這個山洞裡。」衆人見他十分堅決，只好把庫房裡的錢取出來攤分了，然後相繼拜別下山。

馮毅見已無人，便轉頭對兒媳道：「你們也走吧，找個無人的地方隱居，不要在江湖上跑。」

鳳峯生道：「爹，此處不也是安身之所？何須另覓地方？何況如今已無別人，正好讓孩兒盡孝。」

馮毅哈哈笑道：「走走，你爹娘還未老至要人服伺，何況爹這數十年來跟妳娘會少離多，正好趁此好好補償一下，有你們兩位在場，你娘放不下臉來，為父少享多少溫柔。」

風翠池啐了他一口，道：「眞是為老不尊，峯生，既然你爹這樣說，你們便下山去吧，順便陪小凰去探望你丈母娘。」

馮毅道：「她心情不好，你倆最好過一段時間再去，走吧，為父累了，出去時順手把洞門關上。」

鳳峯生只好與洪小凰回房收拾了一下，然後離開。鳳峯生心頭一動，把洞口關上，却留了一些縫隙，不讓機關鎖上。

兩人飛出瀑布，見地上尚有血跡，又加上身世如夢，都默不作聲，到了鳳峯生昔日與養父之居所，鳳峯生忽然改變主意，道：「四娘，不如咱們先在此稍住幾天，再下山去找妳娘吧！」

洪小凰溫順地點點頭，鳳峯生先進竹舍，清理一下，因上次風翠池及寧波來此，尚有米剩下來，鳳峯生便去向附近之獵戶買了點肉菜，又砍了些乾柴，準備起居飲食。

他見洪小凰一副悶悶不樂，便一把將她抱住，道：「四娘，還記得上次咱們在這裡親熱麼？」他伸手去解她衣帶。

洪小凰忽然道：「鳳郎，你還是先忍耐一下吧！」

「好，妳今日心情不好，我且饒妳，但明天不許再拒絕。」

「不是心情不好……你這傻瓜，你快要做父親了還不知道。」

「眞的？」鳳峯生大叫一聲，把她抱得更緊，在她臉上親個不停。「妳怎不早說？」

「你前些日子不是忙得團團轉麼？你說我一天能跟你說上幾句話？」洪小凰忽然轉了個話題：「大哥，你是否覺得你爹對我娘之態度有點尋常？」

鳳峯生道：「不錯，愚兄也覺得十分奇怪，妳娘對爹說話時的神態，似乎他倆是相識的！」

「是呀，小妹也覺得詫異，娘語氣中還有責怪你爹之意。」

「若說他倆是相識的，為何從未聽他提及？」鳳峯生邊走邊踱步。「爹本來雄心萬丈，突然改變，似乎跟你娘之出現有關！四娘，咱們悄悄回去問問他如何？」

兩人討論至此，心底都泛上不祥之感，却又不敢開腔。半晌，洪小凰方似下了很大之決心，點點頭道：「只怕你爹不肯說。」

鳳峯生道：「若不再回去問過他，我實在不能心息，只怕日後也不會快樂。」

洪小凰咬牙道：「那就不用再說，趕緊回去吧！」兩人出竹舍，紅霞滿天，像鮮血塗在牆壁上，那股不祥之感便更加濃烈了。

鳳峯生一手拉着洪小凰快步而行，一口氣走到瀑布前，兩人似用盡了全身之力，站在水潤旁，直喘大氣，無力躍上去。

天色未晚，樹梢上盤旋着歸來之宿鳥，呱呱而叫，十分凄厲。洪小凰忽然道：「大哥，醜婦終須見家翁，咱們上去吧！」她未等鳳峯生有所表示，便先行躍了上去，眨眼身形便隱入瀑布之後。

鳳峯生猛吸一口氣，急速上升，雙臂一分，破瀑布而入，落在洪小凰身旁。他也不敢取火摺子，走在前面，用力把洞口之大石搬開，再回身拉着洪小鳳之手，鑽了進去。

山洞內黑燈瞎火，大廳內到處都是被霹靂彈爆碎之石頭，鳳峯生怕洪小凰有失，連忙點起火摺子照路，有了火光，速度登時快了，兩人直趨馮毅之卧室。

房門緊閉，鳳峯生猶疑了一下，終於呼道：「爹、娘，孩兒有話要問你們，請開門！」可是喚了三遍，裡面並沒有反應，他遂伸手拍門。

拍門聲在走廊上引起很大之回音，震人耳鼓，山洞裡除了「蓬蓬」之回音外，再無其他聲音，洪小凰心底突然升起一股寒氣，顫聲道：「咱們到別處找找。」

鳳峯生把火摺子交給她，運起全身之力，以肩撞門，「蓬」地一聲，門板倒地，火光搖晃，似有無數厲鬼在內飛舞，待他們定下神來，方發現馮毅倒在床上，風翠池倒在床前之血泊中。

兩人之心臟幾乎跳出口腔，沒想到預感眞的應驗了，過了半晌，兩人方同時舉步走近去。鳳峯生接過火摺子往床上一照，馮毅之死頗為安詳，只是臉上表情充滿了悔恨，似是自震經脈而亡。

再看風翠池，半倚在床架上，右手握住短劍，插進自己之心房，衣襟全是鮮血。血已凝固泛黑，看來在他倆下山不久，她便自殺了。

忽聞洪小凰顫聲道：「地上有一封信。」她邊說邊拾起信來，只看了一下，嬌軀便篩米般亂抖，緊接着自其喉底發出一道尖叫，那叫聲說不出的驚恐、憤怒和怨恨！

叫聲把鳳峯生嚇了一跳，他一回頭，見洪小凰要將那封信撕掉，左手食指突然戳出，封住其麻穴，再拾過那封信閱之。

「翠池愛妻粧次：愚夫犯下彌天大罪，百死不足惜！最不幸的是我的罪孽，却由下一代來承受，愚夫實無顏偷生！尚盼愛妻節哀，堅強地活下去。愚夫今生唯一求妳之事，便是請設法讓峯生離開小凰……蓋小凰亦是愚夫之骨肉！當年，我因恨洪世英設計要殺我，後來無意中遇到洪梅影，故强暴了她……」

這有如晴天霹靂，鳳峯生未曾看畢馮毅之遺書，全身血液幾已凝固，他沒有呼叫，却似被人抽乾了血液般，頹喪地癱倒於乃母屍旁。

算起來，鳳峯生和洪小凰本是同父異母兄妹，兄妹不但相愛成親，而且懷了孕。馮毅犯下不可挽救、不可原諒之大錯，他百死不足以贖其罪，却要下一代來承受。

難怪去塵尼姑對他惡聲惡語，難怪他不讓她當衆說出眞相，難怪她要洪小凰跟她走，她知道後果，是故不敢洩漏半句。

馮毅受不住良心之譴責，說出眞相以死來逃避責任，却料不到兒女會去而復返，知道眞相，更想不到風翠池愛他數十年，毅然離開同衾共枕數十年的丈夫，與他雙棲雙宿，兩個男人在她面前以死相搏，她承受不了，洪世英臨死之表現，更叫她內心難安，不料數十年所愛的男人，竟會做出這種事來，她若不死，只怕會發瘋。

老天爺到底是在懲罰馮毅、風翠池、鳳峯生、洪小凰？還是在懲罰洪世英、洪梅影、歐陽信？還是他們之所作所為都該懲罰？

＊　＊　＊

卧室內放滿了棉被、乾柴、鳳峯生雙眼通紅，最後看一眼「妻子」，舉着火摺子的手不斷顫動着。

洪小凰之穴道突然解開，她「嚶嚀」一聲，緊緊地抱着「丈夫」：「大哥，不，我不願你是大哥，你永遠是我的丈夫……」

鳳峯生顫聲道：「四娘，咱們來生再相愛……」他手一鬆，火摺子落在棉被上，火舌迅速捲起，烟火中飄出洪小凰凄怨的歌聲。

正青春人在天涯，添一度年華，少一度年華。

近黃昏數盡歸鴉，開一扇窗紗，掩一扇窗紗。

雨紛紛風翦翦，聚一堆落花，散一堆落花。

悶無聊愁無奈，唱一曲琵琶，撥一曲琵琶……

鳳峯生突然和之唱之。

業身軀無處安插，叫一句寃家，罵一句寃家……

歌聲未了，卧房已成為火海，火舌直捲出山洞，燒紅了半邊天，羣山似在回應：叫一句寃家，罵一句寃家……

（本篇完）

上文提要：徐小七從尹旦旦手中救下文娟，文娟感激不已並表示深愛他，徐小七喜出望外，兩人沉浸在愛的海中，初嚐愛的甜蜜果。文娟陪同徐小七到了李家寨，文娟在外等，他入李府送黑帖約鬥李存正。李兆升與李用叫徐小七喝酒等待通報，徐小七不知酒中有藥着了道兒……

奪魂血咒

辛棄疾・文
可飛・圖



人妖施藥捉美女　奈何好夢難成圓

那人只一叫，年輕人也叫了，這人叫着往大院奔，於是李家寨響起銅鑼聲。

李家寨是一個大家族，人人一條心，這幾日李存正還特別來了幾次緊急集合分配工作，作戰演習備刀扛槍，可也熱鬧了好一陣子。

如今又聽鑼聲，不少人又以爲在演習了。便是演習吧，每個人仍然扛着傢伙走出來了！

只不過這時候徐小七已上了大寨牆，正往寨外面滑落下去，他才不去管甚麼緊急集合。

奔過小木橋，荒林中徐小七回頭看，嚄，李家寨全體動員起來了，火把燈球照耀如同白晝般亮。

徐小七也看得微微笑，他剛轉身，附近人影閃晃間，文娟姑娘過來了。

「找到了？」

「妳瞧，這寶刀對我多重要，他媽的！」

「重要就重要，你罵甚麼呀！」

徐小七道：「氣死我了。」

文娟急問：「怎麼了？」

徐小七道：「李家寨的灶房伙計拿我這家傳寶刀當斧頭在劈柴，你說氣不氣人！」

文娟道：「這是他們外行，如果寶刀被李家寨武功高的人得到，只怕就沒有這麼快的奪回來了！」

徐小七一聽也對，他稍感安慰了！

＊　＊　＊

李家寨中鬧烘烘，李家寨外正跌跌撞撞的奔來兩個滿身流血的人，仔細看去，可不正是李用與李石增二人哼哼呀呀的回來！

兩個人已是面目全非了，那當然是被秦淮人妖尹旦旦以手抓破的。

兩個人的身子也流着血，想是同尹旦旦殺得慘，只不過這二人能活着走回來，想是尹旦旦也未必佔到甚麼便宜，要不然他二人必死了！

遠遠的，徐小七也瞧見這二人了，徐小七咬牙切齒的對文娟道：「妳等我，讓我去宰了這兩個想要我命的人！」

徐小七抽刀就要殺過去，卻被文娟拉住不放手！

「妳放手，我未死，他二人死定了！」

文娟道：「殺了他二人，這個仇恨就變成是你的了，李家寨不會以爲是尹旦旦動的手，他們肯定把仇恨記在你的頭上了！」

徐小七道：「我不在乎！」

文娟道：「何不叫他二人回去，把尹旦旦的出現說出來，李家寨便把仇恨記在尹旦旦的身上了！」

徐小七一聽也對，何必自己動手殺人呢？

他衝着文娟露齒一笑，兩個人便往山道上走！

天眞黑，月光照在山那邊，山那邊傳來野狼嘷，聽起來十分的淒涼。

文娟道：「咱們趕回甜水鎮怕要五更天！」

徐小七道：「不如找個地方先歇着！」

文娟一聽立刻同意的道：「好呀，我贊成！」

徐小七道：「妳看咱們去哪兒才好？」

文娟想了想，忽然拍手笑起來。

徐小七忙問道：「妳必定想出好地方來了！」

文娟道：「你想到沒有，咱們去找尹旦旦的帳篷呀，鳩佔鵲巢也不錯嘛！」

徐小七吃吃笑的道：「尹旦旦的帳篷破了，是被我一刀劈開的！」

文娟道：「不要緊，用蠅子拴了也不錯！」

兩個正自快活吶，忽見遠處一棵大樹上有人在尖聲的叱吒着：「滾開，滾開，畜牲們，若非我受了傷，早把你們宰光了。」

這聲音是尖尖的帶着那麼些女人味，敢情還眞的是寃家路窄，尹旦旦被十幾隻野狼困在一棵老松樹上了！

尹旦旦好像傷得不輕，正在大喘氣！

徐小七對文娟道：「這人妖剛才也算幫了我們不大不小的忙，要不要助他一把！」

文娟俏嘴一撇，道：「他眞心的幫你呀，才不吶，如果他發現你昏死在山溪邊，他必會先殺了你！」

文娟往遠處樹下看，她發覺一對對鬼火似的綠眼珠子圍在大樹下，不由又道：「這人妖是想打敗李家寨的兩人以後再找我的麻煩，你還救這種狠子狠心的人呀！」

徐小七一聽，道：「他躲在樹上死不了，咱們正可以暫時借住在他那個帳篷裡。」

文娟「咯」的一聲笑，挽緊了徐小七的肩頭，道：「眞是太好了！」

文娟只能挽住徐小七的肩頭，再高一點便挾住徐小七的腦袋了！

徐小七反抱，他抱住文娟的腰是吃力的，因爲他再往低處抱便抱住她的屁股了！

兩個人抱緊一起往山林中走，只不過越過一道山坡便發現林子裡尹旦旦的破篷帳。

篷帳不破了，想是已被尹旦旦已補好了，更妙的是帳篷外的那個小銅鍋裡還在冒煙呢。

文娟立刻奔過去，掀開銅鍋蓋，好香的一鍋山鷄肉還冒煙吶！

徐小七對文娟道：「妳餓了吧，妳先吃些！」

文娟却溫柔的道：「我叫你先進去，我伺候你好不好，小七哥！」

徐小七道：「妳對我太好了，我好像必須聽妳的安排了，是不是！」

文娟吃的一笑，道：「聽我話的人有福了，嘻！」

她把徐小七用力的推入篷帳中，自己却挾了銅鍋的山鷄肉撕下兩隻腿愉快的進入篷帳中。

徐小七却笑笑，道：「我在李家寨吃的多，此刻並不餓，妳快吃吧！」

文娟咬下一口以口送上徐小七的口，徐小七不張口也不行了。

徐小七吃了一口美味的山鷄肉，他直搖手，於是文娟便大吃起來，她早就餓了！

＊　＊　＊

篷帳中的燈火熄了，篷帳中似乎也沒有動靜，然而，偶有一聲俏笑傳來是那麼的引人心癢！

這二人在篷帳中的動作是細膩的，至於二人甚麼動作，也許可以從二人的偶爾一句話中知道個八九不離十。

＊　＊　＊

「我在你身上頭不碰頭脚不碰脚的眞不好意思。」

這話當然是徐小七的話，他是不好意思。

「冬瓜配熊掌，上了桌仍是一道大菜呀，嘻！」

這可是俏皮美艷的文娟聲音，聽起來她滿意極了。

於是，帳篷中有了一陣的沉寂，當然那是外表看來的沉寂，而實際並非那麼一回事。

突然，文娟一聲長吁，她又開口了。

「小七哥呀，你好強唷！」

半晌，徐小七才回應一句：「妳在鼓勵我了，文娟妹，我這身子太矮了。」

文娟道：「你的身子矮有什麼關係，你的那件東西可強悍，出人意料之外的厲害，唔……眞叫人看不出來。」

徐小七似乎有了信心，他哈哈的笑了。

這二人在帳篷中幹的什麼事呀，當然聰明的人只一想便明白了。

＊　＊　＊

天色快亮了吧，還是徐小七吃力的把沉睡中的文娟搖醒過來。

「醒醒，文娟妹！」

文娟雙臂齊伸張，張眼發覺身邊的徐小七，她一聲歡叫便又把徐

小七抱住了。

文娟抱住徐小七就是個長長的吻，當然，徐小七便立刻有反應。

徐小七的反應是用力推開文娟，問道：「這一回什麼吻？要不要伸出舌頭來？」

文娟哈的笑開懷了。

她做個手勢對徐小七道：「你問什麼呀，你只覺出我把舌頭吐出來，你也吐嘛，問了多乏味。」

於是，他二人又抱在一起吻起來，好一陣彼此互啃互咬，還是徐小七把文娟推開，道：「咱們該要趕回甜水鎮了，揚州老怪與玉眞道長他們還在等我回去吶！」

文娟哈的一笑，道：「小七哥，你好棒呀！」

徐小七道：「我什麼好棒？」

文娟道：「你什麼都棒，我好喜歡你。」

徐小七道：「江風比我長得帥，我比江風差遠了。」

文娟道：「外表好看有什麼用，你很實際呀！」

徐小七心中愉快，文娟長得美，他自己三寸丁，美女能眞心愛上他，他當然很高興。

兩個人這才嘻嘻哈哈的往甜水鎮去了。

* * *

對於李用與李石增二人受了傷回來，李存正火冒三丈高，他怒叱李用是個無用人，三番幾次的殺不了人，反而更把事情弄糟。

黃山劍客李存正就站在大廳上，兩個兄弟正爲李用與李石增二人包紮一身的傷，那一瓶最好的刀傷藥已快用完，二人的傷才治一半。

李用拚了命的忍住疼，對李存正道：「寨主大伯呀，這好像是上天在安排好的，怎麼事情就那麼巧，頭一回甜水河渡口我出刀欲殺船老大……哎唷……」

他痛得說不出口，叫了一聲，接道：「偏就冒出個道士卜道把個船老大救下，可恨那矮子又攪和，事情才弄砸，娘的這一回矮子死定了，誰會知道山中還有個女子在等着，便是一個女子吧，咱們也不怕，可恨又殺出個不相干的不男不女陰陽人，這狗操的武功高，若非我二人拚死往上撲，今夜就死在野狼山了。」

李存正叱道：「死了最好。」

「哎唷！」李石增也吃不消的叫了。

李存正道：「殺一個人何必跑那麼遠？一刀下去到後寨挖坑埋掉多乾淨，你們却去費手脚，可好，如今人家再找來，李家寨咱們怎麼說？」

李用道：「寨主大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呀，李家寨怕誰呀？」

李石增道：「大伯，如果有人找上門，咱們一樣不承認，就不信他們能怎樣。」

李存正道：「你二人是豬，怎不想一想，咱們李家寨有多大的力量。」

他思忖了一下，又道：「當然，如果只有上一回玉眞子他們幾人，咱們是不用怕他什麼，可是這一回不同了，他們之中來了個老不死的揚州老怪，那個老頭兒有名的難纏人物呀！」

李用與李石增二人彼此看不出對方的臉色，因爲二人的臉已被尹旦旦抓破了。

李存正又道：「他們來下黑帖，原不打算接的，才聽你們的話殺了那小矮子，唉，這一回只有赴約了。」

李用道：「寨主大伯，不去有什麼關係？」

李存正臉色一寒，叱道：「不去行嗎？那可是要當衆斷去一臂或砍斷一腿的，能不去！」

李用道：「不去，叫他們來吧，大家就在這李家寨門外打出個結果來。」

李存正嘆口氣，道：「我早想過了，只是……」

他忽然想到「滿天星藍寶石」來了，是的，這一切全是爲了這藍寶石。

李存正在心中想着藍寶石，你們休想再由我手中奪走，哼，拚着拋棄一世的英名也要護着藍寶石。

心念之間猛一瞪眼，李存正已惡向膽邊生了。

只見他咬牙切齒的立刻又變了個人似的，他拍案大叫一聲：「兆升呢？」

有個大漢忙過來，道：「寨主，總管在編組寨中人馬，忙着吶！」

李存正道：「把他叫來！」

那人忙應「是」，回身往外跑。

就聽李存正冷冷道：「咱們不能任由別人擺佈，咱們來個反擺佈。」

屋外走來李正孝，他問道：「爹，什麼叫反擺佈？」

李存正見大兒子走進來，遂冷冷的道：「他們指定地方叫我去決鬥，日子却要由咱們定，哼，我來個相反，日期由他們定，泱鬥地點我來定。」

李用道：「對，對，還是寨主大伯有見地。」

李存正道：「咱們不去甜水河渡口那鬼地方，咱們把泱鬥改在山坡的野狼山，嘿……」

李用道：「就在咱們的大寨後山呀，太妙了。」

李存正叱道：「這一回不叫你出主意了。」

李石增道：「寨主，咱們來個一網打盡呀！」

「嘿！」

李存正眞的變了，他過去並非這麼殘忍的人物，黃山劍客絕非浪得虛名之人，江湖上誰不稱他一聲李大俠。

然而他變了，自從有了滿天星藍寶石以後，人的貪婪本性已把他的人性淹沒在萬劫不復之地了。

也許這正是李存正一不做二不休的決定了。

李存正就是打算要把玉眞子等一網打盡了。

* * *

李兆升奔進大廳上來了，李兆升的手上拎着一把閃閃發光的劍，他帶着喘息的走進大廳，見寨主滿臉殘忍的忿怒模樣，由不得吃了一驚。

「寨主，你找我？」

李存正道：「你馬上派人前往甜水鎮，去找玉眞子他們那幫人，把我的話傳去。」

李兆升道：「寨主，他們已下了黑帖呀！」

李存正道：「咱們不拒絕，但地點由咱們定，時間由他們選。」

李兆升道：「寨主打算把地點選在什麼地方？」

「李家寨後面的野狼山頂。」

李兆升道：「寨主已有了打算？」

李存正道：「不錯！」他咬牙又冷笑，接道：「來一個一網打盡。」

李兆升道：「對，寨主，咱們怕誰呀！」

李存正道：「派個能言善道的去甜水鎮，把我的意思轉告他們，記住，由他們選定日子。」

李兆升立刻又走出大廳，他並未派別人，若論能言善道人，李家寨中有誰比得過他女兒李紅。

李兆升派他女兒李紅去通知玉眞子一幫人，那李紅又把李蘭也拖着前往甜水鎮來了。

李存正這天夜晚便把李家寨的幾個得力手下集中在大廳上，他開口就是一句：「叫他們全都死絕！」

李存正用什麼方法要坑殺玉眞子那批人？那只有以後才知道。

* * *

悅來酒館後院的客人起來了，只見三個伙計忙着侍候客人洗漱與吃喝，那玉眞子道長對於揚州老怪是禮數有加帶着幾許捧人的味道。

大伙來到客堂上，一張大圓桌上已擺滿了吃喝，玉眞子對崔不老道：「你德高望重請上座。」

崔不老也不客氣，就在上首坐定，他的年歲大，聲望隆，便余大牙也沒話說。

坐在下首的卜道帶着幾分焦慮的道：「師叔，怎麼現在還不見徐少俠回來，李家寨又不是很遠。」

玉眞子道：「徐少俠是去下黑帖，李家寨不敢對他怎麼樣。」

崔不老冷笑道：「李存正最好是老實些，如果動歪心眼，我老人家非拆他的骨頭不可。」

玉眞子道：「就憑崔老施主威望，李存正就應該雙手把寶物送來的，你們說是不是？」

如今玉眞子老道們已忘了來的目的是爲了卜道的堂兄卜通之死討公道的，大家似乎已忘了那一段，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那顆藍寶石身上了。

其實眞正要奪回藍寶石的人是徐小七與文娟二人，他二人奉命來找寶物，爲的是全了當年徐艮徐大俠未完之志，把滿天星藍寶石歸還洛陽石窟的火星眞君，因爲那可是火星眞君的法眼。

* * *

崔不老一行剛吃完飯，悅來酒店外傳來伙計聲音，道：「啊，徐少俠回來了呀，這位是……」

徐小七與文娟回來了，這個伙計對於徐小七的印象特別的深，因爲徐小七的竹筷把他的抹布釘在木樑上，令他大開眼界。

徐小七對那伙計道：「文娟姑娘！」

伙計忍不住的笑道：「好漂亮啊，快請進！」

文娟愉快的笑了，姑娘都愛別人稱讚她美，這好像什麼地方也一樣。

徐小七與文娟走進飯堂內，卜道第一個迎上來，道：「徐少俠，怎麼到此刻才回來？」

徐小七與文娟來到桌前，那「揚州老怪」崔不老也發覺文娟長得好看，笑道：「徐小子啊，叫你去投黑帖的，沒得弄了個美人兒回來，你去了李家寨？」

徐小七笑笑，道：「去了李家寨差一點沒有命。」

大伙一聽無不吃一驚，那玉眞子道：「徐施主只是去下黑帖約鬥李存正，他們敢對你下手？」

徐小七道：「他們殺我滅屍以後，就不會承認我曾去過李家寨，還泱的什麼鬥？」

揚州老怪崔不老大怒，道：「可惡啊，這一招他們竟然也使得出來。」

徐小七道：「多虧我來黃山之時是同我這位文娟妹子一齊來，文娟妹也可以說是在下師妹了。」

他愉快的看看文娟，又道：「是我師妹誤打冒撞的在深山之中相遇。」

余大牙道：「都坐下來，邊吃邊談。」

徐小七與文娟坐下來，伙計忙侍候，徐小七道：「大山中遇上了

尹旦旦那個人妖。」

玉眞子道：「尹旦旦不男不女。」

余大牙道：「可惡，那小子也去李家寨了。」

於是，徐小七便把如何在山中遇上尹旦旦在篷帳中害人之事說了出來，當然不會把這一段說得太仔細。

當徐小七說到被李用與李石增二人背到小溪分屍的時候，卜道火冒三丈，叱道：「聽聽，這兩個傢伙又想殺人滅口了。」

「叭」的一聲響，「揚州老怪」崔不老忿怒的叱吒：「可惡啊，李存正果然浪得虛名，我要挑了他的李家寨。」

徐小七道：「有了寶石他昧艮心。」

玉眞子道：「人吶，最要命的弱點就是那無厭的貪婪，貪之所及，損人利己，到頭來引火自焚，自食其果。」

崔不老道：「江湖不講大道理，江湖只有眼前，你老道少酸言，老夫就不信你見了藍寶石以後不動心。」

玉眞子聽得猛一震，他搖頭不語了。

卜道與三個師兄弟心中不忿，只不過這兒輪不到他們多口。

余大牙道：「咱們別閒扯淡了，且等徐少俠二人吃過歇過以後，咱們聯手找上李家寨。」

丁氏昆仲點頭了。

那丁兆堂道：「想不到黃山劍客如此陰狠。」

丁兆玉道：「李存正是個欺世盜名之輩。」

兄弟二人剛說了這句話，忽聽門外有人叱道：「什麼人背後出言傷人吶，豈有此理！」

聲音聽起來是狠了些，可也蠻好聽的，因爲那語音只一聽便知道是女子的聲音。

「門外什麼人？」丁兆玉已走過來了。

忽見門口站着兩個姑娘，雖說比不上文娟的美，可也令人看了十分順眼。

兩個姑娘很婀娜，兩眼大大的鼻兒翹，嗨，就是鼻兒翹才顯得另有一種美。

這二女可並非別人，乃李家寨來的李紅與李蘭兩個婆娘也。

說話的是李紅，這妮子瞪眼不客氣：「幹什麼呀，背地裏說我大伯不是。」

丁兆玉一怔啞口，丁兆堂冷冷道：「好呀，原來李家寨的男人不敢來，派來姑娘了。」

李蘭叱道：「胡說八道，李家寨怕誰了，姑娘又怎樣，你們想怎樣？」

就聽屋子裡的崔不老向門口招手，道：「你們兩個女娃兒跑來必有事，進來進來！」

李紅與李蘭二女彼此看了一眼，便雙雙的走進飯堂上，丁氏昆仲楞住了。

李紅與李蘭走到桌前站定，尚未開口，崔不老已向伙計吩咐：「爲兩位遠來的姑娘送些吃的。」

伙計尚未動手，李紅已冷冷道：「別麻煩了，咱們不是來吃飯的！」

李蘭接道：「咱們是來……向你們這些牛鬼蛇神回個信息的！」

她說話不客氣，余大牙拍桌子叱道：「野丫頭，妳說話小心點！」

李蘭也火了，她回叱：「咱們深居在黃山裡，可沒招惹誰，你們却來自遠方，你們幹甚麼呀，打咱們李家寨的主意呀！」

余大牙一怔，這個丫頭嘴巴狠舌頭利！

丁兆玉叱道：「妳怎不說你們殺了人！」

李蘭道：「殺人？誰呀，你看到了！」

丁兆玉道：「大山裡死了卜通不假嗎，甜水渡口又見你們李家寨人殺害渡船人，這又是假的嗎？」

李蘭道：「就算李家寨有人殺了人，你們多的甚麼事，你們是官家嗎？」

崔不老吃吃一聲冷笑，他指着李蘭道：「丫頭，江湖路不平，就有人來踩，何況是李存正爲寶殺人，這可是人神共憤之事！」

李蘭道：「我瞧你少說也有八十歲……」

「老夫九十剛過頭！」

李蘭道：「哎呀呀，你活累了，跑來鬧事！」

崔不老道：「鬧事？丫頭，李存正把寶石交出來，老夫立刻就走！」

李蘭道：「藍寶石是你家的？」

「不是！」

「你憑甚麼？」

「老夫的一塊不朽招牌而已！」

「你老的招牌是甚麼？」

「金字招牌，揚州不老翁是也！」

李蘭問李紅，道：「不倒翁？咱們小時候玩的玩具就叫不倒翁！」

忽的人影一閃間，李蘭還沒看清楚，她頭一抖，一頭秀髮披肩上了。

再看崔不老，只見這老兒隔桌已把李蘭頭上的髮簪擧在手上了！

「娃兒口齒令老夫不悅！」他邊說邊把手上銀簪往桌面上扎去，而且一扎而沒。

李蘭並不吃驚，她冷冷道：「你那麼大年紀也敢侮女子呀！人言

好男不與女鬥，你不是好男，那是惡人了。」

崔不老叱道：「少鬥嘴了，說，你二人前來所爲何事？」

李紅淡淡一笑，道：「送信來的！」

玉眞子一怔，道：「爲何昨日欲害我們的送信人徐少施主？」

他看看徐小七，又道：「如果咱們也像你們李家寨一樣加害妳二人呢？」

李紅道：「甚麼害人之事我們不知道，要問去問別的人，我們只是來送信！」

余大牙已忍不住了：「快說……」

李紅道：「咱們是奉我們大寨主之命前來反下黑帖！」

她自懷中取出徐小七折斷的那把刀身擲在地上，就如同徐小七擲刀一樣，又道：「咱們寨主說了，你們把約鬥地點定在甜水河渡口不好！」

玉眞子道：「有何不可？」

李紅道：「要知約鬥爲官家不許，何不把這生死之鬥換個地方？」

玉眞子道：「換在甚麼方？」

李紅道：「李家寨後面有座山叫野狼山，大家在那兒決鬥！」

「野狼山？」余大牙唸叨着！

李紅道：「怕了就別去！」

余大牙叱道：「誰怕誰呀！」

李紅道：「那是決定了？」

玉眞子忙又問：「日期？」

李紅冷冷道：「地點由咱們定，咱們寨主說過，日期就由你們定，咱們不佔便宜！」

崔不老一聽，哈哈笑道：「李存正啊，是老夫小覷你了呀，哈！」

玉眞子道：「你老人家洞悉其中玄機了？」

崔不老道：「莫非李存正想對咱們來一個一網打盡？嘿嘿……」

李紅與李蘭齊吃一驚！

崔不老又道：「娃兒，回去告訴你們寨主，叫他憑本事決鬥，如果想動歪心眼，他就死定了！」

李蘭忍不住的回叱：「你這老頭兒眞多心，我們說過，怕了就別去，咱們也會按江湖例律索你們一條腿甚麼的，李家寨是仁義的！」

徐小七忿怒了！

「哦呸，哦呸呸，你們還提仁義呀，操！」

李紅吼道：「你操，你操，你操誰呀，個三寸丁！」

文娟欲回罵，徐小七攔住了！

丁氏兄弟二人露出驚訝之色，早已盯住李紅、李蘭二女目不轉睛了！

也不知這兄弟二人心中想的是甚麼，只不過他二人再也不接口了！

忽聽崔不老道：「回去，咱們把日期訂在明日一早太陽初升之時，就在野狼山頂上，由老夫爲証進行決鬥！」

李紅與李蘭二女回身就走，而且走得急，好像恨不得立刻趕回李家寨！

* * *

崔不老對玉眞子幾人道：「回客房去，這一回可得好生合計合計了！」

玉眞子老道道：「這光景透着不祥，貧道也以爲咱們應該好好地合計一番！」

余大牙道：「小小一個李家寨，就不信會有甚麼叫人吃驚之擧！」

這一行走回悅來酒館後面的大客房中，崔不老當即對大伙道：「外表看來只是一對一兩個人的決鬥，只不過形勢一變，就會變成了一場大戰了！」

余大牙道：「甚麼大戰？」

崔不老道：「李存正爲了保住寶物，他的如意算盤便是把咱們一網打盡，這樣，江湖上如果無人知道那藍寶石在他之手，他便高枕無憂了！」

徐小七道：「你老的話非常正確，李存正自得了藍寶石之後，他變得一副殘忍的心態，對付覬覦他寶物之人以及便是知道此事的人也休想活命！」

玉眞子道：「寶物人人愛，寶物也害人吶！」

崔不老叱道：「牛鼻子呀，你們出家人盡說些不着邊際的話，甚不實際，此時說這些又有何益？」

玉眞子道：「却是實情！」

崔不老道：「你們把人頭分開，且不可聚在一堆，至於余大牙，便跟隨老夫直上野狼山！」

徐小七道：「眞要赴約呀？」

崔不老道：「你怕就站一邊！」

徐小七道：「各位，你們已知道在下爲何而來，且等咱們奪了藍寶石之後，咱們一齊送回洛陽石窟之後，大家也就功德圓滿了！」

崔不老哈哈笑了。

他老人家心中想着，那麼妙的藍寶石再送回石窟，豈非糟塌上天送到人間的寶貝。

玉眞子心中也興起了一股無名的貪念，如果把寶物帶上武當山，掌門師兄必會樂開懷了。

只有余大牙與丁氏兄弟，他們三人只因爲與卜道有交情，完全是前來爲卜道討個公道的，但也不知不覺中捲入了這場奪寶的漩渦裡了。

* * *

李紅與李蘭已走到甜水鎮外了，那李蘭突然對李紅道：「堂

姐，妳等等！」

李紅道：「快走呀，等什麼？」

李蘭道：「我餓了，且買些東西再說。」

李紅道：「來不及了，忍着些。」

李蘭道：「不行，你慢慢的走，我很快的跟上來。」

李紅回過頭，李蘭已奔回大街了。

李紅果然慢慢的走，她等着李蘭妹子跟上來。

這二女曾打算爲李存正而嫁給打獵的段柱子，只是段柱子死得慘，這段婚事沒成功。

如今二女又爲了寶石趕來甜水鎮，想不到崔不老立刻洞悉李家寨的陰謀了。

這件事必須盡快趕回寨，因爲明日一早在野狼山之上有約鬥。

繞過一道荒林子，李紅回頭看，仍然不見李蘭回來，她氣忿的道：「一頓不吃會餓死呀！」

她正自往山中走去，那是前往李家寨必經之地。

就在這時候，忽聽荒林中傳來一聲尖叫：「哎唷！」

李紅一聽之下，道：「這是女人叫……」

她也不想想荒林中那兒來的女人，便拔刀撲進林子裡去了。

李紅奔進林子裡瞧，只見幾棵老樹下跌坐着一個包了紅頭巾的女人。

李紅見這女人正自雙手抱腿直哎呀，便走上前，道：「喂，你怎麼了？」

那女人揚起雙目瞧李紅，道：「我被幾頭野狼咬傷了，姑娘呀，救我！」

李紅道：「妳還能走嗎？」

那女人道：「妳扶我也許還能走呀！」

李紅急了，道：「我有急事呀，這麼辦，我爲你弄個手杖，你慢慢的往山下走吧！」

她果然用刀削了一根手杖交給這女人。

女人接過手杖，道：「妳眞是個好姑娘。」

李紅一笑回身要走，忽聽這女人一聲哎呀，便往地上倒去。

李紅一個箭步上前，伸手去扶這女人，不料這女人突然疾出一手拍去。

「叭」聲甫起，李紅已倒在這女人懷中了。

「咯……」女人樂歪嘴了。

* * *

「堂姐呀，你等等我呀！」

這當然是李蘭的聲音，李蘭還把手中一塊滷好的牛肉往半空中晃着，又道：「邊吃邊走呀！」

李蘭再是呼叫，山道上那有李紅的回音？

李蘭可也急壞了，她拔腿拚命往山道奔過去了。

就在她急切的呼叫中，忽的傳來「咯咯」聲令她吃一驚，抬頭看看，見一女子半幪面的站在山道上衝着她咧嘴笑，李蘭怔怔的走過去，道：「喂，妳見我姐由此過去嗎？」

那女人却撫手，道：「太好了，三人共蟬娟，一樣的賽神仙唷！」

李蘭吃一驚道：「妳在說什麼呀？」

「姑娘，別走了，留下來快活吧！」

「原來是個瘋婆子呀，去，去……」

那女人臉皮一緊，忽又咯咯笑道：「妳說我是瘋子？咯咯……妳馬上就知道我比常人還高一級呀！」

他邊說邊往李蘭移動着，看上去她移動得有些吃力的樣子，好像行走不方便。

李蘭大驚，道：「妳別過來。」

那女人指着林子，道：「跟我走，我會待妳很好的，來嘛！」

這女人伸手去抓李蘭，忽聽遠處的李紅大聲叫：「堂妹快救我！」

這一聲叫便這女人也吃一驚，立刻回頭往林中走去，只是她走得一拐一跛的，顯然行動不方便。

林中的李紅又在叫，那李蘭立刻拔身直奔入林中，倒把那女人留在她後邊了。

女人邊走邊叫：「妳別跑，三人一起多快樂。」

她走得甚急，又道：「受了點傷難道掌力也變得無力道了？怎麼她會那麼快的又醒過來了？」

李蘭已循聲到了林深處，她發現了篷帳，也發現篷帳中用繩子綑着堂姐李紅。

李紅也發現李蘭來了，道：「快，快把我身上的繩子削斷，快！」

李蘭不多言，拔劍便把李紅身上捆的繩子削斷，一邊拋的便是李紅的劍，她一骨碌翻身而起，長劍已在她的手中了。

後面，那女人剛追到，見兩個女的手上各自握着劍，不由咯咯又笑了。

李紅以劍指着女人，道：「妳可惡，我對妳一番好意呀，妳怎麼坑我？」

那女人道：「誰說我坑妳了？」

她指着篷帳，又道：「我叫妳睡裡面去休息的，妳以爲我會對妳怎麼樣？」

李蘭道：「她是瘋子，堂姐，咱們走，別理她。」

那女人見李家二女要走，她咬

牙運功猛一衝，好像她突然變成幽靈般的越過二女面前。

當這女人穩穩站定的時候，她沉聲似男音的道：「還走嗎？倒也！」

隨着她的話聲，果然李紅與李蘭二女雙雙木然的倒在荒石地上了。

「哈……哈……」

這女人越笑聲越大，老荒林中的寒鴉也飛衝上天，再細聽，她原來不是眞女人，他乃是受傷以後躲在林中養傷的秦淮人妖尹旦旦。

尹旦旦在林中兩天半，他自覺很孤單，如果他與文娟在一起，他便快樂了。

孤單的時光不好受，身上又受了傷，他正在垂頭喪氣發急吶，忽見山下走來個美嬌娃，尹旦旦一見精神又大了，他擱下了李紅姑娘。

李紅不察上了當，不料才剛到帳下，便聞得李蘭的呼叫，尹旦旦更樂了，三人共樂才是眞快樂。

於是他要把李蘭也弄上手，只可惜李蘭正在猶疑中，忽的李紅醒來了。

尹旦旦心中悔恨，自己的功力因受傷而大打折扣了。

尹旦旦只好用他常用的手段，一把迷藥撒出去，果然在他搶得上風頭中，二女中計了。

* * *

李紅與李蘭雙雙倒在地，尹旦旦得意忘形的大笑起來，他抬頭看看天，不由嘿嘿道：「人生吶，快樂時間太少了，唯有及時行樂，方不負這一生，咯……」

人妖果然與常人有異。

拉開了帳帘，先把李紅拖拉進去，再把李蘭也抱入帳子裡，就見這人妖先自把二女的上衣解開來，併排的睡在他面前！

仰面四隻彈簧般的奶子令尹旦旦直把舌尖舐雙唇，他有些悲哀的道：「唉，我怎麼少了這兩隻大元寶，要不然該多好！」

這人妖把二女擄在篷帳中，原是要自己剝了衣褲策馬硬踏中原的，怎耐他一身傷才剛剛的不流血。

這光景他另有一套手法，他的手法是叫人想也想不到的，因爲他動舌頭。

篷帳中他如何對李紅與李蘭二人動舌頭，那就不太清楚了，只不過偶有二女的嗯聲傳出來。

* * *

令人想不到的是山道上奔來兩個人。

這二人是不應該來的，但二人還是奔來的了！

這二人並非別人，乃洛陽雙俠丁兆堂與丁兆玉二人是也！

丁氏兄弟有「趣」一同，他二人都以爲李家姐妹很不錯，尤其是丁兆玉，他見李蘭那種動作很美，如今李家寨一心想把藍寶石據爲己有，他二人很爲李氏姐妹難過，便也想追上來勸勸這兩個姐妹！

丁氏兄弟到山中幾乎要迷路，忽聽遠處傳來哈哈狂笑聲，這兄弟二人便也找來了！

「哥，好像那個方向！」

丁兆玉道：「可是笑聲有些不對勁，不像是李家姐妹的聲音！」

丁兆玉道：「先過去瞧一瞧，如果不對路，也好問個清楚再找李家寨的路！」

丁兆堂道：「咱們上一回同李家寨的人幹上，當時也未發覺這對姐妹的人品，今日在眼皮下才發覺二女還是有其美的一面！」

丁兆玉笑道：「哥，也應該找個女人了！」

丁兆玉道：「你我兄弟走在關洛道上，耗去了不少的歲月，都已三十多歲了！」

「歲月匆匆過，那管幾時欲白頭，哈！」

兄弟二人忽的衝進老樹林中了，林深處傳來吃吃浪笑聲，林深處也有嗯嗯聲，這是幹甚麼的？

丁兆堂聽得一瞪眼，他衝着兄弟點個頭，便當先奔入樹林中。

丁兆玉隨後緊跟上，口中低聲道：「哥，小心吶！」

兄弟二人提刀奔進林中，忽見一個綠色篷帳在波動，聲音便是篷帳中傳出來的。

丁兆堂對兄弟施眼色，丁兆玉握刀猛一挑，他這麼一挑可不得了，篷帳中傳出「噢」的一聲叫，丁氏兄弟退後一丈外，可也冒火了。

丁兆堂大吼，罵道：「個不要臉的人妖尹旦旦，你他娘的大山裡糟塌人家大姑娘呀！」

人妖尹旦旦一身傷，他未曾脫衣裳，但他却把李家二女剝了個光。

尹旦旦不脫衣裳也愉快，兩個女的他啃吮一雙，啃吮一個不過癮，啃吮兩個他才快活！

尹旦旦絕對想不到丁氏昆仲會來到大山裡，他心中又恨又氣又吃驚，想着上一回被徐小七撞破好事，怎麼這一回又被丁氏兄弟碰個正着。

尹旦旦一跳兩丈高，他已手中握着刀：「可惡哪，姓丁的你們來了！」

丁兆堂冷叱道：「個人妖，你他娘的男的女的你都愛，葷的腥的你好嚐，你就不怕壞了人家大姑娘的貞操！」

尹旦旦道：「車走車路炮翻山，要你們來管這一段，眞是他娘的狗咬貓不順眼不是？」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蘇喜幾次假冒蕭露，引誘小郭上當，死纏小郭要娶她爲妻。小郭對她表示，雖有肌膚之親，但却沒有感情。蘇喜心不服，趁小郭無防點了他的痲穴並將他藏在墓旁坑下。那邊石台上選新會主比武中，大家急切須要小郭上台比試一決雌雄，却遍尋不見小郭踪影，急壞了白道中人……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僅憑口述練武功　研學精萃會高人

只不過，所有的長輩都支持小郭這麼作，大概有他的理由這麼作。就是蕭松樵會主得勝，小郭也要和他動手嗎？

哈巴狗對於這一點他想不通。

此刻，那邊石台上蕭會主和秦葆琪又開始力搏，昨夜三百招未分勝負，今天一定要有個結果。

蕭會主劍法玄妙，有大將之風。

秦葆琪鞭上功夫精良，有些招式，眞是見所未見。

已經接近四百招了。秦葆琪已稍落下風。

小棚中的「四不像」等人焦急萬分。

「不老仙」不在，大概是去找人了吧。

此刻蘇喜把哈巴狗拖到一個石獅子旁。

然後移開石獅子，下面竟是個石穴，大約能容納五六個人，這是百姓的墓地，爲何有此秘密穴巢？

原來蘇喜早有預謀，當獲知要在這張飛廟前較技爭取會主之位後，她就僱請了幾個工人來到作了此巢穴。她知道小郭會來。

蘇喜自語着，四下張望一下，道：「估計蕭、秦二人也該有結果了，八成是蕭會主連任……」似乎她對蕭會主連任十分高興似的。

她移動石獅子時，突然背後的「魂門」和「意舍」二穴被人制住，人也就原地塌了下去。

這是誰？什麼人的行動如此詭秘？

她剛才還四下看了一下，四周無人。

可能這是一個有心人，早就藏在附近石碑或石翁仲後面。

她仆在地上看不見這個有心人。

她以爲一定是「不老仙」這類人物，這下子她猜錯了。

此人首先解了小郭穴道，道：「蕭會主昨夜已和秦葆琪打了三百招未分出勝負，今夜繼續，估計現在二人應該已經打了五百多招了吧！」

小郭吶吶道：「兄台是……」

此人的嘴唇噏動了一陣，小郭抱拳道：「大德不言謝，小弟必須馬上趕去看看是否還來得及？」

那人搖搖手，順手又解了哈巴狗的穴道。

然後把蘇喜放入巢穴內，把石獅子放在上面。

＊　＊　＊

蕭會主和秦葆琪的對決已經快到了分際。

蕭會主步步進逼，秦葆琪一直後退。

兩夜下來，他們一共拚了近八

百招。

與會的人也以爲，他們也該分出勝負來了。

「北海神龍」畢竟技遜一籌，這似乎是台下大多數人的共同願望。

現在，有人仔細統計，二人已纏鬥了八百三十餘招了。

但是，到了八百四十招時，情況忽然又有了改變。原先略佔上風的蕭松樵，現在又稍落下風。

到了最後如果失招落敗，那才不值得哩。

八百六十招後，二人似乎都不想再拖下去了。

各人都以一招最爲拿手的絕活作最後的一擊。

這一招太奇也太絕了。

劍如長空閃電，鞭如雲中游龍。

鞭梢在蕭松樵的左手背上抽了一道紫痕。

劍在秦葆琪的右肩頭下划了一道小血痕。

兩人立刻分開。

台下大聲嚷叫，這是平手之局。

很多人都希望蕭會主勝，但也不能昧着良心說話。

今夜時間又到。

兩人商量結果，決定挑燈夜戰，到拚出結果爲止。

台下的人當然十分高興。

誰都希望，打鐵趁熱。因爲二人都不吃虧。

於是二人再戰。

由於這人說過幾句話，台下之人至少令狐嬋及蘇可香二人知道他是誰了。只是她倆對於他能和蕭松樵打成平手的事，實在大爲不解。

大約又拚了不到七十招，蕭松樵奇招乍出。

台下一片驚呼，也可以說是一片喝采聲。

秦葆琪被一劍貫穿胸腹之間。

這一劍要是直貫直拔，以秦的功力，至少可以活上一個時辰以上，交代一些事再離開人間。

可是明眼人看出，劍一貫入，劍身一轉。

這還不說，先正轉，再倒轉，然後拔出。

當然，這一手沒有幾個看到。

因爲當這兩個人物作殊死決戰時，其中一人一劍刺入另一個體內，台下的人看的一定是被刺者的表情。

很少有人見劍已刺進，還會再看它有未轉動。

劍的厚度不過二三分，寬度最窄的是二寸。

想想看，刺進去不過是二三分的洞，轉動之下就變了二三寸了，又何況是先正轉而又倒轉。

「蕭松樵，你……你……」秦葆琪死了。

到此地步，台下的人最爲關心的是，此人到底是什麼樣子？

「揭下他的面罩，看看他到底是誰？」

有人道：「『北海神龍』秦葆琪就是秦葆琪。」

也有人道：「以前沒聽說過秦葆琪或『北海神龍』之名，在這一兩年內才聽到，好像從地下鑽出來似的。看哪！這個人太神秘了……」

人潮湧上石台。

蕭會主反被逼到石台一角去了。

如果張飛有靈，不知他對這次對決有何感想？

最先上去的是「金雞山莊」莊主潘大春。

他伸手一抓一扯，不由一楞，繼而大叫道：「怎麼會是他？」

「是誰呀？誰呀？」

石台只有那麼大，在後面的看不到。

前面的人也有根本不認識此人的。

這時潘大春道：「我看此人乃是『南海一萍生』胡笙，不知有沒有看錯了，蕭會主……」

蕭松樵道：「在下也不知他是誰，待在下看看！」

蕭松樵擠上前去看了一下，道：「果然是他。」

有人道：「『南海一萍生』胡笙爲人頗爲風流，據說和他有一手的女高手有數人之多……」

令狐嬋和蘇可香不由臉紅，翁玉琴却不太在乎。

這工夫「四不像」也站在屍體身邊，道：「蕭會主是說自此人挑戰開始直到現在，根本不知此人是誰？」

「是的，裴大俠。」

「胡笙死前說了五個字：『蕭松樵，你……你……』這顯然是有重要的話要說，却已無力說出！」

蕭松樵喟然道：「在下本不願參加，因爲一上了台，就難免傷亡，但友人督促，身不由己，胡大俠可能有話要說，只是不知他要說什麼。」

裴不凡道：「蕭會主過去和胡笙認不認識？」

「有一面之緣，但不熟悉！」

「就算只有一面之識吧，至少沒有仇吧？」

「沒……沒有。」

「既然無仇無恨，蕭會主一劍刺入胡笙體內，勝負已見，會主連任已無問題，爲什麼還要將劍身一轉再轉，是不是怕胡笙不能馬上死亡而說話洩了密？」

蕭會主淡然一笑，道：「裴大俠取笑了！」

裴不凡道：「蕭會主是說沒有

將劍身一轉再轉？」

蕭會主道：「有無轉動，在下也不記得了！」

裘不凡扯開胡笙的上衣，指着劍口大聲道：「各位請看！這創口是不是劍身轉動所留下的？」

衆人望去，確認是如此的。

因爲劍一刺即抽出，越是鋒利之劍，那創口越會很小，也很窄，就像槍傷創口一樣。

但是，胡笙的創口却很大。

衆人大叫，創口很大。

因爲一般人也都知道，劍直刺直抽，創口是不會這麼大的。

「噢，關於這一點，蕭某有所解釋，劍刺的動作，有的有轉動，如手心向上握劍刺出，然後轉而手心向下的。」

這說法沒有人能反駁，不論刀、劍，都有這動作。

這動作的目的，自然是刀、劍刺入敵人體內，而能產生更大的殺傷結果，使創口更大。

也能使體內內臟受傷更重。

只不過人是已經死了。

「『北海神龍』秦葆琪死了，新會主產生了！我們來慶祝老會主連任，繼續來領導我們。」

「慢着！選維持會會主之戰還沒有結束！」

衆人一看，原來是站在台角處的哈巴狗。

哈巴狗雖然其貌不揚，而且自稱出身微賤。但此人才二十來歲，竟上台兩次，且大出鋒頭。

其中以挫敗右護法費天儀那次令人欽服。

費天儀是何等人物，居然敗在此人手中。

所以有人瞧不起哈巴狗，却也有人很服他，道：「大會明明是結束了，怎麼還說沒有完呢？」

哈巴狗道：「試問，如仍有人向會主挑戰，會主接不接？」

這人望着會主。

蕭松樵臉上頗有變化，道：「請問哪一位要向在下挑戰？」

哈巴狗語鋒十分犀利道：「會主是不是還要看看對手？硬的才接，太弱的就不想接了？」

蕭松樵道：「蕭某當然不會如此，而是上台動手，總有損傷，沒有必要就應該避免。」

哈巴狗道：「如果人家一定要向會主領教呢？」

有人道：「是什麼人這麼放肆？」

另一人道：「是啊！實在想不出有這麼一個有資格向會主挑戰的人來。」

哈巴狗道：「少俠郭羣！」

小郭之名，近半年來漸爲人知。

當然，大多數的人不以爲他有這資格。

於是有人道：「我看還是免了吧！何必丟人現眼。」

哈巴狗大聲道：「會主怎麼說？」

蕭松樵道：「郭少俠有此豪情，蕭某實在不便峻拒，各位朋友，就請讓出石台來吧！」

既然會主人家自己願意接受，別人反對豈不是多餘？

石台立刻清了出來。

小郭上了台，抱拳道：「郭某不自量力，會主莫怪！」

蕭松樵道：「郭少俠客氣，誰不知道少俠是當今怪俠、頂尖高手『不老仙』的小師弟？」

台下有部份人還不知小郭是何方神聖。

現在他們才知道，原來這小子大有來歷。

小郭道：「郭某以爲，以武會友，尤其是這種場面，可以增長臨場經驗，實不敢有僥倖之心。」

「這就忒謙了！以少俠的造詣，這新任會主之職，只怕是非少俠莫屬了！時已不早，少俠賜招！」

兩人都撤出了長劍。

「不老仙」和「四不像」等人對哈巴狗不能不刮目相看，感激涕零，他們找遍了每一寸之地，哈巴狗一找就找到了。

小郭心定神凝，因爲這是他平生僅見的大敵。

小郭先攻，搶來先機。

此後五十招內，他一直是主動。

白道中人欣喜若狂，「不老仙」道：「各位先別高興，蕭松樵的看家本領還沒有施出呢！」

海歌道：「老神仙，他有什麼絕活還沒施出？」

「當然有。」

「那他剛才對付大敵胡笙，爲何不施展出來？」

「胡笙根本不是他的敵手。」

「這就不對了吧！如果胡笙根本就不是他的敵手，又怎麼會拚了兩夜，總計八百餘招呢？」

「不老仙」道：「那是他作樣子給我們看的。」

「作樣子？」

「也可以說是作樣子給小郭看的。」

「爲什麼要作樣子給他看？」

「不老仙」道：「蕭松樵估計，他最大的敵人絕對不是胡笙，事實上胡笙是他的傀儡，而小郭……」

「眞的如此？」

「不錯，只不過，他們是輕稭打狠——兩下害怕。」

「這話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狠身上最脆弱的是四條腿，用輕輕的稻草稭去打狠腿，

雙方都害怕。」「不老仙」又道：「他們雙方，似乎都沒有絕對的把握。」

翁玉琴道：「如以成份來說，二人的勝負誰高些？」

「不老仙」停一會才道：「蕭的勝算高些！」

衆人無人出聲了。

哈巴狗道：「老神仙，這麼說是多此一戰了？」

「不是。」「不老仙」道：「另有轉機。」

蕭露這半天一直沒說話。

她此刻已換了原裝，這是令狐嬋暗示她。

令狐嬋說，換回原裝，讓小郭看到本來面目，會給他很大的鼓勵。

蕭露道：「老哥，是什麼轉機？」

「不老仙」搖搖頭道：「暫時不說爲佳！」

此刻台上的小郭和蕭松樵已打了六十多招，當然還看不出高下來。觀衆以爲，本以爲大會已結束，如今又多出一齣壓軸戲，眞是過癮。

「不老仙」對「四不像」裘不凡耳語一陣，「四不像」立刻大聲道：「會主，今夜早已過時，二位明夜繼續見高下如何？反正大會預定是三天吧。」

蕭松樵當然不願明天再戰。

夜長夢多，對他是不利的。

只不過他又不便反對，這工夫小郭退出五步，抱拳道：「會主如不反對，明晚再戰如何？」

蕭松樵道：「就依少俠之言。」

二人各自下台，「不老仙」把小郭拉到一邊耳語一陣，小郭自小棚後面走了，蕭露跟上。

他們要去何處？爲何此刻去？「不老仙」硬是不說。

衆人不放過他。「不老仙」只好拿別的事來搪塞，道：「諸位可知胡笙臨死時要說什麼？」

海歌道：「是不是『你好狠』？」

「差不多了！」

「爲什麼要說這句話？」

「不老仙」道：「各位大概還記得吧，大約在三個月以前我們所遇上的蒙面人不是胡笙，應該是另一個，三個月以後才是胡笙。」

「是……是的，的確不是一個人。」很多人都這麼說。

「不老仙」道：「以前的『北海神龍』就是蒙面人自己裝的，也就是一人有二角，以後胡笙出現，就叫胡笙取代他，可能許下很大的好處。」

海歌道：「好處沒得到，却先死了，所以他不甘？」

「對了！就是這麼回事。」

翁玉琴道：「蒙面人到底是誰？」

「你們眞的還猜不出他是誰？」

這些人當中知道的應該比不知道的多，只不過知道的人都不說穿，像令狐嬋、蘇可香及「四不像」等人是都知道的。

齊雪晶道：「莫非……莫非他就是蕭會主？」

海歌道：「你猜到就算了，又何必說出來？」

羅筠大奇道：「怎麼會是他呢？」

「不老仙」道：「當然是他，他手下有左右二護法，還有五密使和十三護衞。有的時候蒙上面就變成『北海神龍』秦葆琪的『守護十三聯』了。」

翁玉琴道：「『不老仙』是說根本就沒有一個秦葆琪？」

「對了，也可以說根本就沒有一個『北海神龍』。」

翁玉琴道：「這就不大對勁了！到了最後，會主必須和『北海神龍』對決，兩個人一定要上台的。」

「對，但由於假的『北海神龍』是蒙面的，誰見過？因而，隨便找一個高手就可以蒙混了。」

「我懂了！」翁玉琴道：「蕭松樵一定對胡笙許下了大願，說不定要他作副會主，或者全力助他選下任會主，所以他才肯冒充秦葆琪，但他並不知道會主會在台上把他殺死！」

「對！他當然不知道，蕭松樵會說，他從未見過『北海神龍』秦某，而且此人行爲不正，他身爲尚未卸任的會主，除惡務盡，有何不可。」

還有一點，「不老仙」自然不能明說出來。

只不過「四不像」可以猜到。蒙面人即蕭松樵，他和好幾個名女人有一手，如令狐嬋、蘇可香及翁玉琴等等。

儘管他的目的是要個兒子，但很難取信於人。

而這幾個女人生的女孩子，却又不是他的種。

這在一個自負的男人來說是很在乎的——爲人涮了鍋。

就憑這份醋意，也要親手殺他。

至於長孫蓉生了個男孩子長孫虎，却也不是他的種。柳盈盈要的男孩子，一定要他的種。

「北海神龍」的「十三聯」有時會是會主座前的密使，或護衞，蒙上面就變成「十三聯」了。當然二人身邊還有些高手。

* * *

小郭去了何處？

這當然是有原因也要交代的。

「不老仙」以前不是要他於某月

卅日去受訓嗎？

所謂「受訓」，也就「聽訓」或「聆訓」。

也就是去見師父聆師訓。師父「大頭翁」歐陽北此刻叫他去聆訓，自然是有深意的。小郭和蕭露奔行了約三個時辰到達。

這兒是中條山奇峯上一個山洞，小郭叫蕭露在外戒備。

「大頭翁」歐陽北坐在大石上，鬚髮皆白，但已稀疏，臉色却紅潤，此刻睜開眼，目光如電。

小郭拜下：「徒兒叩見恩師……」

「起來！」

小郭站起來，向歐陽北道：「恩師召喚徒兒，必和蕭松樵之戰有關吧！請恩師指示。」

歐陽北忽然嘆了口氣，道：「郭羣，你以爲和蕭松樵相差多少？你有沒有想過這差距？」

小郭想了一下，道：「啟稟恩師，差距應該不大！」

歐陽北的目光把小郭的話逼了回去。

小郭躬身道：「恩師，徒兒可是說錯了什麼話？」

歐陽北道：「你以爲和他的差距只有一點點？」

「師父，徒兒無知……」

歐陽北道：「他的眞正功夫還沒亮出來，你聽說過『鬼舞籙』嗎？你知道那是一門什麼功夫嗎？」

「徒兒不知……」

「那是一門詭異而又犀利的功夫，在目前還沒有一門功夫能有效地尅制它，本門也包括在內。」

小郭大吃一驚。

連本門都包括在內，這不是天下無敵了？

歐陽北道：「爲師知道你的震驚和想法，不過儘管如此，却不證明無人制得住蕭松樵。」

小郭道：「不知何人是他的尅星？」

歐陽北道：「就是爲師和你也許尚能尅制他。」

小郭喜形於色道：「恩師是他的尅星那是最好，徒兒還以爲是別人呢！只要恩師去一趟……」

歐陽北手一揚，打斷了他的話道：「爲師的年紀太大了！近來已經中風，半身不大靈活了……」

小郭大爲震驚，失措地跪在恩師面前悲聲道：「不知此事大師兄鍾離非知不知道？」

歐陽北道：「知道……」

小郭悲聲道：「知道爲何不告知徒兒？」

歐陽北道：「近一二日來聽說你曾失踪過，所以他沒能告訴你。當然，也怕此事分了你的心！」

小郭悲聲道：「早知恩師發生此事，徒兒說什麼也不想參加了！我根本就不想到張飛廟去。」

歐陽北臉色一沉，道：「年紀輕輕，怎可說這消極的話？」

小郭道：「恩師的造詣，參功造化，深不可測，就算中風，以本身的功力是不是也能盡快康復？」

歐陽北道：「爲師的年紀太大，已超過了一百二十歲，如果是修行，年紀越大修行越深，但練武則……」

小郭道：「恩師剛才說只有恩師可以制住他！」

「對，只有恩師也許可以制住他，但恩師中風就……」

小郭心頭一震，悲泣不已。

歐陽北道：「只有爲師未中風，尚可制住他，如今中了風，就算爲師把一些絕活都教給你，只怕時間也來不及了。」

小郭悲聲道：「徒兒愚魯……」

「羣兒，你並不愚魯，只因過去你大師兄常說你的素行並不十分正派，所以爲師不敢把本門最精華的傳給你。可是現在要傳已經晚了。」

小郭道：「大師兄說得不錯，徒兒的素行的確有點荒唐，身爲師兄，不能知而不報。」

「嗨！徒兒，現在爲師却發現，人生在世，大節不虧，小節不斷是無妨的。古人文天祥就是這麼一個人，素日酒肉徵逐，弦歌不斷，但兵敗被擄，竟能不屈死節，而他的胞弟却降了元朝！」

郭羣不敢出聲。

大師兄過去看他常去賭場，身邊總不離女人，甚至還和哈巴狗及毛、林二女作些惡作劇的事。

鍾離非所見到的也許只是這些片段。

譬如說只看到他到賭場去豪賭，却不知贏來的錢作了什麼用途？

鍾離非見他身邊有些少女，甚至語言不忌，不知者可能以爲他們已有夫妻之實，無事不可做了。

以這種角度去看一個人或一件事，自然會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了。

「你也不必責怪你師兄，他是愛之深責之切！」

「徒兒知道，只可惜師兄是斷章取義。」

「怎麼？寃枉你了？」

「至少徒兒去賭場豪賭，贏的大量銀兩都周濟了人。」

「都救了什麼人？」

「近年來被關山月及崔心蓮師徒所合擊暗殺的有商鴻、『舞鶴』雲中豪、『擒龍手』朱濤、『瓦上霜』冷芳、『九翅狻猊』單于高以及『窮神』阮逢時等等。這些人當然有半數身後肅條，徒兒弄的銀子都周濟了他們，每人數千兩到萬兩不等，至於幾個少女在徒兒身……」

「那些事就不必說了！」歐陽北道：「只要弄清了第一件事，爲師就明白了。一個人能作到『貧賤不移』，其他也就不必提了。是你大師兄不察……」

「恩師，大師兄爲人方正，看不慣那種浪蕩行爲。」

歐陽北道：「雖然在時間上似乎來不及了，我們師徒二人還是要盡量努力試一試吧！」

小郭道：「徒兒願盡最大努力，以期不負恩師之心願。」

歐陽北道：「你有多少時間？」

「徒兒自現在開始到明天，其實就是今天下午至酉時正，當然還要扣去三個時辰趕路，只能到未時末或申時初，不過徒兒如遲到些，大師兄等人一定會上台墊場拖延時間。」

「好，大約還有八個時辰，咱們師徒就盡人事而聽天命吧！徒兒，最好爲師講一遍你就能懂。」

小郭道：「徒兒不敏，會盡全力……」

於是歐陽北口述，有時也用手比劃。

須知要是一個初學之人，光是口述和手比劃是絕對不成的。

小郭不同，他能過目不忘。

他目前幾乎也算是一位大師級人物了。

他可以舉一反三，觸類旁通。

武功再深，總是一個源流傳下來的。

四個時辰後，歐陽北的精神已經很差了。

「恩師……」小郭道：「請讓徒兒先爲恩師輸點眞氣。」

歐陽北點點頭。

小郭跪在恩師背後，因爲那塊大石上已經容不下另外一個人盤膝而坐了，只有跪在地上。

這樣就要矮一尺有餘。

大約一個時辰之後，小郭收回雙手。

像歐陽北這等人物，如他希望停止，不須說話，小郭就能憑他身體上所傳來的微妙訊息停止。

歐陽北的精神大爲好轉，道：「羣兒，近年來你的內力大有精進，這絕不是一個好色之人所能有的現象。」

「恩師誇獎……」

歐陽北道：「羣兒，爲師估計，還有爲時四個時辰不到，要把爲師的絕學全交與你，似乎不大可能了。」

「請恩師摘取精華傳與徒兒。」

「好，羣兒，你先把爲師所傳你的演一遍試試看。」

「是……」小郭就在洞中演練起來。

由於這是摘要傳授，去蕪存菁，難傳也難練。

只不過小郭都能把精華記住，練得頭頭是道。

歐陽北喟然道：「早知如此，提早一個月傳給你，也就不會這麼倉促了。現在我們繼續吧！」

一代宗師畢生的絕學要在七八個時辰內傾囊相授，授的人要有特殊方法，學的人眞要有過人的記憶力。

不但要記憶力好，還要有組織及演繹的工夫才行。

師徒二人都感到時間太不夠用了。

在他們這一生之中，這還是第一次感到時不我予。

大約是申時末光景，歐陽北道：「羣兒，也只能到此爲止了，你把所學的精華全部演練一次。」

小郭的記憶力十分驚人，教了七個時辰的精萃之學，他都能絲毫不差地練出來，很少有需要改的地方。

更絕的是，還有些地方，他所表現的比歐陽北原來教的更精華，更正確，練畢，歐陽北道：「羣兒，你比你大師兄的資質好多了！」

「恩師誇獎！」

「師父要告訴你一件事……」

「請師父訓知。」

「『鬼舞籙』的武功，爲師和老友木道人都在研究，爲師不知能否制住，關於木道人，徒兒可知此人？」

「徒兒聽大師兄談及，昔年恩師與他搬巨石，就是張飛廟門前的石台，又在石上較技，然後成爲莫逆……」

「對，就是他，如他仍健在，大約也在一百一十歲光景，昔年我們約定各自研究絕學，尅制『鬼舞籙』上的武功，爲師的大致已教了你。」

「恩師是說木道人前輩如健在可能已經研成？」

「很難說！」

「到何處去找木道人前輩？」

「連爲師都不知其詳情，只知十五年前他住在安徽與湖北交界的潛山中，羣兒，你可知爲師談這事的用心嗎？」

「恩師是不是要徒兒去找木道人前輩？」

「是的，爲師研究了十來年，毫無把握尅制『鬼舞籙』上的武功，我想木道人也未必能。」

小郭有點不信。

「徒兒，你可知『鬼舞籙』是何人所研？共有多少人合研？」歐陽北連連嘆息不已。

「徒兒不知。」

「共有九人合研，主要人物有三個，一是波斯傳教士馬斯；另一是扶桑人長門大開；一是中國人大

旗和尙。」

小郭道：「九人合研，又有外國傳教士，當然非同小可了！」

歐陽北道：「其餘六個有高麗人、中國人和英吉利人。波斯人馬斯是位醫生，他傳教四十餘國，也學了四十餘國的武功，加上他又曾解剖過百餘人之多，對人類身體生理及構造甚熟，所以他是那九人中的主流，另外二人中的大旗和尙據說是喇嘛，另一位扶桑人長門大開也是忍術及武術大家。」

小郭道：「可以說『鬼舞籙』是集生理、解剖、舞蹈、各國武功、佛學、忍術等於一爐，再加上中國武術的特色而大成？」

「是的，所以這是一門太複雜，太精奧的武學，以一個人一生時間苦研的武功來對付它，自然不成。」

小郭道：「徒兒找到了木道人長甚又如何？」

歐陽北道：「他十五年前說過，要遊歷數十國，研究武功及舞蹈，然後再回國精研……」

小郭道：「恩師以爲如何？」

歐陽北道：「爲師以爲，即使他眞的去遊數十國，研究了數十國的武功和舞蹈，解剖和病理，回國精研，仍然不成。」

小郭道：「一個人的智慧畢竟有限，如果木道人回國後所精研的再與恩師的絕學合研，那就……」

歐陽北道：「我們二人的武功合研，是否就能制住『鬼舞籙』上的武功，仍然沒有把握，據說那九個人當中最重要的三個人物中，扶桑長門大開還活在世上，成爲扶桑武術界的泰斗。」

「恩師的意思是叫徒兒去找木道人？」

「對，如你不是蕭的敵手，他絕不會留你的活口。因爲以你的年齡，成就太驚人了。去找木道人，由他帶你去扶桑找長門大開。」

「恩師是不是以爲長門大開能教徒兒……」

「爲師不敢那麼天眞，但事在人爲，如你的表現好，說明一切眞相，也就是『鬼舞籙』可能爲中國武林造成空前浩劫，他可能授你破解之法，但不會是全部的『鬼舞籙』。」

「恩師是說長門大開能授少許尅制蕭松樵之術？」

歐陽北點點頭。

「長門大開住在扶桑什麼地方？」

「據說是在瀨戶內海一個小島上，反正像他那樣的人物，到了扶桑一問便知，最好是和木道人同去。」

「爲什麼，恩師？」

「爲師相信木道人已學會了扶桑語……」

小郭叩別了恩師，和蕭露加速奔掠，原來歐陽北雖中風，自己還能活動，只是動武就不靈光了。

＊　＊　＊

大會會場上正是如此，不出小郭師徒所料。

時間已到，很多人鼓噪，有人說小郭怯戰，乾脆溜了，算是放棄，但裴不凡聲明，小郭絕非那種人。

「不老仙」當衆向蕭松樵挑戰。

蕭松樵當然不願接受，並非他怕「不老仙」，而是會主連任已是事實了，沒有必要再和他們糾纏不清。

蕭松樵抱拳道：「老哥春秋近百，人老了氣血必衰，我看還是算了吧！如果小郭少俠未到，宣佈……」

「不老仙」道：「蕭會主如不接受老夫挑戰，就分明是受老夫虛名之累而有怯戰之意。」

蕭松樵笑了起來。

「不老仙」的話有幾分說服力，以「不老仙」的身份，和蕭松樵對決，沒有人敢說蕭有把握。

蕭松樵不知小郭爲何遲到。只不過起碼他知道小郭不是怯戰之人。

知道小郭去了何處的人，只有「不老仙」和蕭露，原來蕭露雖然跟了去，却未進洞。因爲歐陽北的安全最重要。小郭叫她在外戒備，她也毫無怨言，這一趟她連歐陽北是甚麼樣子也沒看到。

蕭松樵終於接受了「不老仙」的挑戰。

「不老仙」用劍。

蕭也用劍，劍才是他最慣用的兵刃。

蕭似乎也知道，「不老仙」上台不過是拖延時間。

只不過是等待小郭而已。

既是爲了等小郭，蕭松樵就不會給他時間。

大約一十招以後，忽然施出了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怪招。

這就是「鬼舞籙」上的武功。

「不老仙」心頭大駭。

像他這種心胸豁達的人，絕不會怕死，而是他死之後，萬一小郭來了，他一定也會上台送死的。

如果小郭提早在他沒死之前到達，他可以叫小郭逃走，設法找尋能尅制「鬼舞籙」的武功。

「不老仙」全力施爲，希望小郭盡快回來。

當然，別人也都是如此，小郭此刻變成了衆人的精神支柱。

蕭松樵絕對不會讓「不老仙」超過一百招。

第一，他要造成轟動——他在

百招內擊敗了「不老仙」。

其次，在小郭沒回來之前把事情擺平。

如果小郭在兩個時辰以後回來，這兒已經曲終人散，沒有人了。

所以在八十多招近九十招時，攻勢變了。

爲什麼要這麼久？他以爲如果三五十招就挫敗「不老仙」，人家會吃驚，有些人也會以爲他偷學了「鬼舞籙」上的武功。

所以他的攻勢雖變，一般人物還是看不出來。

當然要瞞「四不像」、令狐嬋、蘇可香等人是不容易的。

他是一點一點地把「鬼舞籙」的武功加進去的。

使一些高手都以爲似有似無，疑信參半。

在星星點點的「鬼舞籙」之下，「不老仙」有點不穩了。

這是一門舉世無匹的武學，「不老仙」又能如何？

在九十七招上，「不老仙」實在不知道這一招如何破解，稍遲疑之下，大腿上中了一劍，這本該住手的。

只不過蕭松樵不會讓這個人瑞再活下去。

雖然，「不老仙」在他心目中已不是一號大人物了，總是衆多武林人物中比較棘手的高手，他不會放過。

劍勢往上一劃一刺。「不老仙」知道他居心險惡，正要下台，腰上又中了一劍。

「四不像」大叫道：「各位請看，這可是一個會主的行爲，對手已有傷，他還緊追猛打，非置之死地不可！」

在「四不像」說話檔口，「不老仙」又中了一劍。

蕭松樵這才停手，道：「裴大俠誤會了。」

「我誤會？諸位聽到了沒有？」

蕭松樵道：「各位都知道，在敵對中，即使對手受了傷，只要他的動作還沒停止，就不能放鬆。」

這話也無法反駁，有很多情況下是心軟而反受其害的。

「不老仙」抱拳道：「會主剛才在本門招術中夾雜了其他奇學，在下就輸在那奇學上……」

蕭松樵抱拳道：「歐陽先進多包涵……」

「不老仙」受了傷，一世英名毀於一旦，這邊的人無不爲他痛心，但一些小人物却另有想法：原來「不老仙」也不如。

「不老仙」個人的成敗榮辱倒是無所謂，難過的是自己犧牲了一切，還是沒有等到小郭，太不值了。

「不老仙」不能賴在台上，他非下去不可。

只要他一下台，蕭松樵必然立刻宣佈，大會結束。

「四不像」和哈巴狗與小郭情感最深。「四不像」決定上台，那怕只能接他十招八招也可。

反正能拖一點時間總是好的。

哪知這工夫哈巴狗已經先上了台。

此時此刻，令狐嬋及蘇可香等人都感動得熱淚盈眶，有無眞正的情感，就在此刻可以看出來。

蕭松樵一看是他，內心自然不悅，道：「小友，不是蕭某托大，小友不自量力，這就是自討苦吃了！」

哈巴狗道：「會主這話就不對了！我想會主一缺，必須選出一位才德並具之人，會主自問夠不夠資格？」

蕭松樵微微一笑，道：「蕭某何人，怎敢講這一句話？」

哈巴狗道：「既然不敢承認才德並具，爲何爭這會主之位？是不是會主要說是別人贊助的？」

「不錯。」

哈巴狗大聲道：「請問哪一位贊助蕭會主連任？」

零零星星地有三五個人贊助。

哈巴狗道：「這幾個贊助的人，都是會主的奴才，應該不能算數，所以到目前爲止，只要是有心人，誰都可以上台比試。」

蕭松樵怕這小子在台上胡說八道，揭他的秘密，道：「既然這位小弟非要蕭某動手不可，蕭某接着就是。」

哈巴狗先來了一式「童子拜佛」，又停了下來。

蕭松樵道：「老弟爲何又停止了？」

哈巴狗道：「有些事要講在前頭，以免發生爭執。」

蕭松樵殺機陡起，一旦動手，絕不留他的活口。

蕭松樵道：「老弟請講。」

哈巴狗道：「這就像是打『梭哈』一樣，有的認爲是『桃杏方梅』順序爲正典，有的則以爲排列順序爲『桃杏梅方』。」

蕭松樵道：「蕭某對賭是門外漢。」

哈巴狗道：「比喻說，我在你的胸部以上挑一鏢，你在我的腰上蹴一脚，蕭大俠以爲這算不算平手？」

蕭松樵道：「大致算平手，嚴格地說不算平手。」

哈巴狗道：「願聞會主高見。」

蕭松樵道：「攻擊胸部以上得手，比胸部以下得分多，因爲六陽魁首最重要，攻擊點越靠近六陽魁首，得分越多。」

哈巴狗道：「也可以說，同樣失招，但胸部以上受傷比胸部以下受傷者失分多些是不是？」

「是的。」

哈巴狗道：「如果我打了你一鐝，你却砸了我一拳，這到底算誰贏誰輸？這似乎要說明白。」

蕭松樵道：「那當然要看打在何處而定了！」

哈巴狗道：「如果我在你的屁股上挑一鐝，而你又在我的屁股上掃了一劍，這如何評之贏輸？」

蕭松樵知他在扯淡拖時間，也不動火氣。

他要盡一切努力表現他的風度。

反正不論誰來了，他還是勝家，道：「還是一樣，要看這一鐝和一劍是如何刺上的而定……」

台下有人大叫道：「哈巴狗，你上台是比武還是磨牙？」

哈巴狗道：「動武也好，磨牙也好，你上來試試看！」

那人就不出聲了。

哈巴狗撤出鐝來，在台邊石頭上磨了幾下，道：「陣前磨槍，不利也光，蕭會主不介意吧！」

蕭松樵道：「蕭某不介意，只怕台下的觀衆會介意。」

台下有人大叫：「我們當然介意，不打就下來，可別佔着茅坑不拉屎，這算什麼呀？」

哈巴狗實在也不能再磨蹭了，道：「蕭會主，咱們必須玩玩了！你以爲多少招能勝得了我？」

蕭松樵道：「三招！」

台下大嘩，三招就能把這小子打下台去。

這小子在台上却磨牙了近半個時辰。

哈巴狗當然相信。

也許他連三招都不需要，一招半就成了。那是因爲他不願太招搖，被人認出那是「鬼舞籙」上的絕學。

哈巴狗道：「要是超過了三招呢？」

蕭松樵淡然一笑道：「如超過三招就算你贏。」

「算我贏，是不是我可以當下任會主？」

蕭松樵道：「問台下的意見如何。」

還沒有問台下就有人道：「小子，你們家有鏡子沒有？」

哈巴狗道：「好吧！如果三招你不能擊敗我，三個時辰後我們再比試一次，以便決定會主誰屬。」

蕭松樵大笑三聲，道：「老弟，完全依你！」

「四不像」等人眞爲哈巴狗躭心。

這小子是絕對接不下三招的。哈巴狗當然也知道，可是爲了拖延時間，那有什麼辦法？他當然也有了腹稿，靈不靈只有聽天由命了。

哈巴狗先游走了十來匝，然後施出一招。

這一招正是小郭教他的絕活。

哈巴狗深信，蕭松樵絕不會第一招就擊敗他。

也可能不是第二招，可能是第三招中前面一二式子內。

這一招對付費天儀，又是第一次使用，費天儀當然會吃虧。

蕭松樵是何等人物？

第二式又沒下煞手，哈巴狗低聲道：「會主，摟着一個一身金毛，奶子一大一小，臍部呈橄欖型的女人可眞過癮哪……」

在他說話時，又施出了小郭教的第二招。

任何高手都不能分神。

哈巴狗這一手並不高明，只是試試而已。

任何事就怕突如其來，不打招呼。

況且，蕭松樵確實摟過一個一身金毛，奶子一大一小，肚臍呈橄欖型的人物，只不過台下的翁玉琴並沒聽清。

那是因爲正好是逆風。

只不過蕭松樵却每個字都聽清了。

這女人胴體上有這現象，其實沒什麼了不起。

問題是這小子怎麼知道她這幾個部位的形狀？

說得明確點，除非上過床，有過那事才會知道。

所以，在十分緊要的節骨眼上說出這話，哈巴狗以小郭教的那第二招絕學，拖過了第三招。

他立刻退出五步以外。

蕭松樵十分懊惱，但也不能不佩服這小子的花梢，立刻以「蟻語蝶音」道：「小子，你怎麼知道？」

哈巴狗如果說了和小郭二人惡作劇的事，蕭松樵也未必相信，他還不會傳音入密，走到下風頭低聲道：「『四不像』裴大哥遊戲風塵，什麼事都不瞞小郭與我，是他說出來的……」

蕭松樵信了。

只不過哈巴狗在此關頭說這些話，當然暗示蕭松樵和「金毛聖母」翁玉琴也有一腿，要不，此刻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好，」蕭松樵道：「就算你拖過了三招，咱們三個時辰之後再戰，哈老弟，是不是這樣？」

哈巴狗道：「正是如此。」

二人各自下台回棚。

哈巴狗一夜成名，黑白兩道都不免刮目相看。

尤其剛才蕭會主許下三招能擊敗他，居然未能如願。（未完・廿五）

THE ROYAL GOLD

凱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